

《女聊斋志异》（清）古吴靚芬女史贾茗辑

目录叙

卷一娥皇女英姜嫄红线西施郑旦卓文君王嫱薛瑶英随风步非烟崔护妻梁夫人红拂崔莺莺王娇鸾章台柳桂华绿珠韦氏刘翠翠柳鸾英王琼奴虢国夫人莫邪李氏女西河少女木兰王长卿妻张从恩继室某氏开元宫人采娘黄道婆沈真真寇莱公妾曹大家王魁白老长谷慧儿陆氏女

卷二柯寿菊彩凤严武宓珠翠筠李老铁簪子鹿女泉穀於菟秦良玉荆茅玉桂查女陈恭人郭元振薛灵芸谢小娥李娃素娥蔡筝娘

卷三小青传普依祠姚家妇刘姬夏夫人鞠烈妇赵潘二夫人甘后杨太真梅妃牛应贞麻姑裴航许真君刘晨赵飞燕洛神宓外山王吴生

卷四聂隐娘姮娥儿双缢庙妙女王梦蛟白猿娇红记孙壮姑邬生袁姬爱儿谢翱叙昔人云：“古今山川灵秀之气，往往不钟于须眉丈夫，而钟于妇女。”谅哉是言！观于今靚芬女史所辑《女聊斋》一书而益信。是书罗辑数千年来之贞女、才女、侠女、情女之魂，而汇之一编。其间奇闻轶事，或以情爱见称，或以节烈见著，或以侠义文藻见长，处常济变，守经达权，虽七尺须眉，未易具此志略；皆非有真道德、真性情、真气慨、真学问者不办。

一言一蔽之，皆中华之奇女子也！皆吾昆仑、峨嵋、长江、大河数千万年所磅礴郁积之奇气也！然则曷为而以《女聊斋》名其书？曰：靚芬贾女史者，素崇拜蒲留仙之著作者也，而尤倾倒于《聊斋志异》一书。故其居恒读书之处，尝自颜其斋曰“女聊斋”，盖所以志慕也。既而辑是编既竟，以其笔致之隽颖，词藻之古艳，叙事之简曲，而能达结构之紧峭而得势，情文兼至。其笔墨直足登“聊斋”之堂，而入其室。而其事迹又均系之于女子，因亦以斋居之名名其书曰《女聊斋》。留仙有知，得毋啾啾于青林黑塞之间，曰不图百数年后，尚有异体同嗜之替人在。

民国二年九秋之月，匪遑谨叙。

卷一娥皇女英佚史：帝尧，娶富宜氏，生九男二女。长子监明，早歿，未得立。次子朱轸，狠媚。帝尧悲之，使后稷放之丹水。尧在位七十载，欲求贤德以逊位。群臣举盲人子。父顽，母嚚，象傲，能和以孝。尧欲试之，妻以娥皇、女英，以观厥刑。治装下嫁于妫水之北，使为舜妇于虞氏之家。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而飧之，迭为宾主。其所居，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饭糗茹草，以德化。娥皇、女英皆执妇道。

父母使舜完廩，捐阶。瞽叟焚廩，忽有天梯缘之下。使浚井，从而蒞之，舜由旁孔出。而象不知，喜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弓氏，朕。”

见娥皇、女英谓曰：“二嫂可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弹五弦之琴。象忸泥曰：“郁陶思君尔！”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帝尧闻之，以舜为贤，欲禅以位。舜居摄二十有八载。尧崩，舜受终于文祖，为有虞氏。

被袵衣鼓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娥皇、女英女果而理阴教，而天下大治。时，卿云见，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块，息慎氏贡弓矢，玄都贡宝玉。舜在位六十有一载。

子义钧，不肖，封于商，是为商均。禅位于禹。又十有七载，舜南巡狩，崩于中抬之野，乃百十有一岁，娥皇、女英追思帝舜盛德，泪染湘竹，竹为之斑。因援琴作《苍梧怨》曲，韵高调古，匹美虞韶。所谓南风之薰，可以解愠，苍梧之恐，可以写忧者也！

姜嫄《史记·周本纪》：姜嫄，炎帝后。姜姓有郤氏女，名嫄。

为帝啻元妃，后稷之母。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美。及为成人，遂为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稿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郤，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按古者天子祭天于郊，而配以先？。其礼以玄鸟至日，用太牢祀之。天子亲往，后率九嫔，御以从。当时姜？出祀郊？，见大人迹而覆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期年而生弃，是为耕农之鼻祖。其说颇为神奇，后世多有疑之者。

苏氏云：“凡物之异于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气常多，故其生也或异。麒麟之生异于牛羊，蛇龙之生异于鱼鳖，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异于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红线《甘泽谣》：红线，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弹阮咸，又通经史，嵩遣其掌笈表，号曰“内记室”。时军中大宴，红线谓嵩曰：“羯鼓之音颇悲，调其声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晓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问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请假。”嵩遽遣放归。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初至招义军，以釜阳为镇，命嵩固守，控压山东。杀伤之余，军府草创。

朝廷复遣嵩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女，三镇互

为姻娅，人使日浹往来。而田承嗣尝患热毒风，遇夏增剧，每曰：“我若移镇山东，纳其凉冷，可缓数年之命。”

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恤养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选良日，将并潞州。嵩闻之，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所出。时夜漏将传，辕门已闭，杖策庭除，惟红线从行。红线曰：“主自一月，不遑寝食，意有所属，岂非邻境乎？”嵩曰：“事系安危，非尔能料。”红线曰：“某虽贱品，然亦有解主忧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遗业，受国家大恩，一旦失其疆土，至数百年勋伐尽矣。”红线曰：“易尔。不足劳主忧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势，观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其它即俟某却回也。”嵩大惊曰：“不知汝是异人，吾之暗也。”

然事若不济，反速其祸，奈何？“红线曰：”某之行，无不济者。“乃入闺房，饰其行具。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

再拜而倏忽不见。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不过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落，惊而起视，即红线回矣。嵩喜而慰问曰：“事谐否？”曰：“不敢辱命。”又问曰：“无伤杀否？”曰：“不至是，仅取床头金合为信耳。”红线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历数门，遂及寝所。闻外宅男止于房廊，睡声雷动。见中军士卒，步于庭庑，传呼风生。某发其左扉，抵其寝帐。田亲家翁止于帐内，鼓趺酣眠。头枕文犀，髻包黄郾，枕前露一七星剑，剑前仰开一金合，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复着名香及美珍散覆其上。

扬威玉帐，但期心豁于生前，梦寝兰堂，不觉命悬于手下。

宁劳擒纵，只益伤嗟。时则烛炬光凝，炉香煨烬，侍人四布，兵器森罗。或头触屏风鼾而鹄者，或手持巾拂寝而伸者。

某拔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都寤。遂持金合以归。

既出魏城西门，将行二百里，见铜台高揭，漳水东流，晨鸡动野，斜月在林。忧往喜怀，顿忘于行役；感知酬德，仰副于心期。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余里，入危邦，一道经五六城，冀减主忧，敢言其苦。“嵩乃发使遗承嗣书曰：”昨宵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合，不敢留驻，谨却封纳。

“

专使星驰，夜半方到。见搜拥金合，一军忧疑。使者以马捶叩门，非时请见。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时，惊怛绝倒。

遂驻使者止于宅中，狎以宴私，多其赐赉，明日遣使赉缯帛三万匹，名马

二百匹，他物称是，以献于嵩曰：“某之首领，系在恩私。便宜知过自新，不复更贻伊戚。专膺指使，敢议姻亲。

役当奉毂后车，来则麾鞭前马，所置纪纲仆号，为外宅男者，本防他盗，亦非异图。今并脱其甲裳，放归田亩矣。“由是一两月内，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红线辞去。嵩曰：”汝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赖汝力，岂可议行？“红线曰：”某前世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而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茺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力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身，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嵩曰：”不然，遗尔千金为居山之所给。“红线曰：”事关来世，安可预谋？“嵩知不可驻留，乃广为饯别，悉集宾客，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红线酒，请座客中冷朝阳为词，词曰：”采菱歌怨木兰舟，送客魂消百尺楼。还是浴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歌毕，嵩不胜悲。红线返袂且泣，因推醉离席，遂亡其所在。

西施郑旦《吴越春秋》：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喜否佞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面献于吴。乃使相国苑进，曰：“越王勾践，窃有二女，楚国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

大王不以鄙陋寝容，愿纳以供箕帚之用。“吴王大悦，曰：”越贡二女，乃勾践尽忠于吴之证也。“子胥谏曰：”不可。

王勿受也。臣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昔桀易汤而灭，纣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后必有殃。臣闻越王朝书不倦，晦诵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越王服诚行仁，听谏进贤，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绤，是人不死，必为对隙。臣闻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吴王不听，遂受其女，国卒亡。

按《吴地记》：嘉兴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语，因名语儿亭。《越绝书》曰：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按《春环记。采兰杂志》：西施举体有异香。每沐浴竟，宫人争取其水



，积之罌瓮，用松枝洒于帷幄，满室俱香。罌瓮中积久，下有浊渣，凝结如膏，宫人取以晒干，香逾于水，谓之沈水，制锦囊盛之，佩于宝袜。交趾密香树，水沈者曰沈水。

亦因此借名。

卓文君《史记·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字长卿。

以资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客游梁。

梁孝王令与诸生问舍，乃著《子虚之赋》。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临邛中富人卓王孙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长卿病不能往，临邛令自往迎相如。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长卿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令人厚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褌，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为此赋。”上召问相如，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天子以为郎。唐蒙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邛？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愿为内臣妾，请吏。天子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乘传至蜀。

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先驱。于是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

王嫱《后汉书·匈奴列传》：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之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

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按《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长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

乃重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

按《妆楼记》：明妃，秭归人。临水而居，恒于溪中盥手，溪水尽香，今名香溪。

按邹之临《女侠传》昭君，字嫱，甫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会匈奴单于朝求美人为阏氏，帝敕以宫女赐之。昭君入宫数岁，未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单于临辞大会，帝召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色，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重难更改，遂与匈奴。昭君戎服乘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

薛瑶英《杜阳杂编》：元载宠姬薛瑶英，攻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摇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本岐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啖之，故肌香也。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

其褥出自勾骊国，一云是却尘之兽毛所为；其色殷鲜，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一二两；搏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亦异国求是服也。唯贾至、杨公南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公南亦做长歌褒美，其略云：“雪面澹娥天上女，凤萧鸾翅欲飞去；玉钗宝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庶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崇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颔之。天下赍宝货求大官职，无不恃载权势，指薛、卓为梯媒。

及载伏诛，瑶英自为俚妻矣。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而崇贪名，自一妇人而致也。尤物移人，不可惧哉！

随风《拾遗记》：石季伦爱婢名随风，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

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骄侈当世，珍宝奇异，视问瓦砾，积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出处者。乃使随风别其声色，悉知其处。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者益人性灵；东方南方

，玉声轻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随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尝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

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崇常择美姿容相类者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随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佩，紫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钗象凤皇之冠。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听乱声，视钗色。

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扬。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百？，有迹者节其饮食，令身轻弱。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真珠？”及随风年三十，妙年者争嫉之，竞相排毁。石崇受潜润之言，即退随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而作五言诗曰：“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

桂芳徒自蠹，失爱在娥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

步非烟皇甫枚《非烟传》：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瓿，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其比邻，天水赵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端秀有文，才弱冠矣。时方居丧礼。忽一日，于南垣隙中窥见非烟，神气俱丧，废食息焉。乃厚赂公业之阍，以情告之。阍有难色，复为厚利所动，乃令其妻伺非烟闲处，婉述象意。

非烟闻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门媪尽以语象，象发狂心荡，不知所如。乃取薛涛笺题绝句曰：“一睹倾城貌，尘心只自猜。不随萧史去，拟学阿兰来。”以所题密缄之，祈门媪达非烟。烟读毕，吁嗟良久，谓媪曰：“我亦曾窥见赵郎，大好才貌。此生福薄，不得当之。”盖鄙武生粗悍，非良配耳。乃复酬篇写于金凤笺，曰：“绿惨双蛾不自持，只缘幽恨在新诗。

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谁。“封付门媪，令遗象。象启缄吟讽数四，拊掌喜曰：“吾事谐矣！”又以剡溪玉叶纸赋诗以谢，曰：“珍重佳人赠好音，彩笺方翰两情深。薄于蝉翼难供恨，密似蝇头未写心。疑见落花迷碧洞，只思轻雨洒幽襟。

百回消息千回梦，裁作长谣寄绿琴。“诗去旬日，门媪不复来。

象忧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独坐，赋诗曰：“绿暗红藏起暝烟，独将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与谁语，星隔银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际，而门媪来，传非烟语曰：“勿讶旬日无信，盖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连



蝉锦香囊，并岩苔笺，诗曰：“无力严妆倚绣枕，暗题蝉锦思难穷。近来赢得伤春病，柳弱花蒔怯晓风。”象结锦囊于怀，细读小简，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乌丝简为回缄，曰：“春日迟迟，人心悄悄。自因窥覩，长役梦魂。虽羽驾尘襟，难于会合。而丹诚皎日，誓以周旋。况又闻乘春多感，芳履违和，耗冰雪之妍姿，郁蕙兰之佳气。忧抑之极，恨不翻飞。企望宽情，无至憔悴。

莫孤短韵，宁爽后期。倘？寸心，书岂能荆兼持菲什，仰继华篇。伏惟试赐凝盼。“诗曰：”见说伤情为见春，想封蝉锦绿蛾颦。

即头与报烟卿道，第一风流最损人。“閤媪既得回报，径赍诣烟阁中。武生为府掾属，公务繁伙，或数夜一直，或竟日不归。是时适值生入府曹，烟拆书得以款曲寻绎。既而长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视远如近也。”于是阖户垂幌，为书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间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琐类。每至清风朗月，移玉桂以增怀；秋帐冬缸，泛金徽而寄恨。岂期公子忽贻好音，发华缄而思飞，讽丽句而目断。所恨洛川波隔，贾午墙高。联云不及于秦台，荐梦尚遥于楚岫。犹望天从素愿，神假微机，一拜清光，九殒无恨。兼题短什，用寄幽怀。伏惟特赐吟讽也。“诗曰：”画檐春燕须同宿，兰浦双鸳肯独飞。长恨桃源诸女伴，等闲花里送郎归。“

封讫，召閤媪令达于象。象览书及诗，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

但静室焚香，虔祷以俟。忽一日将夕，閤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赵郎愿见神仙否？”赵惊，连问之，传烟语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谓良时。妾家后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专望来仪。方寸万重，悉俟晤语。”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

烟已令重榻而下。既下，见烟靓妆盛服，立于花下。拜讫，俱以喜极不能言。乃相携自后门入房中，背盥解幌，尽缱绻之意焉。及晓钟初动，复送象于垣下。烟执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缘耳！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直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愿深鉴之。”象曰：“揖希世之貌，见出入之心，已誓幽衷，永奉欢狎。”言讫，象逾垣而归。明日，托閤媪赠烟诗，曰：“十洞三清虽路阻，有心还得傍瑶台。瑞香风引思深夜，知是蕊宫仙驭来。”烟览诗微笑，复赠象诗曰：“相思只怕不相识，相见还愁却别君。愿得化为松上鹤，一双飞去入云行。”封付閤媪，仍令语象曰：“赖妾有小小篇咏，不然，君作几许大才面目？”兹不盈句，常得一期于后庭矣。

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为鱼鸟不知，神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诗寄情，来往更繁，不能悉载。如是者周岁。无何，烟数以细过挞其女奴，奴阴衔之。乘间尽以告公业。公业曰：“汝慎言，我当伺察之。”后至直日，乃伪陈状请假。迨如常入直，遂潜于里门。街鼓既作，匍伏而归。循墙至后庭，见



烟方倚户微吟，象则据垣斜睇。公业不胜其愤，挺前欲擒，象觉跳去，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诘之。烟色动声战，而不以实告。公业愈怒，缚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亲，死亦无恨。”深夜，公业怠而假寐。烟呼其所爱女仆曰：“与我一杯水。”水至，饮尽而绝。公业起，将复笞之，已死矣。乃解缚，举至阁中，连呼之，声言烟暴疾至殒。后数日，窆于北邙。而里巷间皆知其强死矣。象因变服易名，远窜江、浙间。洛阳才士，有崔、李二生，常与武掾游处。崔赋诗，末句云：“恰似传花人饮散，空床抛下最繁枝。”其夕，梦飞烟谢曰：“妾貌虽不逮桃李，而零落过之。捧君佳什，愧仰无已。”

李生诗末句云：“艳魄香魂如有在，还应羞见坠楼人。”其夕，梦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诋斥？当屈君于地下面证之。”数日，李生卒，时人异焉。

崔护妻孟蒞《本事诗》：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

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也？”护以姓氏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

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

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惶，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

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玻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恻，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

梁夫人按《宋史·韩世忠传》：世忠妻梁氏及子亮为苗傅所质，防守严密。朱胜非给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抚世忠，则平江诸人益安矣。”于是召梁氏入，封安国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驱出城，一日夜会世忠于秀州。

兀术入侵，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俟敌归邀击

之。金兵至，世忠已先屯焦山寺。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建康六年，授世忠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亲织薄为屋。

按《镇江府志》：梁氏，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候贺朔。

忽于廊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亟走出。复往视之，乃一卒也。因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世忠后立殊功，为中兴名将，遂封安国夫人。亲执桴鼓，敌不能济，俘获甚众。寻又邀兀术于黄天荡，几成擒矣，一夕凿河遁去。梁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

红拂张说《虬髯客传》：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

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愈甚，无复知所负荷，有扶危持颠之心。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献奇策。素亦踞见。公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谢公，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当公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公。公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公具以对。妓诵而去。公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画衣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公曰：“杨司空枚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履。数日，亦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

崔莺莺《会真记》：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

蠪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

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

久之，乃至。常服啐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断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今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

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绔间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

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

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

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给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

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

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



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唾何为哉！“并枕重裘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洽，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目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

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

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歿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悻，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遑歛。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

崔氏緘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

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

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

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时。鄙薄之志，无以奉酬。

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幘。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

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所佩。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乱丝一绚，文竹茶碱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环不解，沮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迹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锺，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梢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微月透帘栊，莹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

罗绡垂薄雾，环响轻风。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

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蒲，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啼粉流宵镜，残灯远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离离。乘鸾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暮暮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

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明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

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令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王娇鸾按《情史类略》：天顺间，有临安卫王指挥，以从征广西苗蛮违限被参，降调河南南阳卫千户。王有二女：长娇鸾，次娇凤。凤已嫁，惟鸾从行。鸾幼通书史，王之文移，俱属代笔，钟爱甚至。王之妻周氏，有妹嫁于曹，贫而寡，迎使伴鸾，呼为曹姨。值清明节，鸾与曹姨率诸婢戏秋千于后园。忽闻人声，惊视，则墙处有美少年窥视称羨。鸾大惊走匿，遗罗帕于地，生逾垣拾去。方展玩间，旋有侍女来园寻觅。周折数次，生笑曰：“物入人手，尚何觅耶？”侍女曰：“郎君收得，乞以见还。”生曰：“此帕谁人之物？”侍儿曰：“鸾姐，主人爱女也。”生曰：“若鸾姐自来，当即奉璧。”侍女叩生姓氏，并家远近。生曰：“周姓，廷章名，苏州吴江人也。父为本学司教，随任于此。与尊府只一墙之隔。久闻尊姐精于文事，仆有小诗，烦为一致。如得报言，帕可还矣。”女急于得帕，允之。

生逾垣而出，少顷复至，以桃花笺叠成方胜，授女，女返命。

鸾发缄，得一绝云：“帕出佳人分外香，天公教付有情郎；殷勤寄取相思句，拟作红丝入洞房。”鸾微笑，亦取笺答诗云：“妾身一点玉无暇，产自侯门将相家。静里有亲同对月，闲中无事独看花。碧梧只许来奇凤，翠竹那容入老鸦？寄语异乡孤另客，莫将心事乱如麻！”侍儿捧诗至园，则生已候于墙缺矣。

自此诗句往返数次，侍女得赂，喜于传送，不复言罗帕之事。

适端阳节，王治酒园中家宴，生往来墙外，恨不得一与席末。

是晚，生复寄一绝云：“配成彩线思同结，倾就蒲觞拟共斟。

雾隔湘江欢不见，锦葵空有向阳心。“鸾阅诗嗟叹。不意为曹姨所窥，细叩从来。鸾与姨素厚，因备述之。姨曰：“周生江南之秀，门户相敌，何不遣媒礼聘，成百年之眷乎？”鸾点头称是。遂答诗。末有“多情果有相怜意，好倩冰人片语传”之句。生乃伪托父命，求婚于王。

王亦雅重生，但爱女不欲远嫁他乡，迟疑未许。生遂设计，托以衙斋窄狭，假卫署后园肄业，且以周夫人同姓，请拜为姑。

王武人，喜于奉承，许之，且愿任饗飧。周遂寓居园亭，因得以兄妹之礼



见鸾，情愈亲密。而曹姨居间，以盟主自任，先立婚誓，始订幽期。从此绸缪无间，恩逾夫妇。约半载，周司教升任去，生托病独留。又半载余，而司教引疾还乡，生闻之，欲谋归覲，而心恋鸾，情不能自割。鸾察其意，因置酒劝驾。

且曰：“君恋私情而忘公义，不惟君失子道，累妾亦失妇道矣。”

曹姨亦曰：“今暮夜之期，原非久计，公子不如暂归故乡，且覲双亲。倘于定省之间，兼议婚姻之事，早完誓愿，岂不美乎？”

周犹豫未决，鸾使曹姨竟以生欲归省为言于王，王致赈钱行。

生不得已，始束装。是夜，鸾邀生再伸前誓，且询生居止，以便通信。明日，生归。而司教已与同里一富家议姻，生始颇不欲，已闻其女甚美，贪财慕色，顿忘前誓。未几毕姻，夫妇相得甚欢，不复知鸾为何人矣。鸾久不得生耗，念之成疾，每得便邮，屡以书招之，俱不报。父欲为鸾择配，鸾不可，必欲俟生的信。

乃以重赂遣卫卒孙九，专往吴江致书，附古风一篇，其略云：“忆昔清明佳节时，与君邂逅成相知。嘲风弄月频来往，拨动风情无限思。侯门曳断千金索，携手挨肩游画阁。

好把青丝结死生，盟山誓海情不保白云渺渺草青青，才子思亲欲别情。顿觉桃脸无春色，愁听传书雁几声。君行虽不排鸾驭，胜似征蛮父兄去。悲悲切切断肠声，执手牵衣理前誓。

与君成就鸾凤友，切莫苏城恋花柳。自君之去妾攒眉，脂粉慵调发如帚。姻缘两地相思重，雪月风花谁与共。可怜夫妇正当年，空使梅花蝴蝶梦。临风对月无欢好，凄凉枕上魂颠倒。一宵忽梦汝娶亲，来朝不觉愁颜老。盟言愿作神雷电，九天玄女相传遍，只归故里未归泉，何故音容难相见？才郎意假妾意真，再驰驿使陈丹心。可怜三七羞花貌，寂寞香闺思不禁。“曹姨亦作书，备述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孙九至吴江，得生居于延陵桥下，知生再娶，乃候面，方致其情，生一语不答，入而复出，以昔日罗帕并誓书封还，使鸾勿念。孙九愤然而去，逢人诉之，故生薄幸之名，播于吴下。孙九还报鸾，鸾制《绝命诗》三十六首，复为《长恨歌》数千言，备述合离之事，语甚愤激。欲再遣孙九，孙怒不肯行。

鸾久蓄抱石投崖之意，特不忍自泯没以死，故有待耳。偶值其父有公牒，当投吴江县，勾本卫逃军，乃取从前唱和之词并今日《绝命诗》、《长恨歌》，汇成一帙，合同婚书二纸，总作一缄，入于公牒中，用印发邮，乃父不知也。其晚，鸾沐浴更衣，取昔日罗帕自缢而死。吴江令发封，得鸾诗，大以为奇，为闻于直诣樊公社。公社见之忿然，深惜鸾才，而恨廷章之薄幸，命司理

密访其人，榜杀之。闻者无不称快。司教亦以忧死。

章台柳按许尧佐《章台柳传》，天宝中，昌黎韩翃有诗名，性颇落拓，羁滞贫苦。有李生者，与翃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

爱姬曰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李生居之别第，与翃为宴歌之地，而馆翃于其侧。翃素知名，其所候问，皆当时之彦。柳氏自门窥之，谓其侍者曰：“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

遂属意焉。李生素重翃，无所吝惜。后知其意，乃具膳请翃饮。

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可乎？”翃惊栗，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辍食久之。岂宜夺所爱乎？”李坚请之。柳氏知其意诚，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翃于客位，引满极欢。李生又以资三十万，佐翃之费。翃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翃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

明年，礼部侍郎杨度擢翃上第，屏居间岁。柳氏谓翃曰：“荣名及亲，昔人所尚。

岂宜以濯淔之贱，稽采兰之美乎？”翃由是省家于清池。

岁余乏食，鬻妆具以自给。天宝末，盗覆二京，士女奔骇。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是时侯希逸自平庐节度淄青，素藉翃名，请为书记。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翃乃遣使间行，求柳氏，以练囊盛麸金，题之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呜咽，左右凄恻，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无何，有蕃将沙吒利者，初立功，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翃得从行。至京师，已失柳氏所止，叹想不已。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駮牛驾辘轳，从两女奴。翃偶随之。自车中问曰：“得非韩员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车者，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及期而往，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遂永诀，愿置诚念。”乃回车，以手挥之，轻袖摇摇，香车辘辘，目断意迷，失于惊尘。翃大不胜情。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使人请翃。翃强应之，然意色皆丧，音韵凄咽。有虞侯许俊者，以材力自负，抚剑言曰：“必有故，愿一效用。”

翃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请足下数字，当立致之。”乃衣缦胡，佩双鞬，从一骑，径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余，乃被衽执轡，犯关排闥，急趋而呼曰：“将军中恶，使召夫人！”

仆侍辟易，无敢仰视。遂升堂，出翃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

，倏忽而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惊叹。

柳氏与翊执手涕泣，相与罢酒。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翊、俊惧祸，乃诣希逸。希逸大惊曰：“吾平生所为事，俊乃能尔乎？”

遂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顷从乡赋。有妾柳氏，阻绝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抚运，遐迹率化。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凭恃微功，驱有志之妾，干无为之政。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族本幽、蓟，雄心勇决，却夺柳氏，归于韩翊。义切中抱，虽昭感激之诚，事不先闻，固乏训齐之令。”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沙吒利赐钱二百万。柳氏归翊。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

桂华按《泾林杂记》：唐伯虎名寅，字子畏，才高气雄，藐视一世，而落拓不羁，弗修边幅，每遇花酒会心处，辄忘形海其诗画特为时珍重。锡山华虹山学士尤所推服，彼此神交有年，尚未覩面。唐往茅山进香，道出无锡，计还棹时，当往诣华倾倒。晚泊河下，登岸闲行，偶见乘舆东来，女从如云，有丫环貌尤艳丽。唐不觉心动，潜尾其后。至一高门，众拥而入。唐凝盼怅然，因访居民，知是华学士府。唐归舟，神思迷惑，辗转不寐。中夜忽生一计，若梦魇状，被发狂呼。众惊起问故，唐曰：“适梦中见一天神，朱发獠牙，手持金杵云：”进香不虔，圣帝见谴，令我击汝。‘持杵欲下，予叩头哀乞再三。云：“姑且恕尔，可只身持香，沿途礼拜，至山谢罪，或可幸免。

不则祸立降矣。‘予惊醒战悚。今当遵神教，独往还愿。汝辈可操舟速回，勿溷乃公为也。“即微服持包伞，奋然登岸，疾行而去。有追随者，大怒逐回。潜至华典中，见主柜者，卑词降气曰：”小子吴县人，颇善书，欲投府上写帖，幸为引进。“

即取笔书数行于一纸授之。主者持进白华，呼之入。见仪表俊伟，字画端楷，颇有喜色，问：“平日习何业？”曰：“幼读儒书，颇善作文。屡试不得进学，流落至此。愿备书记之末。”

公曰：“若尔可作吾大官伴读。”赐名华安，送至书馆。安得进身，潜访前所见丫环，云名桂华，乃公所素宠爱者，计无所出。居久之，偶见郎君文义有未妥处，私加改窜，或为代作。

师喜其徒日进，持文夸华。华曰：“此非孺子所及，必倩人耳。”

呼子诘之，弗敢隐。因山题试安，援笔立就。举文呈华，手有枝指。华阅之，词意兼美，益喜甚，留为亲随，俾掌文房。凡往来书札，悉令裁复，咸当公意。未儿，主典者告殁，华命安暂摄，出纳惟慎，毫忽无私。公欲令即代，而嫌其未婚，难以重托，呼媒为择妇。安闻，潜乞于公素所知厚者云：“安蒙主公提拔，复谋为置室，恩同天地。



第不欲重费经营，或以侍儿见配可耳。“所知因为转达，华曰：”婢媵颇众，可令自择。“安遂微露，欲得桂华。公初有难色，而重违其意，择日成婚。另饰一室，供帐华侈。合卺之夕，相得甚欢。居数日，两情益投，唐遂吐露情实，云：”吾唐解元也，慕尔姿容，屈身就役。今得谐所愿，此天缘也。

然此地岂宜久羁，可潜遁归苏，彼不吾测，当图谐老耳。“女欣然愿从，遂买小舟，乘夜遄发。天晓，家人见安房门封锁。

启视室中，衣饰细软，俱各登记，毫无所龌华沉思莫测其故，令人遍访，杳无形迹。年余，华偶至闾门，见书坊中坐一人，形极类安。从者以告，华令物色之，唐尚在坊，持文翻阅，手亦有枝指。仆尤骇异，询问何人。旁云：“此唐伯虎也。”归以告华，遂持刺往谒。唐出迎，坐定，华审视再三，果克肖。

茶至而指露，益信为安无疑。奈难以直言，踌躇未发。唐命酒对酌，半酣，华不能忍，因缕述安去来始末以探之。唐但唯唯。

华又云，“渠貌与指颇似公，不识何故？”唐又唯唯，而不肯承。华愈狐疑，欲起别去。唐曰：“幸少从容，当为公剖之。”

酒复数行，唐命童秉烛前导，入后堂，请新娘出拜。珠珞重遮，不露娇面，拜毕，唐携女近华，令熟视之，笑曰，“公言华安似不佞，不识桂华亦似此女否？”乃相与大笑而别。华归，厚具妆奁赠女，遂缔姻好云。

绿珠按宋乐史《绿珠传》：绿珠者。姓梁，白州博白县人。

州则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汉会浦县地。唐武德初，削平萧铣。于此置南州，寻改为白州，取白江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盘龙洞，房山，双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鱼。绿珠生双角山下，美而艳。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为珠娘，生男为珠儿。绿珠之字由此而称。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别庐在河南金谷涧，涧中有金水自太白源来。崇即川阜置圆馆。绿珠能吹笛，又善舞，崇以《明妃曲》教之，而自制新诗曰：“我本良家子。将适单于庭。

辞别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流涕别，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涕泣沾珠缨。行行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伫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

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

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后世后人：远嫁难为情。“崇又作《懊恼曲》以赠绿珠。崇之美艳者千余人，择数十人妆饰一等，使同侍之，不相分别。刻玉为倒龙，镂金为

凤凰钗，结袖绕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声，视钗色；声轻者居前。钗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赵王伦乱常，贼类孙秀使人求绿珠。崇方登凉观，临清水。妇女侍侧。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数百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而被罗绮。曰：“任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受命指索绿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爱，不可得也。”秀因是谮伦族之。

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曰：“愿效死于君前！”崇因止之，于是坠楼而死。崇弃东市。时人名其楼曰绿珠楼。楼在步庚里，近狄泉，在王城东。绿珠有弟子宋祎，有国色，善吹笛。后入晋明帝宫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双角山出，合容州江，呼为绿珠江。亦犹归州有昭君滩，昭君村，昭君场，吴有西施谷，脂粉塘，盖取美人出处为名。又有绿珠井，在双角山下。耆老传云：“汲此井饮者，诞女必多美丽。”

里间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国，以巨石填之。尔后虽有产女端妍者，而七窍四肢多不完具。“异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诗曰：“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

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儒《周秦行记》云：“夜宿薄太后庙，见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赋诗言志。别有善笛女子，短鬓窄袖具带，貌甚美，与潘氏偕来。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

太后顾而谓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太后曰：’绿珠岂能无诗乎？’绿珠拜谢，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钿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日谁人与伴？’绿珠曰：“石卫尉性严忌。今有死，不可及乱。‘”然事虽诡怪，聊以解颐。噫，石崇之败，虽自绿珠始，亦其来有渐矣。崇常刺荆州，劫夺远使，沈杀客商，以致巨富。又遗王恺鸩鸟，共为鸩毒之事。有此阴谋，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者，使黄门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访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至大将军，故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君子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崇心不义，举动杀人，乌得无报也。

非绿珠无以速石崇之诛，非石崇无以显绿珠之名。绿珠之坠楼，侍儿之有贞节者也。比之于古，则有曰六出。六出者，王进贤侍儿也。进贤，晋愍太子妃。洛阳乱，石勒掠进贤渡孟津，欲妻之。进贤骂曰：“我皇太子妃，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毕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复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时乔知之宠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读书，善属文，深所爱幸。时武承嗣骄贵，内宴酒酣，迫知之将金玉赌窈娘。知之不胜，便使人就家强载以归。

知之怨悔，作《绿珠篇》以叙其怨。词曰：“石家新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无复比，此时可爱得人情。君家闺阁欲窥难，尝将歌舞使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面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旦红颜为君荆”知之私嘱承嗣家阉奴传诗于窃娘。

窃娘得诗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于衣中得诗，鞭杀阉奴，讽吏罗织知之，以至杀焉。悲夫，二子以爱姬示人，掇丧身之祸。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其此之谓乎。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皆以绿珠为名。庚肩吾曰：“兰堂上客至，绮席清弦抚。自作明君辞，还教绿珠舞。”李元操云：“绛树摇歌扇，金谷舞筵开。罗袖拂归客，留欢醉玉杯。”江总云：“绿珠含泪舞，孙秀强相邀。”

绿珠之没，已数百年矣，诗人尚咏之不已，其故何哉？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其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性。怀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季伦死后十日，赵王伦败。

左卫将军赵泉斩孙秀于中书。军士赵骏剖秀心食之。伦因金墉城，赐金屑酒。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也。”饮金屑而死。皆夷家族。南阳生曰，“此乃假天之报怨。不然，何梟夷之立见乎？”

韦氏按《郑德瞞传》：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瞞，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虽白发而有少容。德瞞与语，多及玄解。诘曰：“舟无糗粮，何以为食？”叟曰：“菱芡耳。”德瞞好酒，长挈松醪春，过江夏，遇叟无不饮之，叟饮亦不甚愧荷。德瞞抵江夏，将返长沙。驻舟于黄鹤楼下。傍有鹺贾韦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与邻舟告别饮酒。韦生有女，居于舟之舵橹，邻女亦来访别，二女同处笑语。夜将半，闻江中有秀才吟诗曰：“物触轻舟心自知，风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红蕖香惹衣。”邻舟女善笔札，因睹韦氏妆奁中有红笺一幅，取而题所闻之句，亦吟哦良久，然莫晓谁人所制也。及旦，东西而去。德瞞舟与韦氏舟同离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与韦生舟楫颇以相近。韦氏美丽艳，琼英赋云，莲蕊莹波。露濯蕤姿，月鲜珠彩，于水窗中垂钓，德瞞因窥见之，甚悦。遂似红绡一尺，上题诗曰：“纤手垂钩对水窗，红蕖秋色艳长江。既能解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双。”强以红绡惹其钩，女因收得，吟玩久之，然虽讽读，即不能晓其义，女不工刀札，又耻无所报，遂以钩丝而投夜来邻舟女所题红笺者，德瞞谓女所制，疑思颇悦，喜畅可知，然莫晓诗之意义，亦无计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红绡系臂，自爱惜之。明月清风



，韦舟遽张帆而去。风势将紧，波涛恐人，德瞞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将暮，有渔人语德瞞曰：“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歿于洞庭矣。”德瞞大骇，神思恍惚，悲婉久之，不能排抑。

将夜，为《吊江姝诗》二首，曰：“湖面狂风且莫吹，浪花初绽月光微。沉潜暗想横波泪，得共鲛人相对垂。”又曰：“洞庭风软荻花秋，新没青蛾细浪愁。泪滴白苹君不见，月明江上有轻鸥。”诗成酹而投之。精贯神瘳，至诚感应，遂感水神，持诣水府。府君览之，召溺者数辈，曰：“谁是郑生所爱？”

而韦氏亦不能晓其来由。有主者搜臂，见红绡而语府君。曰：“德瞞异日自吾邑之明宰；况囊有义相及，不可不曲活尔命。”

因召主者携韦氏送郑生。韦氏视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趋，而无所碍；道将尽，睹一大池，碧水汪然，遂为主者推堕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时已三更，德瞞未寝，但吟红笺之诗，悲而益苦。忽觉有物触舟，然舟人已寝；德瞞遂秉炬照之，见衣服彩绣，似是人，忽惊而拯之，乃韦氏也，系臂红绡尚在。德瞞喜骤。

良久，女苏息，及晓方能言，乃说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瞞曰：“府君何人也？”终不省悟。遂纳为室，感其异也。将归长抄，后三年，德瞞常调选，欲谋醴陵令。韦氏曰：“不过作巴陵耳。”德瞞曰：“子何以知？”韦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属巴陵，此可验矣。”德瞞志之。选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县，使人迎韦氏，舟楫至洞庭侧，值逆风不进。德瞞使佣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为意。韦氏怒而唾之。叟回顾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为德，今反生怒。”韦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进酒果，叩头曰：“吾之父母，当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

须臾，舟楫似没于波，然无所苦。俄到往时之水府，大小倚舟号恸，访其父母。父母居止，俨然第舍，与人世无异。韦氏询其所须，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无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数事而遗女曰：“吾此无用处，可以赠尔，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韦氏遂哀恸别其父母。叟以笔大书韦氏巾曰：“昔日江头菱芡人，蒙君数饮松醪春。活君家室以为报，珍重长沙郑德瞞。”书讫，叟遂为仆侍数百辈，自舟迎归府舍。俄顷，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睹。德瞞详诗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岁余，有秀才崔希周投诗卷于德瞞，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诗》，即韦氏所投德瞞红笺诗也。德瞞疑待，乃诘希周，对曰：“数年前，泊轻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时当未寝，有微物触舟，芳馨袭鼻，取而视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制诗，既成，讽咏良久，敢以实对。”德瞞叹曰：“命也。”然后更不敢越洞庭。

德瞞官至刺史。

刘翠翠按《剪灯新话》：翠翠，姓刘氏，淮安民间女也。生而颖悟，能通诗书。父母不夺其志，就令入学。同学有金氏子，名定，与同岁，亦聪明俊雅。诸生戏之曰：“同岁者当为夫妇。”

二人亦私自许。金生赠翠翠诗曰：“十二阑干七宝台，春风随处艳阳开。东园桃树西园柳，何不移来一处栽？”翠翠和之曰：“平生每恨祝英台，怀抱何为不早开？我愿东君勤用意，早移花树向阳栽。”已而，翠翠年长，不复至学。父母为其议亲，辄悲泣不食。以情问之，初不肯言。久乃曰：“西家金定，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父母不得已而听焉。遂卜日结婚，凡币帛之类，羔雁之属皆女家自备。

迎婿入门，二人相见，喜可知矣。是夕，翠翠于枕畔作《临江仙》一阕赠生，曰：“曾向书窗同笔砚，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烛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尘。殢雨尤云浑未惯，枕边眉黛羞颦。轻怜痛惜莫辞频。愿郎从此始，日近日相亲。”

生遂次韵曰：“记得书斋同笔砚，亲人不是他人，扁舟来访武陵春。仙居邻紫府，人世隔红尘。海誓山盟心已许，几翻浅笑深颦。向人犹自语频频。意中无别意，亲外有谁亲。”二人相得之乐，虽翡翠之在赤霄，鸳鸯之游绿水，未足喻也。未及一载，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尽陷淮东诸郡。翠为其部下将李将军者所掠。至正末，士诚纳款元朝，愿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李无阻。生于是辞别内外父母，愿求其妻。星霜屡移，囊橐又竭，然而此心终不少阻。草行露宿，乞丐于人，仅而得达湖州。

则李将军方贵重用事，威焰隆赫。生伫立门墙，踌躇窥向，将进而未能，欲言而不敢。阍者怪而问焉，生曰：“仆淮安人也。”

丧乱以来，闻有一妹在于贵府，今不远千里至此，欲求一见，非有他也。“阍者曰：”然则汝何名姓？妹年貌若干？吾得一闻，以审虚实。“生曰：”仆姓刘，名金定。

妹名翠翠，识字能文，当失去时年始十七，以岁月计之，今则二十有四矣！“阍者闻之，曰：”府中果有刘氏者，淮安人也。年二十余，识字善为诗，性又慧巧。本使宠之专房。

汝言信不虚，吾将告之于内，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走入告，须臾，令生入见。将军坐于厅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其曲。

将军武人也，信而不疑。即命内竖告于翠翠，曰：“汝兄自乡中来此，当出见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

不能措一词，悲咽而已。将军曰：“汝即远来，道途疲倦，且于吾门下休

息。吾当徐为之所。”即赠新衣一袭，设帷帐于门西小馆，令生处焉。翌日，谓生曰：“汝妹既能识字，汝亦通书否？”生告以业儒，将军大喜，委以记室。

生性既温和，益自简束。应上接下，咸得其欢。代书回简，曲尽其意。将军大以为得人，待之甚厚。然而生之来此，本为求访其妻。自厅前一见之后，不可再得。闺阁深远，内外颇严，欲达一意，终无间可乘。荏苒数月，时及授衣，西风夕起，白露为霜。生独处空斋，终夜不寐，乃成一诗曰：“好花移入玉阑干，春色无缘得再看。乐处岂知愁处苦，别时虽易见时难！”

何年塞上重归马？此夜庭中独舞鸾。雾阁云烟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圆。“诗成，题于片纸，拆布衣之领而缝之。以百钱纳于小竖，属其持入付于吾妹，令其缝纫将以御寒。小竖如言。

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诗见，大加伤感，吞声而泣。别为一诗，亦缝于衣领之内，付出还生。诗曰：“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长使德音藏破镜，终教子建赋游龙，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侬。”

生得诗，知其以死许之，无复致望。但愈加抑郁，遂感成疾。

翠翠闻之，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吁一声，奄然死于其手。将军怜之，葬于道场山麓。翠翠送殡而归，是夜得疾，不复服药，展转衾席，将及一月。一旦，告将军曰：“妾弃家相从，已得八载，流离外郡，举眼无亲。止有一兄，今又死矣！病必不能起，乞埋骨兄侧，使黄泉之下，庶有依托，不至作他乡孤鬼也！”言尽而卒。将军不违其志，竟附葬于生坟左，宛然东西二丘焉。

柳鸾英按《异政录》：莱州阎澜与柳某善，有腹婚之约。及诞，阎得男子曰自珍，柳得女曰鸾英，遂结夙契。柳登进士，仕至布政，而澜止由贡得教职以死，家贫不能娶。柳欲背盟，鸾英泣告其母曰：“身虽未往，心已相诺。他图之事，有死而已。”

母白于父，父佯应之而未许。鸾英度父终渝此盟，乃密恳邻媪，往告自珍曰：“有私蓄，诸君以某日至后圃挟归，姻事可成。

迟则为他人先矣。“自珍闻之，喜不自抑，遂与其师之子刘江、刘海具言其故。江、海密计，设酒贺珍，醉之于学舍。兄弟如期诣柳氏。鸾英依圃门而望，时天将暮，便以付之。而小婢识非阎生，曰：“此刘氏子也。”鸾英亦觉其异，骂之曰：“狗奴何以诈取我财！速还则已，不然，当告官治汝。”江、海恐事泄，遂杀鸾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自悔失约，急起，诣柳氏圃门。时月色黑，直入圃中，践血尸而蹶，嗅之，腥气。惧而归，衣皆沾血，不



敢以告家人。达曙，柳氏觉女被杀，而不知主名。官为遍讯，及邻媪，遂首女结约事，逮自珍至，血衣尚在，一词不容辨，论死。会御史许公进巡至此，夜梦一无首女子泣曰：“妾柳鸾英也，身为贼刘江、刘海所杀，反坐吾夫。幸公哀辨此狱，妾死不朽矣。”因忽惊觉。达曙，召自珍密问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饮事。公伪为见鬼自述之状，即捕二凶讯之，叩头款服，诛于市。遂释自珍。为女建坊曰“贞节”以表之。珍后登乡荐。时人为之作传记。

王琼奴按《涇林杂记》：琼奴，姓王氏，字润真，常山人。二岁而父歿。母童氏，携琼奴适富人沈必贵。沈无子，爱之过己生。

年十四，雅善歌词，兼通音律。言、德、工、容，四者咸备，远近争求纳聘焉。时同里有徐从道、刘均玉者，请婚尤切。徐子苕郎，刘子汉老，皆仪容秀整，且与琼奴同年。徐华胄而清贫，刘暴富而白屋。犹豫迟疑，莫之能定。

一日，谋于族人之有识者，曰：“择婿为重教之治，具召二生而自试之。”乃于二月花晨，张筵会客，里中名胜，咸集于庭。均玉、从道亦各携子而至。汉老虽人物整然，而登降揖让，未免矜持，苕郎则衣冠朴素，举止自如。沈之族长有耕云者，号知人，一见二生，已默识其优劣矣。乃指壁间所挂“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四画，使二生咏之。汉老恃富，懒事诗书，闻命睚眦，久而不就。苕郎从容染翰，顷刻而成。其咏“惜花春起早”云：“胭脂晓破湘桃萼，露重茶蘼香雪落；媚紫浓遮刺绣窗，娇红斜映秋千索。”“辘轳惊梦起身来，梳云未暇临妆台，笑呼侍女秉明烛，先照海棠开未开？”“爱月夜眠迟”云：“香肩半亸金钗卸，寂寂重门锁深夜，素魄初离碧海壖，清光已透朱帘罅。”“徘徊不语依阑干，参横斗落凤露寒，娇娃低语唤归寝，犹过蔷薇架后看。”“掬水月在手”云：“银塘水满蟾光吐，嫦娥夜入冯夷府，荡漾明珠若可扞，分明兔颖如堪数。”“美人自挹濯春葱，忽讶冰轮在掌中；女伴临流笑相语，指尖擎出广寒宫。”“弄花香满衣”云：“铃声响处东风急，红紫丛边久凝立，素手攀条恐刺伤，金莲怯步嫌苔湿。”“幽芳擷罢掩兰堂，馥郁馨香满绣房，蜂蝶纷纷入窗户，飞来飞去绕罗裳。”

均玉见汉老一辞莫措，大以为耻，父子竟不终席而返。于是四座合词称美，而苕郎之婚议遂成。既纳聘，必贵以爱婿故，招置馆中。偶童氏小恙，琼奴方侍药，而苕郎入问疾，避弗及，乃相见于母榻前。见琼姿容绝世，出而私喜。封红笺一幅，使婢送于琼。琼拆之，空纸也。因笑成一绝，以答苕，曰：“茜色霞笺照面匀，玉郎何事太多情；风流不是无佳句，两字相思写不成。”苕郎持归，以夸汉老。汉老方恨其夺己配也，以白均玉。均玉不咎子之无学，反切齿于徐、沈，诬以阴事，俱不得白。徐戍辽阳，沈戍岭表，全家俱往。

诀别之际，黯然销魂，观者无不下泪。自此南北，各不相闻。已而必贵谢世，家事零落。惟童氏母女在，萧然茅店，卖酒路旁。虽患难之中，琼奴无复昔时容态；而青年粹质，终异常人。有吴指挥者悦之。欲娶为妾。童氏以既聘辞。吴知故，遣媒谓曰：“徐郎辽海从戍，死生未卜；纵幸无恙，安能至此成婚乎？”琼不听，吴以势凌之。童氏惧，与琼谋曰：“茗去五载，音问杳然；汝之身事，终恐荒唐矣。矧他乡孤寡，其何策以拒彼彪悍乎？”琼泣曰：“徐本为儿遭祸，背之不仁，儿有死耳！”因赋《满庭芳》词，以自誓云：“彩凤分群，文失侣，红云路隔天合。旧时院落，画栋积尘埃。漫有玉京离燕，向东风似诉悲哀。主人去，卷帘恩重，空屋亦归来。泾阳憔悴女，不逢柳毅，书信难裁。叹金钗脱股，宝镜离台，万里辽阳，郎去也，甚日重回？丁香树，含花到死，肯傍别人开！”是夜，自缢于房中，母觉而解救，良久方苏。吴指挥者闻之怒，使麾下碎其酿器，逐去他居，欲折困之。时有老驿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贵存日，颇与相善，怜童氏孤苦，假以驿廊一间而安焉。一日，客有戎服者三四人投驿中。杜君问所从来，其人曰：“吾侪辽东某卫总小旗，差往南海取军，暂此假宿耳。”值童氏偶出帘下，中一少年，特淳谨，不类武卒，数往还相视，而凄侧之色可掬。童氏心动，因出而问之。对曰：“茗，姓徐，浙江常山人。幼时，父尝聘同里沈必贵女。未婚，而两家坐事谪戍，不相闻者数年矣。适因入驿，见妈妈状貌酷与外类，故不觉感怆，非有他也。”童氏复问：“沈家今在何处？厥女何名？”曰：“名琼奴，字润真。联姻时年方十四，以今计之，当十九矣。第知戍海南，忘其所寓州郡，难以寻觅。”童氏入语琼奴，琼曰：“若然，夫也。”明日召至室中，细问之，果茗郎，今改名子阑矣，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即汝丈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于此，出万死已得再生，不图今日再能相见！”遂白于杜及茗之伴。众口嗟叹，以为前缘。杜君乃率钱备礼，与茗毕婚。合卺之夕，喜不胜悲。琼诉其哀怀，因诵杜少陵“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句。茗抚之曰：“毋伤，姑俟来年，挈尔同归辽东耳。”既而茗同伴有丁总旗者，忠厚人也，谓茗曰：“君方燕尔，莫便抛离；勾军之行，吾辈分任之。君善抚室，于此相待。”茗置酒饯别。诸人既去，吴指挥者缉之，愈怒。以逃军为名，捕茗于狱，杖杀之，藏尸于窑内。亟令媒恐童氏曰：“彼已死，可绝念矣。吾将择日，舁轿相迎，如复拒违，定加毒手。”琼奴使母诺之。媒去，谓母曰：“儿不死，必为狂暴所辱。将俟夜引决矣。”母亦无如之何。是晚，忽监察御史傅公到驿，琼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状以告。傅公即抗章上闻，得旨鞠问，而求尸未得。正鞫讯间，羊角风自厅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魂有知，导吾以往。”言讫，风即旋转，前引马首，径奔窑前，吹起炭灰而尸见。委官验视，伤痕宛然。吴遂伏

辜。公命州官葬茗于郭外。琼奴哭送，自沉于豕侧池中。因命葬焉。公言于朝。下礼部旌其冢曰“贤义妇之墓”。童氏亦官给衣廩，优养终身焉。

虢国夫人按乐史《太真外传》：贵妃有姊三人，皆丰硕修整，工于谗浪，巧会旨趣。每入宫中，移晷方出。天宝七载，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虢国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当时杜甫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又赐虢国照夜玳，秦国七叶冠；盖希代之珍，其恩宠如此。

莫邪按《吴地记》：阖闾使干将铸剑。采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橐。金银不销，铁汁不下。其妻莫邪曰：“铁汁不下，有何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不销，以女人聘炉神，当得之。”莫邪闻语，窜入炉中。

铁汁出，遂成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莫邪”，鰻文。余铸得三千，并号“干将莫邪”。

李氏女按《搜神记》：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正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食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尔时复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缙萦济父之功，既不能供养，消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亡。卖寄之身，可得少钱。”父母终不听。寄自潜发，不可禁止。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先做数石米輒，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穗，目如二尺镜，闻輒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噬咋，寄从后斫得数剑，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其穴，得九女髑髅，悉举出，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西河少女按《汾阳县志》：西河少女，神仙伯山甫甥。汉遣使者经西河于城东，见女子答一老翁。翁头发皓白，跪而受杖。

使者怪，问之。答曰：“此妾儿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愍妾多病，授以神药，渐复少容。今此儿不肯服药，致此衰老。行不及，故与杖耳。”使者问年。

答曰：“妾年百一十岁，儿年七十矣。”此女寻入华山。

木兰按邹之麟《女侠传》：木兰，陕人也。代父戍边十二年，人不知其为



女。归赋戍边诗一篇。君子曰：“若木兰者，亦壮而廉矣。使载之《列女传》，缙萦、曹娥将逊之，蔡姬当低头愧汗，不敢比肩矣。”按《风阳府志》：隋，木兰，魏氏。亳城东魏村人。隋恭帝时，北方可汗多事，朝廷募兵，策书十二卷，且坐以名。木兰以父当往而老羸，弟妹俱稚，即市鞍马，整甲胄，请于父代戍。历十二年，身接十有八阵。树殊勋，人终不知其女子。后凯还，天子嘉其功，除尚书，不受，恳奏省觐。

及还，释戎服，衣旧裳。同行者骇之，遂以事闻于朝。召赴阙，纳之宫中。曰：“臣无愧君之礼。”以死拒之。帝惊悯，赠将军，谥孝烈。昔乡人岁以四月八日致祭，盖孝烈生辰云。

王长卿妻按《甲乙剩言》：长卿，新安人，能诗。其内人精于织绣。

尝观其绣佛，纤密绚烂；而发丝眉目，光相衣纹，俨若道玄运管。余所见宋绣最多，此绣当不多让，即谓之针王可也。王行甫、汪明生诸君，多以篇咏重之。第性严妒，长卿往朔方谒周中丞，虑有外私，使向绣佛前，受邪淫戒而去。

张从恩继室某氏按《洛阳旧闻记》：张相讳从恩，继室某氏，河东人，有容色，慧黠多伎艺。十四五，失身于军校，为侧室。洎军校替归洛下，与之偕来。至上党，得病，因舁之而进。至北小纪，厥病且甚，汤饮不能下。自辰至西，痢百余度，形骸骨立，臭秽狼藉，不可向迹。军校厌之，遂弃之道周而去。

不食者数日，行路为之伤嗟。道旁有一土龕可容数人，盖樵童牧竖避风雨之处也。过客悯之，为舁至土窟中。又数日，病渐愈。衣服悉为暴客所褫，但以败叶乱草蔽形而已。渐起行，至店中，日求丐余食，夜即宿逆旅檐下。一日，有老妪谓曰：“观尔非求乞者也。我处非远，可三百许步。”即携之而往。

姥为之洗沐，衣以故旧衣，日进粥饮蔬饭而已。不数月，平复如故，颜状艳丽，殆神仙中人也。忽有士子过小纪，知之，求见。赠姥彩绢五十匹，载之而去。偕往襄阳僦居。会襄帅安大王从进叛，左右杀士子，纳其妻。从进败，为乱兵所得，送至都监张相寨内。张相即从恩也。张相共获妇凡十余人，独宠待士子之妻。张之正室亡，遂以为继室。后封郡夫人。治家严整，动有礼法。及张加使相，进封大国夫人。寿终于洛阳第。

开元宫人按孟蒞《本事诗》：开元中，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

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共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兵士以诗白帅，帅进呈。玄宗以诗遍示宫中，曰：“作者勿隐，不汝罪也。”有一宫人，自言万死。上深悯之，遂以嫁得诗者，谓曰：“吾与汝结今生缘。”边人感

泣。

采娘《桂苑丛谈》：郑代，肃宗时为润州刺史。兄侃，嫂张氏，女年十六，名采娘，贞淑有仪。七夕夜沉香筵，祁于织女。是夕，梦云輿雨盖蔽空驻车，命采娘曰：“吾织女，祁何福？”

曰“愿乞巧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裾带中。

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不尔，化成男子。

经二日，以告其母。母异而视之，则空纸矣，其针迹犹在。

张氏数女皆卒，至娠，采娘忽病而不言。张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复怀何为？”将服药以损之。药将服，采娘昏暗之内，忽称杀人。母惊而问之。曰：“女若终当为男子，母之所怀是也。闻药至情急，是以呼之。”母异之，乃不服药。

采娘寻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戏之物而匿之。未逾，遂生一男子。或有动所匿之物，儿既啼哭。张氏哭女，儿亦啼哭，罢即止。乃采娘后身也，因名曰叔子。

后位至柱国。

黄道婆按《辍耕录》：闽广多种木绵，纺绩为布，名曰“吉贝”。

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姬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沈真真按《丽情集》：太常博士郑还古，寓东都，与柳将军同巷。

还古将调西都，柳盛张筵以饯，尽出家妓，讴歌荐酒行杯，内有一妓，容艳妖绝。郑窃窥之，有眷恋意。柳谓郑曰：“此沈真真，本良家子，颇好文辞。请赋诗以定情，候博士拜命，即当送贺。”还古赋诗曰：“洞房出神仙，清声胜管弦；词轻白苧曲，歌遏彩云篇。既未生裴秀，何妨乞郑玄，不堪金谷水，横过坠楼前。”柳览诗大喜，俾真真拜谢。还古抵京，旋拜伊关令，得重疾。驰书告柳，柳即送真真赴京，迎郑出相见。真真饰容致拜，还古起前遽执真真手，长吁而卒。

寇莱公妾茜桃，寇莱公妾也，姿色艳丽，灵淑能诗。公常设宴，会集诸妓，赏绫绮千数。茜桃献诗二绝，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

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风动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艳歌。”及公贬岭南，道经杭州，茜桃疾亟，谓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于天竺山下。”公惊哀不已。茜桃复曰：“相公宜自爱，亦非久后人世者。”已而，公卒于雷州。今茜桃墓在天竺。

曹大家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不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鹭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鹭等各还里第焉。作《女诫》七篇。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昭女妹曹丰生，亦有才慧，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

王魁王魁下第失意，适山东莱州，友人招游北市。深巷小宅，有殷氏妇绝艳，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禄。

足下得桂英而饮天禄，明春登第之兆。“乃取拥项罗巾请诗。生题曰：”谢氏筵中闻雅唱，何人戛玉在帘帏。一声透过秋空碧，几片行云不敢飞。“英曰：”君但为学，四时所须，我为办之。“由是魁朝去暮来。逾年，有诏求贤，英为办西游之用。将行，至州北望海神庙，盟曰：”吾与桂英，誓不相负。

若生离异，神当殛之！”魁至京门，寄诗曰：”琢月磨云输我辈，都花占柳是男儿。前春我若功成去，好养鸳鸯作一池。“

后及第为天下第一，英以诗贺云：“人来报喜敲门急，贱妾初闻喜可知。天马果然光骖跃，神龙不肯后蛟螭。海中空却云鳌窟，月里都无丹桂枝。汉殿独留司马赋，晋庭惟许宋君诗。身登龙首云雷疾，名落人间霹雳驰。一榜神仙随馭出，九衢卿相尽行迟。烟霞路稳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时。夫贵妇荣千古事，与郎才貌各相宜。”复寄诗云：“上国笙歌锦绣乡，仙郎得意正疏狂。哪知憔悴幽闺质，日觉春衣丝带长。”又诗云：“上都梳洗遂时宜，料得良人见即思。早晚归来幽阁里，须教张敞画新眉。”魁私念：科名如此，可以一娼玷辱？竟不复答书。

而魁父已约崔氏为亲。及魁授徐州金判，英喜曰：“徐此去不远，当使人



迎我矣！”复遣仆驰书以往，魁方坐厅决事，大怒，叱书不受。

英曰：“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挥刀自刎。魁自南都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英也。魁曰：“汝固无恙乎？”英曰：“君轻恩薄义，负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为汝饭僧，诵佛书，多焚纸钱，舍我可乎？”英曰：“得君之命乃止，不知其他！”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乱如此？”

魁曰：“日与冤会，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马守素荐醮。守素梦至官府，魁与桂发相系而立。有人戒曰：“汝知，侧勿复醮矣。”后数日，魁竟死。

白老长保定范叟，只一子，名希淹。十八补博士弟子员，弱不胜衣，叟所钟爱。顾困贫，年十九尚未娶。时将秋闱，下帷肄举业。一夕，正伏案作蝇头楷，突一好女子，着洋纱雪花比甲，满头插洋花朵，襟挂洋钢表，貌亭亭，顾生赞曰：“好笔为。”

生审为狐，置不理。然由此时至，或执生手，凭生肩，捋生裤，种种挑逗，而肤香发泽能醉心；久之不自持。遂与狎。女亦不自讳为狐，惟劝生皈依天主，可御贫。

生漫应之。月余，体惫骨柴立。叟顾子形渐销，惊询之，以实告。顾无计可遣去，忧虑莫名。一日，有老人来，苍颜白发，自称白老长。登堂谒叟，貌蔼如，云：“家在西山，少习敕勒，精驱役。”叟告以子病求祓除，曰：“易耳。”戟指画水咒，移时，遍洒屋宇，狐果绝迹。叟欲授以金，不受，第曰：“贤郎患未已也。”询何故，曰：“仆在则狐遁，仆去则狐又来，且更恣。仆又劳劳不能常住尘埃，奈何！”叟求万全，曰：“无已，仆有弱息年及笄，尚待字，曷即妻公子。渠亦有术，固为公子护身符，且免老朽桑榆累，非两全乎？”叟喜而诺之。

翌日，老人褐冠鲜衣，导数人肩舆至。扶出，则一绝色女郎也。

纤腰婀娜，体轻而柔；行步便捷，无羞涩态。叟与老人，坐视两小成佳礼。琴瑟双双，其乐靡极。夕送生入洞房，叟另除室馆老人。夜半，忽闻剥啄声甚厉，叟拔关出视，则老人所逐之狐也。白知之亦起，问曰：“定欲寻死耶，不然，何又复返？”

狐怒曰：“汝不过西山一巨蛇耳，敢于假托驱狐，为女觅老公，无耻孰甚！”白亦怒，口吐舌长数尺，直如剑，刺女鼻。狐倒地复本相，口犹人言，哀哀求娶白曰：“法本不赦，姑看吾女合卺之夕，事事求吉利；舌剑之利，汝既知惮，曷速遁，免污乃翁舌！”狐仓皇遁去。翌日，老人坐中堂，看女梳头，婿把卷，喋喋与叟话家常。忽来一狐党鬼光僧，声言诛妖，闯入，席地坐，闭目合十，喃喃诵咒语。白笑曰：“技止此耶？火之！”

烈焰应声起，鬼光僧燔炙如肥牡，抱头鼠窜去。

先是狐归诉于主者，遣门下鬼光来。鬼光归，又遣魑僧来，甫至门首，即叫号如雷，腹大如彭亨豕，手执利刃，亮如霜雪。

而白已伺于庑，比入，未及言，白遽喝曰：“火之！”火即生魑股际，腾腾及须眉，额烂头焦不可忍，急夺门遁，火滚滚随之焚。市人无老稚男妇争抚掌曰：“快哉此火！”主者羞愤，鸣于将弁某，且啖以金，更挟以势。某惶遽承命，乃飞签捉叟、公子，将置有司囹圄，坐以妖法。时收者在门，生回告女曰：“卿父为某驱魅，今为卿得罪，某死不足惜，所难堪者老父耳。”女亦泣。老人顾生笑曰：“痴男子，何其馁也，曷随公人去？桁杨刀锯，仆自当之，无预汝父子事！”明日，某鞫生，将绳以法。生无言，惟大呼：“白丈人救我！”白昂然入，挺立不跪，顾某笑不已，舌时出唇外，光焰焰若朝霞。某惧，诤曰：“汝何者妖，敢若是？”曰：“仆诚西山千余年之老白蛇！然仆修炼，精吐纳术，从不噬人害生物，以故雷霆不能诛，仙法不能纠，是蛇而人也，且将仙矣！视汝虽俨然人上者，不过人而兽，较彼之人而畜、畜而人者，更可嗤耳！”言已，袖出一鳞，大如盆，明如镜，呈案上，曰：“此物物也，请赂之。”某取以自烛，则驴头修修然，汗浸浸如蒸笼上气，急掷之，铿然堕地，碎且顿灭。某叫骂不已。白笑曰：“此某所以为驴也，自以为一鸣惊人，诘一见草料，即俯首戢耳受羁勒。驴之本领，不过如是耳！”言已，狂笑声如裂竹，如怒，满堂皂隶皆失色。

既而叹息曰：“公膺简开府一郡，不能治畜，且为畜愚；罪无辜之良民，亦何其愚乎！况畜之来也，其罪恶不能殫述，凡有人心者，莫不思寝其皮而食其肉。公独卫之，何也？抑为伊所嫉，不得已耶？”某语塞，大呼：“杖来！”白瞋目曰：“驴性又发耶，火之！”言未已，座上人已衣履煨烬矣。某不敢复理，立释范叟与生而谢狐党。白亦从兹远引，不复至。狐党畏白女，不敢仇。一日，狐自至，登堂拜女伐闺闱，誓不起。

女挽之曰，“何必，尔岂乘老父去，将犹甘心我夫妇耶？”曰：“非也，婢子无此法，更无此胆。娘子天人，愿执巾栉，充贱婢。彼法邪，终不敌正，矧彼将扑灭，不能炽。昨晤火龙子，得开导，豁然悟，来依娘子避雷霆劫耳。”女曰：“既诚矣，可姑留。但不准惑郎君。”婢指天为誓。婢时于闺中，陈杂戏博女欢，能一足飞行作商羊舞。女曰：“我以多胜少，可乎？”

须臾，裙下伸纤足数十，皆翘如嫩笋芽。婢遂惊服悚惕！不敢萌异志。然究不安于室，时与仆人私，女以好言遣之去，后亦无他异。

谷慧儿扬州西山董君，名韶秀，字梅仁平，美男子也。少以神童补博士弟子员。其父晟钟爱之若命。时草贼刘青海蠢动。村堡郡邑团防备御。凡世家子

，多于呻毕暇习武备，生亦与焉。择配甚苛，每云：“娶妇须无俗韵，庶生子始得英物；若蓬首鳩盘荼，宁于鰥耳。果得可人。当不以门第限。”一时议婚辄少许可。晟亦不忍拂。故以年冠犹独居也。一日，有老夫妇携一幼女、一秃发童来，自云陕人戈姓，善演戏术，鸣钲击鼓，各献所长。女名谷慧儿，貌艳冶，弄盆子，唱《鸕鷀》，舞拓枝，观者如堵墙。无不喝采，尤能纤足绳上行耍。浑脱浏亮，令人想公孙大娘。女甫下，即见秃发童献方朔桃，栽庄子爪。变幻生物。女遽捧金漆盘，索戏值。

得采甚丰，瞥见生杂人丛中。如鸡群鹤立，凝睇不忍去。

生亦爱其美，溜眼波焉。少时，生渴思饮，女于百步外遽掷樱桃入生口中，屡掷屡中，如弹无虚发。市散观止，生彳亍步芳郊。女突于身后牵衣问姓名居址，详告之。又以绣帕裹樱桃百颗赠生，且曰：“郎于夜静，曷过我寓庐清谈。”生应之，而终怯物议。明日再演，不敢往。旋有媒灼诣晟，告曰：“戈叟爱贤郎英发，愿以息女奉箕帚。”晟却之，生不知也。明年，翁姬复来，于近村芳草地开围场，筑行台，彩丝错杂，金碧陆离。扬言曰：“吾女年及笄，当为人妇，然不愿嫁閤茸儿。今与诸君约，无论流品，不计家世，敢登台与吾女一角拳勇，胜则嫁。年迈人无食言。”每晨鼓吹毕，哀丝豪竹迭奏。女艳妆含笑登场，较曩时尤美，视台下老稚咸集，乃扣盘而歌曰：“怕逐杨花结阵飞，好花莫当野蔷薇；蔷薇花好刺伤手，郎若无情妾自归。”歌毕，娇唤曰：“好男儿何妨赐教，一角低昂，无腼腆为裙钗笑也。”里之恶少年，既恋其美，又恶其夸，且藐其柔，乃鱼贯上；甫交手，即如片瓦高处掷，数日无胜者。

次日，生在塾中闻其异，偕同砚人来窥。女弹铗歌曰：“水上清风天上月，云际鸕鷀波底蝶；不为卿卿我不来，好花欲折何妨折。”生闻之心动，然惮其勇，不敢角。众怂恿之，乃揽衣跃登，拚博美人一掷为笑。女见生，若不相识，含笑曰：“妾风尘陋质，不敢附名门，窃借好身手作红丝，非儿戏；倘有冒触威仪。

能赐怜恕否？”生曰：“试为之。”睹者众。生与女如壁蕊琼英，因风滚舞，无何女折小蛮腰，翘莲瓣，作天女扫花势，生乘隙托足一掷，女已跌百步外，伏地娇啼。翁媪齐出拍掌曰：“真我婿也。”即盛服诣生家，以意告晟。晟不许。翁曰：“前已预言。谁教文郎显手段，绝无怜香惜玉情耶？谷慧儿当场出丑，非市上实蔬果能任人颠簸者。”晟不应。姬曰：“若毁约不难，烦君家闺秀出，与吾家秃发童一掷便了。”晟怒叱之。翁即掌擘庭前大槐树，树断如刀切，曰：“儿女婚姻，三生注定；敢有再拘执者，有如此树！”晟始恐怖，村中父老艳其事，争赞其成。须臾，鼓乐雷动，彩舆到门，白足健儿十余人



轮运妆奁，极富。呼生出，与交拜成佳礼。堂上设华筵若宿构者，翁媪上坐，顾村人曰：“女貌虽陋，奁篋虽薄，尚不辱抹葭葶乎？”举杯略一呷，秃发童跪白曰：“两卫备矣。”翁媪即起辞，晟挽留不迭，问何之？曰：“愚夫妇大忙。其所以仆仆风尘，逢场作戏者，为小妮子择婿耳。顷付托有人，从此天涯海角无定止矣。”匆匆出门，各跨一骡，电掣风驰，踪迹颇杳。众骇诧不知其谁何？入视洞房，穷极壮丽，亦不知何猝办如是。生之小友闻得丽偶，争致酒为贺扬，俗谓之“送房”，其实恣饮嚼、供嘲谑陋习也。生为众劝饮，酩酊沉醉，比客散，已玉山颓。莲漏三催，生斜卧绣榻。女凝妆坐镜台侧，遣婢媪就寝。突见床顶有刀光一闪，女不语，支颐假寐伺之。盖梁上君子，瞰其奁富，乘闹新时掩入；意女勇亦从无新嫁娘能捉贼者，遽从床顶跃下，扛一巨篋，肩负出房。女从容抽刃出随。

贼跃登屋，屋尽登楼，楼尽登墙。女遽捉其领，若千钧压，贼舍篋哀释之。女曰：“狗奴若不留一切证，吾无以对吾夫，曷留下首领去！”贼哀之，涕欲死，女抽刃割其两耳下，始放之。

女携篋袖耳归，众犹酣寝，鸡犬不惊。掩户卸妆，移烛入帟，为生解衣，抱入香衾。生醒扞之，肌肤滑腻，香泽温柔，狎之犹处子也。清晨拜见姑娘，袖出两耳掷几上，血犹漉漉。惊询，详告之。问：“既真勇，何艺出怯书生下？”曰：“是不过攀龙附凤计耳。”问：“翁媪何人？”笑不答。伉俪甚笃，事翁姑至孝，尤善居积，自女归后，家暴富。晟清贫起家，吝于资，女则时以钱米周人急，艳名贤声，溢于桑梓。年来，贼由西道来。侦实，举村欲徙，女不可。村东固有刘厉王庙，早颓败，女命拆瓦甃累累置路侧，如寨布，如星罗。匿翁姑于曲室，嘱生领村人伏要隘，云：“见灯光即起大呼。”安置讫，贼大股至，蚁至蜂屯，疾如风雨。女华妆立村门，招之以手；贼奔入如千岩万壑，愈走愈迷。正谋返退，瓦甃忽飞起，碎贼首，黑风怒号，白昼若冥。贼见一女子提红纱灯引导曰：“吾观音案前龙女也，曷随行得生！”贼跪，口诵佛号，行十余步，见纱灯大亮，伏者尽起，引吭大呼，贼乱，自相践踏，堕大泽中。

风定，官兵来，咸就擒。内一贼无双耳，盖即前之扛篋者。女出奁中资五千金，重建厉王庙，勒碑纪事，云是捷赖神助，归功于神。又出二千金赈乡里，生略止之。女笑曰：“郎尚以武备为尽可恃也。”既而生及第，父母相继逝。生子一，名庄，秀蔼可人。急为聘名家女鹤官，以委家事。时村中有孀妇，生遗腹女而逝。女殓其母，而抚其女，名曰弃儿，瞩媳鹤官曰：“试乳哺之，长必有福。”年二十始与论婚。一日，与生更行装，随一婢一媪，遍辞戚属，云：“将往游太行。”村人争来送行，甚有牵衣泣下者。女曰：“善视吾儿

即报德，毋恋恋也。”

言已，抽剑划地曰：“以此为界。”视划迹如血，而车马已远矣，庄后获解官东浙，岁饥，擅发仓廩，触怒长官，奏劾之。

朝廷遣官来勘，庄伏谒甚恭，而官人殊傲慢；及详视履历，大惊，问父母姓氏，告之，忽伏拜曰：“是吾兄也。”自云大梁籍，父母居汴时所生，名严，亦少年科甲。每闻父母云：“有兄居扬。”不意晤于此。且云已遣人迎养矣。因出资代兄斡旋，得弃官无余罪。严亦新迁官即莅任。无何，使者回，仅携婢媪来，云太公太母晨起游太行，数月不返。闻之惊悼，遣人四访，无消息。庄即移家于汴同居。严新丧偶，即以弃儿妻之，甚相得。至今村人感其德，于厉王庙侧建祠肖像祀之，曰双仙庵。

陆氏女衢州人郑某，幼明旷能文。娶会稽陆氏女，亦姿媚明爽，伉俪绸缪。郑尝于枕席间曰：“吾二人相欢至矣，即我脱不幸，汝无复嫁，汝死，我亦如之。”对曰：“方期百年偕老，何不祥如是。”凡十年生二男，而郑生疾病，对父母复申前言，陆氏但俯首悲泣。郑竟死。未数月而媒妁来，陆氏相与周旋。舅姑责之，不听。才释服，尽移其资，适苏州曾工曹。成婚方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试他郡。行信宿，陆氏晚步厅前，有急足拜于厅前，称郑官人有书。陆取视，外题“示陆氏”三字，宛然前夫手迹也。急足忽不见。启缄读之，其辞云，“十年结发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连暮以同欢，资有金而共聚。忽大幻以长往，慕他人而轻许，遗弃我之田畴，移积蓄于别户。不恤我之二子，不念我之双亲，义不足以为人妇，慈不足以为人母。

吾已诉诸上苍，行理对于冥府。”陆氏叹恨不怿，三日而亡。

卷二柯寿菊柯寿菊，字丹萼，广陵乐工女生。其大母八十诞辰，梦女冠持赠丹菊一枝为寿，翌晨，女生，进以名之。髻髻失怙恃，叔无赖，鬻入勾栏中。六七岁，闻人诵诗，窃爱之；见文士即求指授，一听了了。十岁初度，口占一绝云：“戏控青鸾下碧空，十年尘梦堕西风；此生不作韩枢密，愿抱秋心老蕊宫。”

一时传诵，金谓是儿命薄心高，恐非佳兆。及长，美而侠；富儿大贾，争以缠头媚之，辄时分济寒。年二十，自以千金脱籍。私谓狎客某甲曰：“儿齿日渐增矣，浮沉风尘中，终无了局。频年积，不下十万金，颇可自给。愿乘色未衰，择一才貌俱优、可同白首者，托以终身。君阅人多矣，烦留心物色；倘当意，不吝谢也。”甲笑曰：“诺，容徐图之。”有山阴陶公子者，少年俊美，薄游广陵；艳女之名，兼利其资，赂甲求为说合。时女已独居谢客，甲特往述公子向慕意，并盛夸其门第才貌。女命导公子至，相而后可。既至，果一见目成，两心相许。公子言妻相祭频年，死在旦夕，虽暂居肆室，一俟中馈虚人

，即当正位。甲居中怂恿，女喜，遂定割臂之盟。定情后，两情缱绻，誓同生死。

居无何，公子告女曰：“将如京师，纳资求官。”问：“何官之求？”曰：“倅丞可耳。”问：“何不求守牧？”曰：“固所愿也，奈资不足何？”问：“所绌几何？”曰：“五千金足矣。”女笑曰：“此亦甚易办，妾当足成之。奈何甘就冷宦？”公子大悦。翌日，女为治任祖钱，出五千金付公子曰：“趣速经营，早去早归，免妾久盼。”公子唯唯，订期珍重而别。逾期公子不至。女问某甲，但饰语支吾；及坚诘不已，甲乃实告。公子固携归乡里，入京求官，皆属诳语，且其妻悍妒，亦不敢纳妾媵。女知为公子所赚，殊不恚愤，笑谓甲曰：“妾初见若言大气浮，固虑少年轻薄，不可终恃，今果然也。”因详问公子里居第宅，自买太平巨舫，携媵婢五六人，径如山阴，僦屋而居，与公子望衡对宇，戒众勿泄。睨公子母寿辰，贺客盈门，女华妆命輿往。公子方肃宾在堂，骤见女至，大惊失色。

众客不知谁何？睹女容光焕发，讶为天人，凛然不敢正视。女乃向众客敛衽致词曰：“妾广陵乐工女柯寿菊也。诸公非公子族党，亦必贵戚，妾有微忱，愿为诸公陈之，可乎？”金曰：“愿闻。”女遂备述公子赚已始末，已，乃指公子而数之曰：“妾始以若贵公子，必知自爱，故遽以终身相托，不虞轻薄儿居心齷齪。但涎妾卖笑金，巧设骗局，自以为得计，不知妾卖笑金固用之不竭，特笑若太器小，无福以消受之耳。”公子闻之，汗流满颐，惶愧俯首，默无一词。众客为之缓颊，并好言抚慰，愿其为调停，令公子谢过，仍践前盟。女谢曰：“诸公休矣，此等齷齪儿，妾誓不与相见。今所以不惮劳苦，千里而来者，诚以若今日可负妾，异日负君、负亲、负妻、负友亦何不可！故特将若人暴告诸公，俾各慎与交游，勿受其诈耳！”

众以女言爽诀，知不可挽，因谓公子所携归五千金，当如数返璧。女笑曰：“此尤细事。若重利轻义，妾则不然；今既为若所赚，直如当日缠头少博此戈戈耳。况妾平日赍济究困，浪掷何止倍蓰。若既爱之，亦第蹴尔与之，以大快其欲可也！妾去矣。”遂别众，从容上輿登舟而去。公子面如死灰。众相对叹息，但讪诮公子薄幸而已。女旋广陵，幡然变计，曰：“一误不可再误。今必得一中年名士之在官者而事之，且非续娶不可。”

会淮安府教授周广文五十丧偶，遣媒求为继室，女夙耳周固名士，欣然许之。嫁后，琴瑟甚敦。越岁，生一子，周益嬖之。

前室固有二子。尝与女言：“冷宦多子，虑垂老无以资俯育。”

女曰：“奈何？”周曰：“差老固善鸱夷术，向苦无资，闻卿多私蓄，若假我权子母，不患不得什佰息也。”女曰：“业夫妻矣，曷不早言，妾物即君



物，但挥霍耳。何假为？”遂倾箱罄出所蓄十万金付之。周得金，罢官业。不三年，得子金二十万。即罢所业。肆筵设席，延女上座，自捧卮以献曰：“赖卿母金得少弋获，子孙不忧冻馁，皆卿之赐！虽然卿出身平康，无不知者，仆纵疏狂，亦不合俨然聘为继配。即仆自愿之，其如天下后世口实何？”女曰：“妾从君生子，已扶床矣，何忽出此言？岂畴昔申旦之誓，非君意耶！”周曰：“良有之。向以闻卿所蓄甚富，姑妄言之；藉可运筹生色，一洗寒酸。今幸如愿，卿之母金当仍归赵，并酬以什一之息。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老夫髦矣，卿近中年，独居鰥处，两足存活。自今以往，永与卿决矣。”女曰：“决则决矣，妾所生雏，将焉置之？”

周曰：“卿如难割爱，将雏俱去可耳。”女曰：“诺。”即日携子挟金，仍旋广陵。以鸠工庀材，大治第宅；购良田沃产，择老成纪纲司之。每岁出纳，躬自会计，日益饶富，不惜厚俸延名师以课子。子十四岁，周歿。

女赍重贖，携子斩衰临吊，周之二子拒之，不许入口，恸哭而返。或谓女十岁时所为诗，终成讖语。所谓心高命薄者，非耶？自以郁郁不乐。四十岁后，改号瘦菊老人。然风骨珊珊，虽当中年，望之犹如二十许人。

彩凤新昌孙秀才，轶群清才，玉貌工琴，善吟咏，洒然裙屐少年也。家故乡居，偶入城访戚，归途遇雨，浑身沾湿。见道旁有草舍，扣门，一叟出应，延之草堂。燃火燎衣，留款酒馔，家无僮仆，仅一婢往来供给。翁亦蹠蹠其劳。孙不自安，乃起挽坐，叟言庸姓，中州人，流寓于此。年七十丧偶，止一女彩凤，年十六矣。言已，亦转叩孙，孙以实对。

叟曰：“观子仪表，必非久人下者；室女幸不陋劣，愿附为婚姻。”孙辞已聘，叟固言无妨，曰：“仆钟漏待尽，久欲弃家访道，徒以弱息累人，今得事君子，于愿已了。”孙曰：“感翁厚意，何敢固却？但家有慈母，尚容禀白。”叟曰：“此固应尔。”方展叙间，天已逼冥，叟留暂宿，导至草堂夹室，竹床髹几，位置楚楚；插架书卷极富，壁悬素琴一张。叟陪夕飧，茗饮剧谈，旋见小婢捧衾褥至，叟嘱安置，遂去。孙思订婚之言，辗转不寐。俄闻房后弹琴声，音调清越，忧思约指；细听，乃《关雎》之次章。孙触所好，披衣起，亦取壁上琴，鼓《凤求凰》之操，并占《菩萨蛮》一阕记之，词曰：“无端一阵廉纤雨，天公苦苦留人住，雨后月华生，幽人分外明，隔墙琴韵度，细把忧思诉。辗侧睡难安，知他玉指寒。”

天既明，叟出，作别。回家向母叙述其事。母虑物议，且恐失母之雏，未嫻闺训，不允，孙内恋女，外迫慈训；心违意迫，无计可施，久之遂玻初犹支离撑拄，月余，奄奄一息矣。孙固双桃，其从母见其瘠，询得其故。怗曰：“姆姆何守头巾戒？杀吾儿，我俩人他日将谁依乎？”遂浼其父赴唐翁媒定

涓吉，两娶焉，原聘杨，固大家女，亦娴翰墨。孙得温柔乡，有终焉之志。既而，母促孙入都赴试。彩曰：“途中恐有意外，我当偕行。”孙虑母不允，彩曰：“不必白母，我自有策。”

早旦朝母，请曰“郎入都，儿欲暂归，省视老父。”母允之。

彩嘱孙先行，逆旅相待，三更许果来。问：“深夜何能一人至此？”彩曰：“实告君，我狐仙也。因与子有夙缘，故相从。”

是昼则同车，夜则伺枕，惟孙见之，他人皆不见也。行至荏平，王伦变起，贼党欲屠城。孙张惶无措，彩摇手令无声；探怀出纸剪人马无算，大才盈指，向空撒去，旋见神兵鼓噪至。贼疑官军有备，乃骇窜去。孙得无恙。将抵京，辞孙先归，留之不可，出三艺一诗。令孙熟之。曰：“出闱即归，今科必捷。君命止孝廉，明岁亦不能入闱也。”是科果获隽。旋即奉嗣母讳，不及北上。彩后与杨各生一子。一日，彩归宁，以儿付杨曰：“托姊善视，饥时但饲以饭，切勿与乳也。”彩去，杨爱儿逾于己出，儿饮以乳哺之。彩归嗅儿，嗔曰：“与姊云何？今违我戒，子不育矣。”遂怫然去。未三日，儿果惊死。彩亦从此绝迹。

严武唐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使气任侠，尝于京师与军使邻居。

军使女美，窥见之，赂左右诱而窃之以逃。军使告官，且以上闻，诏遣万年县捕贼官乘递追逐。武舟自巩县闻，惧不免，饮女酒，解琵琶弦以缢之，沉于河。明日，诏使至，搜之不得。

此武少年时事也。及病甚，有道士从峨嵋山来谒。武素不信巫覡之类，门者拒之。道士曰：“吾望君府，鬼祟气横，所以远来。”门者纳之。未至阶，自为呵叱，论辩久之。谓武曰：“君有仇冤，君知之乎？”武曰：“无之。”道士曰：“阶前冤女，年十六七，颈系一弦者，谁乎？”武叩首曰：“有之，奈何？”道士曰：“彼云欲面，盍自求解。”乃洒扫堂中，令武斋戒正笏立槛内，一童独侍槛外。道士坐于堂外行法。另洒扫东阁，垂帘以俟女至。良久，阁中有声。道士曰：“娘子可出。”其女披发颈弦，褰帘而出。及堂门，约发拜武。武惊惭掩面。女曰：“妾虽失行，无负于公，公何太忍！纵欲逃罪，何必忍杀？含冤已久，诉帝得伸。”武悔谢求免，道士亦为之请。女曰：“事经上帝，已三十年矣；期在明晚，言无益也。”

遂转身还阁，未至帘而失其形矣。道士谢去。武乃处置家事，明晚遂卒。

宓珠莫公子熔生，西浙人；美丰姿，喜修饰，自诩为羊车中人。

失怙恃，幸依乃叔某太史公。年十七，因丁壬错连，尚未下玉镜台。太史官京师，公子家居，渐知盗仆妇，太史夫人不知也。

浙之大家，多佣贫家女司女红，荡妇恒与主人私。夫人素审西鄙顾某妇叶

氏贤，浼佃人郎当往募。妇来，则携一幼女名宓珠者，荆钗韦布，袅娜可人，年十五，即拈针襄母劳。公子募见女，即莹莹眼垂青，而女多避匿，不能与之语。叶氏偶小恙，公子为折券量药，极殷勤。小愈，使女出拜，挽以手，始得与女语。然欲挑之者屡矣，苦无隙。

一日，叶侍夫人看园中牡丹，公子袖荔枝翩然至，适女独处操刀尺，见而欲逸，为其所阻。问曰：“公子将何为？”公子面赤及心忐忑，不能吐一字，久始战兢以荔枝进。女坚却不顾。

公子情急，拚决裂曰：“小生为卿骨柴立，梦颠倒矣。”言次，欲揽其袖，女欲号，公子惧去，犹回顾曰：“忍哉卿也。”他日，又蹈隙往，仍如前状。女投剪而起曰：“妾虽贫，非歌《陌上桑》者，公子好自爱。”公子洒涕曰：“小生不敢望非礼，不过乞卿一言，订三生约耳。否则为卿死，恐不能视卿独生。”女思之良久，曰：“公子深情已篆心曲，但未审以妾为妇耶？为妾与婢耶？”曰：“妻也。若以卿为妾，不怕折寿算与？”女信之，曰：“鸡鹜得随凤凰，诚家长之所深愿，若媒妁佳，无不谐。”曰：“是非先与卿盟不可。”突夫人至，见女与公子语，以为两小无猜，不深疑。一夕，女坐空庭望月，公子瞰人静，胁入己室，相与拜双星，盟百年；然后扶之榻上坐，欲与乱。女娇嗔曰：“先污后嫁，他时花烛，郎能信其贞也？”公子敬爱，欲互赠佩玉。曰：“妾之一身，皆郎所有矣，何必重物。”旋见花枝弄影，疑惧遽去。叶事藏将告归，女更私嘱公子曰：“前夕之盟，可信否耶？”曰：“天日之誓，何能儿戏！”女流涕曰：“公子阔阔，恐非寒家所称，即不敢拗长上成敌体；然柳枝桃叶，亦妾所甘。倘负斯盟，妾有死耳。”

公子以巾代拭泪曰：“此固小生日夜所筹者，行当婉陈夫人玉成之。夫人慈，卿所知也，倘中变，小生亦死以报卿。”女欢喜，敛袖曰：“郎真有情人也。昔有盲者，推妾命云：”有夫人分。‘今果然耶！“再三叮嘱而别。而生终未敢以此意达夫人。时太守已外任成都太守，遣仆平接眷走巴蜀，公子与焉。太史见其玉立，颇不群，爱而抚摩曰：“阿侄好努力读经史，我已聘得吴侍御女名晨香为汝妇，渠家无白腹东床也。”公子佯拜谢，而心终恋宓珠，既而转念曰：“危矣哉，幸未污渠清白也。”一朝亲迎，视晨香美绝伦，且工吟咏，媵婢亦端丽，较宓珠且有上下床之别，私心自笑曰：“昔何饿眼，抑见之不广也。危矣哉，幸未以佩玉为质也。”时新佣刘姬，女红不亚叶氏，惟居恒白昼掩关眠，以为病，不之异。晨香命婢子小鸾师事。刘笑谓公子曰：“他日为郎作小星！”夫人亦笑曰：“此女颇肖顾女宓珠，特不如其慧耳。”时宓珠居乡里，年已及笄；夕卜灯花，晨占鹊语，而公子久无耗。

枕上泪痕满焉。其父顾某，将联婚于东村某大户；女窘急，私告于姨。姨



疑已破瓜，女泣白其无，探隐处仍处子。往询女母，茫然；转告顾某，大怒，仍执目前议。女泣曰：“莫公子誓言在耳，背之不祥；乞父往询渠，如无其事！儿甘心嫁田舍郎。”姨亦怂之曰：“事若真，岂不门楣光？适郎当将往蜀，即洩为传语。”郎至，见上下均称娘子美而贤，即错愕不敢启齿；归告所以。顾谓女曰：“若何？汝曷对镜自照，发蓬蓬尚欲嫁金龟婿耶！”女默然。东村某大户遂委禽，资颇丰。是夕，女犹与母絮絮语。明晨，寝门坚闭；闯之，则已梁上雉经矣，大户索聘资甚急，某益怒，骂妇曰：“不端妇，始生不肖女，行当斧钺加汝颈！”妇既痛且辱，哀哭至夜午，亦逡巡自挂东南枝。顾某欲兴讼，邻曰：“势既悬，又无凭，奈何？”乃草草薄殮母子，瘞北邙。迢迢数千里，公子诚不知也。一日，门中偶与小鸾嬉，刘姬目之笑，吃吃不休。公子曰：“婆子颠病作耶？”曰：“某非颠也，公子忍哉！”公子大诧，请问，乃屏而问故。曰：“公子曾戏一垂髻人否？”曰：“娘子天人，尚陇蜀那！”曰：“里居耳？”曰：“无。”曰：“顾宓珠，何人耶？”乃遑遽不知所云。曰：“冤孽哉！渠为公子背盟，母子毙命；讼诸阎摩，准其报冤索公子债。我此群勾魂使也。”

日昨群神准渐神札，知渠渡关津须时日，先与我勾魂票，即公子名，尚懵懵耶！素因夫人遇我厚，始泄，拚冥责。“公子长跪乞掇；且往告夫人，夫人亦哀。曰：”事只一线望，未审娘子允否？如书结发顾氏宓珠木主祀中堂。渠来，必凭人作鬼语，一家慰且怜，哀且敬，渠心软，或金铃系解，仍渠一人。“夫人婉商于晨香，晨香曰：”但能救夫，何惜让虚名。“太史急延僧，宣梵呗祝生天。正忏悔讽诵间，姬忽奔入曰：”来矣！“

小鸾突倒地，旋跃起拉公子袂，怒曰：“薄幸郎安乐耶！”晨香急抱婢大哭曰：“姊姊且须臾，是非姊姊木主供中堂耶？是非元配荆人姊姊名耶？堂上蘧翁称夫人者，非姊叔姑耶？此邦二千石称太尊者，非姊叔舅耶？姊自戕得耗后，一家为姊哭几昏，姊知其事耶？郎即不义，姊即不怜妹苦耶！妹已两月妊，他日即姊姊儿，不姊知耶？”且言且哭不辍婢瞠目视良久，曰：“咦，我竟不知妹子若是之可人。我今悔此一死，且悔孟浪告阎罗。”夫人亦对之哭曰：“儿死不识我耶？当日在我家喜啖荔枝，恒蓄以饲汝，忘却耶？汝爱绣牡丹枝，我教汝画巾，又忘却耶？前本我之昏瞽，非公子忍，不能恕耶？今佛迦拔汝，能消受耶？”婢亦哭曰：“儿何敢忘夫人德。”遂与旧相识者一一问讯，且历述自戕之苦。生前好负手支颐，仍一一如前态。

夜夕，晨香潜生他处，已与婢联榻眠，情话极友爱。围棋吟诗，与晨香角。夫人问：“儿不工此，何顷艺之增？”曰：“鬼灵于人也。”住三日，忽呼公子至，恸数其罪曰：“吾恕汝，还自去解讼狱，所以然者，看吴家妹子面情

耳，侥幸哉郎也，薄幸哉郎也！”又回看晨香曰：“我为妹子送一石麟来，兼以报夫人。”言已倒地，婢遽醒，昏昏如久病之乍瘳者。遽索刘姬，而姬已睡昏昏，至夕始苏，曰：“顷送宓娘登程，语刺刺不休，想一去不来矣。”公子闻之，深自庆幸。晨香婉期果生一子，极俊英。汤饼筵开，小鸾忽倒地作宓珠语曰：“妹子速为薄幸郎预后事，不可挽回矣。”问：“前已蒙姊恕，何又毁议？”

曰：“我已休矣。奈我母死太苦，讼不已；浙之神亦怒其儇薄，许对质地下。已置小房舍，狱具当断之成幽婚，亦无大苦也。”

婢子旋苏，而公子倒地毙矣。晨香守节教子。年二十八岁，忽微恙，夕起凝妆作诗一律，跌坐而逝。诗曰：“鸾孤影只剧堪哀，眉间双峰锁不开；原为藁砧甘罅室，依然冤狱赴泉台。九原早有司香伴，七字虚抛咏诗才；寄语人间裙屐辈，慎毋薄幸累金钗！”

翠筠陶竹香，苏人，入都应京兆试。道山左临清，日暮贪行，忘止宿处。二更许，入一村落，烟户甚盛；有旅店颇宽敞，遂解装焉。陶素耽音律，且喜冶游。闻间壁弦索声甚清越，呼主人问之，答曰：“此征歌选胜之区，佳丽云集，是不足听。有来凤儿者，色艺并佳，工昆山艳曲，愿闻之否？”陶喜，命唤至。须臾，一姬抱琵琶导，女郎蛮腰细黛，楚楚可怜。坐定命歌，哀感顽艳，令人泣下。歌毕，即之行酒。诘之，曰：“妾江南人，遭乱至此，流落平康；今幸遇君，愿垂拯救。”方共款语，一贵人戎服带剑，仆从纷纭，拥入东屋。女觉，愀然。

媪遽入曰：“将军唤汝，可速去！”女坚坐不动。俄一健仆凶凶入，直前揪之去。陶愤甚，未知将军为何许人，又护从多，不敢出声。仆密语曰：“适向后院喂马，见人首累累；此恐弗善地，亦速行。”陶曰：“清平世界，当此孔道，谁敢杀人？”

想汝眼花耳！“仆不敢言。陶心念丽人被夺，懊丧不能寐，悄向东屋穴窗窥之。见将军上坐，拥女膝上，笑问曰：”一吴下酸伧而犹恋恋。汝第好好伺应，明当携汝归营，免在此迎新送旧也。“女低首不言，而柔情脉脉，若有所思。将军连举巨觥；酒酣，忽取首下，置案上抑搔之，从容仍属之颈。翘一足，令凤拉置榻上，曰：”久不乘骑，髀肉复生。脱之颇轻快。“又饮数觞，搂凤共寝。凤以纤翘钩案，抵死力拒；将军拽之，划然中断，亦一两截人也。骂曰：”贱婢屡拒，明当碎割。“遂息灯寝。陶骇绝，不暇呼仆，觅骑即行。见道旁酒肆数十人轰饮，遂入少憩，告以所见。众笑曰：”此何足异。“遂各取首下。陶惊绝仆地。移时仆寻至，救之始苏。问仆何能来？仆曰：”方就寝，忽凤隔窗唤曰：“汝主人去矣，可急往觅；夜深径黑，恐有不测也。晤主人

时，嘱善保重。若晤虞山王子良，但云翠筠日望其来，迟则憔悴死矣。‘因入房觅主，主无踪迹，跟寻至此。’陶抵都，病月余。始能出门。偶饮天桥酒肆，访知虞山王子良，告以故。王因言：“筠，太仓名妓，与有啮臂盟。寻踪北上，至临清，遭王伦乱，死于兵。

常示梦嘱觅遗骸，至今未果。“言毕，大哭曰：”我负心，我负心！“盖王以屡困场屋，迁延十数年，不能践旧约。与受此苦也。

李老恒山李老，农家者流，有地数顷，称小康。中年生一子，名曰壹；稍长，附学读书，督课极严。壹时年十二，游戏误学，畏父训责，窃资逃去。李老夫妇情急，悬金以购，搜索无所不至，迄无影响。其母哀痛迫切，几至轻生。李老犹以“年齿正强，可望生育”慰之。然妇已思之成疾，屡劝置妾延嗣，李老不忍。光阴迅速，瞬逾十年，年将古稀，仍无所出。宗族之贫者，咸思争继，哓哓不休，益厌苦之。自度精力尚强、且值旱涝不匀之岁，闻韩、魏间售子女者，直甚廉，李老携百金往投人牙，以清钱五十贯择得端庄少女，大称心怀。女叩翁姓名、籍贯，实告之。讶曰：“妾与翁同姓、同乡，异哉！”老曰：“同姓或有之，乡则路隔五百里，难言同也。”女曰：“幼闻吾父言凿凿，云系姓李，名壹，恒出人。因逃学出家为人义子。

亲父母在乎否乎？念诵涕泣，妾与母时慰劝之。“李老亦讶曰：”据妆言，确是吾子矣，汝当为吾孙女。幸言之，早速赴尔家验之；虽相隔十余年，声音笑貌，应不改也。“遂偕女至村，呼其父出，果李老子也。哭述所由，云逃出后，惘惘南奔，资用告绝，乞食村中。有老父同姓，畜为义子，为我娶妻，连生四子二女。义父母相继歿，逢此俭岁，故卖女度日耳，李老大悦，命子货其家具，携其子孙男女八人归。其妻孤苦伶仃，抱病而闻夫归，忽然子孙满堂，不觉跃然而起。

铁簪子涡阳农家子郑鸿，妻官氏，年四十，孪生子，面貌举止丝毫无异，惟衣以青绿分伯仲。伯名，仲名。为颖州刑案吏，娶殷氏，婚匝月，即束装之颖。未婚在家，事定省，供樵汲，遂废呻毕；而态度雅洁，人皆目为文学士，忘其为农家流也。偶荷锄入山，于石隙拾得古铁簪，上有文曰：“莫子作铁簪，熔金精，涤邪秽，朝百灵，辟水火，御刀兵，绾我短发，光日星。”爱其洁朴，藏之于帙。归询村学究。曰：“此仙人莫月鼎之遗物也。”正玩弄，突接兄瑶家书云：“被仇案牵，控坐舞弊收狱；乞仲氏来急原难，死无憾。”大恸，婉告翁媪，售产措百金，徒步往。

至，则兄果困縲继，赂监者始入，抱持哭失声。出则佣于缙绅家，得值供囚饭，泣诉诸执事，讼终不能解。一日，携酒浆馈兄，瑶对之哽咽曰：“倚间望固足恸，新婚别亦难堪耳。”



思良久，慨然曰：“此谿量不至死，不过羈时日，幸兄弟面目同，愿代兄囚。”爰以半金啖狱卒，余付兄。乃释兄而系己，临别告兄曰：“归致老亲阿嫂珍重，毋以为念；倘瘐死，有梦寐好相见也。”瑶归，诡云故，已择地葬。一家闻之哭，邻里无老稚涕。瑶由是日拥艳妻，不再作刀笔吏。性最勤，监禁中，晨起必洒扫神堂无点尘。狱吏怜爱之，且微审其代兄囚，尤义之，脱银铛，补充头人，司击柝，始无大苦。而所司益勤，夜下铃环巡，高唱哀哀警众眠。一夕微倦，依壁稍合眸，心惊，斜视东壁槐树下，有毛物逡巡出，脱皮如蛻，化作白衫美女子，肌肤雪映，云鬓鸦垂，自卷其皮压石砌下。然后望月稽首拜，口吐玻璃丸五，仰首微嘘，丸上下续断，陆离闪烁，激月光成五色云。炊许，丸一一入咽，依旧衣皮入槐根下。

心审为狐，秘不告人。明夜月更朗，度必出，漏静伏瞰之。

少顷，果如前状，置皮安妥，微步下阶，戏如故。出攫皮坐身下，俟物戏正酣，抽柝徐击，声登登。女子大惊，急收丸，索衣不可得，向拜，不为动，愤怒欲用武。忽瞰头上铁簪有宝光如电，跪而哀之曰：“妾九尾狐也，大丹已成，飞升不远；惜鞞尚不能遽去，乞赐还，当如愿奉报。”曰：“吾闻尔辈得一丹，必蛊一少年死，有之乎？”曰：“诚有之。然妾幼遵《希夷五禽经》，不须惑人。凡惑人者，光冷淡如青磷；运气者，光灿烂如宝珠，是可辨耳。”曰：“汝但不惑人，仆亦不须此。”即掷皮与，女喜而再拜曰：“君仁人也，试问何所求。”曰：“仆亦无所求，但日困狂狷，如笼鸟井蛙；颇羨道侣，来去自由耳。”女闻之，即吐出一丸，授使吞服。

掬掌凝视，果赤如火球，一喘息，丸即飞入口，宛热汤浇胸鬲，奇暖莫名，欲揖而谢之，女已飘忽去。翌晨大病，皮缕缕欲裂，骨震震有声，吐泻，极颓惫。医官诊云：“疴剧，恐莫瘳。”狱吏言于大府，拔牢笼，更驿役，谕愈即差遣。困处驿馆中，展转土坐，一灯荧荧，忽女子悄然掩入，曰：“二郎惫耶？日昨所赠者百年物，星月之精也，世俗人服之，肢节寸寸换，慎勿误为玻”袖出一丹，小如豆，与之服，果顿清醒。遂伏枕拜女，询“何日可生还？”曰：“岂但生还，尚有意外喜。然妾尚奉求一物。”问：“何物？”曰：“时未至，不预告也。”问姓氏，曰：“有急难时，但呼花吉祥云娘子，妾即至矣。”言已趋出，病霍然。晨起，乌秣虽劳，较之囹圄犹逸也。且双瞳炯炯若曙星，凡书卷之未谋面者，一见了然。

偶侍太守游西湖，遇道士授以秘笈，朱文丹篆，皆风禽奇遁之学。问何名？曰：“归问云娘子自知。”月余，女偶至，以道士询。曰：“有缘哉。渠名古丈夫，不易以秘法示人。”明晨，郡署突遭回禄，妖鸟呼嘻咄，烈焰四围，太守仓卒奔出，仅以身免。官吏窘急，咸云印在内廨案上，灿灿者，是谁能

一攫出？

随众汲水，闻女在耳畔悄声曰：“二郎可先取印出，是一好机会。”曰：“火烈，奈何？”曰：“君髻上铁簪不畏火。”闻之，遂耸身飞入，焰果纷让，双手捧印出呈太守，千万人子不咋舌。太守悲曰：“印出矣。尚有娇女楼居晨妆，有能救出者，即以妻之，无食言！”曰：“诺。”再飞入，火已逼楼，见两红衣人夹女坐，出索将绾。入大叱，红衣人曰：“铁簪真人来救渠，姑舍去。”负女急奔出，回观妆楼已成煨烬。火熄，倦卧不能起。丙夜，女来贺曰：“公治出狱，又作新郎，何太喜耶？然太守焚署，终不了事。后圃英石作舞鹤者，下有窖藏可取出，助彼丈人峰。”漫应之。次日，太守集议赔补，颇以囊橐虑。入以女言告，试往掘，果盈坎皆黄白数千金。

不日兴工，署更鼎新焉。太守为释罪，置酒祖饯；然绝不言姻事，色忸怩而口啜嚅。微窥太守意，慨然曰：“某待罪得放归田里，与骨肉聚首，愿已足矣，敢望非分乎！”太守曰：“君子达人，不妨明告：弱息娇惰惯，恐不愿嫁田客郎，且幼已许字同里年家子。仓卒一言不足信，葭莩无已，愿奉千金为君家大人寿。”逊谢，力却不敢受。明即备车马送之归。下车入门，一家皆狂奔哗噪，惊以为鬼。婉陈所以，众始审之诬。入见二老均瞿铄。忽御人赍木匣于庭曰：“官府留赠汝。”

欲追诘之，而御已驰远。视封颈甚固，启之，皆金珠，数符千金。献翁媪，一室感喜。惟则愧而逃遁，杳无迹。翁媪悲曰：“汝生回，吾心慰；汝兄逃，吾心仍不能慰，奈何？”曰：“兄行行即归耳。”索水碗，抽铁簪画水，再四旋碗口，须臾，泼于庭，而兄果贸贸返。握手心酸，悲喜交集。盖兄逸去，方觅渡船至中流，忽回旋无定向，抵岸，过小桥，一童子导之行，曰：“夕阳堕矣，大郎俗觅宿，前有客馆甚清洁。”随之入门，宛然逆旅，再一凝神，则自家也。大骇，不敢言，然心益愧怍。

又见多金，思独鲸吞。置毒饼中，与食，旋腹暴痛，面青紫，口吁吁若牛喘，父母奔视，窘无计。募忆，大呼：“云娘子！”

女应声至，掀帘入，笑曰：“二郎病耶？急含铁簪于口，可愈。”

抽簪衔少时，女自后蓦击其背，大咳，哇出毒饼，犹突跃地上。女辞别，挽之。女笑曰：“二娘事亦大累人，蹇修不易为也。”趋出，顿杳。所谓二娘者，箠娘也；箠娘者，颖郡李太守女也。李太守，洛阳人，妻歿，遗二子一女。太守留二子于家，携妾与女之任。女见父背盟，且闻将订姓于大姓，愤往说父，曰：“儿闻为女子，事人以身；今身已负郑郎背，奈何又他适？且郑有德于吾家，背之恐不祥。请父怜女，仍践前日言。”太守怒曰：“渠农人，将随之馐耕田间耶！”曰：“父以农人为贱乎？郑郎即贫为丐儿，尚随之去，矧

饁耕尚有冀阙风。”太守终不听，女泣曰：“父读书成进士，即不知楚女季芊嫁钟建故事乎？”痛哭，愤不食。夜深，易男子装，携婢窃马窜郊野。忽一白衫女子，策黑卫前行，频回顾，问曰：“官人将何之？”曰：“涡水。”曰：“省识涡人郑二郎名者乎？”

曰：“仆正寻渠，文字交耳。”曰：“大佳，郑吾中表弟也。”

裙钗独行不便，乞官人挈带可乎？“曰：”善。“行四五日，径抵村门。白衫女子指曰：”此即二郎家。君先入，妾尚欲迂西邻姨母家。“箏娘下骑，婢扶之入，蓦与遇，惊询何处贵人下顾草野？泣曰：”妾颖太守女李箏娘也。“登堂缕述颠末，太息曰：”仆近已勘破泡幻，拟绝世缘；卿哪患无金龟婿，何事苦纠缠？“曰：”君自纠缠，奚怨妾也？凡为女子，皆当远丈夫。郎于烈焰中负妾出，是天欲杀之，而郎生之。既生而弃之，可谓之仁乎？妾义无他适，千辛万苦至此。若憎妾陋，宁甘妾媵，不愿更节操。“引之拜翁媪，见其艳丽，惊为天人。女伏叩曰：”贤郎曾负儿于背，乞舅姑怜鉴。“翁媪曰：”得儿为妇，向复何言？诚恐尊人侦至。

累及犬子。“曰：”南山之石可烂，北海之波可竭；头可断，此身不可转。刀锯鼎镬，儿自任之，无预贤郎事也。“翁命媪为改妆，夜随媪眠，自携同寝，云俟风声定，再择吉。

喜，策马往郡自首，将倾。其仇闻讼解，尚切齿，时欲得而甘心，突遇诸途，即嗾仆殴之，怒詈，挟归，扃土室，苦更胜于系牢狱。闻之，即仗剑往援，不可得，诉于太守。

太守正失女，寻无耗，闻言，疑已成嘉礼。无如何，遣兵役索出，交，曰：“小女已遣奉箕帚，令兄救出陷阱，君之德已酬矣！嗣后请勿往来。贻五马羞。”曰：“某呼吁于郡父母，非呼助于妻父母也！”愤携兄归，即日成花烛，拚与太守绝。箏娘事舅姑至孝，毫无贵介气，事嫂亦得体，日课婢仆耕织，井井皆有条。曰：“古有神仙眷，卿知之耶？稚川移居，蓝桥觅杵，伯阳拔宅，载在典册，不乏其人。未审卿意其仙眷那？俗偶耶？”曰：“妾闻谚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子倡而新妇随之。独活之草，不足扬新芬，同宫之茧，庶可成治理。郎既慕白云，妾亦非慕软红尘者。“曰：”善。“

即授以仙法。明为夫妇，而暗实道伴来。年余，生子女各一。

喜与箏娘曰：“吾无忧矣。”又年余，翁媪偕亡，哀毁尽礼。

窀穸始安，晓晓欲析居。曰：“二老尸骨未寒，即瓜分其产，可乎？”怒詈且撻，殷氏亦时于闺中驰恶声，均忍受。

箏娘曰：“妾与郎所以滞迹尘世者，为高堂耳。今已矣，复何恋？”曰：“诺。”晨起祭木主，辞别哥嫂，携一仆一婢，仅驾空车辚辚向西去。数年



后，李太守竟以墨败，籍没削职回乡里。时妾已歿，茕茕自怜。道出高山，遇响马贼剪径。正危急，见一古装羽士，仗剑自高峰绝顶飞下，贼咸彼靡逃逸，视羽士非他，郑也。殷殷拜车下，执半子礼甚恭，白云山居不远，坚乞过从。至岩壑奇特处，有极大阙阅，春深铜面，个个浮沓。门以内，画栋文疏，邃伟丽。

仆从如云，妾媵如花。登其堂则彝鼎图书、棋枰茗具咸备。

东壁设一大白玉盎，大如瓮，内浸赤玉莲花，绿玉莲叶，长七尺余；西壁设一水晶瓶，内插珊瑚树，长九尺余，衬一鸟尾，金翠灿烂，非凤非孔雀，不得主名，长七尺余，瓶更莹澈，内外可鉴。中设瑶琴，镌字曰“钧天清閤”。四壁绘六合内外七十二洞天福地图。与外舅寒暄未已，忽诸姬传报夫人出，环佩珊珊，霏裳月；视之，果箏娘也。女拜问起居，泣曰：“儿不孝，背父潜逃，今实无颜相见。”太守默默不能答，涔涔泪沾襟。霎时，灯烛辉映，举室通明。开筵劝餐，水陆杂治，内多奇品，鲜能知味。随来仆夫，亦有犒赏。痛饮极欢。旋有美婢入报花吉祥云娘子至，肃入一美人，夫妇让高坐。美人对太守略敛衽曰：“向在长者宇下，何图于此处覩面？”又顾箏娘曰：“妹子尚记并辔引导时乎？太翁来当兴师问罪！”箏娘曰：“姊姊厚德，愚夫妇刻不忘，何罪之可问也。”曰：“妹既不忘，乞假妹夫铁簪馆三四日，即返璧，可邀金允否？”问：“何用？”曰：“我辈功成，须得古圣神仙佛一遗物佩之，方可朝木公，谒金母。三入太行寻尧琴，两赴湘水觅舜鸟，四登会稽求禹剑，均为毒龙所守，不可得。无奈何，始来奉假耳。”

闻，即持赠曰：“请为琼报，无事珠还。”美人起拜谢，兴辞，冉冉至中庭，霹雳遽逝。客去，视太守已醉眠榻上；亦诣内，留箏娘坐候之。晨光透入，太守醒，箏娘已具盥栉进，告父曰：女聊斋志异。“阿媚尚醉眠，不及送翁行，遣儿候于此。奉丹药一丸、黄金百镒、古锦百端为寿。”太守恋恋，问箏娘：“何时得归宁？”

曰：“天涯海角如几席耳。萍迹无赁，不能预订。”问：“何嘱？”曰：“父归，脱宦情，了孽债；积盛德，光后贤。”御人催行，惘惘遽别。行四五里，登岭回眺，犹见箏娘痴立与诸婢指点状。又二年，太守长子贵，思妹甚殷，适奉旨祭嵩山，细搜涧谷，每遇樵竖行脚，辄以郑问，咸云不识。忽逢一道士，问如前，道士惊曰：“禁声。何遽唐突，妄呼郑真人讳？”

我辈仅敢呼铁簪子耳。箏夫人所善云娘子，朝天回，帝授昆仑第五耕福洞天都总管。不久，书来招，真人全家拔宅去，同往仙山。贵人向何处寻姻娅？“问道士名氏，曰：”仆，古丈夫也。“言迄不见。

鹿女泉佛经有鹿女，而江北古迹中亦有鹿女丹泉，尝访之，乃井也，在人

家院中，亦无碑志可考。偶晤甓湖钓叟，云：“五代时，此处为优钵罗庵。庵之僧名大楞，募化修饰，焚修其中，虽近市，而幽寂若深山，环植名花，搆以怪石，供禅悦。朝夕手汲井中泉，加灌溉，养盆鱼，哺笼鸟，已觉劳劳。一陕客更贻一白鹿，雌者，曰：”此物极驯，不忍戕之。乞和尚收录法座下，或被佛荫，卜长生也。‘僧亦受。其声呦呦，角鬣鬣，为松关点缀，善视之。旋一闽僧，名真悟，貌权奇，衣邈邈，飞锡五台回，挂褙于庵。与楞语内典，参箭锋，颇首肯，惟睹花草，动辄挥之以手曰：“速遣去。’楞曰：”如来虽说空寂，然亦不禁生机。不然，则狮象龙虎其赘疣耶！‘曰：“彼能空寂，则一切无碍。虽有狮象龙虎，如无狮象龙虎，始可有狮象龙虎。吾师道行浅薄，若径取生机，则为欲为爱，魔障恐些子尘化为无量苦也。’楞不语。明日，真掉臂去。久之，鹿更驯，衔落叶供爨，庭草代锄。僧出则候门，僧归则侍立。僧敬佛，则屈两足若跪拜，僧讽经，则翘双耳听且鸣。尤奇者，僧晨夕小溺处，有白石板，面微凹，鹿日以舌就溺迹舐之。僧心异，终爱其驯，不之怪。又二年，鹿忽皤腹，常懒眠，不似前番勤，久之，腹愈皤。僧恐其风露清冷，为洁耳室幽僻处，藉篙如裯，俾鹿寝，朝暮亲哺之。一日，打包往神居山，踽踽独行。途中心忆鹿腹皤似孕，然绝无雄偶，奚成？忧之。明夕即归，启扃，见彩云如缕，香风四流，自鹿室中出。篝火往覘视，鹿正娩雏，貌甚苦恼，不敢看，而意良不忍。亲为祷于佛，乞慈悲，代忏悔。少时，雏堕地，呱呱若婴儿声。再往覘视，果一好女子，白如瓠，眉目端丽妍秀，鹿方代砥秋身上血。僧大惊异，恐冻煞，急裂袈裟裹之，付鹿哺乳。向晨頔户，潜于质肆，购旧襦裯归，衣鹿女。恐外人见之，谄造黑白，堵室之门，不能通。凿一窦，通已榻后，亲为送饮食，扫不洁。年余，鹿女稍长大，从不啼哭，日依鹿母嬉。见僧呀呀如欲语，僧亦爱如掌珍。时以果饵与之食，更为制衣衫。凡鹿母鞠育所不到者，僧为之。一日，鹿母病，僧审视之，鹿崩角若叩首，并嗅女再四，又翘首视僧，若托孤状。僧解其意，颌其首，鹿瞑目遽毙。其女泪涔涔，亦不啼。僧即瘞鹿于室，讽经超荐焉。邻有询鹿者，云逸去已久。女由是依僧如父，日坐暗室，趺坐母瘞处，目若瞑。夜闭户，女出司洒扫。僧偶于灯下教之读，过目成诵，间亦参语录，解妙谛。僧偶纫破衲，女凝睇久之，即能工刺绣，常于灯下绣佛前幡，盖极工巧夺。夜来时，女已荏苒十三龄，未尝见一人，忽语僧曰：”儿非人间人，将腾霄上汉，为王母青鸟使，奈何日闭暗室如地狱？‘僧泫然曰：“儿鹿产也，出见人，恐贾老僧祸。近吾尤忧之甚，倘一朝无常至，尔将何依？’女曰：”不然，师遍集檀越比丘优婆夷等诣庵，为佛会，儿出见人，自有语。‘僧不许。又三年，女十六，貌更丽如天人。念四日，浴佛节，庵例于是日集大众讽经讖。邑之无赖声亦叉手立庭际，观坛常众方击磬宣祝，焚

香通城，梵呗声嘈嘈焉；女忽破关冉冉出，礼佛毕，与众和南。众愕眙无所措，无赖辈大哄曰：“咄，和尚房中藏娇娃，为散花人那？”

为摩登女那？幸神佛灵显，遣自败露。不然巫山袄庙火，毋延烧邻舍耶！‘僧闻之大窘，不能道一字。众方耳语，无赖辈遽挥老拳，击秃颅。僧哀呼曰：“儿，老僧为汝鸡肋断矣，曷救吾？”女闻之，除戟指曰：“止！”无赖辈即痴立如泥塑，如木偶。

又戟指乱摇曰：“颠！‘无赖子即滚地如怒狮，曲踊如跳神。又戟指乱画曰：“打！”无赖辈即自批颊，自揪发，复互詈互搯，自践踏。众憚而哀之，女微笑曰：“姑看众菩萨分中，恕汝曹。‘无赖子即豁然醒。女亭亭升毗庐跌坐，说鹿母受生，蒙师豢养种种原因。毕，即说偈曰：“众香国里来，众回国里去，但是有因缘，誓不随鬼趣。井中一翁水，清澈碧玻璃，中有众香国，误者成泥犁。咦，晓晓作么生，一梦此时醒。南无西方游戏宝胜佛菩萨！”’诵声未已，遽踊身投井中，骨冬有声，泉激溅如碎珠。众大声呼救，欲捞之，已无及矣。墙外邻人家亦有一井，地脉素通。女从此井投，忽从彼井起，彩衣立云中下顾，致声珍重，飞入重霄，其影顿校众罗拜呼仙人，欢喜赞叹去。僧由是毁女所居室，露鹿墓，护以竹栏，植以兰桂。

忽于墓上产紫色灵芝一株，僧服已，体顿轻，心愈朗，功愈进。

倏又十余载，庵中香火鼎盛，缙流云集，服井水无不生勇猛心。

僧偶于庭中赏花，睇井照自家影，忽笑曰：“咦，如是那！‘入室更衣，沐浴礼佛毕，跌坐禅床，不言不笑，问之亦不答。

明日，房闩未启，呼之不应，听之阒如。众破关入覘之，园寂矣。年余，客有游太行山，见此僧骑白鹿，手捧经卷，后随髻女，托钵负禅杖，其行如飞。“

穀於菟明季，青鲁山中，尝有虎患。有山家小女子，年十二，携山斧入山樵采，以助炊。偶失足，堕山谷中，皆落叶，得不死。

然上视壁立百余仞，无阶梯。高声呼救，继以哀泣，终无应者。

女视东壁有洞，内空阔若夏屋，伏两乳虎，驯若猫。女犬至虎穴，愈怖，知必死，乐与乳虎嬉。夕照坠崦嵫，腥风突起，虎母归。见女，始大惊，继见女抱乳虎于怀嬉戏，了无怖；又瞠目良久，即坐饮乳虎哺。哺已，将眠，女叩首曰：“儿蒙大王怜我，不杀我，尚能分乳救我饥乎？”虎凝思又良久，颌首若肯。女即逡巡就虎食，倦即眠虎颌下。向晨，虎母舐乳虎，兼以舌轻舐女面，然后跃出。晚归，衔果饵置女侧，女笑舞，虎母意亦乐。月余，乳虎渐长成，虎母遽负之出洞。女大号，虎俯瞰又良久，重复跃下，负女于背，一跃而升高处。女于斯时，庆再生也。虎引女至通衢，女拜辞，虎犹回顾频频而后去



。女抵家，见翁媪，方手之舞之，足之踏之，历历述遇虎得生状。

翁媪曰：“嘻，安有遇虎反生者？是必为虎食，死为伧，归惑人，将引全家葬虎腹。此伧为厉也，岂得为吾女！”女号哭再三，辩莫能白。因闭之室，不与以餐，女转饿将毙，号救亦无一应者，力竭声嘶，待毙而已。翁媪夜同梦一黄衣婆子来，怒目视曰：“汝女即吾女矣，若饿毙，当杀汝一家。”惊醒，觉吼声犹震林木间也。至是始释女囚。女自服虎乳，长而貌益艳，有勇力。少年将军某，闻而聘之，屡屡助战，功封夫人。

秦良玉女帅秦良玉，石柱土司所属人也。生而警敏多智，父母皆爱怜之。有兄，莽夫也。良玉五六岁时，邻人彼窃，多方构之不得，与其父咨嗟叹惜。良玉曰：“无事多求，此必米具所为也。”曰：“何以知之？”玉曰：“我本不识具，日者潜窥汝室，彼以我幼不之避。倏又一人来，呼曰：”米具，汝何为耶？‘具即与耳语而去。是夜被偷，非具而何？“缉之果得。及笄时，土俗皆自择夫，春秋之际，纵少男女于山野唱歌求配。

有马生者，土司宗族也，年及冠，无父母昆季，贫而好学，美秀而文。玉一见，即携手同归，父母及兄皆贫之。玉曰：“事在人为，我只得同心者耳，贫不足道也。”谓生日：“君得我，不忧不富贵，我得君，不忧不多闻。君所憾者家贫，我所憾者腹贫。家贫易为力，我请任之；腹贫须好学，君其为我助之！”

生曰：“诺。”相得甚欢。良玉恒执女红伴读，辄有所悟。忽谓生日：“君所读之书，以治身心则有余，非我辈救时之策也。

曷求富强之学，以成我愿。“生乃购借韬铃武备及三农致富等书数十种，闭户讲论年余。玉曰：”得之矣。“及出门，遍历荒山，得无主之地数十顷。归而尽其所有，皆易钱，不足，乞贷父兄亲族以益之，使生置芋粟，一名包谷，此贱而易成之物，遍撒山地。玉乃日游里间，结好众瑶妇，得其爱戴心，谓之曰：”本年当大旱，救荒之计，我已密布山间；将来成熟时，可以周济汝等，但须为我照料耳。“众妇皆悦，为之挟刃巡逻；秀实时，争为收割，不失一茎，时果夏秋无雨，禾苗枯槁，惟此独茂。玉乃计口授瑶妇粟，欢呼拜谢而去。尚余千钟，糴之，得千余金，偿债之外，犹称小康。次年，瑶妇皆来请种，愿为耕耘。玉曰：”今年应涝，惟稷独成。“购种遍播之。夏秋果大雨，诸谷皆淹没，稷高丈余，不畏水，又获丰收。仍分给酬劳外，剩数千钟，糴之，大富，起厦居之。他寨官民皆乏食，流为盗贼，而石柱赖以无恙。男女咸敬佩良玉如神明，愿为服役者甚众，玉择其勤能者留之。生亦喜曰：”卿何以知天文，测之皆验？“玉笑曰：”《前汉书》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

‘我师蚁也。凡旱年，其穴必深，涝年必迁高处。以是卜之，百不失一。何须

高谈天文，炫其惊异哉！”一生乃服其读书之得间也。曰：“卿言富则果富矣，贵乌在？”良玉曰：“勿急，我后必移封君，为天下妇人出气！但目下大忧将至，奈何？”生曰：“方安居乐业，何出此言？”玉曰：“富者盗之饵，且邻寨饥荒，有不覬觐我哉？我司官素懦弱，又不知训练，猝遇强暴，鲜不倾覆，是则可忧也！君速购铜铁木石，觅巧匠，我将仿诸葛法，制连弩，敷以见血封喉之药，作救急计。”

于是作劲弩千张，伏垣外，夜则埋机当路。凡藏粟帛之处，半穴其地作窖，中布铁蒺藜，亦敷毒药，上以板覆之。内室财帛皆露板，皆作机，自行无碍，人踏之，触机翻转颠入窖，着蒺藜立死。布置方罢，而邻寨果生心矣。

使数十人行窃，知生家富，先攻其室，为连弩射死者半，破宅门入，皆奔仓库，颠入窖死者，又十之六七，仅剩十数贼。

邻人救至，咸缚之送司。于是邻寨藉以为词，遍邀各寨，群起而攻之。土司驱市人而战，大败。遂杀土司。寨民大恐，公议良玉之夫系土司宗族，应袭职。众曰：“不如其妻。”群入生家，坚请良玉掌土司印，以御完。玉曰：“御侮之道，须众齐心，如臂指之相使，乃克有功；若人各一心，前车可鉴，是死我矣。君辈能听我号令否？”众皆曰：“凡我寨民所以得温饱者，皆出夫人之赐，谁不愿为效命。如有异志，众共戮之！”

良玉察其情切，乃出视事。先点千人，各予连弩一张，命其兄统领射，退乌合之众。于是略其地方三百余里，料其民得十万余众。立为大寨居中，以亲信者同祝环作小寨，居其民，择其强壮者，训以兵法，坐以进退，井井有条。寨外掘长壕周匝，壕中皆置毒蒺藜，上覆机板，并如居室法，外伏毒弩。寨之四隅树长木，木颠以辘轳之竹屋。穴孔向外，以老花近视二镜，叠作脯，安孔中，即千里镜也，能睹百里外人马，使能书者居其上，以长绳悬铃达内营，名曰天观，一有所见，即书条，摇铃索报信。又掘地三四丈，埋瓮，使耳聪者卧其上，能闻百十里人言马嘶，亦出铃索达内营，名曰地听；一有所闻，亦如前录报。再远，则广布细作。故远近巨细，无所不知。又作连翔阵，人各执喷筒，以毒药煮细沙，晾透纳筒中，每伍间弩手一排护之。战必抢上风，顺风扬沙入人目，即迷疼不可开，弩手枪手继之，是杀瞽目也，故易胜。时败去之贼，复邀洞獠，大举而来。先驱牛马驼羊在前，土车随之。至寨前，触弩机中箭者畜牲耳，箭尽，即以死畜并土车填壕，一拥而入，则良玉已遁。遗有粮食甚广，众皆以为得计，居之不疑。未几，寨中地震，火炮直冲，顷刻寨地皆陷。粮食中火箭火球竞发，烟焰迷空，死者数千人。余贼争奔出寨，则围兵四合，众皆请降。良玉审其为恶者诛之，胁从者释缚，赏以口粮，曰：“去留任汝。”

金感德畏威，皆曰：“愿从夫人，虽死不去。”又益数千人，旁寨咸服，乃教以屯田富强之法，遂雄居一方。生大悦，曰：“方贼之劫寨，卿何预知之？”曰：“得天观地听力也。贼来时，牲畜在前，土车随后，早已见闻得报。我知此法，前寨必破，故退伏在外，而以地雷火炮伏寨中。彼见寨多粮食，谅必停留，不知中藏火箭火球等物也。彼方住歇，我使人由地道燃火线袭击，贼已裂胆，外又促之，进退不得，有不降哉？今以降人居外屯田，有益无损，是以日见富强。”生曰：“今富贵全矣，卿诚天人也。”良玉曰：“富不过百万，贵不过土司，卑卑者，何足道哉！行将建大功于国家，膺天朝之高爵厚禄，方吐英雄之气耳！君姑待之。”此前明崇祯间事也。时寇围京师甚急，檄四方勤王师。良玉偕其夫拔寨俱起，使其兄前驱，顺风扬沙，转战皆捷，京师解围。帝大悦，召良玉入觐，拟侯之。玉辞曰：“侯及夫人，古虽有之，然非天朝体制。无已，请移封夫主。”乃召马生，以为靖北侯，赐予无算。以良玉为勇烈夫人、石柱大元帅。谢恩出，阁部索贿。

玉谓其夫曰：“朝纲紊矣！帝之左右，皆谄媚贪逸之辈，势必不久，勿预其祸。”遂托故告退，振旅而归。秦良玉之子孙，至今世袭土司勿替。

荆茅楚诸生荆茅，字贡苞，训蒙为业。在前明嘉靖间，是邑大旱，赤地数百里，人心惶惶。有司靖尽求雨之法，不得；乃示召能致甘霖者，酬百金。向无此例，所以市里喧传。荆知之，与其妻戏述。云：“惜无此法，以致此金，亦名利两全之事也。”

其妻曰：“是亦何难？子速为有司言，能三日致雨。使之洁坛坵。子衣冠坐，诵圣经，宜必得之。”荆曰：“天道难知，岂可戏有司取咎耶！”妻曰：“子试为之，得雨则受酬；不得雨不过讪笑，何罪之有？”荆从其言，昧昧晋谒有司。如其法，使祷。未及三日，大雨滂沱，通邑沾足，上下欢腾。有司钦佩，于酬仪外加以币帛，鼓吹送之。

未几，省垣需雨，孔急，有司以荆生致雨事上达大府，檄召。荆恐，恚其妻曰：“我本无能，汝促我为戏，竟为宪召，何术以应。昔也德汝，今则怨汝矣。”妻曰：“子自无能，怨妾何为？妾之所知，非有异术。因厨悬咸鱼，于今三载，凡二三日雨至，先必落水，验之屡矣。子述告之日，适咸鱼落水之时，故信之确。今亦不难。子持此鱼至省，悬于卧内。见大府时，以先贤董仲舒五龙祈雨之法，铺张陈设。

若鱼干无水，总以坛不如式，器用不全，频使改作，以延时日。若一得鱼水，即登坛诵经，未有不获者。何怨之有！”

荆别无法，不能不用妇言。及赴省会，则鱼已汗淋。急谒大府，登坛，而夕如注矣。得重酬回，喜出望外。此大府乃严相分宜门下者，知嘉靖帝好道



，密告分宜，以荆生进。特旨召见，荆乃携妻入都。帝问道原，荆进诚意正心之说，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识者明之根本也。修齐治平，不外乎此。”帝曰：“粹然儒者之言，宜与方士辈异。”命为金马待诏。嗣亦因求雨验，迁钦天监卿，日近御前。于是都下趋之者众，渐致富矣。

忽大内九玺失其一，追求甚急，拟召荆推问内监之盗用者。盗者惶惧，夤夜赍金帛叩门哀之。荆乃命以玺藏尚宝处壁间，以尘土掩之，我自有说。帝果召问，荆曰：“玺非人盗。乃某月日用时，为小竖误遗于尘土之中，班在本处东壁下。”帝使人求之，果获。赏赐无算。

遂有荆仙之名。奉之者益狂。为御史海忠介劾，奏略曰：“荆茅者本无学术，肆其狂妄，妖言惑众，罪不容宥”帝曰：“方士中惟此人近儒道，专以诚明立说。卿非读书人耶？何不容儒士！”御史曰：“其诚明之说，正借以行其诈也。乞皇上藏物于匣，当臣面召问之。果能指明确，方敢以至诚许之。否则，请置奸邪于法，毋任蛊惑圣聪。”帝如言，召荆于便殿，案陈宝椟，使推测之。荆惶悚伏地，叹曰：“荆茅今日死矣。”

御座远，帝闻未亲切，曰：“是何言也？”适盗玺之监在侧，跑奏曰：“据所言，椟中似是金猫。”帝笑谓御史曰：“卿意其神明为诈，今竟何如？”开椟示之，果一金铸卧猫镇纸。御史无词可执，顿首谢罪而退。荆归，其妻曰：“子以一寒士，位四品，而富巨万。异数可屡邀耶。若不知足，祸必不远。”

荆大悟，引疾致仕而去。

玉桂兰陵屠氏家，巨第緡豁，连闳十数亩。有甥高平人，姓弓名联，芳年十三，堂萱失荫，寄依屠氏宅。宅后有园闲放，不甚修葺。园之东壁，有庐五楹。幽院蒙密，掩蔽花丛。弓偶游戏探园，至其处，见朱阑绕庑，有垂髻女立檐下，调鹦鹉为戏。

度年齿与己不相上下。弓持两小无猜，冒昧逼其前，问曰：“鸟已能言乎？”女敛唇笑，尚未即答，有媪出见，呼弓曰：“联哥来，胡不入？甥在外家尚客套耶！”媪携弓入，女亦随其后。有四十许丽人，开帘纳弓曰：“我亦汝妗氏，何来许久不入视我？岂以贫富故，亲疏有别耶？”问弓年几何？答以十三。丽人顾女曰：“桂儿年十五，身材纤弱，较联哥尚不及。”

媪曰：“不矮于联哥，鲁卫兄弟耳。”又顾谓婢曰：“客至不烹茶，痴痴呆立胡为者？”婢憨笑以去。少顷茶至，列数盘，设果饼，手掇置弓前，堆垛成塔，且嘱弓曰：“汝大妗与我常不睦，所由各立门户，庆吊不相通。汝回前舍时，毋言至此也。”

有暇即自来，勿预他人知，恐见忌者多口也。“玉桂性憨，初覩面，依恋

甚有深情。携戏移时，丽人谓弓：“白日西飞，渐已届晚，汝来许久，前舍不无追索。今且去，嗣是好姊妹，欢聚正多也。”弓回前舍，果秘其事。大妗固善痴，不遑窥察。

弓诳同室者，蹈隙辄一至。天方苦寒，弓与桂多以两袖笼接，彼此通握，互暖怀中。弓得佳味，必携以饱桂，桂亦时留旨蓄待弓。或晨至，桂犹未起，桂母但颐指授意，弓自诣复室，探桂帐中。桂醒，即代揽衣使著，或向枕边为觅簪珥；或调护熏笼，为炙弓鞋、锦裆。殷勤服役，事事较婢媪为精细。婢戏之曰：“公子夺人生路，将使我等无啖饭处矣。”两人戏褻之私，桂母并不深察。或弓至，桂不在室，桂母必告以所往，俾自向柳阴花下寻觅。虽年俱妙龄，情不至乱，而骨肉之亲，即婢媪前亦无嫌碍眼。屠宅闳敞，东问则言在西，西问则言在东。迁延半载，两人踪迹，前舍略无识者。一日，弓以父病召归，私蕴结，梦寐不忘玉桂。乃父病只偶然感冒，不弥月已平复如恒。方托冰人为之谋聘。

弓隐以情告媒妁，使通款为玉桂委禽。父思外家并无是女，疑为近族，往访于屠氏，并无识其人者。因还叩弓。弓不得已，实以所遇于后园者告。屠闻大骇，以为后园庐舍，久乏居人，被狐怪凭为窟宅。知弓所遇不祥，皆谓福泽自厚耳，不然必败。

父闻甚惧，遂禁弓不得更诣外家，急择佳丽，以安其念。逾岁，弓年十有六，即为毕姻。虽新好甚敦，而寸心，终觉旧情难舍也。时有院试期，弓应期赴郡，住童民壮家。闻对巷住有美人，询诸童。童言系青楼女，曾自济南来，有南人毗陵妇为同侣，寄栖库吏家，月前徙此，声价高，未易见也。弓曰：“试为我先容，不谐，亦无害也。”童曰：“诺。”日既昏，童执灯为前导。款关入，过数院落，至一舍。厅烧巨烛如儿臂，陈设炫耀，使弓暂就厅事坐。有媪出，童与耳语久之。媪入，即有数婢来，引灯导弓进层层，越复室。最后一房，暖香四溢，兰麝喷人。美人见弓，迎立微笑；而两目凝注，似曾相识。弓曰：“卿其桂姐乎？”桂曰：“然。联哥，尔许时尚忆有妾耶？”弓曰：“仆谓此生此世，将不覆睹卿矣。”相对俱泣下。

桂曰：“君方以妾为妖物，所由见弃之深；然不怨君，此关妾命，君自不负妾也。人以妾为狐，此语非尽无因。妾实人也，为狐所养耳。妾父本县尹，私一近婢，生妾。因干嫡母怒，弃诸隘巷，为狐母所得，乃赁民家屋雇乳媪哺之。三年而得屠氏园，鸠寄十余年，而后遇君。君别后，不为屠氏所容，徙还石室。其岁冬，积雪盈地数尺，穷山远市，事事不甚便适，乃携妾置一破庙中。母出营干，遇猎户，毙之。妾既失恃，为强徒掠去，鬻于青楼中。所以甘心含垢者，惟狐母豢养恩及君情好，寸刻未能忘怀。尝冀得君一诀，以了心愿

，不谓果有今日。幸无良家拘束，且可图一夕之欢。”遂留弓荐枕席焉。殢雨尤云，绸缪臻至。弓自是流连桂院，偎红倚翠，日以为常。桂总以身堕烟花，火坑难出，话言所及，不无泪眼盈盈。百计千方，谋欲脱离孽海。是岁，弓获泮捷。

桂甚欣跃。因告弓曰：“以妾零落如此。君本未能袖手。

然尊君峻执。难进一言；幸值文章吐气之秋，必获垂慈格外。

妾之待拯，急于救焚，机会不可失也。“弓曰：”未识鸩母何如耳？“遂以问鸩母。鸩母谓桂曰：”汝之归我，其费百余金，而数年来，所获缠头以巨万计，尚忍取汝聘金耶？虽然得汝才三年，已三兴雀角，屡振而屡颠之，岂惟儿有厌心，即余亦岂乐此不疲者？惟目前偿馀债券，尚不下千金，累儿更耐岁余辛苦，冀有弋获。既完夙券，不可不稍有赢余。弓家郎诚憨直，然家有结发人，后变难测。此儿终身事，不可无日久计。

只可使人仰我眉睫，不可使我落人肘后。必得橐中物，进退方为有据。脱有不虞，须敷子母终老。今且与弓郎订约，待诸事摒挡略尽，亦无费弓郎百珠，但得名花有主，余亦得所休暇足矣。不然，不惟儿无退步，即残朽骨。亦恐葬身无地也。”

弓与桂，俱以所言当意，于是桂解金凤钗，弓解鸳鸯玉佩，鸩母主婚，以曹媪执柯，各质信物，为啮臂盟，相与要期而别。

自是两地鸿鱼。往来不绝，虽睽违经岁，犹得时慰离。及将赴秋闱，接到邮筒，知桂近况颇适，旧欠偿清外，公私储蓄，尚可数千金。

弓意甚愜，惟期指日佳音，以完鸾凤。由是加功训练，早赶闱场，文思敏捷，注意高魁。既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嗒焉沮丧，垂首来归。不谓人事无常，彩云易散。正当燥伤怀之际，忽接郡中讣音，则桂已埋香半月矣。时苦闺人掣肘，不获凭棺一恸，深所疚心，惟日向暗隙中垂涕而已。明年，引以岁试至郡，其鸩母已另买雏姬，重新丝竹。寻吊芳魂，而黄土一抔，鞠为茂草矣。

查女万历间，倭寇之乱，缘日本国王正妃卒，王思中华女子艳丽，遣将入寇，沿海掳掠。至盐官州，猝不及备，官吏弃城逃窜。有查氏女者，年已及笄，慧中秀外，久失恃。闻寇至，请父兄同众奔避，曰：“女儿足弱，不能追随，途中虑有牵顾，俱罹于祸。莫若女自为计，决不貽羞，恐亦不至遽死也。”寇急，父兄迫之，坚持不行，父兄泣舍而去。女平日阅《本草》，见有药名闹扬花者，服之即死，周时可醒，预已市得。遂密缝上下衣，研药为末，以俟。闻寇入城，遽吞之毙。倭入室，见女颜色如生，抚之温软，冀可救活，且容貌倾城，不忍舍去，负之入舟。逾时而苏，见身卧海舶。

诸女环泣，细询之，知同被难者。女慰之曰：“毋徒恐怖，能从我谋，似



可脱难。”诸女密商之，女授以计。缘倭将为王觅妃，故无敢犯诸女。及舟抵日本，倭将见美女无恙，欢欣鼓舞，以献国王。王见查氏女，遂其所欲，命通事告以正妃之意。

女曰：“我中华人，愿与中华女子为伍。王若能尽出本国宫女，而以同来诸女为宫人，则惟所命。”王以其娇弱女子，何能为，喜允之。命扶入宫，开合欢宴。女同诸女酌酒劝王，密以前药入酒。王遽吞之，不觉眩晕，意谓醉矣，拥女入大内，欲褫其衣。正枚梧间，王瞠目流涎而倒，不知人事。女搜得兵符，唤诸女同山外廷，传通事，谕倭将曰：“王闻悉我家有经寸珠，能定飓风，命我去取作镇国之宝。尔诸将速备巨舟偕往！”倭将验兵符，信之，遣一旅，同诸女扬帆西归。次日王不视朝，王弟潜入大内探之，见王僵卧于寝，弑之，自立。世子怒，各兴其党，互相攻击。其国大乱，故无追者。女至盐官城下，已有警备，命通事唤城上长官，女告以故。官狐疑未决，女请唤其父来，认之确，继入城。告长官大备酒肉，纳以前药，遣使谕倭众曰：“王妃取宝即回，先以酒肉犒尔等，其各饱餐以待。”

众皆乐，醉饱而倒，使者骈戮之。以诸女归。官不废一矢，而得倭首级，遂报大捷。旌查女之门，而各官晋秩有差。

陈恭人继室陈氏，金陵儒家女也。同治戊辰，普润勦寿州戎幕，闻其贤，聘为侧室。其明年，淮上军告遣，乃携还颍州。诸娣姒见其亲操井臼，善事正嫡，交口称之。是年，普润以积劳保知县，将入都，而虑刘恭人病日深，陈氏妊将弥月也，计弗果。

陈氏毅然以家事自任，敦促就道，无戚容。

比返，而呱呱者已三月矣，视之女也，左腕有青晕，讶之。

既久，诸娣姒乃言，未产前数日，陈氏代刘恭人栲，值癩作，掷锡盃中腹。胎逆上，屡晕绝，急治得无恙。而陈氏始终无愠色，嘱家人勿以告。其善待刘恭人多类此。普润既引比见，以知县待补河南。既赴开封，刘恭人钦其贤，悉以家事畀之，事无不理。普润谪局十年，得以尽心研鞫者，良由于此。光绪戊寅、己卯间，河南饥，饷殍不给。陈氏每脱簪易米，供普润暨刘恭人饌，己则率家人食糠粃，不以为苦。

及普润勦赈事，得薪资，陈氏辄留其半助灾需。嗣随任商水唐县，岁以所蓄奩资，施衣药，济穷民无告者。其敬事好善也如此。辛巳冬，刘恭人病笃。歿之前夕，忽清豁异常度，命陈氏代栲沐，执其手告普润曰：“姬人无失德，请以为继，愿君勿复娶也。”陈氏闻其语，涕泣不自安。越日，刘恭人卒，陈氏视棺衾维谨。自陈氏来侍十数年，生七女，存其三。壬午夏，乃举一男，家庆幸。弥月后，诸从子亟请正嫡位，陈氏以刘恭人服未阕，持不可。其自

处卑抑也又如此。甲申春，普润患肝疾危甚，陈氏侍汤药，备极忧劳。告天乞身代，潜割左臂肉，和药进，病乃痊。秋所生子，殁于唐署。陈氏当形神俱瘁之余，复增恻悼，而病机已伏于此矣。乙酉冬，普润以病假回剩次年夏四月，长女将遣嫁，族尚戚集，请践刘恭人遗言；乃告庙成礼，以普润官封恭人如例。恭人既正位时，以宗祧为忧，复劝纳鲍氏姬为侧室；而恭人痛子情深，居恒郁郁。丁亥春回唐，履旧地，疾时作。庚寅莅温县，增剧。壬辰春旋省，嫁仲女。适鲍氏姬于六月举一男，恭人喜不自胜，而厥疾仍弗瘳。秋改官江苏，偕之行，舟抵苏州，而恭人病竟不起矣。伤哉！阜阳李普润再识于苏州胥门官舍。

郭元振代国公郭元振，开元中不第，自晋之汾。夜行阴晦失道，久而绝远，有灯火之光，以为人居宅。径往寻之，八、九里，有宅门院宇甚峻。入门，廊下及堂上，灯烛荧煌，牢饌罗列，若嫁女之家，而悄无人。公系马西廊前，历阶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处也。俄闻堂上东阁，有女子哭声，呜咽不已。公问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陈设如此，无人而独泣？”

曰：“妾此乡之祠，有乌将军者，能祸福人。”

每岁求偶于乡人，必择处女之美者而嫁焉。妾虽陋拙，父利乡人之五百缗，潜以应眩今夕乡人之女，并为游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锁而去，以适于将军者也。今父母弃之就死，而今惴惴哀惧。君诚人耶？能相救免，毕身为扫除之妇，以奉指使。“公大愤曰：”其来当何时？“曰：”二更。“公曰：”吾忝为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当杀身以殉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于是坐于西阶上，移其马于堂北，令一仆峙立于前，若为宾而待之。未几，火光照耀，车马骈阗。二紫衣吏，入而复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黄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曰：”吾当为宰相，必胜此鬼矣。“既而将军渐下，导吏复告之。

将军曰：“入。”有戈剑弓矢，引翼以入，即东阶下。公使仆前曰：“郭秀才见。”遂行揖。将军曰：“秀才安得到此？”

曰“闻将军今夕嘉礼，愿为小相耳。”将军者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公囊中有利刃，思欲刺之。乃问曰：“将军曾食鹿脯乎？”曰：“此地难遇。”公曰：“某有少许珍者，得自御厨，愿削以献。”将军者大悦。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刃，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将军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

公伺其机，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断之。将军失声而走。导从之吏，一时惊散。公执其手，脱衣缠之。令仆夫出望之，寂无所见。乃启门谓泣者曰：“将军之腕，已在此矣。寻其血踪。”

死亦不久。汝既获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丽，拜于公前曰：”誓为仆妾。“公勉谕焉。天方曙，开视其手，则猪蹄也，俄闻哭泣之声渐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乡中耆老，相与舁椁而来，将收尸以备殓。见公及女，乃生人也，咸惊以问之。公具以告焉。乡老共怒公残其神，曰：“乌将军，此乡镇神，乡人奉之久矣。岁配以女，才无他虞。

此礼不设，即风雨雷暴为虐。奈何失路之客，而伤我神明？致暴于人，此乡何负！当杀公以祭乌将军，不尔，亦缚送本县。”

挥少年将令执公。公谕之曰：“尔徒老于年，而未老于事。我天下之达理者，尔众其听我言。夫神，承天而为镇也，不若诸侯受命于天子，而强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诸侯渔色于国中，天子不怒乎？残虐于人，天子不伐乎？诚使尔呼将军者，其神明也，神固有猪蹄乎？且淫妖之兽，天地之罪畜也！我执正以诛之，岂不可乎？尔曹无正人。使尔少年之女，年年横死于妖畜，积罪动天。安知天下不使我雪焉！从吾言，当为尔除之，永无聘礼之患，如何？”乡人悟而喜之曰：“愿从命。”公乃令数百人，执弓矢、刀枪、锹之属，相随寻血而行。才行二十里，血入大坟穴中，因围而属斤之，应手渐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见一大猪，无前左蹄，血卧其地，突烟走出，毙于围中。乡人翻共相庆，会钱以酬公。公不受，曰：“吾为人除害，非鬻猎者。”得救之女，辞其父母亲族曰：“多幸为人，托质血肉，闺闱未出，固无可杀之罪。今日贪钱五十万，以嫁妖兽，忍锁而去，岂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宁有今日？是妾死于父母，而生于郭公也！请从郭公，不复以旧乡为念矣。”泣拜而从公。公多歧慰喻，止之不获，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公之贵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虽主远地而鰥于鬼神，终不能害，明矣。

薛灵芸魏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鄆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夜绩，以麻蒿自照。灵芸年至十五，容貌绝世，邻中少年夜来窃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余宝赂聘之，既得，乃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以文车十乘迎之，车皆镂金为轮辋，丹画其毂，轭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锵和鸣，响于林野。

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晨。此牛，尸屠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光气辟恶厉之疾。此香腹题国所进也。

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咽路，尘起蔽于星月



，时人谓为“尘宵”。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傍，一里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七字是妖辞也。为铜表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置台下，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兴，土上出金，是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为行云，幕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幕。”改灵芸之名曰夜来，入宫后承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

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胜，况乎龙鸾之重！”乃止不进。

夜来妙于针工，虽处于深帷之内，不用灯烛之光，裁制立成。非夜来缝制，帝则不服，宫中号为“针神”也。

谢小娥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蓄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时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段之弟兄，谢之生侄，与童仆辈数十，悉沉于江。小娥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之室。

初，父之死也，小娥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

又数日，复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能得。元和八年春，余罢江西从事，扁舟东下，淹泊建业，登瓦官寺阁。有僧齐物者，重贤好学，与余善。

因告余曰：“有孀妇名小娥者，每来寺中，示我十二字谜语，某不能辨。”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

坐客未倦，予悟其文。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询访其由。小娥呜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为贼所杀。迩后尝梦父告曰：”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又梦夫告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岁久无人悟之。”余曰：“若然者，吾审详矣。

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且车中猴，车字去上下各一画，是申字，又申属猴，故曰车中猴。草下是门，门中有东，乃兰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有日，是春字也。杀汝父是申兰，杀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书申兰申春四字于衣中，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娥因问余姓氏官族，垂涕而去。尔后小娥便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问其主，乃申兰也。兰引归，娥心愤貌顺，在兰左右，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娥，已二岁余，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谢氏之金宝

锦绣衣物器具，悉掠在兰家，小娥每执旧物，未尝不暗泣移时。兰与春，宗昆弟也。时春一家住大江北独树浦，与兰往来密洽。

兰与春同去经月，多获财帛而归。每留娥与兰妻兰氏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给娥甚丰。

或一日，春携文鲤兼酒诣兰，娥私叹曰：“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是夕，兰与春会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露寝于庭。

小娥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收货，数至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其志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时元和十二年夏岁也。复父夫之仇毕，归本里。

见亲属。里中豪族争求聘，娥誓心不嫁。

遂剪发披褐，访道于牛头山，师事大士尼将律师。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其年夏日，余始归长安，途经泗滨，过善义寺谒大德尼令。操戒新见者数十，净发鲜帔，威仪雍容，列侍师之左右。中有一尼问师曰：“此官岂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师曰：“然。”曰：“使我获报家仇，得雪冤耻，是判官恩德也。”顾余悲泣。余不之识，询访其由。

娥对曰：“某名小娥，顷乞食孀妇也，判官时为辨申兰申春二贼名字，岂不忆念乎？”余曰：“初不相记，今即悟也。”娥因泣，具写记申兰申春，复父夫之仇，志愿粗毕，经营终始艰苦之状。小娥又谓余曰：“报判官恩，当有日矣。”岂徒然哉！

嗟乎，余能辩二盗之姓名，小娥又能竟复父夫之仇冤，神道不昧，昭然可知。小娥厚貌深辞，聪敏端特，炼指跛足，誓求真如。爰自入道，衣无絮帛，斋无盐酪，非律仪禅理，口无所言。

后数日，告我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始终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傲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

故作传以旌美之。

李娃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

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生亦自负，视上第如指掌，自毗陵发，月余抵氏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

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生自尔意若有失，乃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友曰：“此狭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对曰：“李氏颇贍。前与之通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谐，虽百万，何惜。”他日，乃洁其衣服，盛宾从，而往。扣其门，俄有侍儿启扃。生曰：“此谁之第耶？”侍儿不答，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尔姑止之。吾当整妆易服而出。”生闻之私喜。乃引至萧墙间，见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词曰：“闻兹地有隙院，愿税以居，信乎？”姥曰：“惧其浅陋湫隘，不足以辱长者所处，安敢言直耶。”

延生于迟宾之馆，馆宇甚丽。与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娇小，技艺薄劣，欣见宾客，愿将见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生遽惊起，莫敢仰视。与之拜毕，叙寒燠，触类妍媚，目所未睹。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给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娃曰：“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双缣，请以备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宾主之仪，且不然也。今夕之费，愿以贫窶之家，随其粗粝以进之。其余以俟他辰。”固辞，终不许。俄徒坐西堂，帷幕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

乃张烛进饌，品味甚盛。彻饌，姥起。生娃谈话方切，诙谐调笑，无所不至。生曰：“前偶过卿门，遇卿适在屏间。厥后心常勤念，虽寝与食，未尝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

生曰：“今之来，非直求居而已，愿偿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终，姥至，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阶，拜而谢之曰：“愿以己为厮养。”姥遂目之为郎，饮酣而散。及旦，尽徒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迹戢身，不复与亲知相闻。日会倡优侪类，狎戏游宴。囊中尽空，乃鬻骏乘，及其家童。岁余，资财仆马荡然。迺来姥意渐息



，娃情弥笃。他日，娃谓生曰：“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将致荐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计，大喜。乃质衣于肆，以各牢醴，与娃同谒祠宇而祷祝焉，信宿而返。策驴而后，至里北门，娃谓生曰：“此东转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将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见一车门。窥其际，甚弘敞。其青衣自车后止之曰：“至矣。”生下，适有一人出访曰：“谁？”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姬至，年可四十余，与生相迎，曰：“吾甥来否？”娃下车，姬逆访之曰：“何久疏绝？”相视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见，遂偕入西戟门偏院。中有山亭，竹树葱茜，池榭幽绝。生谓娃曰：“此姨之私策耶？”笑而不答，以他语对。俄献茶果，甚珍奇。食顷，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驰至，曰：“姥遇暴疾颇甚，殆不识人。宜速归。”娃谓姨曰：“方寸乱矣。某骑而前去，当令返乘，便与郎偕来。”生拟随之。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曰：“姥且歿矣。当与某议丧事以济其急，奈何遽相随而去？”乃止，共计其凶仪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无复命，何也？郎骤往覲之，某当继至。”生遂往，至旧宅，门扃钥甚密，以泥缄之。生大骇，诘其邻入。邻人曰：“李本税此而居，约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征徙何处？”曰：“不详其所。”生将驰赴宣阳，以诘其姨，日已晚矣，计程不能达。乃弛其装服，质馔而食，赁榻而寝。生恚怒方甚，自昏达旦，目不交睫。质明，乃策蹇而去。既至，连扣其扉，食顷无人应。生大呼数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访之：“姨氏在乎？”

曰：“无之。”生曰：“昨幕在此，何故匿之？”访其谁氏之第。曰：“此崔尚书宅。昨者有一人税此院，云迟中表之远至者。未幕去矣。”生惶惑发狂，罔知所措，因返访布政旧郟邸主哀而进膳。生怨懣，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绵缀移时，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后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穗帷，获其直以自给。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

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其党耆旧，共较其所能者，阴教生新声，而相赞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长相谓曰：“我欲各阅所佣之器于天门街，以较优劣。不胜者罚直五万，以备酒馔之用，可乎？”二肆许诺。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证，然后阅之。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于是里胥告于贼曹，贼曹闻于京尹。四方之士，尽赴趋焉，巷无居人。自旦阅之，及亭午，历举鞦韆威仪之具，西肆皆不胜，师有惭色。

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恃其夙胜，顾眄左右，旁若无人。齐声赞扬之，自以为独步一时，不可得而屈也。

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謔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

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

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掩泣。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四坐愕眙，莫之测也。

先是，天子方下诏，俾外方之牧，岁一至阙下，谓之入计。时也适遇生之父在京师，与同列者易服章窃往观焉。有老竖，即生乳母婿也，见生之举措辞气，将认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

生父惊而诘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奚至是耶？”言讫，亦泣。及归，竖间驰往，访于同党曰：“向歌者谁？若斯之妙欤？”皆曰：“某氏之子。”征其名，且易之矣。竖凛然大惊；徐往，迫而察之。生见竖色动，回翔将匿于众中。竖遂持其袂曰：“岂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载以归。

至其室，父责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门！何施面目，复相见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其师命相狎昵者阴随之，归告同党，共加伤叹。令二人赍苇席瘞焉。至，则心下微温。举之，良久，气稍通。因共荷而归，以苇筒灌勺饮，经宿乃活。月余，手足不能自举。其楚挞之处皆溃烂，秽甚。

同辈患之，一夕，弃于道周。行路咸伤之，往往投其余食，得以充肠。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结，褴褛如悬鹑。持一破瓿，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粪壤窟室，昼则周游廛肆。一旦大雪，生为冻馁所驱，冒雪而出，乞食之声甚苦。闻见者莫不凄恻。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

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饥冻之甚！”音响凄切，所不忍听。娃自阁中闻之，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辩其音矣。”

连步而出。见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

娃意感焉，乃谓曰：“岂非某郎也？”生愤懑绝倒，口不能言，颌颡而已。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失声长恸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绝而复苏。姥大骇，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当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敛容却睨曰：“不然。此良家子也。”

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荆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蹶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

况欺天负人，鬼神不，无自贻其殃也。某为姥子，迨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资，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所诣非遥，晨昏得以温清，某愿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夺，因许之。给姥之余，有百金。

北隅四五家税一隙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旬余，方荐水陆之馔。头巾履袜，皆取珍异者衣之。未数月，肌肤稍腴，卒岁，平愈如初。异时，娃谓生曰：“体已康矣，志已壮矣。

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车出游，生骑而从。至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

生谓娃曰：“可策名试艺矣。”娃曰：“未也。

且令精熟，以俟百战。“更一年，曰：”可行矣。“于是遂一上登甲科，声振礼闱。虽前辈见其文，罔不敛衽苟羨，愿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获擢一科第，则自谓可以取中朝之显职，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秽迹鄙，不侔于他士。当砉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连衡多士，争霸群英。”

生由是益自勤苦，声价弥甚。其年，遇大比，诏征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将之官，娃谓生日：“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老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黷也。勉思自爱。某从此去矣。”生泣曰：“子若弃我，当自刭以就死。”娃固辞不从，生勤请弥恳。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剑门，当令我回。”生许诺。

月余，至剑门。未及发而除书至，生父由常州诏入，拜成都尹，兼剑南采访使。泱辰，父到。生因投刺，谒于邮亭。父不敢认，见其祖父官讳，方大惊，命登阶，抚背恸哭移时，曰：“吾与尔父子如初。”因诘其由，具陈其本末。大奇之，诘娃安在。曰：“送某至此，当令复还。”父曰：“不可。”翌日，命驾与生先之成都，留娃于剑门，筑别馆以处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遂如秦晋之偶。娃既备礼，岁时伏腊，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向后数岁，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



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薨。天子异之，宠锡加等。终制，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汧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门，内外隆盛，莫之与京。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儒翰，疏而存之。

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

素娥宜兴吴生，白皙疏秀，玉立亭亭，俨然裙屐少年也。岁试澄江，寓天宁寺前某吏家。夜梦女子来，与之缱绻；晓而遗泄，以为梦幻。次夕复然，异之。逾夕，留烛以覘其异。

日甫交，觉有人据腹上。微开目，则一少女，妙曼无俦；启衾纳之，即与纵送。女若不胜，曰：“狂郎憨猛如是，弱质何堪？”细诘生平，女言为狐，蒋氏素娥，与君宿缘，愿偕终老。生言家固有妻，恐不相容。素言无妨。由是来无虚夕。谈制艺诗文，极有理法；兼长音律，旁涉星卜诸杂艺。生出所作，丹黄无不中款。因劝吴曰：“子非功名中人，多不过掇一芹，惟安乐寿考，可拟散仙，非措大可及也。”同寓生闻吴室中啾啾与人语，窥之，见与一人坐，排户入，已失所在。疑为邪祟，劝令易室，诺之。是夕女至，曰：“野合胡可久？我将先归，拜谒太公翁姑，庶不以私奔为人窃笑也。”遂去。吴祖，名诸生，年六十余，适自邑归，道遇一媪携女郎，就问吴住址。翁曰：“此小孙，诘之何为？”媪曰：“息女已字郎君，特送之来拜见尊氏。翁即太公耶？”翁骇愕，疑孙在郡或有成说，偕归。晓之曰：“小孙已娶二年。我家寒素，不能多添食指，勿自误。”媪曰：“稔知君家娘子贤，便为姊妹行，渠依所愿；糟糠荆布，固能甘之。

妾家亦非朝精餐而夕佳肴也。“促女拜毕，入内见姑嫜，并谒生妻如礼。媪辞去。越日送奁具来，满一室，颇不草草。

媪谓女曰：“好事郎君，我得暇来视汝。”相向泛澜而去。

生试毕，归，入室见女，惊喜交集。翁择日为之合卺。闺房雍睦，志各无他。无何，同试生以遇女事渐泄于翁。翁虑为孙患，密召羽流为驱禳计。素已知之，曰：“我至汝家两月余，丝毫未尝失礼。翁生平究濂溪之学，世之妖淫狂蛊，枕席间促人寿算者，不知凡几，翁不能治，乃仇礼法人。我虽非人，固少嫫闾教，长习阉仪，狐而人也，何害？”生以白翁，翁遂安之。素谓翁曰：“某地一区，贱值可得。此地葬后，三年可小康，子孙当世科第。”如言买之，以媪葬焉。

越年春，素尽出簪珥衣饰典质，嘱生市木棉。时棉值极贱，不三月，价顿

昂，获利倍蓰。自后种植树艺，皆决于素，居然小阜矣。女自适吴，未言归宁，母亦绝不至。一日，言母将偕诸姊妹自陕来我家，姊姊一人任庖厨，恐不给，合召庖人，分治肴馔。至期，果有数十人荷羊酒先至，随肩輿数十落庭中，素一一承接。生从穴窥见少女十余人，皆珠翠满头，列坐喧笑，室中铺设华焕，非复曩时寒俭。但闻素母曰：“别后转食诸女家，翱翔六七剩山川风土之具，暇当为汝述之，可发大噱。”

正喧笑间，一苍头奴奔入告曰：“六姑举家被雷劫矣！”一丽人即倒地大号，众皆不欢而散。次日，素谓生，欲偕归省视，并唁六姊。生问途之远近，素启箱出二纸鸾，捻之即真，与生各跨其一，振翼入云。俄见楼阁数重，一婢在下呼曰：“九姑偕吴官人至矣！”入拜毕，女问六姊所在，曰：“夜来过哀，卧未起。”令婢导生入厅，事旁舍，嘱曰：“倘独居嫌闷，架上有书可读，户后小园请散步也。”吴饭后，随意抽架上书翻阅，皆黄庭内经，幽奥费解。入园，花木繁盛，后有一小楼，蹑梯登焉。

楼中悉贮大红皮箱，不敢启视，仍下楼出。次早，母谓曰：“婿凡躯，此间不宜久住，盍即归？”呼素出，告以故。素欲六姊同行，媪许之，曰：“乘骑太劳，可由船而去。”即有两长鬣奴牵一舟，促登讫，觉风声出舵中。素以一手挽帆索，东西但闻轰涛鼓浪声，须臾抵家。另辟一室舍其姊。生妻欲为其弟三郎谋续胶，念甫萌，素已知之，谓曰：“以吾姊视爱弟，才貌相当。惟六姊自痛婚后，万念皆灰，久欲入山修道，所以迟迟者，为老母仙去不远耳。”生问：“何以得仙？”曰：“异类修真，第一先具仙体。必觅人世端丽之姿，摹仿想象，数百年而形似，更致百年而神似，方能脱却皮囊，游仙自在。

即狐而论，传派非一，有正法，有旁门。

得正法者，偷纪同人，积修行满，自列仙班，若蛊人自利，所获较速，而得祸亦烈。“生曰：”子既仙，盍授我真诀？“

曰：“此须有仙骨，否则具有大功德，为诸所钦敬，方可登仙。

子夙世既无道根，又无厚植，岂敢妄授？但能却病延年，得享修龄足矣。“后数年，素忽病心痛，转辗晨夕，竟死。附葬祖莹。生年八十余，强健如少壮人。有仆赴山东，遇素跨黑卫，从一青衣，问仆主人安否？探怀出包授之曰：“持归，付汝主。”

发之，则殄时簪珥也。

蔡笋娘陈先道，字不矜，南城人。自桂林罢官归，过洞庭。梦彩衣童，自言是洞庭龙子，奉命告：饭勿食蒜韭及犬，后三年当有所遇。及期六月，在河中幕府，沿檄如商州，道经蓝桥驿，梦向所见童执节而来曰：“仙子候君至！”遂导以行，到一处，峻崖峭壁。童以节扣石壁，闻铿然掣锁声。俄入洞户

，栋宇华焕，金壁绚赫，佳花美木，世所未睹。稍进，抵中堂，望一丽女，方笄岁，姿态缥缈，宛若神仙中人；正隐几写佛书，顾客至，甚喜，相延对席，谈说如云。陈乘间调之曰：“独居闷乎？”

笑曰：“神圣无闷。”既而置酒同饮，累十觞，引生于室。室中皆锦绣文绣之饰，烧蜡烛大如椽。

女子曰：“人间方酷暑，此处则无暑气。”陈但觉清凉加深秋。女从容言：“吾蔡员外女，今住吉邑，以尘缘未尽，富于春秋。名媿，字清娘，小名次心。幼时善秦筝，父母以其与彭氏女名嫌，更字曰‘筝娘’。得与君接，幸矣。君仙材也，但世故胶胶，不容久居此。”

又言：“司命不欲与君大官，恐复堕落耳。”因出自玉牌授之，请曰：“君既游物外，不可无纪。”陈操笔立成十绝句，其一曰：“玉貌青童洞里回，洞庭仙子有书催，书词问我何多事，何不骖鸾早早来？”其二曰：“长恐凡材不合仙，喜逢神女执因缘；云中隐隐开金锁，路入麻姑小有天。”其三曰：“梅石榴花映绮窗，碧芙蓉朵亚银塘；青鸾不舞苍虬卧，满院春风白日长。”其四曰：“沉沉香雾映房栊，翦翦檐头尽日风，汗雨顿稀尘虑息，始知身在蕊珠宫。”其五曰：“老聃西逝即浮屠，莫怪窗间贝叶书，长晒杨妃仙格势，却教鹦鹉诵真如。”其六曰：“当怪乐天长恨词，钗钿寄语太伤悲；于今始信蓬山上，有忆人间有问时。”其七曰：“一到仙宫白玉堂，氤氲香泽满衣裳；非龙非麝非沉水，疑是诸天异国香。”其八曰：“玉女倚天多喜笑，素娥如月与精神；假饶不许长年住，犹胜人间不遇人。”其九曰：“琼浆饮罢日西沉，瞬息观游直万金；尘累满怀那住得，凤箫休作别离音。”其十曰：“玉水本流三岛上，蟠桃生在五云间；若非此处皆凡猥，刘阮昏迷皆往还。”写毕复饮，女命侍儿以萧度离凤之曲，曲终而寤，箫声故在耳，后两夕，复梦童携诗牌白曰：“仙子谢君。玉女即天女也，素娥月精以鬼况甚无味。刘、阮太真，列仙也，常相往还，君何訾诋之甚？老子为九天最尊，奈何辄斥其名？今为易‘老聃’二字为‘道家’，‘仙格势’三字为‘苦轻肆’，‘皆凡猥’三字为‘那真实’。”陈悉依算语，童遂去，且行且言曰：“人间文士轻薄，好讥毁人。”回头微笑而去。自是不复再逢。陈自作文记其事。女与陈饮款终宵，曾不及乱，非唐稗说所记诸仙。此其真玉妃辈乎？

女聊斋志异 卷三 卷四

（清）古吴靚芬女史贾茗辑

卷三小青传普依祠姚家妇刘姬夏夫人鞠烈妇赵潘二夫人甘后杨太真梅妃牛应贞麻姑裴航许真君刘晨赵飞燕洛神有外山王吴生卷四聂隐娘姮娥双缢庙妙女王梦蛟白猿娇红记孙壮姑邬生袁姬爱儿谢翱



卷三小青传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广陵。与生同姓，故讳之，仅一小青字云。姬夙根颖异。十岁，遇一老尼，授《心经》，一再过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儿早慧福薄，愿乞作弟子。即不尔，无令识字，可三十年活耳。”家人以为妄，嗤之。

母本女塾师，随就学。所游多名闺，遂得精涉诸技，妙解声律。

江都固佳丽地，或诸闺彦云集，茗战手语，众偶纷然。姬随变酬答，悉出意表，人人惟恐失姬。虽素闲仪则，而风期逸艳，绰约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归生。

生豪公子也，性嘈啜憨跳不韵。妇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终不解。一日，随游天竺。妇问曰：“吾闻西方佛无量，而世多尊礼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妇知讽已，笑曰：“吾当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别业，诫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间地，必密伺短长，借莫须有事鱼肉我，以故深自敛戢。妇或出游，呼与同舟，遇两堤间驰骑挟弹游冶少年，诸女伴指点谑跃，倏东倏西，姬淡然凝坐而已。妇之戚属某夫人者，才而贤，尝就姬学奕，绝爱怜之。因数取巨觞觞妇，响妇已醉，徐语姬曰：“船有楼，汝伴我一登。”比登楼，远眺久之。抚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无自苦，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郎走马，而子作蒲团空观邪？”姬曰：“贾平章剑锋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误矣：平章剑钝，女平章及利害耳！”居顷之，顾左右寂无人，从容讽曰：“子才韵色艺无双，岂当堕罗刹国中。吾虽非女侠，力能脱子火坑。顷言章台事，子非会心人邪，天下岂少韩君平。且彼视子去，拔一眼中钉耳。纵能容子，子遂向党将军帐下作羔酒侍儿乎？”姬谢曰：“夫人体矣。吾幼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孽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缘薄，非吾如意珠，徒供群口画描耳！”夫人叹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强。虽然，好自爱。彼或好言饮食汝，乃更可虑。即旦夕所须，第告我。”相顾泣下沾衣。恐他婢窃听，徐拭泪还坐。寻别去。夫人每向宗戚语之，闻者酸鼻云。姬自是幽愤凄怨，俱托之诗或小词。而夫人后亦从宦远方，无与同调者，遂郁郁感疾，岁余益深。妇命医来，乃遣婢以药至，姬佯感谢。婢出，掷药床头，笑曰：“吾固不愿生，亦当以净体皈依，作刘安鸡犬，岂汝一杯鸩能断送乎！”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绝，日饮梨汁一小盞许。益明妆冶服，拥襟欹坐。或呼琵琶妇唱盲词自遣。虽数晕数醒，终不蓬首偃卧也。忽一日，语老姬曰：“可传语冤孽郎，觅一良画师来。”师至，命写照。写毕，揽镜熟视，曰：“得吾形似矣，未尽吾神也！”姑置之。

又易一图，曰：“神是矣，而风态未流动也！若见我而目端手壮，太矜持

故也。”姑置之。命捉笔于傍，而自与姬指顾语笑，或扇茶铛，或简书，或自整衣褶，或代调丹璧诸色，纵其想会。

须臾图成，果极妖纤之致。笑曰：“可矣！”师去，取图供榻前，焚香设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岂有汝缘分乎？”

抚儿，泪潸潸如雨，一恸而绝。时年十八耳，日向暮，生始踉跄来。披帷见容光藻逸，衣态鲜好，如生前无病时。忽长号顿足，呕血升余。徐检得诗一卷，遗像一幅。又一缄寄某夫人。

启视之，叙致惋痛。后书一绝句。生痛呼曰：“吾负汝！”

吾负汝！“妇闻恚甚，趋索图。乃匿第三图，伪以第一图进，立焚之。又索诗，诗至亦焚之。及再检草稿，业散失荆而姬临卒时，取花钿数事，赠姬之小女。衬以二纸，正其诗稿。得九绝句，一古诗，一词，并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诗云：”雪意阁云云不流，旧云正压新云头。米颠颠笔落窗外，松岚秀处当我楼。垂帘只愁好景少，卷帘又怕风缭绕。帘卷帘垂底事难，不情不绪谁能晓。炉烟渐戾剪声小，又是孤鸿唳悄悄。“

绝句云：“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

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庾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西陵芳草骑骎骎，内信传来唤踏春。杯酒自浇苏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间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何处双禽集画阑，朱朱翠翠似青鸾。

如今几个怜文彩，也向秋风斗羽翰。“”脉脉溶溶艳艳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镜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谁多？“”盈盈金谷女班头，一曲骊珠众伎收。直得楼前身一死，季伦原是解风流。“”乡心不畏两峰高，昨夜慈亲入梦遥。说是浙江潮有信，浙潮争似广陵潮。“其《天仙子》词云：”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也亏一阵黑罡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别别清凉界。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捻双裙带。“与某夫人书云：”玄玄叩首沥血，致启夫人台座下。关头祖帐，回隔人天。

官舍良辰，当非寂度。驰情感往，瞻睇慈云。分爨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体，未足云酬。娣娣姨姨无恙。犹忆南楼元夜，看灯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是袅袅儿倚风独盼，恍惚有思，当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执拂狡鬟，偷近郎侧，将无似娣。’于时角彩寻欢，缠缠彻曙。“

宁复知风流云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断梗南栖，信语哮声，日

焉三至。渐乃微辞舍吐，亦如尊旨云云。窃揆鄙衷未见其可，夫屠肆苦心，饿狸悲鼠，此直供其换马，不即辱以当炉，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兰因絮果，现孽谁深。

若便祝发空门，洗妆浣虑，而艳思绮语，触绪纷来。正恐莲性虽胎，荷丝难杀，又未易言此也。乃至远笛哀秋，孤灯听雨，雨残笛歇，谡谡松声。罗衣压肌，镜无干影，晨泪镜潮，夕泪镜汐。今兹鸡骨，殆复难支。痰灼肺然，见粒而呕，错情易意，悦憎不驯。老母娣弟，天涯问绝。

嗟乎！未知生乐，焉知死悲！憾促欢淹，无乃非达。妾少受天颖，机警灵速，丰兹嗇彼，理讷能双。然而神爽有期，故未应寂寂也。至其沦忽。亦匪自今，结缡以来，有宵靡旦，夜台滋味，谅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飞蝶，乃谓之死哉！

或轩车南返，驻节维扬。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泰可念，幸终垂悯。畴昔珍赠，悉令见殉。宝钿绣衣，福星所赐，可以超轮消劫耳！然小六娘竟期相矣，不忧无伴。附呈一绝，亦是鸟死鸣哀！其诗集、小像，托陈媪好藏，觅便驰寄。

“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时放船堤下，探梅山中，开我西阁门，坐我绿阴床，访生平于响像，见空帏之寂。

是邪？非邪？其人斯在。嗟乎！夫人冥明异路，永从此辞，玉腕珠颜，行就尘土，兴思及此，恸也何如！玄玄叩首叩首上。“

后附绝句，云：“百结回肠写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余》。

张山来曰：红颜薄命，千古伤心。读至送鸩焚诗处，恨不粉妒妇之骨以饲狗也。又曰：小青事或谓原无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也。及读吴口《紫云歌》，其小序曰：“冯紫云，为小青女弟，归会稽马髦伯。”则又似实有此人矣。即此传亦不知谁氏手笔？吾友殷日戒仿佛忆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无从指实，姑阙疑焉。

普依祠粤东女子，往往于未嫁之先，拜结姊妹，誓以十女尽嫁，方与夫同房，名曰金兰盟。后若有先嫁者，朝拜花烛，夕拒欢床；其夫欲谐伉俪，结束衣束，坐以待旦。三朝即吵归宁，与之归则豫，否，或投水，或悬梁，或馁或刎，舍此一命而后已。

死之日，群姊妹哭尽丧，设牌醮荐，誓不出嫁。亦有一女死而九女俱死者。此等恶风，父母虽严加训诲，而不能革其痴心；有司虽割切示诫，而不能挽其恶习。

惟闻香山小黄圃司翟小尹，调理兹土，见石岩上、树荫下，类多木主，风



雨飘零，蝼蚁剥蚀，询之甲长，曰：“谁家木主，虽无子孙，亦有族姓，胡为任其抛掷郊野也？”甲长曰：“此乃金兰会中之女也。一誓千金，之死靡他。当其死时，结盟姊妹以其有义而隆祀之。迨后姊妹俱亡，岁时伏腊，谁记忆之？”

其兄弟子侄皆厌恶之，于是弃诸郊野。日积月累，故有如是之多也。“翟小尹性本慈祥，始闻其言，深为痛恨，继想其形，心起侧怛。爰损廉创建小祠，飭役于治里之中，尽检而入之于祠，名曰普依。陈肴设醮，且为文以祭之曰：”女归男室，遵礼守常；轻夫重盟，背经坏纲，焉有十女齐作鸳鸯？一言为誓，铁石心肠，亦知许字，命在高堂。朝拜花烛，夕拒欢床；保兹洁体，结束衣裳。欲归不与，乘隙悬梁，众女闻之，同赴陌常烈非所烈，例难表扬；封窆而已，了此痴肠。既无夫妇，何冀后昌，虽设神主，岁时何望？无怪日久，弃兹道旁；号风啸雨，情殊可伤。昔因倔强，今有凄凉；九原抱恨，追悔莫偿。我心惻然，爰创小堂：孤魂无主，凭式有方；默醒愚昧，安乐中央。

谨具庶馐，束帛焚香；灵其鉴兹，来格来享。敢告。“翟小尹复为置产，添设春秋腊底三祭。此嘉庆十九年事也，迄今已四载矣。乡邻无复有投水缢死事。昔者吾友常云：”某处有房一所，盛传有缢死鬼，无人敢居。一生曰：“吾素不畏鬼。‘整衾宿焉。睡至三更，听飒飒有风，视灯火转碧，灯前立有艳妆绝色妇人。心思是房久空，妇从何来？此即人云缢死鬼也，吾当睘其如何迷人？逾时，妇近帐前。生启帐出，假作哀苦状。

鬼即持竹圈一，令由圈中视之，内有楼阁殿宇，画栋雕梁，奇榭曲栏，灵池碧沼，真胜地也。鬼令入，生以手进。鬼曰：“乐岂手能取乎？‘生挑左足进。鬼曰：”伸颈而入，则乐得矣！’生曰：“子以愚而受害，致有不散之冤；吾不受子之饵，替子消冤也。‘鬼忽不见，但闻空中啼哭而去。由是此房竟为洁室。此乃生之点醒其愚，而冤魂始散也。”今读翟小尹祭文，句句皆点醒语，故冤魂自散。魂散则不为祟于乡，亦不辗转觅替，何复有横死之事？可知阴阳一体，无不可以感格之矣。

姚家妇饶平姚姓，有妇某氏，芳容韶齿，风雅绝伦，伉俪甚笃。

举一子，而夫已亡。会闽中有花会之局，以宋时啸聚三十六人，日标一名，视资本之多寡，胜负总以三十倍为准，由闽蔓延至饶。妇闻之，欣欣然有喜色，冀得重资。不数月，而家业无存。

忽想对门屠家有千余金，人亦倜傥，不如借贷，以为翌日赌本。

遂诣屠门而告曰：“贷予五十金，局胜则加息相还，否则身与子归君矣。”屠素知妇贤，且利其色，好事者又从旁怂恿之，署券而去。妇归，夜至夫冢哭而祝曰：“花会害予衣食无资。

君若有灵，幸以魂梦相助，不然，明日妻与子俱属他人矣。”

祝毕，恍若梦夫曰：“子之心予知之矣，明午，予阴助之，可尽出借银赌之，当胜。惟将来不免官非耳。”天明，妇如其言，果获大胜。妇将银加倍还屠氏。屠氏大哗曰：“前乃聘金，并非借用。”颇有强取之意，即鸣之于官。时饶平某令讯其始末，问妇意，妇曰：“愿守节耳。”判曰：借银而加倍取息，藉借而强夺人妻，恶等照例法难宽宥。将屠重责枷示，追银入官。

起券给妇，严禁花会，以除民患。又训妇曰：“妇人以安室为善，兹尔混入赌场，亦有不合，念情愿守节，心尚可嘉，姑免从法。”免之。

刘姬刘姬者，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但相传籍隶无极云。

初，姬对门黄姓，家资丰厚。有女，幼字保定柳芳华之子和为妻。柳亦素封，迨芳华死，家遂贫。和不能具婚资，且难度日，徒步诣黄，冀其念翁婚之情而周恤之。谁知黄闻柳贫，早有悔心，见和往彼，囑阍者拒不纳。保定至无极，相距数百里。和之来，未裹三日粮，衣敝履穿，彳亍于门外，冷风刺骨，饥火烧心，进退无路，惟欲觅死。姬见之，问其所来，和告之故。姬怜而留于家，具食焉。又诣黄所，谓黄曰：“贫富命也。富者有时而贫，贫者遂不复富哉？柳郎为君家婿，不能因其贫而改婚于女。今迢迢远来，理宜收恤，若以贫而弃之，则为不义，且难逃乡邻物议。予睹柳郎，境况虽苦，而相貌清秀，厄运退，自有佳境也。君即不订婚期，亦宜赠资以遣之。”反复开导，黄终不听。姬归检篋中所获钱三百，授令归。黄女知父有悔婚意，恒涕泣不食，誓不他适。后黄遭盗劫，室中席卷一空。不逾年，又涉大讼，家遂萧条。谋质女于西贾，议聘金五十，已交纳矣。女闻之，夜遁，垢面乞食而赴保定，诣夫家与和合爨焉。黄觅女无耗，质财已散用过半，西贾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黄赴官。

黄有口难辩，只得券宅作偿而后已。和自女合婚后，家忽暴富，且登贤书，车马盈门，较昔年父在犹烜赫也。念姬旧德，爰命驾诣无极，报以百金；衣装华丽，仆马美都，道溢街巷。

黄夫妇闻之，懊悔自伤。恐其来订婚期，女已无存，从何答应，闭户不敢出窥。姬初不知女已归和也，亦防其倩姬传语，订期迎娶。遂杀鸡为黍，沽酒话旧。细述黄氏家贫，质女于贾，女遁无迹，深为歛，和但侧目而听，亦不实告，促姬治装，载以俱归，入门见女，大骇。女缅陈其详，姬曰：“有此美志，应有此善报也。”女又为姬制新衣，上下华好。留数日，遣仆马送之归。姬诣黄报女耗，黄私喜女有下落，而无颜见婿，且难入女之门也。因令妻伪为卖花者，偕姬至和家。母女相见，而不敢使和知。一日，黄妻方与女坐，和入，不及走避，和怒叱詈。姬急进曰：“此老身爪葛，卖花者。”和始霁颜令坐。

姬急同黄妻回家。其妻怨夫之不应质女于贾也，致女不敢认母，终日嘈嘈。姬念黄妻之无他也，再过和，再三劝导，始由姬引黄夫妇偕至保定，而认翁婿焉。吁！未来之事难定也。若以目前之境而定终身，则失之远矣，故史载朱翁子、苏秦二传，专就其贫苦轻视之状后，叙富贵谄迎之况，以醒当世之昏迷。和之事盖近之矣，故记之。

夏夫人夫人夏姓，东昌人，适同邑虞小思，虞以贸易，衣食粗可温饱，后以子贵，封夫人。邑有王心斋，宦裔也。有女纫针，自襁褓中论婚于同邑傅孝廉之子阿卯为妻，后孝廉移居，官于闽，音耗久沦，王贫无以为生，贷金于邻居富室黄氏，作小负贩。途中遇寇，资尽掠去。黄积算子母约三十金，黄艳王女纫针，谓王曰：“贷已久矣，当速还！能偿即偿之，不能，以女纫针质作妾。”王妻范氏闻之，即携女赴母家，求救于两弟。

两弟置不理。范氏偕女大哭于途。过虞氏之门，值夏自外来，悯其哀而问之。范呜咽以陈。夏邀至室，知母子尚未朝食，便为具餐，且许代谋偿金，订以三日。范母子感泣而归。越二日，夏典质兼至，方满其数，未敢告诸其夫。至夜，裹金置枕上，以待次日范来相付。谁知盗入，他无所亡，惟纫金去。夏思既无以应范之急，若令夫知，必遭辱詈，冤难申诉，即自经死。

其夫骇，妻之死由何异？思平日伉俪之情颇笃，并无龃龉之事，宁与邻居饶舌？正在查问间，适范至，惊泣。虞询知其详，方知有措金之事。纫针闻夏之死也，昼夜不食不寝，哭不绝声。

夏既殒，纫针出而哭诸墓，一恸遂绝。忽然天雨大雷，击破夏棺；夏苏，纫针亦苏。而北村有马大者，被雷击毙，背有字云：“偷夏氏金贼。”村人鸣于官。官赴验殓毕，搜其家，得二十金；又械其妻，追足三十金，给虞领归。夏仍如数付范，偿黄贷讫。纫针留居夏室事夏，恩爱过于所生。无何，阿卯入闽籍，领乡荐，回里成婚。后通籍贵官，迎养夏氏，且教其子弟读书，成进士。人以为天道之昭昭也，而吾为不然。

夏一夫人，而能闻难必解，见危必救，一言之下，虽千筹百计，必欲践其诺而后已，是真丈夫所为。岂以一雷击恶人，遂足以报其德哉？盖天下不示以劫寇，则赃不破；赃不破，则纫针之结，终不得解矣。迨后夏子成进士，为显官，封夫人，此乃报夏之德也。于此乃见天道之昭昭也。

鞠烈妇烈妇吕姓，掖县人，邑之士之女也。年十九，归同邑鞠良栋为室。良栋父名标，为武孝廉。家本不丰。当妇入门时，孝廉父母在堂，妇事祖翁姑，一如事翁姑。中馈之事，先于妯娌，味必适欢；暇则勤针黹，以佐两代甘旨。相夫子，以成家，克尽妇道，甚得祖翁姑、翁姑欢心。妯娌亲戚，咸相敬爱，无间言。迨后祖翁姑、翁姑相继逝世，哀痛毁瘠，过于诸妇。未几分家，良



栋业儒未成，去而服贾，常贸迁百里外。妇代夫经理家事，无纤毫废失。己未春，良栋得伯牛之疾，委顿床褥，刀圭无灵。年余，大溃。妇侍汤药，濯垢污，顾寒暑昼夜不少懈；恒吁天默祷，愿以身代。谓良栋曰：“妾从君十年，未能为君育子嗣，此不祥妇也。君如不善，妾必相从地下，不作未亡人。”

良栋疮创浓溃，痛楚难忍，每欲自尽，以妇侍伺严，而未得其间。一夕，妇偶倦，良栋即悬带梁上矣。妇惊起解救，而已无及。妇引带自经。家人排闥入，见夫妇俱殒。正欲移寝，良栋忽苏，具道妇之生前，誓死相从，及已投环解救状；语毕而仍逝。时嘉庆庚申五月二十五日，妇年二十有九。此事非异而记之，何也？余闻之友人，而未知应旌典否焉？记之以发潜光，即旌之而知在一邑；记之播传天下，且可以励为妇焉！

赵潘二夫人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

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玄鸟，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析发，以神胶续之。

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百断百续也。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中自凉。

时权常在军旅，每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一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幻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吴亡，不知所在。

吴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输入织室，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同幽者百余人，谓夫人为神女，敬而远之。有司闻于吴主，使图其容貌。夫人忧戚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其真状以进，吴主见而喜悦，以琥珀如意抚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欢乐！”乃命雕轮就织室，纳于后宫，果以姿色见宠。每与夫人游昭宣之台，志意幸愜，既尽酣醉，唾于玉壶中，使侍婢泻于台下，得火齐指环，即挂石榴枝上，因其处起台，名曰环榴台。时有谏者云：“今吴、蜀争雄，‘还刘’之名，将为妖矣！”权乃翻其名曰榴还台。又与夫人游钓台，得大鱼。王大喜，夫人曰：“昔闻泣鱼，今乃为喜，有喜必忧，以为深戒。”至于末年，渐相谮毁，稍见离退。时人谓夫人知几其神。吴

主于是罢晏，夫人果见弃逐。钓台基今尚存焉。

甘后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贱。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长而体态特异，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

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乃说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夷，安以妖玩经怀？凡淫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毁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杨太真杨贵妃，小字玉环，弘农华阴人也。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司户。贵妃生于蜀。

尝误坠池中，后人呼为落妃池。池在导江县前。妃早孤，养于父河南府士曹玄家。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郾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郾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是夕，授金钗钿合。上又自执丽水镇紫库磨金琢成步摇，至妆阁，亲与插鬓。上喜甚，谓后宫人曰：“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乃制曲子曰《得宝子》，又曰《得革立子》。先是，开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无子。妃生子，又美丽，宠倾后宫。至十三年，皇后废，妃嫔无得与惠妃比。

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后庭虽有良家子，无悦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贵妃，又宠甚于惠妃。有姊三人，皆丰硕修整，工于谗浪，巧会旨趣，每入宫中，移晷方出。宫中呼贵妃为娘子，礼数同于皇后。册妃日赠其父玄琰济阴太守，母李氏陇西郡夫人。又赠玄琰兵部尚书，李氏凉国夫人，叔玄奭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再从兄钊拜为侍郎，兼数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华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见遇过于诸女，赐第连于宫禁。自此杨氏权倾天下，每有囑请，台省府县，若奉诏敕。四方奇货，僮仆，驼马，日输其门。时安禄山为范阳节度，恩过最深，上呼之为儿。尝于便殿与贵妃同宴乐，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贵妃。上顾而问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禄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

上笑而赦之。又命杨銛以下，约禄山为兄弟姊妹，往来必相宴饯，初虽结义颇深，后亦权敌，不叶。五载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令高力士送还杨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送院中宫

人衣物及司农米面酒饌百余车。诸姊及銛初则惧祸聚哭，及恩赐浸广，御饌兼至，乃稍宽慰。

妃初出，上无聊，中宫趋过者，或笞撻之，至有惊怖而亡者。力士因请就召，既夜，遂开安兴坊，从太华宅以入。及晓，玄宗见之内殿，大悦。贵妃拜泣谢过。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

贵妃诸姊进食作乐。自兹恩遇日深，后宫无得进幸矣。七载，加钊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然虢国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当时杜甫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官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又赐虢国照夜玳，秦国七叶冠，国忠锁子帐，盖希代之珍，其恩宠如此。銛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列棨戟，特授上柱国，一日三诏。与国忠五家于宣阳里，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从，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造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则毁之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上赐御食，及外方进献，皆颁赐五宅。开元已来，豪贵荣盛，未之比也。上起动必与贵妃同行，将乘马，则力士执辔授鞭。宫中掌贵妃刺绣织锦七百人，雕镂器物又数百人，供生日及时节庆。续命杨益往岭南，长吏日求新奇以进奉。

岭南节度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端午进贵妃珍玩衣服异于他郡，九章加银青光禄大夫，翼擢为户部侍郎。九载二月，上旧置五王帐，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处其间。妃子无何窃宁王紫玉笛吹，故诗人张诗云：“梨花静院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时吉温多与中贵人善，国忠惧，请计于温。遂入奏曰：“妃，妇人，无智识。有忤圣颜，罪当死。

既尝蒙恩宠，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

安忍取辱于外乎？“上曰：”朕用卿，盖不缘妃也。“初，令中使张韬光送妃至宅，妃泣谓韬光曰：”请奏：妾罪合万死。

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唯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乃引刀剪其发一縷，附韬光以献。妃既出，上怆然。

至是，韬光以发搭于肩上以奏。上大惊惋，遽使力士就召以归，自后益嬖焉。又加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十载上元节，杨氏五宅夜游，遂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误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数撻。公主泣奏之，上令决，杀杨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许朝谒。于是杨家转横，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其天下人心羡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楼，大张声来。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



，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省正字，十岁，惠悟过人。上召于楼中，贵妃坐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

贵妃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上与妃及嫔御皆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黄纹袍赐之。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上尝梦十仙子，乃制《紫云回》并《梦龙女》，又制《凌波曲》。

二曲既成，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箏，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自旦至午，欢洽异常。时唯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曲罢，上戏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称也。）乐籍，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乐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风习习，声出天表。妃子琵琶逻臙檀，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其木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镂红文，蹙成双凤。弦乃未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淥水蚕丝也，光莹如贯珠瑟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禄山进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为之。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师妃，为琵琶弟子。每一曲彻，广有献遗。妃子是日问阿蛮曰：“尔贫，无可献师长，待我与尔为。”命侍儿红桃娘取红粟玉臂支赐阿蛮。妃善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妓，莫能及之。上命采蓝田绿玉，琢成磬，上方造？，流苏之属，以金钿珠翠饰之。

铸金为二狮子，以为趺，彩绘缛丽，一时无比。先，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即今牡丹，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以步辇从。

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篇。承旨，犹苦宿醒，因援笔赋之。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龟年捧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

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妃饮罢，敛绣巾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力士终以脱靴为耻，异日，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为妃子

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惊曰：“何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览《汉成帝内传》，时妃子后至，以手整上衣领，曰：“看何文书？”上笑曰：“莫问，知则又殢人。”觅去，乃是“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

又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尔则任吹多少。“盖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语戏妃。

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才弄，尔便欲嗔乎？忆有一屏风，合在，待访得，以赐尔。”屏风乃虹霓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长三寸许。其间服玩之器，衣服，皆用众宝杂厕而成。水精为地，外以玳瑁水犀为押，络以珍珠瑟瑟。间缀精妙，迨非人力所制。此乃隋文帝所造，赐义成公主，随在北胡。贞观初，灭胡，与萧后同归中国，因而赐焉。初，开元末，江陵进乳柑橘，上以十枚种于蓬莱宫。

至天宝十载九月秋，结实。宣赐宰臣，曰：“朕近于宫内种柑子树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余颗，乃与江南及蜀道所进无别，亦可谓稍异者。”宰臣表贺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旷古所无无者乃可谓非常之感。是知圣人御物，以元气布和，大道乘时，则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异名，实造化之有初，匪阴阳之有革。陛下玄风真纪，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以潜通。故兹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佳实。绿蒂含霜，芳流绮殿，金衣烂日，色丽彤庭。云云。”乃颁赐大臣，外有一合欢实，上与妃子互相持玩。

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与卿固同一体，所以合欢。”于是促坐，同食焉。

因令画图，传之于后。妃子既生于蜀，嗜荔枝。南海荔枝，胜于蜀者，故每岁驰驿以进。然方暑热而熟，经宿则无味。后人不能知也。上与妃采戏，将北，唯重四转败为胜。连叱之，骰子宛转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赐绯，风俗因而不易。

广南进白鹦鹉，洞晓言词，呼为雪衣女。一朝飞上妃镜台上，自语：“雪衣女昨夜梦为鸞鸟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经》，记诵精熟。后上与妃游别殿，置雪衣女于步辇竿上同去。

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妃叹息久之，遂瘞于苑中，呼为鹦鹉冢。交趾贡龙脑香，有蝉蚕之状，五十枚，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赐妃十枚。妃私发明驼使，持三枚遗禄山。妃又常遗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十一载，李林甫死。又以国忠为相，带四十余使。十二载，加国忠司空。长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小男肱，尚万春公主。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尚承荣郡主。一门一贵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载，重赠玄琰太尉，齐国公。母重封梁国夫人。官为造庙，御制碑及书。叔玄皂又拜工部尚书。韩国婿秘书少监崔纂女为代宗妃；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为让帝男妻；秦国婿柳澄男钧尚长清县主，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阙，去即与妃同辇。华清宫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有莲花汤，即贵妃澡沐之室。国忠赐第在宫东门之南，虢国相对。韩国秦国，薨栋相接。天子幸其第，必过五家，赏赐燕乐。扈从之时，每家为一队，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相映，如百花之焕发。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于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窥其车，香气数日不绝。驼马千余头匹。以剑南旌节器仗前驱。出有饌饮，还有软脚。远近饷遗珍玩狗马，阉侍歌儿，相望于道。及秦国先死，独虢国韩国国忠转盛。虢国又与国忠乱焉，略无仪检。每入朝谒，国忠与韩虢连辔，挥鞭骤马，以为谐谑。从官女监姬百余骑，秉烛如昼，鲜装炫服而行，亦无蒙蔽。衢路观者如堵，无不骇叹。十宅诸王男女婚嫁，皆资韩、虢绍介；每一人约一千贯，上乃许之。十四载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乃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声，（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其年十一月，禄山反幽陵，以诛国忠为名。

咸言国忠、虢国、贵妃三罪，莫敢上闻。上欲以皇太子监国，盖欲传位，自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妃衔土请命，事乃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上幸已蜀，贵妃从。至马嵬，右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兵乱，乃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眈庶，以至于此。

若不诛之，何以谢天下。“众曰：”念之久矣。“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庶国忠诉事。军士呼曰：”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四合，杀国忠，并男暄等。上乃出驿门劳六军。六军不解围，上顾左右责其故。高力士对曰：”国忠负罪，诸将讨之。忠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伏乞圣虑裁断。“上回入驿，驿门内傍有小巷，上不忍归行宫，于巷中倚杖欹首而立。圣情昏默，久而不进。京兆司录韦镈（见素男也）曰：”乞陛下割恩忍断，以宁国家。“逡巡，上入行宫。

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乃曰：“愿大家好祝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帝曰：“愿



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上睹之，长号数息，使力士曰：“与我祭之。”祭后，六军尚未解围。以绣衾覆床，置驿庭中，敕玄礼等入驿视之。玄礼抬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围解。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许道北坎下。妃时年三十八。上持荔枝于马上谓张野狐曰：“此去剑门，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华清官日，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之宅，玄礼曰：“未宣敕报臣，天子不可轻去就。”上为之回辔。他年，在华清宫，逼上元，欲夜游。玄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预备，若欲夜游，愿归城阙。”上又不能违谏。及此马嵬之诛，皆是敢言之有便也。

先是，术士李遐周有诗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即蓟门之士而来。

函关马不归，哥舒翰之败潼关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即嵬马驿也。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玉环，及其死也，力士以罗巾缢焉。又妃常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京师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至此应矣。初，禄山尝于上前应对，杂以谐谑。妃常在座，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育之，国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时虢国夫人先至陈仓之官店，国忠诛问至，县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为贼军至，虢国先杀其男徽，次杀其女。

国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杀之。已而自刎，不死。载于狱中。犹问人曰：“国家乎？贼乎？”狱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并坎于东郭十余步道北杨树下。上发马嵬，行至扶风道。道傍有花，寺畔见石楠树团圆，爱玩之，因呼为端正树，盖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间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

至德二年，既收复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还，使祭之。

后欲改葬，李辅国等不从。时礼部侍郎李揆奏曰，“龙武将士以杨国忠反，故诛之。今改葬故妃，恐龙武将士疑惧。”肃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潜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肤已消释矣。胸前犹有锦香囊在焉。中官葬毕以献，上皇置之怀袖。又令画工写妃形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歆焉。上皇既居南内，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月满目。

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歌歇，闻里中隐隐如有歌声者。顾力士曰：“得非梨园旧人乎？迟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去，果梨园弟子也。其后，上复与妃侍者红桃在焉，歌《凉州》之词，贵妃所制也。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视，无不掩泣。

上因广其曲。今《凉州》留传者益加焉。

至德中，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雨霖铃曲》。曲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亦为感伤。新丰有女伶谢阿蛮，善舞《凌波曲》，旧出入宫禁，贵妃厚焉。是日，诏令舞。舞罢，阿蛮因进金粟装臂环，曰：“此贵妃所赐。”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丽，获二宝：一紫金带，一红玉支。朕以歧王所进《龙池篇》，赐之金带。红玉支赐妃子。后高丽知此宝归我，乃上言‘本国因失此宝，风雨愆时，民离兵弱。’朕寻以为得此不足为贵，乃命还其紫金带。唯此不还。汝既得之于妃子，朕今再睹之，但兴悲念矣。”言讫，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贺怀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与亲王棋，令臣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

上数捭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獬子上局乱之，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臣巾上，良久，回身方落。及归，觉满身香气。乃卸头帟，贮于锦囊中。令辄进所贮袱头。“上皇发囊，且曰：”此瑞龙脑香也。吾曾施于暖池玉莲朵，再幸尚有香气宛然，况乎丝缕润腻之物哉。“遂凄怆不已。自是圣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舞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杨通幽自蜀来，知上皇念杨贵妃，自云：“有李少君之术。”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

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大海，跨篷壶，忽见最高山，上多楼阁。泊至，西厢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额署曰“玉妃太真院。”

方士抽簪叩扉，有双鬟童女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逾时，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莲，紫绶，佩红玉，拽风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以还，言讫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乃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金钗钿合，负新垣平之诈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

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上凭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爱，无自苦耳。“使者还，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内甘露殿，悲悼妃子，无日无之。

遂辟谷服气，张皇后进樱桃蔗浆，圣皇并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数声，有双鹤下于庭。徘徊而去。圣皇语侍儿宫爱曰：“吾奉上帝所命，为元始孔升真人，此期可再会妃子耳，笛非尔所宝，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汤沐，“我若就枕，慎勿惊我。”宫爱闻睡中有声，骇而视之，已崩矣，妃子死日，马嵬媪得锦襖幼袜一只。相传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悲夫，玄宗在位久，倦于万机，常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绝逆耳之言，恣行燕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矣。乘舆迁播，朝廷陷没，百僚系颈，妃王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

梅妃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逊，世为医。妃年九岁，能诵“二南”，语父曰：“我虽女子，期以此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开元中，高力士使闽越，妃笄矣，见其少丽，选归侍明皇，大见宠幸。长安大内、大明、尖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几四万人，自得妃视如尘土。宫中亦自以为不及。

性喜梅，所居阑槛，悉植数株，上榜曰“梅亭。”梅开赋赏至夜分，尚顾恋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戏名曰“梅妃。”妃有《萧》、《兰》、《梨园》、《梅花》、《凤笛》、《玻杯》、《剪刀》、《绮窗》八赋。是时承平岁久，海内无事。上于兄弟间极友爱，日从燕间，必妃侍侧。上命破橙往赐诸王，至汉邸，潜以足蹶妃履，登时退阁。上命连趣，报言适履珠脱缀，缀竟当来。久之，上亲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宠如此。后上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矣。”妃应声曰：“草木之戏，误胜陛下。设使调和四海，烹饪鼎鼐，万乘自有心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上大悦。

会太真杨氏入侍，宠爱日夺，上无疏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尝方之英皇，议者谓广狭不类，窃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缓，亡以胜。后竟为杨氏迁于上阳东宫。后，上忆妃，夜遣小黄门灭烛，密以戏马召妃至翠华西阁，叙旧爱，悲不自胜。继而上失寤，侍御惊报曰：“妃子已届阁前，将奈何？”

上披衣抱妃藏夹幕间。太真既至，问：“‘梅精’安在？”上曰：“在东官。”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温泉。”上曰：女聊斋志异。“此女已放屏，无并往也。”太真语益坚，上顾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妇人遗舄，夜来何人侍陛下寝？欢醉至于日出不视朝，陛下可出见群臣，妾止此阁以俟驾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复寝，曰：“今日有疾，不可临朝。”



太真怒甚，迳归私第。上顷觅妃所在，已为小黄门送令步归东宫。上怒斩之。遗舄并翠钿，命封赐妃。妃谓使者曰：“上弃我之深乎！”使者曰：“上非弃妃，诚恐太真无情耳！”妃笑曰：“恐怜我则动‘肥婢’情，岂非弃也！”妃以千金寿高力士，求词人拟司马相如为《长门赋》，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势，报曰：“无人解赋。”妃乃自作《楼东赋》，其略曰：“玉鉴尘生，凤奁香殄。懒蝉髻丐之巧梳，间缕衣之轻练。苦寂寞于蕙宫，但凝思乎兰殿。信标落之梅花，隔长门而不见。”太真闻之，诉明皇曰：“江妃庸贱，以谀词宣言怨望，愿赐死！”上默然。会岭表使归，妃问左右：“何处驿使来，非梅使邪？”对曰：“庶邦贡杨妃果实使来。”妃悲咽泣下。

上在花萼楼，会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赐妃。妃不受，以诗付使者曰：“为我进御前也。”曰：“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览诗，怅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是此始。

后禄山犯阙，上西幸，太真死。及东归，寻妃所在，不可得。

上悲谓兵火之后，流落他处。诏：“有得之，官三秩，钱百万。”

访搜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飞神御气，潜经天地，亦不可得。

有宦者进其画真，上言甚似，但不活耳。

诗题于上，曰：“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读之泣下，命模像刊石。

后上暑月昼寝，仿佛见妃隔竹间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雾露状。妃曰：“昔陛下蒙尘，妾死乱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东梅株旁。”上骇然，流汗而寤。登时令往太液池发视之，无获。

上益不乐，忽悟温泉汤池侧，有梅十余株，岂在是乎！上自命驾令发视，才数株，得尸。裹以锦褥，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许。

上大恸，左右莫能仰视。视其所伤，肋下有刀痕。上自制文谥之，以妃礼易葬焉。

牛应贞牛肃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

年十三，凡诵佛经二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已而觉，问何故，亦不知。试令开卷，则已精熟矣。著文章百余首。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来答解。或称

王弼、郑玄、王衍、陆机，辩论锋起；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采其文《魍魎问影赋》著于篇。

其序曰：“庚辰岁，予婴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羸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廖。感庄子有魍魎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魍魎问于予影曰：”君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包六艺，文兼百氏。颐道家之秘言，采释部之幽旨。

既虔恭于中馈，又希慕于前史；不矫枉以干名，不毁物而成己。

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烦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与子兮相亲。何不诲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伦？异莱妻之乐道，殊鸿妇之安贫。岂痼疾而无生赖，将微贱而欲忘身？今节变岁移，腊终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动暄气于梅柳；水解冻而绕轩，风扇和而入牖。固可触忧释疾，怡神养寿。何默尔无营、自贻伊咎？‘仆于是勃然而应曰：“子居于无人之域，游乎魍魎之乡，形既图于夏鼎，名又著于蒙庄。何所见之不博，何所谈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见。岂言谈之足晓，何节物之能辨？随晦明以兴灭，逐形骸以迁变。

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视阴，而迟暮之心可见。伊美恶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谴？且予闻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极昏兮默，达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时运之通塞。悔吝不能缠，荣耀不能惑；丧之不以为丧，得之不以为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赏芳春，责予之不贵华饰？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测？‘言未卒，魍魎惕然而惊叹而起曰：“仆生于绝域之外，长于荒遐之境；未晓智者之处身，是以造君而问影。既谈玄之至妙，请终身以藏屏。’”初，应贞梦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

麻姑麻姑，仙人，王方平之妹。汉桓帝时，方平降蔡经之家，曰：“汝当得度世，故求教汝。但汝气少肉多，未能即上天，当作尸解。”乃告以要言而去。经后忽身发热如火，三日肉消骨立，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视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后十余年，忽还家，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复来，当作酒数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著远游冠，乘五龙车，前后麾节旌旗导卫，如大将军侍从。既至，从官皆隐。经父兄参毕，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顷，麻姑至，经与家人见之。年可十八许，顶中作髻，余发散垂至腰，锦衣绣裳，光彩耀目。坐定，自进行厨，擗麟脯，器皆金玉。

时经妇新产，麻姑见之，乃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许米来，掷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犹作少年戏也。”

姑云：“接待以来，东海三为桑田，蓬莱水又浅矣。”方平亦曰：“圣人

皆言：海中将复扬尘也。”麻姑手似鸟爪。蔡经私念，背痒时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即知，乃鞭经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谓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麻姑亦辞去。

裴航裴航，唐长庆中书生，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崔相国赠钱二十万，遂挈归于京，因雇巨舟裁于襄汉。闻同载有樊夫人，国色也。航无由睹面，因侍婢袅烟而达诗一章曰：“向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傥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冥。”

数日后，夫人亦使袅烟答诗一章云：“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京。”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意。及抵襄汉，夫人使婢挈妆奁不辞而去。航遍求访，竟无踪迹。后经蓝桥驿，因渴甚，下道求饮。见茅屋三四间，有老姬缉麻其下，航揖姬求浆，姬咄曰：“云英，携一瓿浆来。郎君饮。”航忆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正讶之，俄苇箔之下，双手如玉，捧出瓷瓿。航接饮之不啻玉液也。因还瓿，遽揭箔见一女子，光彩照人，航爱慕不已，因白姬曰：“某仆马甚乏，愿少憩于此。”姬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耀世，所以踌躇而不能去，愿纳厚礼而取之可乎？”姬曰：“老病只有此孙女。昨有神仙与灵药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若欲娶此女者，须得玉杵臼，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

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至。幸无复许人。”姬曰：“如约。”航至京遍访玉杵臼，忽遇一货玉翁曰：“近有一玉杵臼，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倾囊兼卖仆马，方及其值，辄步骤独携而抵蓝桥，姬见大笑曰：“世间有如此信士乎？”

遂许以为婚，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捣药百日，方议婚好。”

亦于襟带间解药付航，航即捣之，每夜犹闻捣药声，航窥之，见玉兔持杵而舂，百日足，姬持药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帟帐。”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

逡巡，车马隶人迎航，见一大第连云，朱扉晃目，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不任感荷！及引见诸姻戚，皆神仙中人。

一女仙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讫，女仙曰：“裴郎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汉乎？”航愧谢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翹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为玉皇之女史。”姬遂将航夫妻入玉峰洞中，琼楼珠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渐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卢颢遇之蓝桥驿之西，备说得道之事，乃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颢稽顙请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虚其心。实其腹。



“颢犹懵然，复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虚实可知也。“言讫，忽不见。

许真君许逊，字敬之，号真君，南昌人，吴赤乌二年，母梦金凤衔珠，坠于掌中，玩而吞之，因是有娠而生真君。少小疏通，与物无忤。尝从猎射一鹿，中之而毙，鹿母惶顾舐之。因感悟，折弃弓矢，克意为学。博通经史，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闻西安吴猛得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受其秘，日以修炼为事。

时买一铁灯檠，因夜燃灯，见漆剥处有光，视之，金也。明日访售主，还之。晋武帝太康元年，举孝廉，辟为旌阳县令，吏民悦服。岁饥，民无以输。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砾成金，令人潜瘞于县圃。一日，籍民之未输者，使服力于圃。民锄地得金，用以输纳，遂悉安堵。又岁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拯治之。他郡病民相继而至，于是标竹于郭外，置符水于其中，使就竹下饮之，皆瘥。久之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尝憩于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宝剑来见，真君异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日惟击剑自娱，真君知其剑仙也，卒获神剑之用。既而与吴君游于丹阳黄堂，闻谋姆多道术，遂同往叩以道妙。姆云：“昔孝悌王下降曲阜兰公家，谓兰公曰：”后晋代当有神仙许逊，传吾此道。‘留下金丹宝经、铜符铁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积有年矣，今当授子。’乃择日登坛，出孝悌王诸秘，悉传之。真君方心期每岁必求谒姆，姆即觉之，曰：”子勿来，吾即还帝乡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掷之，曰：”子归茅落处，立吾祠，岁秋一至足矣。“二君还，觅访飞茅之迹，遂建祠宇；每岁仲秋之三日，必朝谒焉。初，真君往访飞茅，偶憩真靖，见乡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云：”祭不腆，则神怒祸降。“真君曰：”怪祟敢尔？“乃召风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驱，毋用祭也。“又见人苦远汲，乃以杖刺前涸泽出泉以济之，虽旱不竭。

渡小蜀江，感江岸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戏画一松于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后江涨溃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坏。

真君往西安县，行过一小庙，庙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来，逃往鄂渚矣。”真君至鄂渚，路逢二老人指曰：“蛟伏前桥下。”真君至桥，仗剑叱之，妖蛟惊奔入大江，匿于深渊；乃敕吏兵驱出，遂诛之。时海昏之上缭有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云，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气中者，俱为吞吸，大为民害。真君闻之，乃集弟子逐前至蛇所，仗剑布气。蛇惧，入穴；乃飞符召海昏社伯驱之，蛇始出穴。举首高十余丈，目若火炬，吐毒冲天。真君啸命风雷，呼指神兵，以慑服之，使不得动，乃飞步踏其首，以剑辟其颡。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挥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长数丈。甘君欲斩之，真君曰

：“彼未为害，不可妄诛；一千二百五十余年后，为民害，吾当复出诛之。以吾坛前植柏为验，其枝拂坛扫地，是其时也。”

又预讖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此时小蛇若为害，彼八百人自当诛之。”

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虽灭，蛟精未诛，恐其俟隙溃郡城。吾归郡乎！”乃与甘、施二君归郡，周览城邑。遇一少年通谒，自称姓慎，礼貌勤恪，应对敏给。遽告去。真君谓弟子曰：“适来者非人，即老蛟，故来见试也。”迹其所之，乃在郡城江浒，化为黄牛，卧沙碛之上。真君剪纸化黑牛，往斗之。令施岑潜持剑往，俟其斗酣，即挥之。施君一挥，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直至长沙，化为人，入贾玉使君家。

先是蛟精尝慕玉之女美，化为一少年谒之；玉爱其才，乃妻以女。居数载，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至秋，则乘巨舰重载而归。盖乘春夏大水覆舟所获也。是秋空还，语玉云：“财货为盗所劫，且伤左股。”玉求医疗之，真君即为医士谒玉。玉喜，召婿出；蛟精觉，惧不敢出。真君随至其堂，厉声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浅；吾寻踪至此，岂容复藏？

速出！”蛟精计穷，遂见本形，蜿蜒堂下，为吏兵所诛。真君以法水巽其二子，亦皆为小蛟，并诛之。真君谓玉曰：“蛟精所居，其下深不逾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玉乃迁高原，其地果陷为渊。真君复还豫章，而蛟之余党甚盛，虑真君诛之，皆化为人，诡言曰：“仆家长安，积世崇善；远闻贤师许君有神剑，愿闻其功。”弟子语之曰：“吾师神剑，指天天裂，指地地折，万邪不敢挡。神圣之宝也！”蛟党曰：“亦有其不能伤者乎？”弟子戏之曰：“惟不能伤冬瓜葫芦耳。”蛟党以为诚然，尽化为葫芦冬瓜，浮泛满江。真君知为蛟党所化，以剑授施岑，履水斩之，无噍类。由是水妖屏迹，城邑无虞。明帝太宁二年，大将军王敦举兵内向，次慈湖。真君与吴君同往谒敦，冀说止之。时郭璞在幕府，因璞与俱见，敦喜延之饮而问曰：“予梦一木破天，君等以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

吴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君宜未可妄动。”敦色变，令璞筮之。璞曰：“无成。”敦怒，令武士擒璞，轨之。真君乃举杯掷地，化为白鹤，飞绕梁栋。敦一举目，已失二君所在。

后二君还至金陵，欲买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尔但瞑目安坐，切勿规视，吾自为汝驾之。”默召二龙挟舟而行，舟渐凌空。俄过庐山顶，至紫霄峰金阙洞，舟人拜求济度；真君教以服饵灵草，遂得辟谷不死，隐于此山。二君各乘一龙，以归旧隐。数十年间，不复以时事关意，惟精修至道。孝武帝宁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岁。

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职，并告以冲举之日，遂乘云车而去。

是月望日，遥闻天乐之音。祥云冉冉，羽盖龙车；从官兵卫，仙童玉女，前后导从，乃揖真君升龙车。真君与其父族侍从旰烈、与其母部侍从仙眷四十二口，同时白日拔宅升天，鸡犬亦随。百里之内，异香芳馥，经月不散。

刘晨刘晨，剡县人。汉永平中，与阮肇入天台采药，路迷不得返。经十三日，饮渴甚。望山上有桃实，共取食之。下山，取涧水饮，见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饭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色甚美，顾曰：“刘、阮二郎捉杯来耶！”刘、阮异之。二女欢然如旧，曰：“来何晚耶？”即邀归家。南壁东壁，各有罗帟绛帐。命侍女具馔，有胡麻饭、山羊脯，甚甘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酒，继弄丝弦笙箫，歌舞作乐。夜半，各就一帐宿，欢洽如胶。住久，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春，花艳无凋零，归思更切。

二女曰：“罪根未灭，使君等至此。”遂指示还路。及归，乡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寻觅不获。晋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赵飞燕赵后飞燕，父冯万金，祖大力，工理乐器，事江都王协律舍人。万金不肯传家业，编习乐声，亡章曲任，为繁手哀声，自号凡靡之乐，闻者心动焉。江都王孙女姑苏主，嫁江都中尉赵曼。曼幸万金，食不同器不饱。万金得通赵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妇人。主恐，称疾居王宫；一产二女，归之万金。长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赵。宜主幼聪悟，家有彭祖分脉之书，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辞，轻缓可听。二人皆出世色。万金死，冯氏家败；飞燕妹弟，流转至长安。于时人称赵主子，或云曼之他子，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托附临。屡为组文刺绣献临，临愧受之。居临家称临女。临尝有女事宫省，被病归死，飞燕或称死者。飞燕妹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常窃效歌舞，积思精切，听至终日，不得食。待直资服疏，苦财，且颛事膏沐澡粉，其费亡所爱，其直者指为愚人。

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

飞燕贫，与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鸟者于舍旁。飞燕露立，闭息顺气，体温舒，亡疹粟。射鸟者异之，以为神仙。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召幸。其姊妹樊女愿为丞光司亦巾者，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及幸，飞燕瞑目牢握，涕交颐下，战栗不迎帝。帝拥飞燕，三夕不能接，略无谴意。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帝曰：“丰若有余，柔若无骨；迁延谦畏，若远若近，礼义人也。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耶？”既幸，流丹浹藉。



女愿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邪？”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飞燕自此持幸后宫，号赵皇后。帝居鸳鸯殿便房，省帝簿。女愿上簿，女愿因进言飞燕有女弟合德，美容体，性醇粹可信，不与飞燕比。帝即令舍人吕延福，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合德谢曰：“非贵人姊召，不敢行，愿斩首以报宫中。”延福还奏，女愿为帝取后五采组文手藉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衣故短，绣裙小袖，李文袜。帝御云光殿帐，使樊女愿进合德。合德谢曰：“贵人姊虐妒，不难灭恩；受耻不爱死，非姊教，愿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词舒闲清切，左右嗟赏之啧啧。帝乃归合德。

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帝用樊女愿计，为后别开远条馆，赐紫茸云气帐，文玉几，赤金九层博山缘合。女愿讽后曰：“上久亡子，宫中不思千万岁计邪？何不时进上，求有子？”后德女愿计，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女愿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女愿呼万岁，贺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赐女愿蛟文万金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号为赵婕妤。婕妤事后，常为儿拜。后与婕妤坐，后误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绀袖，正似石上华。

假令尚方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华。“以为石华广袖。

后在远条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婕妤倾心翊护，常谓帝曰：“姊性刚，或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每泣下？恻。

以故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侍郎宫奴，鲜绮蕴香，姿纵栖息远条馆，无敢言者。后终无子。后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蕴香。婕妤浴豆蔻汤，傅露华百英粉。帝尝私语樊女愿曰：“后虽有异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阳华，其姑为冯大力妻，阳华老归冯氏，后姊弟母事阳华。

阳华善赍饰，常教后九回沉水香泽，雄麝脐内息肌丸。婕妤亦内息肌丸，常试若为妇者，月事益保他日，后言于承光司剂者上官妩，妩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羊花潦之，终不能验。真腊夷献万年蛤、不夜光珠，彩皆若月照，人亡妍丑，皆美艳。帝以蛤赐后，以珠赐婕妤。后以蛤妆五成金霞帐，帐中常若满月。久之，帝谓婕妤曰：“吾昼视后，不若夜视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闻之，即以珠号为枕前不夜珠，为后寿，终不为后道帝言。始加大号，婕妤奏书于后曰：“天地交畅，贵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为先人休，不勘喜豫。谨奏上二十六物以贺：金屑组文茵一铺，沉水香莲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结一盘，鸳鸯万金锦一匹，琉璃屏风一张，枕前不夜珠一

枚，含香绿毛狸藉一铺，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龙香握鱼二首，独摇宝莲一铺，七出菱花镜一奩，精金彊环四指，若亡绛绡单衣一袭，香文罗手藉三幅，七面光雄肪发泽一盃，紫金被褥香炉三枚，文犀辟毒箸二双，碧玉膏奩一合。

”使侍儿郭语琼拜上。后报以云锦五色帐，沉水香玉壶。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赐我，死不知此器。”帝谢之，诏益州留三年输，为婕妤作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婕妤接帝于太液池，作千人舟，号合宫之舟。池中起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郾无缝衫，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广榭上，后歌舞“归风送远”之曲，帝以文犀簪击玉瓿，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风大起；后顺风扬音，无方长啸细袅，与相属。后裙髀，曰：“顾我顾我！”后扬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宁忘怀乎？”帝曰：“无方为我持后”。无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风霁。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怅然曼啸，泣数行下。帝益愧爱后，赐无方千万，入后房闼。他日宫姝幸者，或襞裙为丝，号曰留仙裙。婕妤益贵幸，号昭仪。求近远条馆。帝作少嫔馆，为露华殿，含风殿，传昌殿，求安殿，皆为前殿后殿。又为温室，凝缸室，浴兰室。曲房连槛，饰黄金白玉，以璧为表里；千变万状，连远条馆，号通仙门。后贵宠，益思放荡：使人博求术士，求匪安却老之方。

时西南北波夷致贡，其使者举菇一饮，昼夜不卧偃。典属国上其状，屡有光怪。后闻之，问：“如何术？”夷人曰：“吾术天地平，生死齐；出入有无，变化万象，而卒不化。”

后令樊女愿，弟子不周遗千金。夷人曰：“学吾术者，要不淫与谩言。”后遂不报。他日樊女愿侍后浴，语甚欢。后为樊女愿道夷言，女愿抵掌笑曰：“忆在江都时，阳华李姑，畜斗鸭水池上。苦獭啮鸭，时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獭狸献。姥谓姑曰：”是狸不他食，当饭以鸭。‘姑怒，绞其狸。今夷术真似此也。’”

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汗吾绞乎？”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赤凤始出少嫔馆，后适来幸。时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安庙；是日吹埙击鼓，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后谓昭仪曰：“赤凤为谁来？”昭仪曰：“赤凤自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仪裙曰：“鼠子能啮人乎！”昭仪曰：“穿其衣，见其私，足矣。安在啮人乎？”昭仪素卑事后，不虞见答之暴，熟视不复言。樊女愿脱簪，叩头出血，扶昭仪为拜后；昭仪拜，乃泣曰：“姊宁忘共被夜长，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今日垂得贵，皆胜人，且无外搏。

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后亦泣，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钗鸟钗为昭仪簪髻，乃罢。帝微闻其事，畏后不敢问，以问昭仪。昭仪曰：“后妒我尔！以汉家

火德，故以帝为赤龙凤。“帝信之，大悦。帝尝早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女愿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

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后骄逸，体微病辄不自饮食，须帝持匕箸，药有苦口者，非帝为含吐不下咽。昭仪夜入浴兰室，肤体光发占灯烛，帝从帟中窃望之；侍儿以白昭仪，昭仪揽巾使撤烛。他日帝约赐侍儿黄金，使无得言。私婢不豫约，中出帟值帝，即入白昭仪，昭仪遽隐避。自是帝从兰室帟中窥昭仪，多袖金，逢侍儿私婢，辄牵止赐之。侍儿贪帝金，一出入不绝，帝使夜从帟益至百余金。

帝病缓弱，大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慎恤胶，遗昭仪。

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裹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

宫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仪。

昭仪曰：“吾持人主如婴儿，宠倾天下。安能敛手掖庭令，争帷帐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呕血而死。

洛神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

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魂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魂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谬矣！”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

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

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澆，为昭明之精选耳！”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魂，今安在？”女曰：“现为遮须国王。”旷曰：“何为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王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



，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耳！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闻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谈论良久，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缱绻永夕。旷曰：“遇二仙娥于此。

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筋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

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叹已遭。珠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

言讫，超然蹶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今遁世不复见。

有外山王明成祖文皇帝，既有天下，恶靖难诸忠，戮及十族；薄海疑惧，盗贼蜂起。帝窃患之，尝密使爪士，侦察四方；又手招疆臣，随时剿抚兼施，并许便宜行事。其英谋睿断，多史册未载。儿时闻野老言：帝初定鼎燕京，山东巡抚某公入觐，陛辞，帝赐画一轴。某公旋任，展视之。见所画大海汪洋，重峦叠山献，中有楼阁，似是宫殿，并无题咏款识。公朝夕思索画意，忽然有悟。麾下某游击，短小精悍，素习机警。公召至，屏去左右，出另纸仿画一帧，授之曰：“此中有绿林之豪，访之最确，汝其为我生致之。宜秘宜速。功成不吝厚赏，不则勿归也。”公令素严，某不敢辞，贸贸然袖画归。泣别妻子，至登、莱；孑身浮海，听其所之。值飓风漂舟，次一山下；舍舟裹糒上山，欲穷其境。经旬，见前山树木阴翳中，隐隐有楼阁形势，与画略肖。疾行十余里，至其处，见宫殿一所，巍然类王者居。门外白石铺地，洁无纤尘。壮夫百数十人，超距击刺，气象雄猛。

见某，叱问何来？内一人曰：“勿多言，第拘去，请夫人处分。”

遂以索反接其手，驱入四重门内，繫诸檐梧。某惴惴不知何处，自分身死异域，即亦不畏。俄闻呵殿声，传言夫人升殿，命将某带进问话。又入一重门，见大殿左右，武夫数十人皆躬擐甲胄，佩刀剑，屏息侍立。上坐一女子，年二十以来，珠冠绣袍，颜色姣艳，叱问：“何物奸宄，敢犯秘境，汝有几首，不畏死耶？”某伏地泣陈：“身系客商，遭风覆舟；无意误犯，罪该万死！”女子又问：“邦族？”某谓：“晋产。”女子喜曰：“我亦晋产，与汝有桑梓之谊，合是天意。”命左右释其缚，并令更衣授食，谓：“在此少住，俟

主人翁来，筹送汝归。”

某顿首谢。左右导至客房，供给精美。惟见诸人行踪诡秘，无从诘其端绪。时切忧疑，吉凶不能自决。一夜漏二下，将就枕，忽两婢秉烛叩门，传夫人命，召某入内室。见夫人频蹙危坐，某屈膝欲拜。夫人急止之，并赐隅坐。夫人问曰：“汝知此为何地？此间主人翁为何如人耶？”某对曰：“不知。”夫人曰：“主人某甲，固海盗之魁也。此山名有外山，人民多穴居，房舍甚少；物产丰饶，家给户足，向无统属。主人翁近以威胁之，令岁供赋税。

此山纵横四万余里，主人宫室凡三十二处，每处或岁一二至，或间岁一至。主人初号有外山主，近号有外山王。其人孔武有力，日行可二千余里。明能察远，身不在此，此间事纤未俱知；即君此来，当已备悉。“因问某：”究为何事？质言勿隐。“某窥夫人意不恶，遂以直告。夫人叹曰：”我家大同城内，父富有巨万。以春日郊游，被主人飞劫至此。

今年二十有七，已阅十一寒暑矣。他日君归，能为寄语父母，感且没齿。“某起立曰：”倘托夫人福庇，万一生还，敢不如命！“夫人曰：”主人去此年余，默计旦夕且至。汝见时，须道其实。主人尚质，稍涉虚言，恐察及隐情，则齏粉矣。切记勿忘！“嘱毕，仍命前婢送其归寝。亡何，西南风大作，闻众哗言：”大王行且至矣！“盖某甲制铁甲一领，能避五兵，上缀铁铃一百八颗，名曰铁铃甲。每披甲，顺风凌空行，五十里即闻其声，使人预知有备。铃颗重一十二两。摘铃击人，百步之外，百不失一，亦绝技也。时天色微默，新月东上，某伏暗地窥之。见铺毯张幔，灿列灯烛；夫人华妆，率众环踞门外。

但闻空际铃声琅琅，自远渐近。

约二刻许，一莽男子自空而下。紫而虬髯，眇目鸟喙。脱去铁甲，内着绣裤裆，足着吉莫靴，仗剑，昂然观众，略一点首，夫人率众环拜，欢呼簇拥入门。殿下鼓乐侷仞，肆筵设席。

某甲上坐，夫人跪进三爵，起坐左侧侍饮。少选，庖人进蒸豚；甲拔佩剑，齧切大嚼。徐问别后事，夫人唯唯以对。又问：“有远人来未？”夫人谓某月日有某至此。甲笑谓：“我固早料及之。”即命某来问话。某至，但长揖不跪。甲问：“汝居何官？”某忆夫人所嘱，直答曰：“忝官游击，殊不称职。”

又问：“汝来何为也？”曰：“巡抚某公，慕大王威名，欲一望见颜色；故使末将为致殷勤。”甲冷笑曰：“此燕藩之命，某公焉足知我？”某曰：“末将实奉某公令，不知其他。”甲曰：“汝胆亦非小弱，居然不远而至。岂谓我剑不利也？”某对曰：“某公将令素严，大王所知也。明知违令死，奉令而犯虎威亦死，等死也。违令其死速，奉令而乞怜于大王。倘怜末将之死

，肯赐一行，以大王神威，行止可以自由，某公又将奈之何？且大王若去，某公方将结纳之不暇，岂敢有他图哉。果尔，则大王不过一举趾，而未将即可因之不死；他日余生，皆出大王之赐矣。惟大王怜之！”甲沉思久之，曰：“汝且退，容细思之。”某拜谢而出，甲亦罢席。越数日，某见甲曾不述及前事，亦不敢促迫，姑耐候之。一日，忽闻甲大宴宾客，为某祖饯。某窃自庆。顷之，使者来召，某喜从而去。见甲冠服立阼阶，某至，笑执其手，迎入大殿。殿中凡设数十席，所谓三十二夫人，及部下谋士武夫，济济毕集。甲一一指姓道名，某俱与为礼。中一席，某坐客位，甲坐主位，余席按班环坐。

甲飞三巨觥相酬，甲饮讫，乃掀髯谓众曰：“我忝据此山十余年矣，本期与尔曹共图大事。今燕藩其署粗定，已洞悉我底蕴，我复何望？兹某巡抚使某来通殷勤，是必燕藩所指授。

已许同某一行，我其不归也矣。“夫人及众闻之，皆掩面而泣。甲曰：”我意已决，业许之矣。尔曹毋得多言！惟与尔曹约，此去如某巡抚执礼甚恭，则已；不然，我匝月必归，再作别计。或未知鹿死谁手？如匝月不归，诸夫人等，俱听自便；所环子女玉帛，尔曹可瓜分之。或入海，或入山，各自为计。

慎勿系念瞻顾，徒自取苦也。“众默默相视，不置一词，俱饮不尽欢而散。越日，甲召某登舟，并戒众勿送。

比至舟中，则大同之夫人在焉。甲指谓某曰：“是与君同乡，烦为寄语其父母，好好安置，渠所携金玉珠宝，一生吃着不荆”某姑漫应之，问甲：“共有几子？”甲谓：“诸夫人类生而不育，今有娠者尚八人，然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君亦何必多问也？”某深叹其豁达，于是相与沿途共览山川形胜。

甲喟然叹曰：“实不相欺，我初据此山，闻燕藩抗命，屡欲兴一旅之师，前往问罪。既思故王出亡，神器有主，一家之物，仍归一家。天命有归，岂人力所可争哉？”及将至登、莱，乃谓某曰：“计日达岸，烦君先驰报巡某公，须从我三事，可则行，否则止。”某请其说。则曰：“一，我登岸后，某公须率所属文武郊迎于五十里外。一，我此去即于巡抚署栖止，进署时，我乘舆，某公骑马作先导，洞开重门，由中道直入宅门。

一，饮食务极丰腆，每日须择好梨园，演剧侑觞，所需犒赏，不得少吝。只此三事，可则行，否则止。“某曰：”诺。“达岸，即先驰报；寻复命，曰：”某公闻大王至，大喜；所约三事，无不惟命是听。“进署后，某公果执礼甚恭，曲尽绸缪。

甫匝月，甲忽谓某公曰：“闻诸公子甚佳，愿请一见。”公即令六子出拜。甲一一相之，曰：“某清贵，某方面；某民社；某部曹，某卿贰；惟四公子



头角峥嵘，勋业在公之上。”指所佩剑曰：“此出自吴大帝冢中，当日六剑之一，所谓流星者是也。当以相赠。”公为称谢。甲笑谓四公子曰：“今夜与老夫抵足如何？”公笑曰：“童子何知？合当遣事长者。”是夕，果使同寝。平明甲起，唤四公子曰：“为我谢尔翁，吾事毕矣。”

拔所佩剑曰：“请以相赠。”遂自刭而死，撒手以剑授公子；头虽断，而身不仆。四公子大骇，趋以告公；公喜，以礼殓殓之。据实入告，帝大喜；爵某公以国公，某游击超擢总戎，并予伯爵。大同夫人以父母命，归某游击。

后四公子，由词馆出入将相；以征虜功，封爵国公。余公子所官，亦俱如甲言。

吴生唐卢龙节度使李公，精星学推算，穷通寿夭，百不爽一。

有爱女美且慧，公推算当封夫人。非公侯之命，不许占凤；故及笄犹未字也。有吴生者，固世家子。素游惰，而性儇巧；涎欲系援，又不敢遽通媒妁。密以百钱贿日者，为捏造一极贵之格，书于红笺。乘公出行。故犯卤簿。公怒叱虞候拘至舆前，厉声问故。生叩头曰：“小人以贫困不能自存，特占休咎于日者，谓贵不可言。自念一寒至此，何由发迹？缘俯观所评命纸，沉吟犹豫，不虞节钺忽临，致误冒犯，罪万死。”公索评笺，推之良然，颜色顿霁；详诘世族，大喜。命载之后车归，为薰沐更衣。问：“娶妻否？”对曰：“以贫故，尚未婚配。”公益喜，遂筮吉以爱女妻之。

一介措大，一旦坐享富丽，顿增骄蹇。左右之人，妒而且恨，交谮于公。久之，公亦察其无他能，阴悔而厌薄之。欲杀之，苦无其法。会吐蕃大入寇，朝廷忧之，诏各路节度使举将才。公遂抗疏，特荐婿吴生，固世家子，素习韬略，可胜将帅之任。疏上，召生告之。生知借刀杀己，然不敢辞；且佯喜再拜，深谢汲引。及御旨下，生拜辞公，内与妻诀。

女固贤淑，以父将不利于婿，心殊不慊，乃勉生曰：“男儿志在四方，死生有命，此行安知非福？努力为之，不立功归，勿相见也。君其懋哉！”生曰：“诺。”既至戍所，谕部曲将弁，诘旦登场阅武；有不至者，杀无赦。至期，一一阅毕，各厚犒之。且笑谓诸将弁曰：“尔曹各有所长，果同心戮力，蠢尔蕃虜，何难殄灭。幕府少不更事，颇好驰马试剑；敢献薄技，以助诸君一笑！”金曰：“唯唯。愿幸寓目！”少选，数健儿共舁一大刀至，约重千钧。生乃着戎服，跨骏马，持所舁大刀，下抑上扬，左荡右决，轻如挥扇，易若折枝。舞毕下马，毫不竭力。合营罗拜，欢声雷动，贺曰：“公神威，真天人也！”

生命以刀悬诸营门，择日挾伐。初，生阅武时，吐蕃潜遣谍者侦之。见生舞刀，大惊，舌舐几不能下，深夜，悄就营门举之，直如蚍蜉撼树，牢不能动

。谍报吐蕃闻之，相顾失色，君臣筹议，以为不早自量力，强与交绥，是螳臂当车，徒自取死。急上表谢罪，岁岁朝贡，永誓不反。捷闻，朝廷嘉悦。以李公所荐得人，晋左仆射，封代国公。以生征虏有功，授岭南节度使，封万户候；妻封凉国夫人。至是生得官归，遂为翁婿夫妇如初。

后女问生，始知前所舞大刀，以木片饰锡箔为之；又预如式铸千钧铁刀，使悬营门，故令其谍者侦报，以慑其心，而投诚输款也。

里乘子曰：或谓吴生一生工于用诈：始也以诈得妇，卒也以诈得功。亦何狡狴乃尔也。予谓必其命应如此，故天牖其衷，福至心灵。向使吐蕃之役，应变无谋，则翁将借刀以杀其婿，夫且不能终有其妻。匪寇婚媾，能不为生危乎？方入赘时，公虽信命，竟不免为人言所摇；赖女也能贤，安命不贰，安知非福？一言幸中，果尔塞上捷闻；朝中命下，翁既徼宠，妻亦分荣。自是生得官归，遂为翁婿夫妇如初。

是盖有幸存焉。予旧过卢生祠，见题壁诗甚伙，类皆艳羨卢生得遇吕仙，作此一场好梦。予谓卢生若无封侯骨，何能入梦？因口占三绝，以调侃之。有云：“卢生自有封侯骨，才得邯郸梦一常”即此意也。武侯尝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天即命也。否则，命之不犹，而妄希非分。天下之百般奸巧，百般穷者，岂少也哉？况就用兵而论，所谓兵不厌诈。此事即采入智囊，亦奚不可？

卷四聂隐娘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龇”尼欸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专司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

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

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

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

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丈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

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

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令与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望空而蹈，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

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蹶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阆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

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鹞，一抟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覲，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



枢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

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缁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姁儿明季，东越尚书某公，年六十乞休归。筑适园于鉴湖之滨，亭台池沼与平泉绿野比胜。有女素娴，以中秋生，小字姁儿，姿妍性慧，公所钟爱。垂髫自课读书，通晓翰墨；惟选婿綦苛，故及笄犹未字也。同里奚生本旧家子，成童有声庠序。幼失怙恃，而家甚贫，寄居孀妗家，聊藉笔耕糊口。适园花木极盛，每春花开，公必招客宴饮，赋诗为乐。

知名之士，靡不毕至。尝赋白牡丹诗，惟生四首称最，中有四联云：“最好文章惟本色，是真富贵不繁华；美人原不须修饰，名士由来要率真。宜主淡妆脂不脚，太真新浴玉偏温。

风暖腻融瑶岛雪，月明浓簇玉田烟。“尤为公所叹赏，顾谓座客曰：”诸公所作固佳，如奚生蕴藉风流，别有寄托，未免推倒一时豪杰矣。“座客唯唯，金谢不及。宴罢，公以诸诗付姁儿甲乙，姁儿周览一过，亦拔生诗独冠一军，笑谓公曰：”此生的是金华殿中人，安有吐属名隽如此而长贫贱者？“公亦微笑首肯。自是悯生穷困，不时助以膏火，阴有东床之意。以凡事皆决于夫人，不敢遽宣于口，意俟奚生科名小就再议。姁儿雅窥公意，亦殊以为不谬；故每公欲周济生时，必怂恿而赞成之。公幼子年十三，方攻举业，苦无良师，欲延奚生课读，而嫌其年太少，商之姁儿。姁儿笑曰：”昔项橐七岁为圣人师，奚生长于项橐多多矣。况吾弟非圣人比乎，有何不可？“公笑曰：”诺。“遂延奚生课其幼子。

初，姁儿第知生才，而未见其貌。家塾在适园外西偏，姁儿绣楼傍适园东角。生课读之暇，恒携公子来园闲眺。姁儿自楼窗窥之，见生仪容俊伟，举止不俗，心益喜。生固早耳姁儿才貌双绝，又闻其评诗及怂恿之言，窃幸此身得一知己，我不可以负之。又念一寒至此，岂能妄觊系援？继又叹曰：“此生不娶姁儿，宁终鳏耳！有志者事竟成，彼刘文叔岂非人哉。”

同邑大冢宰某公，与公同年登第，权势赫赫，震耀朝野。公鄙其为人，交殊淡漠。其子某甲以荫典得指挥千户，家居，假父势鱼肉乡里，人多侧目。甲以丧偶托媒求姁儿为继室，公雅不欲；商之夫人，夫人歆其富贵，极口允诺。公争之曰：“甲虽一时富贵，其所行事，恐终难免于祸。”夫人怒曰：“甲与汝无仇，何得信口诅咒？且姁儿日长，似此门第错过，更许谁耶？”公曰

：“奚生年少多才，定不久于贫贱，吾意欲将姪儿妻之可乎？”夫人唾其面曰：“汝蒞也耶？将爱女给乞丐，岂不畏显者笑耶？吾志已决，汝休饶舌。”遂将姪儿许字某甲；以公有欲妻奚生之说，恐留奚生，有碍女声名，翌日遂辞奚生去。

公无可如何，惟有垂头浩叹而已。奚生即辞公出，仍住孀妗家。

知姪儿已字某甲，顿缺所望；镇日喃喃呖语，如失魂魄，眠食俱废。妗固无子，将依生以终。见生病状，殊切忧虑，不时就问所苦。生日加剧，自恐不起，遂将病源，备告妗氏，且谓：“此生不一见姪儿，死不瞑目。”妗慰之曰：“儿勿妄想。彼既字某甲，并世簪缨，岂复垂念寒？。以甥才华，何患不发迹？

他日苟得志，又何患无美妇人哉？”生摇首曰：“妗言非也，姪儿我知己，非世俗巾幗可比。彼若知儿病，必蒙垂悯。但苦无人为通消息耳。“姪儿之乳母王媪，与妗比邻，素甚契合。

闻生病，间来省问；妗不得已，以生所语告媪。媪叹曰：“以汝家郎君配我家小娘子，大好事耳。夫人愤愤贪富贵，许某公子，以凤偶鸡，诚可惜！妗不知我家小娘子，亦非寻常人物，此段姻缘，甚非所乐。容老妇见时试以郎君言告之。倘蒙垂悯，未可知；然不敢必也。可慰郎君，勿自苦，老妇自有以报命。”妗称谢，坚托而别。姪儿知奚生因已辞去，心殊不忍，又知夫人已将已许某甲为继室。稔知甲固纨绔恶少，自念终身失所托，意忽忽不乐。某甲喜聘姪儿，早涎其美，以中馈需人为词，亲迎之期甚迫；委禽纳采，备极丰腆。夫人大喜，日督趣姪儿检点汝奁。姪儿本系爱女，一言一笑，皆能博堂上欢；近忽神情懒惰，日复一日，惭难维持，夫人颇深诧异。

乃命之曰：“男婚女嫁，人之大伦也。我为汝择配不易，今幸许某公子。此邑中第一等大绅士，其父气焰炙手可热，朝廷向用方殷，指日可望枚卜。不似汝父，老不长进，但图逸乐，遽尔乞休。即论某公子家道，岂止百万！汝嫁去便督家政，一呼百诺。似此大富贵，何尚郁郁不乐耶？若难舍我二老，幸在同邑，时可见而。为汝计，当无不乐也。汝日来欢少愁多，我殊不解，岂需何衣物而赧于启齿耶？盍为我言之。”姪儿不答。

再三研诘，卒蹙眉不发一语。夫人无奈，只得曲意谕慰而去。

他日姪儿晨起较迟，尚未晓妆，侍儿为具早膳，悉却勿用。蓬头对镜，脉脉若有所思。王媪适至，惊曰：“几日未见娘子，何忽清瘦若此？”姪儿叹曰：“我亦不解何忽若此，但觉此心毫无生人之乐。古人有言：忧能伤人。我其不能久于人世矣，奈何？”王媪曲为劝慰，因笑谓曰：“可贺！娘子喜期已近；某公子是吾邑第一等人家，指日娘子过门，荣华富贵，享用不荆不知老妇登

门，尚可望见颜色否也？” 姁儿不待言毕，即正色侧身向壁，怒容可掬。王媪自知失言，默坐移时，又问：“近日可否游园？园中有何花开？曾作诗词否？作画否？弹琴否？” 姁儿但摇头不语，色稍霁。媪因言昨有某秀才携一古琴，玉轸金徽，据称是甚管夫人旧物，腹并有善画马之赵孟頫手刻多字。央老妇携至贵宅求售，以其索价太昂，又恐损坏，难以赔偿，故未将来。姁儿笑曰：“姆无论如何，早晚能将来一看否？” 媪笑曰：“可。” 因称綵走近姁儿身旁，低声笑曰：“尚有一可笑事，容宽老妇罪，方敢陈说，愿闻之否？” 姁儿笑曰：“有何可笑事，姆试言之，或可破闷，决不汝罪？” 媪曰：“可笑奚生的是书痴，不时自说娘子是渠知己，不可负之。”

此生除却娘子，誓不他娶。前自宅中辞出，渠镇日如失魂魄，眠食俱废，看来难以医治，渠言死不足惜，及生不一见娘子，断不瞑目。旁人多斥其妄。渠泣谓娘子非世俗巾幗可比，若知渠病，必蒙垂悯。但苦无人为通消息。老妇怜而多情，给其代为转达。天下竟有此种痴情之人，不真令人发笑乎？“姁儿闻之，始则涕泪满面，继则吞声哽咽。及闻赞其非世俗巾幗可比，却喜奚生真不愧知己。平日一片垂悯奚生热心，不觉一时感触，几至放声痛哭矣。媪见姁儿此状，果信奚生之言不谬。少间姁儿啜泣已，自以罗巾拭泪。媪复进曰：” 奚生如此多情，无怪娘子垂悯。老妇明日薄暮送琴来，即暂屈奚生伪为奚奴，污面易衣，负琴而至，藉使一见娘子可乎？“姁儿不语，意似首肯。

媪会意，少坐兴辞。姁儿曰：“姆须识之，勿忘明日薄暮务将琴来，切勿失信，劳我盼望！” 媪点首者再曰：“诺。” 比归，具告奚生，生霍然兴曰：“我言何如？娘子命我死，且不敢辞，何况奴乎？” 日籀，媪令奚生以土污面，衣以须捷，授以琴，负之而趋，俨然奚奴。

由适园入，媪先见姁儿。问：“琴曾将来也未？” 媪点首，招奚生入。奚生置琴几上，见姁儿淡妆靓服，病容满面，而光采照人，罄折欲拜。姁儿急止之，命坐。怜其为己，不惜破衣垢面，不禁双泪承睫；顾素性英爽，寻即收泪，笑谓生曰：“君之痴情，妾已尽知之矣。以君之才，宁长贫贱？天下美人，胜于妾者甚多，何患不有嘉偶？妾自知薄命，日来心绪恶劣，慵如中酒，病颇绵脰，其不能久于人世也必矣。君幸努力自爱，好自为之，何必抵死与人争骷髅哉？” 生听姁儿言，泪下涔涔，方欲有言，忽侍儿报夫人至。姁儿大惊，急匿生复室中，自扶王媪出户相迎。夫人问几上何来一琴？姁儿谓是王媪将来求售者，彼称是管夫人旧物，儿尚未审定。夫人命将宋锦弣解开，就烛下谛审，见金徽玉轸，断纹甚好。又视其腹镌隶书两行云：“翳龙门兮无枝，妃玉轸兮冰丝；与子期兮静好，偕百年兮友之。” 旁行楷书署款云：“皇庆元年中秋，天水子昂为仲姬夫人铭于沔波馆。” 夫人赞曰：“铭字刻手俱好，的是魏



公旧物无疑。魏公人品虽不免后人訾议，然究不愧一代才人。此物可留为妆奁之助，愿吾儿他日能效魏公夫妇足矣。”顾谓王媪：“索价几何？我处付给。”媪笑曰：“诺。”夫人又与姁儿哢哢絮语，久之始去。

漏已初下，宅门前后尽頹。姁儿问王媪：“奚生在此，将焉置之？”媪曰：“事已如此，娘子不用忧虑，可暂藏婢女房中，老妇再伺隙携出。”姁儿无奈，只得命诸婢同伴已宿，即以婢房暂置奚生。姁儿待侍女素宽，诸婢乐为之用，凡事多不回避。时公冢子已由词馆晋大司成，远官京郊闻妹已字某甲，心殊不嫌。素敦友爱，又以妹系两亲爱女，特遣妻杜氏归，为妹料理嫁事。杜本岐公嫡裔，明察刚断，胜于男子。到家数日，见姁儿情状，心窃诧异。又闻某甲所为多不法，亦甚腹非翁姑鹵莽错配。偶至姁儿处，适奚生在婢房。开半窗外窥；见杜至，遽掩其窗。杜眼明，已瞥见之。

默谓姁儿素读书，以节义自许。何忽有此暧昧事？殊切惊疑。姁儿素与杜极相得，见杜至，立身含笑。杜执手慰问：“近日眠食如何？”姁儿笑曰：“不过尔尔。”杜见王媪笑曰：“我家小姑子好期在迩，未免难舍两大人膝下。汝来作伴解闷，亦大好，”姁笑曰：“唯唯。”杜见房中图书满架，案上一帙，恰是姁儿以乌丝阑手写蝇头小楷。自选唐人乐府，内夹近作一首，是拟李长吉《宫娃歌》。并次原韵云：“捧心一顾粉黛空，先施要宠压六宫；凝脂中酒白玉暖，莺儿教歌蝶拍板。欢娱不足忘朝昏，纤纤新月愁眉痕！烟波一舸谁曾见，好事诬同赋感甄。满溪香水枯春渚，响屐廊荒草铺路。不如老浣越中纱，白头不到吴中去。”杜氏阅毕，又信手一翻，是张文昌《节妇吟》，见通首丹黄。起四句密圈，上二句旁评云：“既知有失，似可不赠珠矣。偏赠珠以表其情。可谓痴绝。然不可不谓知己。”

下二句旁评云：“既知有失，似可不接珠矣。乃感其缠绵之意，暂且系之。

可见人生不外一情。虽节妇一时亦难愬然拒绝，亦以知己难得也。“中四句单圈旁评云：”四句凑泊无理，良人既非庸流，尚贪与人絮语，有愧罗敷多矣。“末二句密圈旁评云：”赖有此耳，马到悬崖，不得不勒，然亦无可奈何时也。“总评云：”此妇已嫁，犹与外人殷殷通词，将置良人于何地？作者且以节字标目，可见古人之恕尝见。世有男才女貌，往往限于门第，而不能如愿者，处此境地，尤要确有把持。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司业此诗，大约有为而言，究不可以为训。“

杜氏读所拟近作，并细味评语；见姁儿立论正大，当不至于苟且，因借以讽之曰：“适读贤妹大作，为先施翻案极妙，不知果有说乎？”姁儿笑曰：“据《春秋》三传、《国语》，先施本不知所终，以有裹鸱夷沉江之说，后

人便附会偕鸱夷泛五湖矣。即《洛神赋》而论，不过陈思脱胎宋玉《神女》、《好色》等赋，偶尔遣兴。留枕之说，荒谬不经。考阿甄与陈思年齿悬殊，况魏文猜忌异常，陈思避嫌不暇，敢赋感甄乎？才人信口雌黄，可恨可畏！然二人亦自有暇可摘，如先施果是范大夫妻，即不当再事吴王；阿甄既为袁妇，即不当再适曹氏。大抵女子须要守礼谨严，稍失防检，即不免后人唐突，是不可以不慎！”

杜氏听姮儿所论，殊深欣佩，因又谓：“贤妹大作，命意之旨既闻命矣，敢问所评《节妇吟》，文昌以节许之名，果能称实乎？”姮儿笑曰：“此妇妙在多悄而不肯失身，守得身住，便是守得节祝”曰：“然则古人所谓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此妇律之，毋乃过乎？”曰：“此为泛泛者言之也。若彼此亦既覩止，两相慕悦；外言无翼自能飞入，内言无翼自能飞出。

大抵声应气求，直如好友；虽男女异体，亦各忘形。既占同心，即期聚首；情之所钟，真如针芥相投。固结莫解，并非贪人欲之私贱等淫奔也。即有时情不能禁，偶越范围，必须用力操持，谨守分际。昕夕覩面，俨对大宾。偶一失足，男则狂且，女则荡妇。老子云：“不见所欲，则其心不乱。‘是不可不慎而又慎也。’”杜氏听姮儿所言，已窥大意，不禁默默叹惋。

乃屏去侍女，悄谓姮儿曰：“贤妹好期已近，非愚嫂妄论，两大人择婿未免太失检察。奈何？”姮儿闻之，泪下如雨。杜慰之曰：“贤妹不必伤感。如何斡旋，愚嫂必肯效力！”姮儿见杜氏直抉其隐，默自惊异，不觉红晕两颊，益增悲哽。杜曲为劝慰，笑曰：“愚嫂归来，俗冗纷纭，家中房舍多未能到，未识贤妹住屋共几楹也？”姮儿谓卧房及婢女所居共八楹。杜氏故左右周览，信步至婢房前，反手试褰其帷，蓦见奚生，大惊。

回首问姮儿，此何人也？姮儿以杜前言有因，意已罄悉底蕴，当不媒蘖，乃腴腆直答曰：“此奚生也。”并具告崖末。且谓：“住此业经三口，无隙可出；如有苟且，神明共殛，惟嫂氏察之！”杜氏习闻奚生之才，及详度其仪容举止，的是不凡。默叹姮儿鉴赏有真，又恐因羞致变，乃慰之曰：“贤妹独具特识，如欲缔逖好，久留在此，究非善策。宜速为计。”姮儿含羞答曰：“妹方寸已乱，惟嫂所命。”杜知姮儿之意已决，素稔王媪是姮儿心腹。独召媪至，附耳授计，趣其速归。又正色谓奚生曰：“妾为君事，煞费经营，君宜努力进取，为闺中人生色，切勿有负。”奚生感泣再拜，指天信誓。漏初下，杜计王媪已将车至，预遣去适园纪纲人等，悉召姮儿身旁奴婢至己房中。

命姮儿结束，略带金珠钗饰，由适园与奚生偕遁。姮儿故有四婢，长名木鸡，年十四，日听眉语，素解主人意，亦命俱去。

又以千金付王媪，留为二人食用之资。杜一一处分已，携姮儿手，叮咛赠

语，姁儿挥泪，衿衽再拜而别。一时竟无一人知者。

漏二下，杜命稽察门户，严加颈键。漏三下，忽报姁儿住房火起，俄顷烈焰炽天，举室惊慌，群争扑灭，而八楹已成灰烬。

幸间架不与他屋毗连，尚未延烧别院；惟姁儿未曾拯出，木鸡尸亦俱毁。公与夫人悲恸欲绝，杜氏再三劝慰，乃已。某甲方准备亲迎，忽得此信，大失所望，日惟沈溺勾栏，藉以排解。

亡何，而东楼之祸作矣。初，某甲藉父势，在乡何恶不作。曾直指使者巡方过此，叩马鸣冤者数百人。直指素有包老之称，阅词大怒，据实一一封章入告，并劾其父纳贿鬻爵数条，确有佐证。朝廷震怒，即日降旨，削其父子爵，远戍烟瘴充军，沿途不得逗留。所有家产，一概籍没入官。某甲在路，恶创溃发，寻毙。冢宰公老年恸子，兼以跋涉劳顿，未几亦殒。一家竟无噍类矣。姁儿既偕奚生出亡，自携木鸡，与王媪在穷乡买屋一所，竹篱茅舍，荆布自甘。王媪伪称为甥女，见者但诧其美，而不知其为女公子也。奚生仍居妗氏家，偶来与姁儿相见；亲如兄弟，敬如朋友，一言不敢狎褻。以感姁儿知己，惟恐有负；下帷攻苦，连战俱捷。廷试得馆选，授翰林院编修，乞假回籍完姻。是科主考官六人，公冢子已晋少宰预焉。以与奚生同里，谒见时倍觉亲洽，闻公旧有东床意，未免振触同怀之情。

悼念亡妹薄命惨死，又念某冢宰父子如此结局；妹若在，更难为情，反以早死为幸。当奚生旋里，少宰托带家书中，盛夸奚生才品俱优，自庆得人，且嘱公为之留意执柯。姁儿自奚生计偕北上，日闭门焚香，鼓所购管夫人旧琴，聊以消遣。

间或教木鸡下棋；或遇花开时，对花写书数笔；或作诗填词，以抒怀抱。一日读老杜《佳人》五古一篇，反复披吟，不胜感慨！忽王媪与木鸡从外联袂趋入，笑称贺喜，谓顷妗氏传言，奚生已授编修，乞假归娶，不日可到。姁儿闻之，心窃自贺。及奚生归，先使人报知姁儿。既谒某公，执礼甚恭，袖出少宰家书。公阅之不胜叹息。送奚生出，归与夫人言及少宰家报，意似怨夫人当日失计。杜氏在旁闻之，笑曰：“恭贺两大人，小姑固无恙，今某甲靡有孑遗，正好鸾胶重续，请勿嗟怨！”

公与夫人相视愕眙。杜笑言：“当日火灾。故己所为。”乃备述尔见缕，公与夫人大喜。先迎姁儿归，风示奚生遣媒纳聘，涓日合卺如礼。

双缙庙任迂叟，浙右儒生而无子，惟一女，名之曰宜男。饰雌为雄，聊娱膝下；延师教读，以充石麟。时有东邻之子白云娥者，其父老年所得，虑其娇柔难育，为之贯耳披鬢，呼为云姐，附任氏之学。与宜男为窗友。时女年十三，男年十四；两小无猜，二情相洽。校书赌诵，互角聪明；女或胜之，则划云



之面，相与嘲笑。适师外出，女之母与姑入塾，不识云之为男也，视其柳眉叠翠，杏脸舒红，与其女璧合珠联，争辉并耀。叹曰：“使宜男而果男也，使配云姐，真一对好姻缘。”姑曰：“依合为媒。”问：“云姐愿否？”母笑曰：“以待来玉。”云始知宜男之为女也，益比昵之。一日师讲《易》，至男女构精句，草草读过。女请问构精之义，师嗔之曰：“是非儿女之所宜问？”女曰：“圣经贤传，岂有不可对人言者哉？”师莞尔他顾。

云凝睇流盼，唤其阿呆，女更狐疑莫释矣。值师之友来约湖山之游，联袂而去。

女问云曰：“姐纵慧悟，未必能通《易》理。何哂我为？”

云曰：“难言也，秘密之旨，非效共形状，终不明晰。”女笑从之，携手入师卧室，共坐榻上。云拥女于怀，探手于裤，抚其奇葩初绽，莲瓣微开。女嗤嗤笑却之，曰：“与姐等耳，毋徒相扰。”云曰：“人各具体，奚能相同？”乃推女横陈，急卸其裤曰：“我教汝构精。”女拒之曰：“昭昭白日，姐不羞耶？”回手抚云，则红霞仙杵，触指翘然。女讶曰：“是何物也，我何无之？”云笑曰：“以有补无，斯谓之构，请尝试之！”

于是牡丹露滴，巫峡云停。女整衣起笑曰：“构精如是，无怪师之秘而不宣也。”从此师或不在，则玉山相并，雾鬓厮磨，抢韵联吟，递相赠答。云填《望江南》一阙投女曰：“香闺忆，忆昔乍亲卿：锦帐甫垂参喜惧，宝钗乱颤忍嚶鸣，此刻不胜情！”

女答之曰：“香闺忆，忆昔就萧郎：欲避羞难遮绮扇，最销魂处卸华妆，共入黑甜乡。”云叠赠曰：“香闺忆，忆昔闹阳台：春融柳舞莺梭捷，露沁花娇燕翦开，依艳满情怀。”女复曰：“香闺忆，腼腆忆初朝：艳夺小桃嗔脾睨，样留新月倩郎描，另有一番娇。”欢娱易过，不觉腊去春回。女年加长，待字深闺，不复出就外傅矣。云亦还其本来，另寻师友。女作书投之曰：“同学妹宜男衿衽致启云娥哥哥足下：忆昔情融绛帐，暂得连镳；泣别萧斋，遽成分襁。缅维现身说法，秘传法象之微。

口角吟香，共斗香奁之句。方期此乐可常，岂意于今不再？况雌伏者顿尔鳧翔，雄飞者反嗟豹隐。我心匪石，能不黯然。伏愿速遣冰人，以践海誓。则半暇之劈，幸很全归；已破之舟，不致沦溺。萦萦俟诺，戚戚布函。伏祈采览！“云得书情急，恃宠撒娇，直告父母。父虽怒其不端，然事已如斯，转虑其子失所，遂倩密友即任翁之戚，敬备桌仪，往求凤卜。任曰：”西邻白翁固所素识，第伊仅有掌珠，那得配我假子？“媒曰：”其女实男子，伪作女妆。以期易养耳。“任曰，”即云姐耶？“

媒曰：“是也。翩翩美少，谅必中东床之眩”任曰：“不可，不可！云姐

昔与我女同学，若与联烟，是无私有弊，玷我家声矣。”媒以童稚何知，决无他故之言，再三劝之。任怒，掉头而入。媒覆白翁。云不知也。尚欢欣鼓舞。与女书曰：“同学愚兄云娥顿首启宜妹妆次：睽隔半年，相思两地。何期云间之鹤，忽堕瑶函；原上之，载衔嘉命。焚芸盥诵，顿慰调饥，来谕悉遵，冰人已遣。谅尊甫知我，必允好逑！伫盼河桥鹊影，正当授采之期；缱岭鸾声，拟上催妆之什矣。克敦旧好，再缔新欢；鼓瑟琴，重叠香闺之韵。宜其家室，应续化生之文。谅必卿为我喜，我为卿贺。书报宜妹知之。”时女已闻父决绝之言，饮泣数日矣。母知其意，反加詈也。得云书，恸绝复苏，覆书曰：“顷接琅函，深叨锦注；第君家柯使，徒抱空言。老父以迹涉嫌疑，遽尔决绝。云郎其未知之耶？从此机云池馆，鹤唳空闻；王谢楼台，燕巢靡托。此日青闺，已经蝶散；当年红粉，将属烟销。是固妾之命也！想云郎才似子桓，徒怀绛树；情同穆满，空忆赤乌。谅必同此悲愤耶！然以马卿之才，不患无文君之配；而妾则已非完璧，岂可二夫？故夜寝偶思，则涕泗被面；晨兴忽感，则爪指乱爬。嗟嗟失此于归，终成堕落。

如不弃粪土，敬订逾垣，面诉离忱，以表永诀耳。临风呜咽，授笔酸辛，云郎采览！“云得书，心乱如麻，泪零如雨。细问其母，犹含糊答应。知事之决无济也。俟蟾明之候，踏梯逾墙，已于檐头接入。相持对泣，泪继以血。女曰：”妾生不逢辰，之死靡他；既不能续前缘，当以魂依左右耳。惟愿郎君，新不忘故；时以杯羹呼名而奠，则九原如在矣。今邀郎来，知我死所。“遂指其床，已红丝结扣，悬于顶格。云曰：”生不同衾，死当同域，奚忍舍我？“抢先入扣，女往牵救，则抱女同登，双双毙命。次日，婢媪唤女，不应。掇户而入，瞥睹双悬，惊呼翁至，抚之俱僵耳。两尸互抱不解。唤白翁来，共鸣诸官。

判曰：“审看得白云娥与任宜男者，居本比邻，幼而同学。盈盈弱女，僭称冠带之雄；渺渺丈夫，反袭裙钗之饰，阴阳颠倒，堪嗟两老之朦胧；天地网，宜有双星之缱绻。继而琼田人去，碧海无归；借斑管以描愁，托瑶笺而请命。既以参氏媒妁，好逑称意之花，允宜凤舞鸾歌，竞唱定情之曲。而乃不容坦腹，徒悔噬脐。登简传心，愁甚衡阳之雁；捧书泣血，凄逾巴峡之猿。缟袂趋风，匹夫之志难夺；红颜赴义，匹妇之谅可悲。遽尔双璧同组，立绞鸳鸯之颈，循环合体，牢牢蛤蚧之身。虽事不可风，而节犹足龠律设大法，例顺人情。因是殓以巨棺，俾作同工之茧；葬诸大陆，将生连理之枝。从此地下长眠，不羨人间短景。本县特以表圭璋之坚志，非徒艳花月之新闻。此谳。”断令合葬西湖之麓。风流花判，传诵一时。故土有往吊之者。乡愚不知，谓其有所祈祷，尤而效之，有求必应，趋之如市；竞于坟首立庙，香火大盛。至今庙貌犹新

，其为发情止义之报耶。

妙女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莫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

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昏迷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

言本是题头赖咤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世，已两生矣。赖咤王姓韦名宽，第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同游世间，寻索至此。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脏中秽恶俗气，乃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凤楼。其前生有一子名遥，见并依然相识。昨来之日，于金桥上与儿别，赋诗，惟记两句曰：“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时自吟咏，悲不自胜。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诸大仙及仆隶等，悉来参谢，即托灵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间，久蒙存恤，相愧无极！”其家初甚惊惶，良久乃相与问答。仙者悉凭之叙言曰：“暂借小女之宅，与世人言语。”其上尊语，即是丈夫声气；善伦阿母语，即是妇人声。各变其语如此。或来或往，日月渐久；谈谐戏谑，一如平人。每来即香气满室，有时酒气，有时莲花香气。后妙女本状如故。一日妙女吟唱，是时晴朗，空中忽有片云如席，徘徊其上。俄而云中有笙声，声调清锵；举家仰听，感动精神。妙女呼大郎复唱，其声转厉。妙女讴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畅不可言。其曲名《桑柳条》。又言阿母适在云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时，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吾代其患之。数日后，妙女果背上肋下，各染一肿，并大如杯，楚痛异常。经日，其主母见此痛苦，令求免之。

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呼天仙忏悔；其声清亮，与四方相应。如此移时，醒悟肿消，须臾平复。后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为尔白大郎，请兵救女。”

即如睡状，须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扫，添香净室。遂起支分兵马，匹配几人于某处检校，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

其婢即瘥如故，言见兵马形像，如壁画神王，头上着胡帽子，悉金钿也。其家小女子皆见，良久乃灭。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曰陈万。每呼之驱使，部位甚多，来往如风雨声。更旬时，忽言织女欲嫁，须往看之。又睡醒而说婚嫁礼，一如人间。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备纪。其家常令妙女绣，忽言今要暂去，请婢凤楼代绣。如此竟日，便作风楼姿容，精神时异；绣作巧妙



，疾倍常时，而不与人言语，时时俯首笑。久之，言却回，即复本态，无凤楼状也。

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

须臾遂至，传语问讯。妙女忽笑曰：“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

此时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良久，乃去。有时言向西方饮去，回遂吐酒，竟日醉卧。一夕言，将娘于一魂，小娘子一魂，游看去。是夕娘子等并梦向一处，与众人游乐。妙女至天明，便问娘子梦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余，绝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唤我归，甚凄怆。言久在世间，恋慕娘子，不忍舍去。如此数日涕泣，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汝意须往，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告娘子曰：“某相恋不去。既在人间，还须饮食，但于某一红衫子著，及泻药。”如言与之，遂渐饮食。

虽时说未来事，皆无应。不知其婢后复如何。

王梦蛟长乐马某，操布业，妻许氏，中年无子，遂娶王姬。姬身具鳞甲文，其母梦长蛟缠体而生者，名之曰梦蛟，记其瑞也。

归马，年仅十六；未几，生一子，名铎，许氏阳为喜悦，而阴实妒忌，思有以中伤之。王识其心，故防卫惟谨，母子不片刻离也。一日，许谕洗衣。王怀子，持衣登楼，当窗以晾。许潜蹑其踪，自后推其母子坠楼，而作惊讶状。马闻之，趋救，王头面虽伤，其子端坐无伤。马察知其妻不能相容而畏之，遂成悸疾。其伙李某自远方贸布回，生平相与之至笃者。泣告以故，出妾与子，属之李。曰：“知己之托，敢当重任，但某无家室，何以安如夫人也。”马曰：“予筹之审矣，请以王姬侍足下，以存吾孤？”李推之不得。厚嫁之，带其子铎往。逾年，生一子，名之曰马；盖不忘其友之赠妾生子，以志其恩义也。未几，马某卒，而许氏亦颠沛死。李以马赠嫁之资，经营起家，富甲一邑。重聘延名师，以训二子，恩勤兼执。马铎得中永乐壬辰状元，其子李马亦发解。李夫妇大悦，分马铎以家资之半，俾归其宗。

铎泣辞曰：“若非继父，何有今？兹愿以空身守先人庐墓。”

李强与之。铎以财产为弟游扬名誉，且与改名曰骐，以避嫌疑。

戊戌，李骐亦状元及第。未几，李夫妇以寿终。铎欲黜其嫡母许氏，以王姬归葬父所。骐不愿，曰：“若依兄命，则弟为无母之儿，于礼不顺。”不得已，陈情于朝。帝命礼部议，曰：“王氏改嫁，义已绝于前夫，教子成名，理应隆以异数。况李骐不能无母，而马某本自有妻。论妇道之有终，应砭后葬，嘉英才之连育，请锡荣封。事出创闻，后不为例。”议上，封以长乐县君，谕祭葬。

白猿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

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采深入深阻。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

尔夕，阴风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悟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

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筱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侵雨濡，犹可辨识。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

扞萝引纆亘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帔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

见人皆慢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具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

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纥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

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纥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旁一岩曰：“此其食廩。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大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

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厕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刃，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言绝乃死。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几案。

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

，久者至十年。

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

旦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然而逝。

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

夜就诸床嬲戏，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旨会利。然其状，即獬豸瞿类也。今岁木叶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澜者久，且曰：“此山复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纡服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归，犹有知其家者。纡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纡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

娇红记申纯，字厚卿，祖汴人。也随父入都，八岁通六经，十岁能属文，天姿卓越，杰出世表，风情动物，不减于斯，故贤士大夫，多推举焉。宣和间，荐而不第，归；郁郁不自胜。家居月余，因适邻郡母舅王通判。信宿而至，则门枕碧流，目断千里，波涛汹涌，风景粲然，明灭远出，特起望外。生既至，因入谒舅，舅见之，遂引生至中堂。姪出见，生进拜毕，就位。

舅有一子，名善父，年七岁，一名含。舅因呼善父出拜，再命侍女飞红呼娇娘出见。良久，飞红附耳语姪，以娇娘未经妆为言。姪因怒曰：“三哥家人也，出见何害？”又令他侍女促之。

顷刻，娇自左掖出拜。双鬟绾绿，色夺图画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殊莹。生起见之，不觉自失。叙礼竟，娇因立姪后。生熟视之，愈觉绝色，目摇心荡，不能禁制。姪笑曰：“三哥远来劳苦，宜就舍少息。”因室之于堂之东，去堂二十余步。生归馆后，功名之心顿释，日夕惟慕娇而已。恨不能吐尽心素与款语，故常意属焉。舅姪皆以生久不相见，款留备至，生亦自幸其相留，冀得乘间致款曲于娇也。平常出入舅家，周旋堂庑，虽终日得与娇游从，未尝敢一邪言相及。生因察其动静，见娇言笑举止，常有疑猜不定之状，生知其赋情特甚也，求所以导情达意之便，而未能得。一夕，娇晚绣红窗下，倚床视茶糜花，久不移目，生轻步踵其后，娇不知也。因浩然长叹，生知其有所思，因低声问曰：“尔何于此伫视长叹也，将有思乎？将有约乎？”娇不答，良久，乃曰：“兄何自来此？日晚矣，春寒逼人，兄觉之乎？”生知娇以他词相



拒，因应曰：“春寒固也。”

娇正视，逡巡引去，生独归室。自后，日聚饮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娇则凝袂正色，若将不可犯。生虽慕其美丽，然见其不相领略，以谓娇年幼情简，不谙世事，因不介意。一日，舅有他甥至，舅妗亦留之。至晚，舅开宴，申生预坐。酒至半，妗起酌酒劝他甥，舅将酣，娇时陪立妗后赞之，令溢觞。

酒至生，力辞。妗曰：“子素能饮，独不能为我开怀乎？”生辞以失志功名，且病，又已醉甚，不能复加。

妗未答，娇因参言其后曰：“三兄动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妗因辍瓶授觞，生再拜而饮，因喜不自胜。既毕，妗退步酌酒劝舅。申生之前，烛烬长而暗，娇因促步至烛前，以手弹烛，因流视语生日：“非妾则兄醉甚矣。”生谢曰：“此恩当铭肺腑。”娇微笑曰：“此乃恩乎？”生曰：“意重于此矣。”语未毕，妗因索水涤觞，娇乃引去。自此，生复留意。

一夕，娇独坐于堂侧惜花轩内，生偶至座侧，见娇凭阑无语，徙倚沉吟。时花槛中有牡丹数本，欲开未开，生因为二绝以戏之曰：“乱惹祥烟倚粉墙，绛罗轻卷映朝阳；芳心一点千重束，肯念凭阑人断肠。”“娇姿质艳不胜春，何意无言恨转深；惆怅东君不相顾，空余一片惜花心。”生援笔写此二诗，以示娇，娇巡檐展诵，倾环低面，欲言不言。正凝思间，忽听流莺数啭，如道人意中事，娇览之未毕，忽闻妗语声，娇乃藏之袖间，徐步趋归堂中。生怅恨久之，归室，殆无以为怀。因作一绝，题于堂西之绿窗上。诗曰：“日影萦阶睡正醒，篆烟如缕午风平，玉箫吹尽霓裳调，谁知鸾声与风声。”后二日，舅他出，娇窥生不在，直入卧空，见西窗有诗一绝，踌躇玩味，不忍舍去。

知生之属意所在，乃濡笔和其西窗之韵以寄意焉。诗曰：“春愁魇梦苦难醒，日迴风高漏正平；魂断不堪初起处，落花枝上晓莺声。”生归见娇所和诗，愿得之心，逾于平常，朝夕惟求间便以感动娇。然娇或对或否，或相亲昵，或相违背。生不测其意，莫得而图之。一日，舅妗开宴，自午至暮。酒敬，舅妗起归舍，生独危坐堂中，欲即外舍，俄而娇至筵所，抽左髻钿钗匀博山理余香，生因曰：“夜分人寝矣，安用此？”娇曰：“香贵长存，安可以夜深弃之！”生又继之曰：“篆灰有心足矣。”娇不答，乃行，近堂阶，开帘仰视，月色如昼，因呼侍女小慧，画月以记夜漏之深浅，乃顾生曰：“月已至此，夜几许？”生亦起下阶，瞻望星汉。曰：“织女将斜，夜深矣。”

因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娇曰：“东坡钟情何厚也？”生曰：“奇美特异者，情有甚于此焉。可以此诮东坡也？”

娇曰：“兄出此言，应彼此苦众矣，于我何独无之。”生曰：“然则实有

也，不然则佳句所谓‘魇梦’者，果何物而‘苦难醒’耶？”言情颇狎，娇因促步下阶逼生曰：“凡谓织女银河何在也？”生见娇之骤近，？然自失，未及即对，俄闻户内姪问娇寝未，娇乃遁去。次日，生追忆昨夕之事，自疑有获，然每思遇事多参商，愈不自足。次日晨起，生入揖姪，既出，遇娇于堂西小阁中，娇时对镜画眉未终，生近前谓之曰：“兰煤灯烬邪，烛花也？”娇曰：“灯花耳。妾用意积之，近方得之。”

生曰：“若是，则愿以一半丐我书家信。”遂首肯，令生分其半，生举手分煤，油污其指，因请娇曰：“子宜分以遗我，何重劳客耶？”娇曰：“既许君矣，宁惜此？”遂以指决煤之半以赠生，因牵生衣拭指污处曰：“缘兄得此，可作无事人耶？”

生笑曰：“敢不留以为贄！”娇因变色曰：“妾无他意，君何戏我？”生见娇色变，恐姪知之，因趋出，珍藏所分之煤于枕中。自后，生心摇荡特甚，不能顷刻少置。伏枕对烛，夜肠九回，思欲履危道，以实娇心而未获。一日，暮春小寒，娇方拥炉独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来，娇不起顾生，生乃置花于地。

娇惊视，徐起以手拾花，询生曰：“兄何弃置此花也？”生曰：“花泪盈晕，知其意何在？故弃之。”娇曰：“东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

兄何索之深也？“生曰：”已荷重诺，无悔。“娇笑曰：”将何诺？“生曰：”试思之。“娇不答，因谓生曰：”风差劲，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即席，与娇偶坐，相去仅尺余，娇因抚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威相凌逼也。“生恍然曰：”能念我寒，而不念我断肠耶！“娇笑曰：”何事断肠？妾当为兄谋之。“生曰：”无戏言，我自遇子之后，魂飞魄扬，不能着体，夜更苦长，竟夕不寐，汝方以为戏，足见子之心也。

予每见于言语态度，非无情者，及予言深情味，则子变色以拒我，岂可不解世事，而为是沽矫哉？谅孱缪之迹，不足以当雅意，深藏自闭，将有售也。后日一言之后；余将西骑矣。子无苦戏我。“娇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无言，妾知兄心旧矣，岂敢固自郑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终始，其如后患何？妾亦数月来诸事不复措意，寝梦不安，饮食俱废，君所不得知也。“因长吁曰：”君疑甚矣，异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济，当以死谢君。“生曰：”子果有志，则以策我。“娇未及答，俄然舅自外至，生起，因出迎舅，娇乃返室，不可再语。

又越两日，生凌晨起，揽衣向堂西绿窗内而立，背面视井檐，不知此时娇亦起，在隔窗内理妆矣。生诵东坡诗曰：“为报邻鸡莫惊觉，更容残梦到江南

。”娇闻之，自窗内呼生曰：“君有乡闾之念乎？”生因窥窗语娇曰：“衷肠断尽，无可导意，只得归矣。”娇曰：“君果诞妾邪？既无意于妾，何前委罪之深也？”生笑曰：“予岂无意，第被子苦久矣，然则若何谋之？”

娇曰：“今日间人众。无可容计。东轩抵妾寝室，轩西便门达熙春堂，堂透荼糜架，君寝室外有小窗，今日若晴霁，君自寝所逾外窗，度荼糜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罕花密，当与君会也。”生闻之，欣然自得，惟俟日暮，得谐所愿。至晚，不觉暴雨大作，花阴浸润，不复可期，生怅恨不已。因作《玉楼春》词，援笔书之，可写怏怏之怀。

词曰：“晓窗寂寂惊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诉，低眉敛翠不胜春，娇转樱唇红半吐。匆匆已约欢娱处，可恨无情连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挑尽残灯天未曙。”生晨起会娇于妗所，因共至中堂，以夜所缀词视之，娇低声笑曰：“好事多磨，理故然也。”

然妾既许君矣，当别图之。“是日。生侍舅从邻家饮，至暮醉归，且思娇早间别图之言，疑娇之不复至也，又沉醉睡熟。娇潜步至窗外，低声呼生者数次，生不之觉，娇怅恨而回。又疑生之诞己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缕发，书盟片纸付娇，娇亦剪发设盟以复于生。虽是极意慕恋，然终于无便可乘。一日，生收家书以从父晋纳粟补闾州武职，以生便弓马，取生归侍行。

娇顾恋之极，作诗送行。诗曰：“绿叶阴浓花正稀，声声杜宇劝春归？相如千里悠悠去，不道文君泪湿衣。”生得诗和韵以复，诗曰：“密幄重帏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归；文君为我坚心守，且莫轻拼金缕衣。”生终以娇“绿叶阴浓”之语为疑，又成一词寓《小梁州》以示娇，词云：“惜花长是替花愁，每日到西楼。如今何况抛离去也，关山千里，目断三秋，漫回头。殷勤分付东园柳，好为管长条。只恐重来绿成阴也，青梅如豆，辜负梁州，恨悠悠。”

娇知生之疑已，亦以《卜算子》词复之，词云：“君去有归期，千里须回首。

休道三年绿叶阴，五载花依旧。莫怨好音迟，两下坚心守。

三只骰儿十九窝，没个须教有。“自后生从父以他故不果行。生居家，行住坐卧，饮食起居，无非为娇，兴念以致沉思成玻因托求医至舅家。数日，无便可乘与娇一语。至于饮食俱废，舅妗为之皇皇，医卜踵至，但云生功名失意，劳思所致，终不能知生之心。数日，病小愈。一日，舅出报谒，生因强步至外庑，方伫立，俄而娇至生后，生骇然。娇曰：“偶左右皆他往，妾得便，故来问兄之玻”生回顾无人，因前牵衣欲与语，娇曰：“此广庭也，十目所视，宜即入室。”生与之俱及门，忽双燕争泥坠前，娇因舍生趋视，俄舅之侍女湘娥突至娇前。娇大骇，生乃引去。至暮复会中堂，娇谓生曰：“非燕坠，则



湘娥见妾在君室矣，岂非天乎？“生然其言，而悒悒之心，见于颜色。一日晚，娇寻便至生室，谓生曰：”向日熙春堂之约，妾尝思之，夜深院静，非安寝之地。自前日之路观之，足以达妾寝所。每夕侍妾寝者二人，今夕当以计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君至夜分时来，妾开窗以待。“生曰：”固善也，不亦危乎？“娇变色曰：”事至若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驹过隙，复有锤情如吾二人者乎？事败当以死继之。“生曰：”若然，余何恨乎？“是夜将半，生乃逾外窗达堂后，数百步至荼糜架侧，久求门不得，生颇恐。久之，寻路得至熙春堂。堂广夜深，寂无人声。生大恐，固疾趋入，见娇方开窗倚几而坐，衣红绡衣，下白丝裳，举首向月，若重有忧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因扶窗而入。娇忽见生，且惊且喜，曰：”君何不告，骇我甚矣。“生乃与娇并坐窗下，时正夜分，月色如画。生视娇。

体态艳媚，肌莹无暇，飘飘然不啻娥之下临人间也。娇谓生曰：“夜漏过半，幸会难逢，可就枕矣。”欣然与生相携素手，共入罗帐之中。解衣并枕间，娇曰：“妾年幼，殊不谙世事，枕席之上，望兄见怜。”生曰：“不待多言。”一晌欢娱，而娇娘千金之身，自兹失矣。欢会之际，不觉血渍生衣袖。

娇乃剪其袖而收之，曰：“留此为他日之验。”生笑而从之。

有顷，鸡声催晓，虬漏将阑，娇令生归室，因视生曰：“此后日间相遇，幸无以前言为戏，惧他人之耳目长也。妾，女子也，情牵事惑，殊乖礼法，幸垂明鉴，好为秘之。妾之托君，亦无憾矣。”生辞，愧喜交集。自后，生夜必潜至娇屋，凡月余，无有知者。岂期欲火所迷，俱无避忌，舅之侍女曰飞红、曰湘娥，皆有所觉，所不知者，娇之父母而已。娇亦厚礼红等，欲使缄口。第飞红辈虽觉之，而未之敢发。俄而，生以父书促归，既归，则寝食俱废，思欲娶娇为妇，乃作书达娇曰：“前日佳遇，倏尔旬余。魂飞杳杳，每形清夜，松竹深盟，常存记忆。

蒹葭之迹，得自托于兰蕙之旁，为幸大矣。幽会未终，白云在念，自抵侍下，无一息不梦想洛浦之风烟也。家事经史，非为不复措念，纵一勉强，不知所以为怀。

有亲朋见怜于大人前，致一语，天启其衷，俾续秦晋再世之盟，未审舅姪雅意若何。倘不弃庸陋，则张生之于莺莺，乌足道哉！

兹因媒氏有行，喜不自制，诉此以布腹心。幸相与媒之，临风以俟佳音，家居无聊，偶思佳丽夜别之言。缀《永遇乐》一词，并用录呈，亦以见此情之拳拳耳。新霜在候，善加保卫。“生写书毕，并录前所作《永遇乐》词。缄封私付媒媪。父母不知也。媒得书，即往见舅姪，且以生父命告之。舅为之开宴。次日，媒申前请，舅曰：”三哥才俊洒落，加以历练老成，老夫得此佳婿

，深所愿也。但朝廷立法，内兄弟不许成婚，似不可违。前辱三哥惠访，留住数月。甚能为老夫分忧。老夫亦有愿婚之意，而于条有碍，以此不敢形言。

“媒氏再三宛转。

终不能得。至晚。再置酒款媒，舅命妗主席，娇时侍立妗侧，知亲议之不谐也，心生悒悒，但不敢形之言语耳。酒散，媒左右顾视无人，欲致生书于娇。适娇至媒前剔灯，媒因私语娇曰：“子非厚卿之情人邪？厚卿有手书。令我私致于子。”

娇竦然，微言应曰：“然。”泪坠言下。媒为之改颜，遂从身畔取书授娇，娇收置袖间，未敢展视。妗起，娇亦随妗入室。

次早，媒再请于舅，且以言迫之。舅怒曰：“此无不可，第以法禁甚严，欲老夫罪戾也？尔勿复言，此决不可。”媒知其不就，因告归。舅又命妗酌酒与媒为别。娇因侍立，私语媒曰：“离合缘契，乃天之为也。三兄无事宜来，妾年且长，岁月有限，无以姻事不谐为念也。”因出手书，令媒持归，以复于生。

媒既归，街舅不允之由，遂以娇书与生，生展视之，乃新词《满庭芳》一阕，娇制也：“帘影筛金，簟纹浮水，绿阴庭院清幽。夜长人静，消得许多愁。长记当时月色，小窗外，情话绸缪。因缘浅，行云去后，杳不见踪由。殷勤，红一叶，传来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间阻，恩爱成休。应是奴家薄命，难陪伴，俊雅风流。

须相念，重寻旧约，休忘杜家秋。“生览诵数遍，殊不胜情。每对花玩月，不觉泪下。初，生与成都府角妓丁怜怜者，极相厚善。怜敏惠殊俊，常得帅府顾盼；生方妙年秀丽，怜怜尤见倾慕。生自秋还乡里，怜怜屡遣人招生，生托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陈仲游，亦豪家子也，见生每置恨于临风对月之间，因拉生至成都舒怀，遂同至怜怜之家。生既入，怜不胜欢喜，杯酒话款曲，生但面壁，略不致意。怜怪之，委曲询生，终不言。怜意其碍于仲游也，乃留之竟夕，令其女弟伴姐侍仲游寝，而自荐于生。生不得已，因与同席，枕边切切诘生所以不见答之故，生乃具道与娇娘相遇之情。怜问曰：“娇娘谁家女也？”生曰：“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怜又问：“其质若何？”生曰：“美丽清绝，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风韵过之。”

怜因沉思良久曰：“既名娇娘，又且美丽若此，岂非小字莹卿者乎？”生燥然曰：“尔何由知之？”怜曰：“向者帅府幼子将求婚，酷好美丽，不以门第高下为念，但欲殊色，常捐数千缗，命画工于近地十郡求问，伺隙绘人家美女以献，凡得九人，此其一也。色莹肌白，眼长而媚，爱作合蝉鬓，时有忧怨不足之状。尝至帅府内室见之，因记其姓字，果然是否？”生曰：“子如亲见

其人，即是此女。”怜曰：“宜子之视我如土壤，子之所谓真天上人也。妾常入视，伫目不能去，第恨不见其身。

今后至彼，愿求旧鞋丐我。“生诺之，明日遂同陈仲游同归。

抵家后，生因怅恨再期杳杳，伤感成疾，困卧累日。父母惊异，因令人询问生得病之由。生乃托以梦寐绝怪，将不能免，必须求善能驱役鬼神者，作法禳之。父乃命良巫祈祝，生密使人厚赂巫者，令向父母言此为怪物所凭，必当远避，方可向安。如其不然，生死未判。父母闻巫言，大惊惧，以为诚然。于是，议令生往舅家以避此难，择日起行。先期之二日，令人取覆舅家，舅妗许之。娇时在父母旁，闻生有来期，喜慰特甚。人回报，生亦欣快，随觉病差愈，父母以为得计。及期，生既戒行，病亦向安。于时，莺转簧声，百花竞发，园林锦绣，夺目争妍。

生至舅屋，及门，遇娇于秀溪亭。两情四目，不能自止。暂叩寒暄毕，生欲入谒舅，娇止之曰：“今日邻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宁玩赏牡丹，至暮方归。姑至此少息，徐徐而入可也。”乃与娇并坐亭上，娇因谓生曰：“君养摄不如平时，何故今复来此，何干也？”生疑其言，乃曰：“日月未久，何故忘予？自相离之后，坐不安席，味不适口，寝不着枕，行不重足，何止夜月屋梁之思。中间请命严君，冀谐媒灼，而天不从人，竟辜宿望。

春花秋月，风台雪榭，无一而非牵情惹恨之处。百计重来，以践旧约。今子乃有‘复来何干’之辞，予失计甚矣。“娇愧谢曰：”君心果金石不渝，妾何以谢君？“因相与欢。移时，同步入室。生至其旧馆，窗儿依然，向时所书诗曲，左顾右盼，濡染如新，生怅然自失。至晚，舅妗归，生拜谒甚恭，舅问生曰：”闻三哥有微恙，想二竖子遁矣。“生谢曰：”惟舅舅怜其微恙，庶得逃免。再造之赐，没齿不忘。“舅妗劳勉之。生就室，自后与娇情意周洽，逾于平昔。住数月，情益厚。生因忆丁怜怜之言，求旧鞋于娇。娇力谒生曰：”安用敝履为哉？“

生不以实告，娇不许。舅之侍女飞红者，颜色虽美而远出娇下，惟双弯与娇无大小之别，常互鞋而行，其写染诗词，与娇相埒。

娇不在侧，亦佳丽也。以妗性妒，未常获宠于舅。常时出入左右，生间与之语。娇则清丽瘦怯，持重少言，伫视动辄移目。

每相遇，生不问，娇则不答，戏狎一笑，则使人魂魄俱飞扬。

红尤喜谑浪，善应对，快谈论，生虽不与语，亦必求事以与生言。娇每见之，则有不足之意。

及生再至，红亦与之亲狎，娇疑焉。生久求娇鞋不获。一日，娇昼寝，生偶至其侧，因窃鞋趋出。方及寓室，以他事去，未曾收拾。飞红适尾生后，见



生遗鞋，红乃疑娇所与者，因收之。生罔知所以，及归室索鞋，无有也，因怏怏于怀。及暮，娇问生索鞋。生曰：“此诚我盗去，然随已失之；谅子得之矣，何苦索我耶？”娇乃止。盖飞红拾归，以付娇也。然娇以此愈疑生私通于红矣。一日，见飞红与生戏于窗外，捉蝴蝶，因大怒诟红。红颇憾之，欲以拾鞋事闻妗，未有间也。后遇望日，众出贺舅妗，娇在焉。飞红因语娇所履之鞋，扬言谓生曰：“此即子前日所遗之鞋也。”娇变色，亟以他事语舅妗，会舅妗应接他语不闻。娇因大疑生使红发其私，乃大怨望。自后非中堂相遇，不复求便以见生。女工诸事，略不措意，怨隙之心，行住坐卧皆是也。生亦无以自明。一日，生不意中漫于后园纵步，适于花下见鸾笺一幅，生取而视之，乃《青玉案》词也：“花低莺踏红英乱，春心重，顿成愁懒。杨花梦散楚云平，空惹起，情无限。伤心渐觉成牵绊，奈愁绪寸心难管。深诚无计寄天涯，儿欲问，梁间燕。”生披味良久，意谓娇词，而疑其字画颇不类娇所书，因携归置于室中书案之上，欲询娇而未果。

抵暮，西窗前有金笼养能言鹦鹉一只，甚驯，娇过其侧，戏以红豆掷之。鹦鹉忽言曰：“娇娘子何打我也？”生闻之，亟出室招娇。娇不至，生再挽之，方来。娇入生室，正疑思不言，忽见案上花笺，因取视之。良久，目申生不语。移时，生曰：“子何时所作也？”娇不答。生又曰：“何故不言？”娇亦不应。生力究之，娇曰：“此飞红词也，君自彼得之，何必诈妾？”生力辩，娇并无一言。徘徊良久，长吁，竟拂衣起去。生留之不可。自尔相会愈疏。娇终日熟寝，间一二日，才与生一见，见亦不交一言。凡月余，生不能直其事。

生一夕迳造娇室，左右寂然，惟见窗上有绝句一章云：“灰篆香难炷，风花影易移。徘徊亡限意，空作断肠诗。”生察诗，知娇之为己，且疑心之深也。乘间，语娇曰：“再会以来，荷子厚爱，视前时有加焉，迹日形似之间，不能不为子所弃，何今昔移志乎？”娇初不言，生再诘之，娇潸然涕曰：“妾自遇君之后，常恐力日不足。今者君弃妾耳，妾何敢弃君？”

抑君意既自有主，何必妾望矣？“生曰：”苟有二心，有如此日。“因指天自誓，以明无他事，且曰：”子何疑之甚也？“

娇曰：“君偶遗鞋，飞红得之；飞红遗词，君且得之。天下偶然之事，何多之甚耶？妾不敢怨君，幸爱新人，无以妾为念也。”

生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吾怪迹日见子若有忧者，人之情态，岂难识哉？子若不信前誓，当剪发大誓于神明之前。”娇乃回笑曰：“君果然否？”生曰：“何害？”娇曰：“若然，后园中池，正望明灵大王之祠；此神聪明正直，叩之，无不响应。”

君能同妾企祠大誓，则幸甚也。“生曰：”如命，想明灵大王亦知予心之无他也。“娇乃约以次早与生俱游后园，临东池畔，遥望大王之祠，两人异口同声，拜祈设誓，其词累千百，不能备载。誓毕，携手而归。自后娇与生情好深笃，饮食起居，无不留意。生自此亦不与飞红一语。红察之，因大憾。一日，生因纵步至后园牡丹丛畔，忽遇娇先已在彼，遂与娇携手而过别圃。不觉飞红亦自后潜至，见娇与生并行，因促步返舍，语姁曰：“天气晴暄，可入后园，牡丹盛开，能一观否？”其实欲姁一行，袭败娇之踪迹也。姁可其请，遽命红侍，行至园中，瞥见生与娇行于此畔亭，左右俱无人，姁因大疑，因呵娇，生乃狼狈返室，惆怅不已。知为飞红所卖，故致为姁所觉，无以自释。越二日，生自知其迹不宁，乃告归。舅姁亦不留之。娇夜出，潜与生别曰：“天乎，得非命欤？相会未期，而有是事，妾独奈何哉？兄归，善自消遣，求便再来，无以疑间，遂成永弃，使他人得计也。”因泣下沾襟，生亦掩泣而别。娇又作《一剪梅》词授之。且曰：“兄归时展视之，即如妾之侧矣。”

言终而去。词云：“豆蔻梢头春意阑。风满山前，雨满山前，杜鹃啼血五更残。花不禁寒，人不忍寒。离合悲欢事几般。离有悲欢，合有悲欢，别时容易见时难，怕唱阳关，莫唱阳关。”

申生与娇别归，父母以生久在外，荒废书史，间岁功名之会，又复在眼，遂令生于书斋温习旧业。生与其兄纶虽朝夕共学，而思娇之念无时不然。夜则与兄异榻而寝，怅恨之词，或形于梦寐，恨不能御风缩地，一与娇会。至七月中旬，舅以眉州倅满，道经申生之门，因留宿于生家者累日。此时舅挈家以行，姁娇寓生家，相随不离跬步，兼飞红、湘娥诸侍女杂然左右，生与娇欲一言不可得。居三日，舅命戒行，车马喧阗，送者络绎于道。

姁与娇各登车，诸侍女相随先后。申生亦乘马相送，闯其便曳帘挽车，与娇语旧。娇泪下如雨，不能答。徐曰：“遇君之后，一日为别，不能堪处，况今动是三年，远及千里，一旦思君之切，安保其再能见君乎？但恐妾垂首瞑目，骨化形销，君将眠花卧柳，弃旧怜新，妾枕边恩爱，他人有之矣！”生曰：“明灵大王在彼，吾誓不为也。”娇曰：“若然，妾荷君之恩。死且不朽。”乃占诗一首赠生：“欲语征夫促去忙，临歧分袂转情伤；不堪千里三年别，恨说仙家日月长。”娇于袖中又出香一枚，上有金锁团凤，以真珠百粒，约为同心结赠生，曰：“睹物思人可也。得暇求便一来，毋以地远为辞。”言未竟，轩车催动，雾隐前山，晓月半沉，目送不及。生别舅姁辞回，凄然归于书室。间消永日，无不泪零，晨窗夕灯，学业几废。间为词章，无不寄与娇红之语，他不暇及。一日赋一曲，以示兄纶，皆寄其意于言词之外，未尝斥言也。词云：“春风情性，奈少年辜负，窃香名誉。记得当初，绣窗私语，便倾心素

。雨湿花阴，月筛帘影，几许良宵遇。乱红飞尽，桃源从此迷路。因念好景难留，光阴易失，算行云何处。三峡词源，谁为我写出断肠诗句。目极归鸟，秋娘声价，应念司空否？甚时觅个彩鸾，同跨归去？”兄见之，抚生背肩曰：“厚卿，以弟之才，当取青紫如拾芥，以显二亲，夫何流连光景。此词固佳，察弟之心，必有所主。秋期在近，且移此笔，鏖战文场可也。”

生但无言。盖生词微寓于娇相会之始末，至“乱红飞颈之句，则直指飞红媒孽之事。思恨之极，作为此词，其兄不知也。及至八月，与兄俱就秋试毕，即欲言归，兄纶谓曰：“三年灯火辛勤，决以此举，揭榜在近，何不少俟？”生曰：“兄学业高远，危中必矣；劣弟荒唐儻陋，孙山之外，不言可知。不欲久此，榜揭后，无面目回乡也。”兄再四挽留，生不得已，从之。

逾数日，秋闱拆号，生与纶俱在高旻兄弟联捧捷而归。次年又与兄纶同及第，兄纶受绵州绵山县主簿，生以弓箭升，且授洋州司户。兄弟归家侍次。时有卖登科记于眉州者，舅因阅之，见生兄弟皆及第，因大喜，归谓妗曰：“二哥、三哥皆及第，吾家宅相得人矣，但恨相去千里，不能亲贺。”逐遣人致书，且询问：“二甥荣授何官，如瓜期未及，能一来款我，以慰老夫忻喜之心否！”生得书与兄谋曰：“舅有命召，兄宜一行。”

纶曰：“父母在，焉可远游，委以家事？然舅妗所命，亦不可违，长孙克家，弟固当祝”于是，生欣然领命，即日治行诣舅任所。既至，舅见之，且贺且谢。须臾，妗娇毕见，且曰：“别后喜审吾甥兄弟俱擢危科，与有荣华。”生谦谢再三。又问二哥何以不来，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舅妗等问劳尽礼，妗终以生前疑似之故，馆生于厅事东边，去堂甚远。生亦远嫌，寻常非呼召而不入。纵或一至堂庑，未尝与娇款狎；或与娇偶然相遇，左右森立，但彼此佯视，不能出一言。生殊无聊，住十余日，欲告归。然终念远来，未曾与娇一语，闷闷不乐，徘徊久之。一日，生晨起入谒妗，妗未起，生因忽遇娇于堂侧，时且早，左右俱未起，娇亟出步前语生曰：“妾别兄久矣，思念之心，未尝少息。喜审近取高第，但恨命薄，不能执箕帚，以观富贵，为大恨耳。兄能不弃，不以地远来临，妾何以得此？

妾与飞红有隙，君所知也。

今妗以年尊多病，不暇他顾；而飞红方用事，跬步动容，无所求其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与兄一叙畴昔者，坐此故也。妾每见兄，必晨昏入谒；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兄每入必晚，今非兄早至，妾安能与兄一语也！“生曰：“我见事变如此，终日死坐，孤苦之态，不能备言。方欲于一二日间，图为归计；缘未及与子一语，故未忍去。今既若此，我虽在此，竟何益也？予将归矣。”“娇曰：“妾以今日之故，屈事飞红，尚未得其欢心。自今以住



，当愈屈意事之，万一得回其意，则可与兄复如前日。兄果能留月余否？“因出袖中黄金二十两与生，曰：”恐兄到此，或有用度，衣服有不堪者，宜令左右以工直持来，当与兄修治也。“生乃曰：”若果有可谋，虽僻处鬼室，千日亦何害？“顷之，人渐众，生遂出。愈无聊赖，时绕户吟咏，以写怀抱。生在舅家，自秋及冬，岁将暮矣，慕恋之心，终无以自遣。每以明烛，倚床独坐，夜半方就枕。所居室东边，有修竹数竿，竹外有亭。前任州官有子妇美而少，因得暴疾，遂至不起，殁于亭中。经岁后，移归乡里，然精诚在亭中。每为妖祟以迷少年，生不知其详。一夕，方掩门而坐，将及二更许，忽闻窗外步履声，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为怪。

顷之，叩窗甚急，生出视，则见娇娘独立窗下，曰：“君何不惧，候君久矣。”生不知妖，欣然与之入室，曰：“子何以得此来？”答曰：“舅妗熟寝，无有知者，故来相就。”将旦，告去。嘱生曰：“此后，妾必夜至，兄无干不必至中堂。或入，偶相遇，不必以言相问，恐人有所觉也。妾或与君语，幸无见答以狎邪之言，妾必有为，君宜引去不对，则人将谓君无心于妾，庶可释疑也。”生曰：“子若夜必一至吾室，吾入何干！”

言讫遂去。自后妖夜必至，凡月余，人莫知之。生常经数日方一入中堂，左右问之，以他事对。或遇娇，则远望引避。娇自生再至，益屈己以事飞红，平日玩好珍奇之物，红一开口，则举而赠之。锦绣绫罗，金银珠翠，惟红所欲，人皆呼之为红娘子。红见娇之待己厚也，渐释旧憾，与娇稔密，娇结之愈至。

时小慧年已长，见娇屈意事于红，语娇曰：“娘子，通判之女，贵人也；飞红，通判之妾，贱者也。奈何以贵事贱，此小慧日久所不能平者。”娇因叹曰：“我之遇申生，尔所知也。红与我有隙，屡窘挠我。今生远来已久，我不能与之一叙间阔者，盖阻于此耳。苟不屈己以结红之心，或者与生胥会能保其无语乎？我不自爱而屈事之者，为生设也。”因吟诗一绝云：“雨勤春寒花信迟，痴云碍月夜光微；披云阁雨凭谁力，花开月圆且待时。”吟毕，因泣下。

慧曰：“娘子芳年秀丽，禀性聪明，立身郑重。向时游玩花园与湘娥并行，娥不让，先登楼梯，娘子怒以告夫人。夫人不治，儿不食者两日，其负气有如此者！前年罢官西归，驿舍床帐不备，重以绣茵，周以罗帏，犹思其不洁；焚沉爇麝，夜半方寝，其爱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众所共知，亲族聚会，申请，再四，终不肯出一声，其重言有如此者！今既委千金之身于申生，若弃敝屣，而又下事飞红，丧尽名节，此妾之所大不晓者。况娘子诗词清丽，文章华赡，名闻于时久矣，当今少年才子咸愿一见而不可得，苛求婚姻，岂不能

得一申生也！又兼申生一第之后，视娘子颇似无情。今虽在此，呼之而不来，问之而不对，谅必有他意也。

娘子何自苦执如此？“娇曰：”尔勿言，天下岂复有如申生者乎！以生之才美，必不负我，必得生而后已。“慧知娇眷恋申生之心如铁石，乃亦谄事飞红。红后感娇之结已备至，尽释前憾，喟然谓娇曰：”娘子尽日以来，憔悴特甚，若重有所思者，何不与红一言？红受娘子之恩厚矣，苟有效力，当以死报。“娇但流涕不言。红固叩之，乃曰：”我之遇申生，尔所知也，他何言？“红曰：”此易事。姁年尊，终日于小楼看经；堂室之事，娘子主之。果有所图，敢不唯命！“娇郑重谢之。

自此，红常与娇为地，求以见生。然生每夜遇妖之后，以为真娇之来，累十余日不入中堂，精神昏倦，终日思睡。娇眷恋之极，情不能已，与红曰：“我别申生，动经一载之余。今咫尺天涯，对面如此，我何以堪？”言已，忽仆于地。红扶之而起，良久方苏。红见娇失意，惧姁有疑，乃诳姁曰：“娇娘子多苦寒疾。”姁信之，故娇虽憔悴，不疑也。红一夕至娇所，娇方掩泪独坐，殊不胜情。红因曰：“娘子如此，而申生如彼，此岂有人心者！妾近见申生，屡以实情告之，往往不顾。且其神思昏迷，况彼所居之地，名娼艳女甚多，想年少不能自持，它有所耳区，宜乎寡情于娘子，何自苦乃尔。

试一索之，便可知生之所为矣。“娇见生之相弃甚也，因红语亦疑之。至晚遂令小慧及红房下小侍女兰兰夜出伺生起处。慧与兰兰同至生室前，见窗内灯明，慧因穴窗细视，见生与一女子对坐，颜色态度与娇娘无异，因私相叹骇。归室，则见娇与红并坐于室。慧曰：”娘子适至生室乎？“娇曰：”我与飞红同遣尔去，我二人坐此，未尝动，尔安得妄言。“慧、兰同声曰：”适来申生与一女子相对而坐，绝似娘子。若此，则彼为何人也？“娇、红大骇。良久，红曰：”旧闻此地多有鬼魅，谅必此类惑之，宜其待娘子恣然也。“因欲与慧、兰等再出视之。时夜深，门守甚严，不复可出，遂止。明晨，娇诈以姁命召生入室，不过；再四召之，方来。小慧前导至后室，见娇独坐，生傍徨欲去，娇即前挽生袖曰：”君且勿去，将有事语君。“

生不得已乃坐。娇曰：“君近日何相弃？妾之待兄亦至矣，一旦若是，岂平昔所望于兄者？”生不答。娇又曰：“兄每夕所遇者何人？”生曰：“无之。”娇曰：“不必隐讳。”生谓诈己，乃左右顾盼，切切曰：“子令我勿言，何窘我也？”娇曰：“妾有何事，令君勿言？”生大骇，因曰：“左右有人乎？”娇曰：“无之。”娇又曰：“妾自别君之后，迄今将两岁矣。兄此来，妾亦何便得与君款密？何尝嘱君勿言？”生曰：“子何反复也？子自前月以来，每夜必至我室，嘱我勿言，惧飞红之辈生衅也。子今乃有是说，何故

？”娇曰：“妾实未尝一出。君之室所居穷僻，久闻其中多怪，谅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飞红之后，已得其欢心，日夕使人招兄，兄不至；纵一来，与兄谈话，兄又不答。日夕不知所谓，将谓兄有异心。夜来使小慧、兰兰伺兄起处，乃见一女子，形状如妾，与兄对坐。此非鬼祟而何？故今日召兄实之耳。君不信，则召红证之。”乃潜使人呼红。红至谓生曰：“郎君何弃娘子也？”

因具道昨夕之事，生骇然汗下浹背，罔知所出，乃谢曰：“非子眷眷不忘，则我将死于鬼祟手矣。第恨两月以来，负子恩爱之情，其何以为报？”因大恐，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犹在中堂。

红乃以娇谋，止以生为鬼所惑告妨姘疑之曰：“安有是理。”

红欲实其言，至一更许，令生且出室，生惧不敢往。红曰：“第往彼，妾将有为也。”因戒生曰：“今夜二鼓，妾与姘来观。如彼来，妾与娇远望，恐见其类娇，则生疑矣。如索君，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勉强许之。至二更初，鬼果来，生虽与之对坐，心惊股栗。未定间，红、姘已至窗前，果见一妇人，姘欲细视，红惧其事发露，因大抚窗趋入，鬼果不见。生初闻娇之言，且信且疑；及红抚窗，鬼遁灭迹，生方大悟。姘因询生曰：“适为何人？”生愧谢曰：“不知其鬼也，愿姘救我。”

于是姘与红谋，移生入中堂。舅知之，广求名师符水，以与生饮。

生后卧病累日，亦寻向安。自尔，生起居，皆在宅内。娇亦不以向日相弃介意，欢爱如平日。或至生室连夕，姘亦不知也。又两月余，姘以病死。娇哀毁殊甚，几不堪处。生见舅家事纷纭，乘间告归。娇因谓生曰：“昔日之别，不谓复有今日。”

幸欣再会，奈何罹此祸变？哀毁之中，不暇与兄款曲，暂归宜再来也。

“因长吁曰：”数年之间，送兄者屡矣，知相别后，能念妾勤心否乎？“生无言，但掩泪为别。

明日辞舅，归至家中。父母闻姘之亡，皆惊动嗟泣。明年六月，舅满任回，再过生门，迎宿留住数日。自姘之死，飞红专宠于舅，因宛转为娇媒。因与舅曰：“夫人不幸先逝，善父年少，家事无人主持，何不拉三哥同归经理？且其瓜期未及也。”

舅欣然之，欲拉生去，生父不欲。生闻之，心切意喜，因乘间嘱红俾舅再三拉之。舅如言，力与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行，遂同到舅家。住两月，舅即为再调任计，谓生曰：“家中事绪繁多，小儿幼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与维持。俟有美赴之期，当竭力助行。”生诺之，舅遂行。

生厚赂舅之左右，莫不欢悦。生因与娇绝无间隔。院宇深沉，帘幕掩映



，玉枕相挨，鸾凤并翼。或时朱阑共倚，举盏飞觞，嬉笑呕吟，曲尽人间之乐。逾半载，舅以举员未足，再调利州倅以归。左右得生之赂，加以事大体重，无敢言及之者，唯于舅前为生延誉。舅归之后，见生经理其家，事事有伦，知生之才，能干有余。又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遂悔向日背亲之谋。间使红委曲问生。一夕，生方与娇闲坐，红趋至拜贺曰：“郎君、娘子，平昔之愿谐矣，敢不贺？”红询之，红曰：“舅又有结好之意，使妾审订郎君，惧郎君之不从也。”娇曰：“天果不违人耶？”因大喜，明灯达旦，忘寐。是夕，红反命于舅曰：“生意无不可也。”遂立媒遣之生家，生父母亦允许，且曰：“此固所愿也。”择日遣聘。

丁怜怜者，自生别后，久之，一入帅府，至西书院，所书美人，犹在壁上。帅子坐其旁，怜怜仰视久之。帅子问曰：“天下果有如此妇人乎？”怜曰：“有之。”因指娇像曰：“闻此子已入画者，未能模写其一二。足极小，眉极修，词草翰墨，无能出其右。以此女实之，想其他皆然。”帅子喜曰：“我将求婚此女。”怜曰：“无用也，闻此女久有外遇，恐非全身。”帅子曰：“得妇如此，幸已甚矣，此不足问。”怜悔失言，力解不获。帅子遂令亲信恳告其父，求婚于王。王时倅眉州未回，故无言及此者。逮王再调归家待次之日，帅遂遣来求婚。王初拒之再四，帅逼以威势，赂以货财，不得已遂许之。

娇夜持帅书至生室，告曰：“前日姻约复败矣。帅子求婚，家君迫于权要，许之矣，兄何以为计？”生曰：“事在他日，当徐图之。”娇自是见生愈密，然一相遇则惨惨不乐。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则闻者动容，或至流涕，虽与生至相得，未尝对生一歌。生或潜听，娇觉之则又中辍生每以为嫌。至是，生不请，自歌词《一丛花》云：“世间万事转头空，何物似情浓？新欢共把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逢媒妁无凭，佳期又误，何处问流红？欲歌先咽意冲冲，从此各四东。愁怕到黄昏，窗儿外疏雨泣梧桐，仔细思量，不如桃李，犹解嫁东风。”歌未终，黯黯然泪下如雨。生平生嗜好有不能致者，娇广用金玉，售以遗生。一夕，家宴罢，至就寝，生被酒未能卧，娇秉烛侍侧。

生从容问曰：“尔来眷我，何遗厚也？”娇曰：“始者妾谓可托终身于君，今既不如所愿，事兄盖有日矣。虽尽此身，何足以谢？”生大感恻。居数日，娇忽卧病，不得与生会者仅二月。一日，舅出谒，生厚赂左右，欲一见娇，左右扶娇至生室之侧，生迎与相见，呜咽不语。良久，娇乃曰：“乐极生悲，俗语不诬。妾病不能扶持，生愿不谐，死亦从兄，在所不惜也。”

语竟，倚生之怀，似无所主。左右惊扶而入，久之方醒。生亦至此闷闷，作事颠倒，语言无实，目前所为，旋踵而忘。舅甚怪之。秋八月，帅子纳币促亲期，舅许之。娇病少瘳，因他事怒小鬟绿英，绿英怀恨，乘间以娇平日所

为之事，从实告舅。

舅怒审实于红，将治之，红给曰：“小娘子读书知礼义，岂不知失身之为大辱？且重厚少言，爱身若珠玉，择地而行，待时而动，相公所知也；况申生功名到手，举动不妄，堂庑之间，不命之入不敢入，未尝与娇一语戏狎。倘有是事，妾岂不知也？或者小人之言，未宜深信。且亲期在近，不宜自为此不美也。”

舅方宠任飞红，信其言，不复再问，只加防闲。申生度势不可留，乃告娇曰：“今日之事，舅知之矣，行计不可缓也。子亲期去此止两月，勉事新君。吾与子从此诀矣。”娇怒曰：“兄丈夫也，堂堂六尺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忍乎？妾身不可再辱，既已与君，则君之身也。”

因掩面大恸，生方悟，去留未决。俄得家书，报父有疾，遣仆马促回。生使人候娇，不得已。入谒舅告别，舅时坐中堂，娇闻之，出立舅后，回目伫视，不能出半语。舅曰：“子归后，府君无恙，宜再来。娇娘亲礼在即，家事纷纭，无执干者。”

生辞曰：“令爱亲期已近。甥归侍亦须累月。

又瓜期将及，动是数年，重会未可知也。舅宜善自爱。”

生因再拜。舅曰：“娇娘在近出室，子来朝未定，未必相会。”

因呼出别生。娇闻语洒泪不能止。惧舅见之，不敢前，背面遁去。再四呼之，不至。生遂别舅而归。娇自生去，日夜悲泣，未尝览镜，芳容顿改，幽艳暗消，杨柳迷烟，梨花带雨；或见梁燕双飞，征鸿独叫，则凄惨不自胜也。近半月，病愈甚，将不能起。红乃潜书促生来，使与为诀。生得书，以无故不敢告父母。乃夜遁潜至娇之门，住两日，舅亦不知也。生时舣舟岸下，冀一见娇后即归。盖虑父母之知，必获重责。明日，舅送旧守出于郊外，时红乃与娇私出。即上生舟，娇执生手大恸曰：“即不来矣，恨无以报兄。不幸迫于父母之命，不能终身以相从。兄今青云万里，厚择佳配，共享荣贵，妾不敢望也。妾向时与兄拥炉，谓：”事不济，当以死谢。‘妾敢背此言耶？兄气质孱薄，常多病，善摄养，毋以妾为念。’因出断袖还生曰：女聊斋志异。”谢兄厚恩，复思此景，其可再得乎？“哭愈恸，红亦泪下。

久之，红惧有他变，诈语娇曰：“舅将至矣，宜速登岸。”娇含泪口占一绝为别云：“合欢带上真珠结，个个团圆又无缺；当时把向掌中看，岂意今为千古别！”生得娇诗词，揖别归舟而去；红扶娇登岸，但见舟人拨棹。苹浪翻风，彩鹢急飞，征鸿易断；目力有尽，江山无穷。生归，枕席上无不流涕。娇之佳期已逼，乃托感疾佯狂，蓬头垢面，以求退亲。父迫之，娇引刀自裁，左

右救之，得不殒。因绝食数日，不能起。红委曲开谕之曰：“娘子平生俊快，岂不谙晓世事？帅家富贵极矣，子弟端方俊拔，殆过申生。娘子不自开怀，保身自重，何苦如是耶？且闻媒者之言，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饥渴，其他皆所不问，娘子何自弃也？况申生归后，亦已议亲贵族。彼盖亦绝念于此矣。”因图帅子之貌以献曰：“得婿如是，亦无负矣。”娇曰：“美则美耳，非我所及。事止此矣。吾志不易也。”红又诈为娇旧遗生香，下结以破坏只钗，谓生遣遗娇，因言已结他姻之意以相绝。娇见之泣下，曰：“相从数年，申生之心事，我岂不知者？彼闻我有他故，特为此而开释我耳。”因取香细认，觉其虚，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遇申生，终又背而之他，则我之淫荡甚矣。既不克其始，又不有其终，人谓我何？红娘子爱我厚矣，幸勿多言。我固不爱一身以谢申生也。”遂不复言。舅闻而亦怜之，但曰：“业已成矣，无可奈何。”遣红辈百端为之开释，终莫能悟。娇遂吟诗二首，寄与申生别云：“如此钟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头非；汪汪两眼西风泪，犹向阳台作雨飞。”“月有阴晴与圆缺，人有悲欢与会别；拥炉细语鬼神知，拚把红颜与君绝。”间隔数日，娇竟以忧卒。生接寄来诗章方晓，而娇之讣音随至。生茫然自失，对景伤怀，独坐则以手书空，咄咄若与人语。因赋《忆瑶姬》以吊娇娘，词曰：“蜀下相逢，千金丽质，怜才便肯分付。自念潘安容貌，无此奇遇。梨花掷处，还惊起，因共我拥炉低语。

今生拚两两同心，不怕旁人间阻。此事凭谁处？对神明为誓，死也相许。徒思行云信断，听箫归去，月明谁伴孤鸾舞？细思之，泪流如雨。便因丧命，甘从地下，和伊一处。“生兄纶见此词尾句，知其语不详，因再三慰解。追羨无已，殆不能堪。

又于壁上题诗一绝，以别父母，诗曰：“窦翁德邵如椿古，蔡母年高与鹤齐；生育恩深俱未报，此身先死奈虞兮。”生题诗毕，索娇所自赠香罗帕，自缢于书窗间，为家人所觉救免。兄纶与生之素识皆来劝解之。且曰：“大丈夫志在四方，弟年少科高，青云足下，而甘死儿女子手中耶？况天下多美妇人，何必如是？”生色变气逆，不能即对。徐曰：“佳人难再得。”

因回顾二亲叮咛曰：“二哥才学俱优，妙年取功名；且及瓜期，前程万里。显亲扬名，大吾门户，承继宗祧，一夔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又顾兄纶曰：“双亲年高侍养，纯不孝，不能酬罔极之恩，惟兄念之。”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饮食；日渐羸，竟奄奄不起。父母大恸，即日驰书告舅。舅得书，飞红辈知之，举家号泣。舅因呼红痛责之曰：“往时问汝，汝何不实告我？稔成事变，以至于此，皆汝之咎。”红不能对，因伏地请罪。久之，舅意稍解，乃曰：“事已如此，不可及矣。两违亲议，亦老夫之罪也。”因痛自悔。又谓红



曰：“申生丰仪如许，才学又如许，正昔人所谓‘我见汝犹怜，况老奴乎？’生前之愿既已违之矣，与死后之姻缘可也。”红曰：“然则如之何？”舅沉吟半晌曰：“我今复书，举娇柩以归于申家，得合葬焉。”

歿者而有知，其不怏怏于泉下也必矣。“红曰：”然。“

于是复书，以此言告于生之父母，许焉。越月，得吉日戒严，遂舁娇柩以归生家。舅书自悔责，且谢两背姻盟之非，仍遣红来吊慰，营办丧事。又月余，询谋金问，乃合葬于濯锦江边。

葬毕，红告归。抵舍之明日，因与小慧过娇寝所，恍惚见娇与生在室，相对笑语。娇谓红曰：“丧事谢汝远来营办，吾二人死无憾矣。我自去世，即归仙道，见住碧瑶之宫，相距蓬莱不远咫尺。朝欢暮宴，天上之乐，不减人间，所愿足矣。惟是亲恩未报，弟年尚幼，一家之事，赖汝支吾。善事家君，无以为我念。明年寒食，祭扫新坟，汝能为我一来，彼时又得相会也。”

语未终，红且惊且喜，仓皇告舅。舅复与往寝所物色之，则无所有矣。惟见壁间一词云：“莲闺爱绝，长向碧瑶深处歇。华表来归，风物依然人事非。月光如水，偏照鸳鸯新冢里。黄鹤催班，此去何时得再还？”舅见此词，不觉哀悼。所留字迹，半浓半淡，寻亦灭去。舅与红辈皆惊异，嗟叹而已。越明年清明日，追思红见娇之事，呼仆命骑往诣坟所。洒酒奠泣之际，唯见双鸳鸯飞翔上下，捕之不得，逐之不去；祭奠之毕，倏然不见。后人故名“鸳鸯冢”云。

。

孙壮姑乙巳之岁，山左大饥，盗贼蜂起，胶东为甚。小康之家，俱不自保。昌邑有标客孙良，技勇绝伦。有女壮姑，悉传其术。

时因道路梗塞，闲居授徒。大姓之虞暴客者，争以重金为聘，良悉纳之。乃分其徒为十余部，各遣一队以护大姓。而良周巡不息，盗贼不得肆志，咸憾之。昌邑钱尹，吴人也；捕得巨盗，诬指孙良为魁。械之至，良极口呼冤曰：“小人御盗，非为盗者。”尹曰：“盗何仇而指汝？”良曰：“邑中之巨室，彼窥伺已久，得小人捍卫，至今不得逞志，彼欲冤死小人，以遂其吞噬也。”尹察之信，竟诛盗而释良。良感甚，愿献女为妾。

尹笑曰：“解释诬枉，令尹之职，何足言恩？且法不得妾部民女，汝休矣。”良涕泣而去。未儿，钱尹因公被劾，将回吴下。

宦橐甚充，宵小私议窃发。良知之，谓尹曰：“凶年之后，道路难行；小人老矣，不能随护。民女虽陋，智勇具足；请侍左右，以备非常。”尹鉴其诚，纳之。其女年未二十，而貌甚英武；遂与南行。

车仗数十，仆从如云，小伙不敢举事。盗法：探有充实可劫者，或众寡不敌，则知风下程，并伙而谋，获财均分；故发益迟，则盗益众，是时钱已去五

六百里，至鲁界之郎月镇。

觅宿地，得旅店后屋三楹；墙垣高峻，周匝仅容一门出入。

尹喜其完固，必欲居之；壮姑知非善地，然已卸装矣，勉从之。谓钱尹夫妇曰：“妾睹此宅，似为谋禁客商之所，夜或有异；主君与夫人请卧观之，幸毋高声！妾有以处若辈。”尹虽唯唯，然未知其能，甚战栗也。于是安尹夫妇于东室。

呼二婢伏西室，曰：“唤汝则出。”取夷灯之脐凸碧琉璃者，置窗隙院中，明似月光。乃易短袄皮裤，鞋尖置铁，腰掖利刃，灭烛跃登中门之颠，踞匡以俟。漏三下，内外俱寂。旅主马铁头，盗中之巨擘也。密集群寇，择其能者皆操白刃，自后垣登屋；余盗伏于四隅，以防逸出。先命一人下探之，久而不回。马曰：“内多妇女，谅入安乐窝矣。”继命二三人下，亦如是。马曰：“真不了事！弱息数辈，尚烦乃公自往；若遇大敌，行见尔曹雌伏矣。”遂跃入院，四无人声，月光中视屋门已闭；甫拨关欲入，额颅中伤甚，重如泰山压顶然，仰跌丈余。旋飞一人坐胸前，马举刀欲砍，被掣两肩窝，而两臂软，刀自掷去。又被掣两胯，而两腿废，身不能转动。始闻娇声唤婢，两女举烛至，视之，一幼妇耳。哀祈之，壮姑微哂曰：“我见来势猛，知是能手，果恶奴也！汝为寓主，谅害行旅不少，本欲杀却；如此庸奴，徒污我刃，且留汝为作恶者戒。”

遂命一婢取药来。壮姑以刀割铁头脸上肉，缕缕成条；以药揉之，血立止。时天已曙矣，仆从叩门请，壮姑以足踢马臀，拔关而叱曰：“速去领尔徒尸！在东墙下积薪内也。”从容启尹夫妇，登车而行。

马被踢，则手足已复旧，抱惭而窜。自此脸上皮条，终不复合，丝丝悬挂，若世俗所画狮子然。

邬生邬荣典，字少华，任城儒家子；年十七，尚未婚。时正夏五，移枕席置小斋，一老仆作伴，喜岑寂也。一夕溽暑，令人思襴襦。因遣仆宿外舍，自起拂榻拭几，剪烛烹茶。视皓月一窗，不禁遐想，背灯危坐，口吟一绝云：“明月此时好，美人何处来？相怜惟有影，绮户为谁开？”诗就，曼声吟咏。忽一丽人冉冉至，年约十五六。广袖长裙，乌鬓翠黛，目盈盈若秋水；裙下露莲瓣，翘翘若解结之锥，殆画中也。邬惊询曰：“卿鬼耶？”曰：“否。”“人耶？”曰：“否。”“然则狐耶？”笑曰：“郎志在美妇，妾志在情郎；偶听高吟，知情之所钟。故冒嫌学私奔之红拂，郎何必哓哓询踪迹。”曰：“卿有名乎？”对曰：“宾奴。”“有字乎？”曰：“樊稚。”邬不甚了了，第握纤纤手，则柔胜于萸，令人魄荡。相与谈论，慧舌生香；旁及词章，藻思耀采。邬爱且服。听玉漏丁丁，墙外之柝四下；促其解衣，则飞红上颊，约以明宵。

野鸡四啼，仓皇遽遁。翌果挑灯，自携衾枕至；备极华丽，人世所无。遂与绸缪，而痛楚莫胜。女曰：“妾身犹不雕璞也，乞郎徐徐，幸勿狂暴。”事已，视清簟落红，真犹处子。邬益怜爱，因以臂代枕，口吟一词云：“郎可怜，妾可怜，一对鸳鸯一对鹣。”

今宵哪世缘？莫流连，且流连，生怕钟鸣欲曙天，情人隔一边。“

女喜曰：“郎真有情也。妾虽自荐，然得此错爱，死可不憾矣。”

即和其词云：“风谁家，月谁家，妾岂当门卖笑娃？情深念转差。香辟邪，玉辟邪，夜雨摧残一树花。郎君郑重些。”天晓，自摘耳上两金环赠邬，曰：“以此作定情物，然慎勿示人；恐飞短流长，彼此不利。”自此来无虚夕。一夜正偎拥，忽有斑白叟破门入；面靛裂，发蓬飞霜，髯如戟，叱女曰：“小妮子太不识羞耻。”既而指邬曰：“污人清白，风狂儿不当杀却耶！”

邬惊怛无地，以被蒙首，口噤不能言，惟齿牙震击作奇响。自被隙微窥，女郎则俯首却立，靛觫可怜。正疑惧间，老人呵叱益厉。忽仆在外舍，反侧匡床间，声札札，二人遂渺。次夜，邬扃户，眠不熟；而女已袅娜在床侧，娇羞惨淡，默无一言。

邬执其手问：“昨宵老叟，属卿何人？”曰：“老父也。”曰：“卿家大人，险将小生惊煞。然我两人之情分，岂即尽于此乎？”

匝月恩爱，已逾寻常，某愿为卿死不悔也。“女嗟叹久之，始云：”郎何痴也！以郎表表，何难得玉台艳偶，而乃犯险阻争异类哉？且家君素严，翌即迁他郡，妾来永辞，愿郎自爱，毋以妾为念！“邬失声大哭，女以袖中中红巾拭泪已，亦泣曰：”妾原图永好耳，不意怒触高堂，殃及君子，义难复聚。愿以所赠赐还，非重物也，恐郎他日触目伤心耳。天如鉴怜，则镜可圆，而剑可合。妾去矣，千万保重！“言已顿首。听户外修竹风敲，如摇环，举篋视金环，已不知于何时携去。然邬由此玉体羸败，念念不忘。任城有女巫阿翠，目能见狐，且知狐所在。邬因邀而问之，曰：”若其好着淡黄帔，薄罗衫，面团团如月，一笑两颊生微涡者耶？“曰：”然。“曰：”是非他，骆氏小素也。”

“邬始恍然悟：昔告之名字，乃暗切而不肯明言者。阿翠请生作简，愿任作寄书邮。数日来报云：”小素匆促不及裁笺，着传语奉复郎君，前缘实荆恐径自别去，苦郎相思；故幻此形状，俾郎君心死。乘便寄丹砂一粒，可以却病痛。“

邬视药小而红，香甚，一服疾果瘳，而思女之心亦释。

袁姬浙东江山船，有栏杆、头亭、蕉叶白等名，其陈设也华而洁，其饮馔也精而新。船各蓄美姬二三人，甫及笄者，谓之“同年妹”；齿少长者，谓之“同年嫂”。大抵桐庐、严州人居多，“同年”固桐、严之讹也。各姬有亲生



者，有购养者。

儿时即延师教之度曲，管弦檀槽，靡不精晓。凡仕宦客商登舟，饮食起居，皆若曹伺奉，无须厮仆。其目听眉语，类能曲如人意。往往客子被其迷惑，资罄身殉，在所不惜。故初登其舟者，无不各有戒心。以予所闻，顾生袁姬一事，则诚千载不易得之遭也。顾生，江东人；少年俊美，抱翩翩元瑜之誉。传食于公卿间，往来钱塘江，时乘袁翁之船。翁有养女阿翠，年才破瓜，色艺冠时，生爱恋綦殷。会杭州太守聘司记室笔札，有暇即往就姬。凡栉沐饮啄，皆自为姬执役，历久不厌。如是者二年有余。生情日密，姬则淡漠遇之。每欲留宿，辄拒不纳。旁人多为不平，即袁翁与媪，亦窃窃怜生，而怪姬薄情。姬不之顾，而生亦不以为蒂芥也。

明府某公，任侠好义，素与生友善。以爱生才而怜其太痴，愿出千金，为姬脱籍。生大喜，商之翁媪，诺之。转以问姬，则抵死不肯。说之再三，始勉强应诺；并与翁媪约，亲迎之次日即归宁。凡舟中己之妆奁什物，毋许动移。叮嘱谆谆，翁媪极口许诺，然后兑金署券。至亲迎之次日，姬请遵约归宁，下午即返。薄暮，城门已頽，足音杳然。生竟夜徘徊，起坐太息，目不交睫。诘旦，急往寻其舟，已挂帆不知何往矣。眺望江水渺漫，烟波无际，懊恼如焚，忿欲蹈流而死。继念徒死无益，姬他日琵琶别抱，更可无忌，不如忍息以侦察之。乃嗒然若丧，走语明府某公，求为画策。公劝生曰：“既姬不愿，亦姑置之，譬龙鸟野性难闲，终思飞去。”

以君之才，自有嘉偶。况烟花中人，有情者少，亦何必恋爱不割，而自贻伊戚哉。“生殊不以为然，遂独买舟沿江踪迹之。后至严州城外，见垂杨下袁舟舫焉。姬方倚门，与翁闲话；睹生至，返身遽入，若不相识。生登舟与翁媪寒暄已，呼姬，不答，恚恨莫遏，狂叫譙让。姬四顾他语，置若罔闻。生无可奈何，遂具状诉诸郡守。郡守素耳生名，拘姬至讯之；姬哢哢强辩。郡守问生究竟，意欲何如？生出券呈验，坚求合璧。郡守如判，飭令姬归，并反复开谕，以后当与生和好，无再参商。

姬既归舟，怨恨之情，形于词色。翁媪从旁规劝，亦谓当赘生于舟，免招物议。姬摇首不语。劝譬再四，始与生言定：两舟相并，每夜自携衾枕过生舟就寝，日则仍回己舟。生不得已，曲从之。自是肃肃宵征，抱衾与衾周，夙夜必偕，习以为常。相居半载有余，琴瑟静好。翁媪窃慰，以为从此可白首鱼水矣。

一夜，月白风清，漏二下，姬察袁舟人已睡熟，乃遍悄呼生、舟人起，戒勿高声。自于裙底出匕首一柄，长尺有半，白如霜雪，又出白金二百两，指谓众曰：“公等若听妾言，请以此金相酬；不则请伏刃而死，于汝舟亦有所不利

。愿公等决焉！”

众相视错愕，莫知所指。金谓如能效力，敢不如命，但请相示。

姬袖刃，低声告曰：“若然，请公等纳金，悄将前后缆解开，切勿惊觉邻舟；乘今夜风利开帆，向杭州速发。抵岸向不吝重犒。”舟人如言解缆，将帆拽满，兼程驰抵杭城。姬大喜，问生城中有赁屋否？曰：“有。”姬乃厚犒舟人。急召人担负什物，偕生入城。笑谓生曰：“妾今日方是君妇。”生问：“何谓？”曰：“后自知之。”先是生舟夜发，昧爽袁舟始觉；翁媪忿甚，急张帆追至杭州。入城见姬，责其背逃之罪。姬谓：“嫁夫随夫，何谓背逃？翁媪倘念旧好，请勿赘言，后日尚可往来。不则从此斩断葛藤，两为陌路矣。”翁媪以姬明决，悔恨之极，欲讼官。以前既凭媒署券，后又经郡守判断，更难翻覆，乃白眼瞪视，垂头默慨者久之。不得已，甘言强笑，订盟而别。盖姬平日私蓄固有万余金，嫁生断难携带，必如此作为，使翁媪不觉，然后两舟便好陆续携运。若稍露声色，则防察必严，丝毫莫取矣。其机甚警，而其心亦甚苦哉。姬寻出金，为生纳资县令。所在悉著政声，盖由内助之力居多焉。

爱儿舒城田舍翁某，年四十，生一女，名爱儿。以中年所出，甚珍爱之。爱字于同里之农家子，谓相距密迩，便于往返。亡何，翁妻卒，女才十龄，即育于嫂氏。以憨稚贪于嬉戏，嫂甚厌恶之；往往相对恶谑，并以语恐之，曰：“若已十龄，不为鬻媵，尚自侬蜀侬束好弄。闻若婿与若齿相若，其势已甚伟，将来齿日增，更不知若何？日后若嫁去，吾甚为若危之。看若犹能嬉戏否？”嫂平居与女相对，辄道及此。以谑语出之，或有时又以庄语出之；甚至故作颦蹙状，若以为是真为女仅虑也者。爱儿闻之既熟，甚以为惧。不数年，女已及笄，往嫁有日，嫂犹时以为言。爱儿默自计曰：“诚如嫂言，吾命休矣！奈何？”又自幸距家不远，脱有为，姑遁归再作计较。

未儿，桃夭期届；冰人在门，彩舆将发。嫂固不喜爱儿，今当吉期，故以不祥之语咒之，便揽女手，佯为悲泣而送之曰：“阿姑须珍重自卫。但愿人言不实，则我与若相见犹有日；假使其言不谬，若此一去，吾将见若出，而不能再见若人也。呜呼伤哉！呜呼哀哉！”爱儿闻之，甚感嫂氏之多情，倍益？怯。

是夕合卺后，众宾既散。新郎虽农家子，年才弱冠，亦甚温存腴腆，至夜将阑，乃低声促女曰：“寒夜难耐，与卿睡休。”

爱儿正怀疑惧，忽闻此言，如九天之发霹雳，不觉震惊，汗流浹背；低首面壁，默不敢声。少选，新郎又前褰女袂，再四敦迫。爱儿计不能免，不得已，解衣入幔新硎初试，其利可知。

爱儿谨志嫂言，深自防卫，才一着体，已自难御，益信嫂言有征，抵死支

拒，不使遽尽其器。而新郎欲焰正炽，势难中止；女不得已，给之曰：“尔我夫妇为日正长。奴今适有小恙，一俟全愈，惟君所欲；断不敢再事推却，以逆君意。”新郎闻而怜之，遂为罢战。女喜获免，窃幸再生。伺新郎睡熟，托以溲溺，潜开后门；将窜归谋之嫂氏，转达于翁，愿长侍膝下，没齿不嫁，以全性命。天明，农家子醒，意女溲溺，呼之不应。

急着衣起视之，阒其无人；惊呼家人，皆兴，知开后门窜走。

急遣人往翁家问之，云昨方吉期，何得遽归？彼此惊讶，难测其由；惟嫂氏心知有异，默笑不言。是夜大雪盈尺，共视其雪迹寻之。道旁故有一智井。群议暮夜独行，雪光迷眩，保无失足堕落，益缒一人下井窥视。果有一尸，大骇，意必是女。

拽起视之，非女也，乃僧也；凶顶劈裂，血痕犹新。

众人相覩，乃深骇愕；知难隐匿，遂牵连而诉诸官。穷极研讯，卒无朕兆，历久车葛，不能剖决。越五年，翁有族子至豫经纪，路过一市，忽见爱儿在此当垆贯酒。怪为面似，迫审良然。默识其地，归以报翁。即自驰往视之。女方在门首梳发，见翁至，大惊。翁前持抱，泣曰：“儿何至此？累吾实甚！”女亦泣。既诘至此之由，女具告之。盖随某乙来此，贯酒营生，颇称小有。翁佯为大喜。俄顷乙至，女使拜父，居然称翁婿焉，情甚亲昵。问讼事结未？给以早结；农家子已别娶多年，今抱子矣。乙乃放心。

翁乃讽女宜偕乙归里。女谋于乙，乙以为无事，遂治装偕女归。

翁既到家，即密诣县上状，遣隶拘乙至；讯得颠末，其案乃结。

先是爱儿夜窜时，雪迷失路，堕智首井，呼救；某寺僧晨出募斋，闻知女子，大喜，正将缒绳下拽。某乙故里中无赖，夜博方毕，过此见之，遂与僧同拽起；悦女之色，欲挟以私奔。虑僧败露，乘其不意，取扁杖当头力劈，僧痛楚仆地，乃拖入井中。然后以言胁女，偕遁至河南，竟成夫妇。官乃断以乙抵僧罪，爱儿仍归原夫，以嫂氏谗语起衅，令批其颊，以示薄惩。

人皆称快。厥后，嫂氏两颊因搥成创，终身脓腐，臭不可迳，邻里鄙其为人，都置不齿。爱儿既仍归农家子，夫妇重聚；皆知为嫂氏所骗，伉俪倍笃。由此衔嫂入骨，毕世不与通庆吊。

谢翱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绘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亦巾；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



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

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悲。”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谯。”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

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撤帐亦巾，命烛登车。

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笥中。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怅望，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鸟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经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恋不能忘。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

女聊斋志异 卷三 卷四

（清）古吴靚芬女史贾茗辑

卷三小青传普依祠姚家妇刘姬夏夫人鞠烈妇赵潘二夫人甘后杨太真梅妃牛应贞麻姑裴航许真君刘晨赵飞燕洛神有外山王吴生卷四聂隐娘姮儿双缢庙妙女王梦蚊白猿娇红记孙壮姑邬生袁姬爱儿谢翱

卷三小青传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广陵。与生同姓，故讳之，仅一小青字云。姬夙根颖异。十岁，遇一老尼，授《心经》，一再过了了，覆之不失

一字。尼曰：“是儿早慧福薄，愿乞作弟子。即不尔，无令识字，可三十年活耳。”家人以为妄，嗤之。

母本女塾师，随就学。所游多名闺，遂得精涉诸技，妙解声律。

江都固佳丽地，或诸闺彦云集，茗战手语，众偶纷然。姬随变酬答，悉出意表，人人惟恐失姬。虽素闲仪则，而风期逸艳，绰约自好，其天性也。年十六，归生。

生豪公子也，性嘈唼憨跳不韵。妇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终不解。一日，随游天竺。妇问曰：“吾闻西方佛无量，而世多尊礼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妇知讽已，笑曰：“吾当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别业，诫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间地，必密伺短长，借莫须有事鱼肉我，以故深自敛戢。妇或出游，呼与同舟，遇两堤间驰骑挟弹游冶少年，诸女伴指点谑跃，倏东倏西，姬淡然凝坐而已。妇之戚属某夫人者，才而贤，尝就姬学奕，绝爱怜之。因数取巨觞觞妇，响妇已醉，徐语姬曰：“船有楼，汝伴我一登。”比登楼，远眺久之。抚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无自苦，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郎走马，而子作蒲团空观邪？”姬曰：“贾平章剑锋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误矣：平章剑钝，女平章及利害耳！”居顷之，顾左右寂无人，从容讽曰：“子才韵色艺无双，岂当堕罗刹国中。吾虽非女侠，力能脱子火坑。顷言章台事，子非会心人邪，天下岂少韩君平。且彼视子去，拔一眼中钉耳。纵能容子，子遂向党将军帐下作羔酒侍儿乎？”姬谢曰：“夫人体矣。吾幼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命止此矣！夙孽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缘薄，非吾如意珠，徒供群口画描耳！”夫人叹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强。虽然，好自爱。彼或好言饮食汝，乃更可虑。即旦夕所须，第告我。”相顾泣下沾衣。恐他婢窃听，徐拭泪还坐。寻别去。夫人每向宗戚语之，闻者酸鼻云。姬自是幽愤凄怨，俱托之诗或小词。而夫人后亦从宦远方，无与同调者，遂郁郁感疾，岁余益深。妇命医来，乃遣婢以药至，姬佯感谢。婢出，掷药床头，笑曰：“吾固不愿生，亦当以净体皈依，作刘安鸡犬，岂汝一杯鸩能断送乎！”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绝，日饮梨汁一小盏许。益明妆冶服，拥襟欹坐。或呼琵琶妇唱盲词自遣。虽数晕数醒，终不蓬首偃卧也。忽一日，语老姬曰：“可传语冤孽郎，觅一良画师来。”师至，命写照。写毕，揽镜熟视，曰：“得吾形似矣，未尽吾神也！”姑置之。

又易一图，曰：“神是矣，而风态未流动也！若见我而目端手壮，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笔于傍，而自与姬指顾语笑，或扇茶铛，或简书，或自整衣褶，或代调丹璧诸色，纵其想会。

须臾图成，果极妖纤之致。笑曰：“可矣！”师去，取图供榻前，焚香设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岂有汝缘分乎？”

抚儿，泪潸潸如雨，一恸而绝。时年十八耳，日向暮，生始踉跄来。披帷见容光藻逸，衣态鲜好，如生前无病时。忽长号顿足，呕血升余。徐检得诗一卷，遗像一幅。又一缄寄某夫人。

启视之，叙致惋痛。后书一绝句。生痛呼曰：“吾负汝！”

吾负汝！“妇闻恚甚，趋索图。乃匿第三图，伪以第一图进，立焚之。又索诗，诗至亦焚之。及再检草稿，业散失荆而姬临卒时，取花钿数事，赠姬之小女。衬以二纸，正其诗稿。得九绝句，一古诗，一词，并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诗云：”雪意阁云云不流，旧云正压新云头。米颠颠笔落窗外，松岚秀处当我楼。垂帘只愁好景少，卷帘又怕风缭绕。帘卷帘垂底事难，不情不绪谁能晓。炉烟渐庾剪声小，又是孤鸿唳悄悄。“

绝句云：“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

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庾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西陵芳草骑骎骎，内信传来唤踏春。杯酒自浇苏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间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何处双禽集画阑，朱朱翠翠似青鸾。

如今几个怜文彩，也向秋风斗羽翰。“”脉脉溶溶艳艳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镜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谁多？“”盈盈金谷女班头，一曲骊珠众伎收。直得楼前身一死，季伦原是解风流。“”乡心不畏两峰高，昨夜慈亲入梦遥。说是浙江潮有信，浙潮争似广陵潮。“其《天仙子》词云：”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也亏一阵黑罡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别别清凉界。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捻双裙带。“与某夫人书云：”玄玄叩首沥血，致启夫人台座下。关头祖帐，回隔人天。

官舍良辰，当非寂度。驰情感往，瞻睇慈云。分爨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体，未足云酬。娣娣姨姨无恙。犹忆南楼元夜，看灯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是袅袅儿倚风独盼，恍惚有思，当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执拂狡鬟，偷近郎侧，将无似娣。’于时角彩寻欢，缠缠彻曙。“

宁复知风流云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断梗南栖，信语哮声，日焉三至。渐乃微辞舍吐，亦如尊旨云云。窃揆鄙衷未见其可，夫屠肆苦心，饿狸悲鼠，此直供其换马，不即辱以当炉，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兰因



絮果，现孽谁深。

若便祝发空门，洗妆浣虑，而艳思绮语，触绪纷来。正恐莲性虽胎，荷丝难杀，又未易言此也。乃至远笛哀秋，孤灯听雨，雨残笛歇，谡谡松声。罗衣压肌，镜无干影，晨泪镜潮，夕泪镜汐。今兹鸡骨，殆复难支。痰灼肺然，见粒而呕，错情易意，悦憎不驯。老母娣弟，天涯问绝。

嗟乎！未知生乐，焉知死悲！憾促欢淹，无乃非达。妾少受天颖，机警灵速，丰兹嗇彼，理讷能双。然而神爽有期，故未应寂寂也。至其沦忽。亦匪自今，结缡以来，有宵靡旦，夜台滋味，谅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飞蝶，乃谓之死哉！

或轩车南返，驻节维扬。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泰可念，幸终垂悯。畴昔珍赠，悉令见殉。宝钿绣衣，福星所赐，可以超轮消劫耳！然小六娘竟期相矣，不忧无伴。附呈一绝，亦是鸟死鸣哀！其诗集、小像，托陈媪好藏，觅便驰寄。

“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时放船堤下，探梅山中，开我西阁门，坐我绿阴床，访生平于响像，见空帟之寂。

是邪？非邪？其人斯在。嗟乎！夫人冥明异路，永从此辞，玉腕珠颜，行就尘土，兴思及此，恸也何如！玄玄叩首叩首上。”

后附绝句，云：“百结回肠写泪痕，重来唯有旧朱门。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余》。

张山来曰：红颜薄命，千古伤心。读至送鸩焚诗处，恨不粉妒妇之骨以饲狗也。又曰：小青事或谓原无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也。及读吴口《紫云歌》，其小序曰：“冯紫云，为小青女弟，归会稽马髦伯。”则又似实有此人矣。即此传亦不知谁氏手笔？吾友殷日戒仿佛忆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无从指实，姑阙疑焉。

普依祠粤东女子，往往于未嫁之先，拜结姊妹，誓以十女尽嫁，方与夫同房，名曰金兰盟。后若有先嫁者，朝拜花烛，夕拒欢床；其夫欲谐伉俪，结束衣束，坐以待旦。三朝即吵归宁，与之归则豫，否，或投水，或悬梁，或馁或刎，舍此一命而后已。

死之日，群姊妹哭尽丧，设牌醮荐，誓不出嫁。亦有一女死而九女俱死者。此等恶风，父母虽严加训诲，而不能革其痴心；有司虽剴切示诫，而不能挽其恶习。

惟闻香山小黄圃司翟小尹，调理兹土，见石岩上、树荫下，类多木主，风雨飘零，蝼蚁剥蚀，询之甲长，曰：“谁家木主，虽无子孙，亦有族姓，胡为任其抛掷郊野也？”甲长曰：“此乃金兰会中之女也。一誓千金，之死靡他。

当其死时，结盟姊妹以其有义而隆祀之。迨后姊妹俱亡，岁时伏腊，谁记忆之？

其兄弟子侄皆厌恶之，于是弃诸郊野。日积月累，故有如是之多也。“翟小尹性本慈祥，始闻其言，深为痛恨，继想其形，心起侧怛。爰损廉创建小祠，饬役于治里之中，尽检而入之于祠，名曰普依。陈肴设醮，且为文以祭之曰：”女归男室，遵礼守常；轻夫重盟，背经坏纲，焉有十女齐作鸳鸯？一言为誓，铁石心肠，亦知许字，命在高堂。朝拜花烛，夕拒欢床；保兹洁体，结束衣裳。欲归不与，秉隙悬梁，众女闻之，同赴陌常烈非所烈，例难表扬；封窆而已，了此痴肠。既无夫妇，何冀后昌，虽设神主，岁时何望？无怪日久，弃兹道旁；号风啸雨，情殊可伤。昔因倔强，今有凄凉；九原抱恨，追悔莫偿。我心惻然，爰创小堂：孤魂无主，凭式有方；默醒愚昧，安乐中央。

谨具庶馐，束帛焚香；灵其鉴兹，来格来享。敢告。“翟小尹复为置产，添设春秋腊底三祭。此嘉庆十九年事也，迄今已四载矣。乡邻无复有投水缢死事。昔者吾友常云：”某处有房一所，盛传有缢死鬼，无人敢居。一生曰：“吾素不畏鬼。‘整衾宿焉。睡至三更，听飒飒有风，视灯火转碧，灯前立有艳妆绝色妇人。心思是房久空，妇从何来？此即人云缢死鬼也，吾当矚其如何迷人？逾时，妇近帐前。生启帐出，假作哀苦状。

鬼即持竹圈一，令由圈中视之，内有楼阁殿宇，画栋雕梁，奇榭曲栏，灵池碧沼，真胜地也。鬼令入，生以手进。鬼曰：“乐岂手能取乎？‘生挑左足进。鬼曰：”伸颈而入，则乐得矣！’生曰：“子以愚而受害，致有不散之冤；吾不受子之饵，替子消冤也。‘鬼忽不见，但闻空中啼哭而去。由是此房竟为洁室。此乃生之点醒其愚，而冤魂始散也。”今读翟小尹祭文，句句皆点醒语，故冤魂自散。魂散则不为祟于乡，亦不辗转觅替，何复有横死之事？可知阴阳一体，无不可以感格之矣。

姚家妇饶平姚姓，有妇某氏，芳容韶齿，风雅绝伦，伉俪甚笃。

举一子，而夫已亡。会闽中有花会之局，以宋时啸聚三十六人，日标一名，视资本之多寡，胜负总以三十倍为准，由闽蔓延至饶。妇闻之，欣欣然有喜色，冀得重资。不数月，而家业无存。

忽想对门屠家有千余金，人亦倜傥，不如借贷，以为翌日赌本。

遂诣屠门而告曰：“贷予五十金，局胜则加息相还，否则身与子归君矣。”屠素知妇贤，且利其色，好事者又从旁怂恿之，署券而去。妇归，夜至夫冢哭而祝曰：“花会害予衣食无资。

君若有灵，幸以魂梦相助，不然，明日妻与子俱属他人矣。”

祝毕，恍若梦夫曰：“子之心予知之矣，明午，予阴助之，可尽出借银赌

之，当胜。惟将来不免官非耳。”天明，妇如其言，果获大胜。妇将银加倍还屠氏。屠氏大哗曰：“前乃聘金，并非借用。”颇有强取之意，即鸣之于官。时饶平某令讯其始末，问妇意，妇曰：“愿守节耳。”判曰：借银而加倍取息，藉借而强夺人妻，恶等照例法难宽宥。将屠重责枷示，追银入官。

起券给妇，严禁花会，以除民患。又训妇曰：“妇人以安室为善，兹尔混入赌场，亦有不合，念情愿守节，心尚可嘉，姑免从法。”免之。

刘姬刘姬者，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但相传籍隶无极云。

初，姬对门黄姓，家资丰厚。有女，幼字保定柳芳华之子和为妻。柳亦素封，迨芳华死，家遂贫。和不能具婚资，且难度日，徒步诣黄，冀其念翁婚之情而周恤之。谁知黄闻柳贫，早有悔心，见和往彼，囑阍者拒不纳。保定至无极，相距数百里。和之来，未裹三日粮，衣敝履穿，彳亍于门外，冷风刺骨，饥火烧心，进退无路，惟欲觅死。姬见之，问其所来，和告之故。姬怜而留于家，具食焉。又诣黄所，谓黄曰：“贫富命也。富者有时而贫，贫者遂不复富哉？柳郎为君家婿，不能因其贫而改婚于女。今迢迢远来，理宜收恤，若以贫而弃之，则为不义，且难逃乡邻物议。予睹柳郎，境况虽苦，而相貌清秀，厄运退，自有佳境也。君即不订婚期，亦宜赠资以遣之。”反复开导，黄终不听。姬归检篋中所获钱三百，授令归。黄女知父有悔婚意，恒涕泣不食，誓不他适。后黄遭盗劫，室中席卷一空。不逾年，又涉大讼，家遂萧条。谋质女于西贾，议聘金五十，已交纳矣。女闻之，夜遁，垢面乞食而赴保定，诣夫家与和合鬻焉。黄觅女无耗，质财已散用过半，西贾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黄赴官。

黄有口难辩，只得券宅作偿而后已。和自女合婚后，家忽暴富，且登贤书，车马盈门，较昔年父在犹烜赫也。念姬旧德，爰命驾诣无极，报以百金；衣装华丽，仆马美都，道溢街巷。

黄夫妇闻之，懊悔自伤。恐其来订婚期，女已无存，从何答应，闭户不敢出窥。姬初不知女已归和也，亦防其倩姬传语，订期迎娶。遂杀鸡为黍，沽酒话旧。细述黄氏家贫，质女于贾，女遁无迹，深为歆，和但侧目而听，亦不实告，促姬治装，载以俱归，入门见女，大骇。女缅陈其详，姬曰：“有此美志，应有此善报也。”女又为姬制新衣，上下华好。留数目，遣仆马送之归。姬诣黄报女耗，黄私喜女有下落，而无颜见婿，且难入女之门也。因令妻伪为卖花者，偕姬至和家。母女相见，而不敢使和知。一日，黄妻方与女坐，和入，不及走避，和怒叱骂。姬急进曰：“此老身爪葛，卖花者。”和始霁颜令坐。

。

姬急同黄妻回家。其妻怨夫之不应质女于贾也，致女不敢认母，终日嘈嘈。姬念黄妻之无他也，再过和，再三劝导，始由姬引黄夫妇偕至保定，而认翁



媚焉。吁！未来之事难定也。若以目前之境而定终身，则失之远矣，故史载朱翁子、苏秦二传，专就其贫苦轻视之状后，叙富贵谄迎之况，以醒当世之昏迷。和之事盖近之矣，故记之。

夏夫人夫人夏姓，东昌人，适同邑虞小思，虞以贸易，衣食粗可温饱，后以子贵，封夫人。邑有王心斋，宦裔也。有女纫针，自襁褓中论婚于同邑傅孝廉之子阿卯为妻，后孝廉移居，官于闽，音耗久沦，王贫无以为生，贷金于邻居富室黄氏，作小负贩。途中遇寇，资尽掠去。黄积算子母约三十金，黄艳王女纫针，谓王曰：“贷已久矣，当速还！能偿即偿之，不能，以女纫针质作妾。”王妻范氏闻之，即携女赴母家，求救于两弟。

两弟置不理。范氏偕女大哭于途。过虞氏之门，值夏自外来，悯其哀而问之。范呜咽以陈。夏邀至室，知母子尚未朝食，便为具餐，且许代谋偿金，订以三日。范母子感泣而归。越二日，夏典质兼至，方满其数，未敢告诸其夫。至夜，裹金置枕上，以待次日范来相付。谁知盗入，他无所亡，惟纫金去。夏思既无以应范之急，若令夫知，必遭辱詈，冤难申诉，即自经死。

其夫骇，妻之死由何异？思平日伉俪之情颇笃，并无龃龉之事，宁与邻居饶舌？正在查问问，适范至，惊泣。虞询知其详，方知有措金之事。纫针闻夏之死也，昼夜不食不寝，哭不绝声。

夏既殒，纫针出而哭诸墓，一恸遂绝。忽然天雨大雷，击破夏棺；夏苏，纫针亦苏。而北村有马大者，被雷击毙，背有字云：“偷夏氏金贼。”村人鸣于官。官赴验讫，搜其家，得二十金；又械其妻，追足三十金，给虞领归。夏仍如数付范，偿黄贷讫。纫针留居夏室事夏，恩爱过于所生。无何，阿卯入闽籍，领乡荐，回里成婚。后通籍贵官，迎养夏氏，且教其子弟读书，成进士。人以为天道之昭昭也，而吾为不然。

夏一夫人，而能闻难必解，见危必救，一言之下，虽千筹百计，必欲践其诺而后已，是真丈夫所为。岂以一雷击恶人，遂足以报其德哉？盖天下不示以劫寇，则赃不破；赃不破，则纫针之结，终不得解矣。迨后夏子成进士，为显官，封夫人，此乃报夏之德也。于此乃见天道之昭昭也。

鞠烈妇烈妇吕姓，掖县人，邑之士之女也。年十九，归同邑鞠良栋为室。良栋父名标，为武孝廉。家本不丰。当妇入门时，孝廉父母在堂，妇事祖翁姑，一如事翁姑。中馈之事，先于妯娌，味必适欢；暇则勤针黹，以佐两代甘旨。相夫子，以成家，克尽妇道，甚得祖翁姑、翁姑欢心。妯娌亲戚，咸相敬爱，无间言。迨后祖翁姑、翁姑相继逝世，哀痛毁瘠，过于诸妇。未几分家，良栋业儒未成，去而服贾，常贸迁百里外。妇代夫经理家事，无纤毫废失。己未春，良栋得伯牛之疾，委顿床褥，刀圭无灵。年余，大溃。妇侍汤药，濯垢污

，顾寒暑昼夜不少懈；恒吁天默祷，愿以身代。谓良栋曰：“妾从君十年，未能为君育子嗣，此不祥妇也。君如不善，妾必相从地下，不作未亡人。”

良栋疮创浓溃，痛楚难忍，每欲自尽，以妇侍伺严，而未得其间。一夕，妇偶倦，良栋即悬带梁上矣。妇惊起解救，而已无及。妇引带自经。家人排闥入，见夫妇俱殒。正欲移寝，良栋忽苏，具道妇之生前，誓死相从，及已投环解救状；语毕而仍逝。时嘉庆庚申五月二十五日，妇年二十有九。此事非异而记之，何也？余闻之友人，而未知应旌典否焉？记之以发潜光，即旌之而知在一邑；记之播传天下，且可以励为妇焉！

赵潘二夫人吴主赵夫人，丞相达之妹。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

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玄鸟，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析发，以神胶续之。

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百断百续也。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中自凉。

时权常在军旅，每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一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幻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吴亡，不知所在。

吴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输入织室，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同幽者百余人，谓夫人为神女，敬而远之。有司闻于吴主，使图其容貌。夫人忧戚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其真状以进，吴主见而喜悦，以琥珀如意抚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欢乐！”乃命雕轮就织室，纳于后宫，果以姿色见宠。每与夫人游昭宣之台，志意幸愜，既尽酣醉，唾于玉壶中，使侍婢泻于台下，得火齐指环，即挂石榴枝上，因其处起台，名曰环榴台。时有谏者云：“今吴、蜀争雄，‘还刘’之名，将为妖矣！”权乃翻其名曰榴还台。又与夫人游钓台，得大鱼。王大喜，夫人曰：“昔闻泣鱼，今乃为喜，有喜必忧，以为深戒。”至于末年，渐相谮毁，稍见离退。时人谓夫人知几其神。吴主于是罢晏，夫人果见弃逐。钓台基今尚存焉。

甘后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贱。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

掖。”及后长而体态特异，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

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乃说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夷，安以妖玩经怀？凡淫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毁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杨太真杨贵妃，小字玉环，弘农华阴人也。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司户。贵妃生于蜀。

尝误坠池中，后人呼为落妃池。池在导江县前。妃早孤，养于父河南府士曹玄家。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郟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郟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是夕，授金钗钿合。上又自执丽水镇紫库磨金琢成步摇，至妆阁，亲与插鬓。上喜甚，谓后宫人曰：“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乃制曲子曰《得宝子》，又曰《得革立子》。先是，开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无子。妃生子，又美丽，宠倾后宫。至十三年，皇后废，妃嫔无得与惠妃比。

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后庭虽有良家子，无悦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贵妃，又宠甚于惠妃。有姊三人，皆丰硕修整，工于谗浪，巧会旨趣，每入宫中，移晷方出。宫中呼贵妃为娘子，礼数同于皇后。册妃日赠其父玄琰济阴太守，母李氏陇西郡夫人。又赠玄琰兵部尚书，李氏凉国夫人，叔玄旨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再从兄钊拜为侍郎，兼数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华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见遇过于诸女，赐第连于宫禁。自此杨氏权倾天下，每有囑请，台省府县，若奉诏敕。四方奇货，僮仆，驼马，日输其门。时安禄山为范阳节度，恩过最深，上呼之为儿。尝于便殿与贵妃同宴乐，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贵妃。上顾而问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禄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

上笑而赦之。又命杨銛以下，约禄山为兄弟姊妹，往来必相宴饯，初虽结义颇深，后亦权敌，不叶。五载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令高力士送还杨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送院中宫人衣物及司农米面酒馔百余车。诸姊及銛初则惧祸聚哭，及恩赐浸广，御馔兼至，乃稍宽慰。



妃初出，上无聊，中宫趋过者，或笞撻之，至有惊怖而亡者。力士因请就召，既夜，遂开安兴坊，从太华宅以入。及晓，玄宗见之内殿，大悦。贵妃拜泣谢过。因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

贵妃诸姊进食作乐。自兹恩遇日深，后宫无得进幸矣。七载，加钊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然虢国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当时杜甫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官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又赐虢国照夜玳，秦国七叶冠，国忠锁子帐，盖希代之珍，其恩宠如此。銛授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列棨戟，特授上柱国，一日三诏。与国忠五家于宣阳里，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从，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造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则毁之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上赐御食，及外方进献，皆颁赐五宅。开元已来，豪贵荣盛，未之比也。上起动必与贵妃同行，将乘马，则力士执辔授鞭。宫中掌贵妃刺绣织锦七百人，雕镂器物又数百人，供生日及时节庆。续命杨益往岭南，长吏日求新奇以进奉。

岭南节度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端午进贵妃珍玩衣服异于他郡，九章加银青光禄大夫，翼擢为户部侍郎。九载二月，上旧置五王帐，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处其间。妃子无何窃宁王紫玉笛吹，故诗人张诗云：“梨花静院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时吉温多与中贵人善，国忠惧，请计于温。遂入奏曰：“妃，妇人，无智识。有忤圣颜，罪当死。

既尝蒙恩宠，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

安忍取辱于外乎？“上曰：”朕用卿，盖不缘妃也。“初，令中使张韬光送妃至宅，妃泣谓韬光曰：”请奏：妾罪合万死。

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唯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乃引刀剪其发一撩，附韬光以献。妃既出，上恍然。

至是，韬光以发搭于肩上以奏。上大惊惋，遽使力士就召以归，自后益嬖焉。又加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十载上元节，杨氏五宅夜游，遂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误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数撻。公主泣奏之，上令决，杀杨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许朝谒。于是杨家转横，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故当时谣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其天下人心羡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楼，大张声来。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省正字，十岁，惠悟过人。上召于楼中，贵妃坐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

贵妃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上与妃及嫔御皆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黄纹袍赐之。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上尝梦十仙子，乃制《紫云回》并《梦龙女》，又制《凌波曲》。

二曲既成，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箎，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自旦至午，欢洽异常。时唯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曲罢，上戏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称也。）乐籍，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乐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风习习，声出天表。妃子琵琶逻臙檀，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其木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镂红文，蹙成双凤。弦乃未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淥水蚕丝也，光莹如贯珠瑟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禄山进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为之。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师妃，为琵琶弟子。每一曲彻，广有献遗。妃子是日问阿蛮曰：“尔贫，无可献师长，待我与尔为。”命侍儿红桃娘取红粟玉臂支赐阿蛮。妃善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妓，莫能及之。上命采蓝田绿玉，琢成磬，上方造？，流苏之属，以金钿珠翠饰之。

铸金为二狮子，以为趺，彩绘缛丽，一时无比。先，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即今牡丹，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以步辇从。

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篇。承旨，犹苦宿醒，因援笔赋之。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第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龟年捧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

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妃饮罢，敛绣巾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力士终以脱靴为耻，异日，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惊曰：“何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

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览《汉成帝内传》，时妃子后至，以手整上衣领，曰：“看何文书？”上笑曰：“莫问，知则又殢人。”觅去，乃是“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

又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尔则任吹多少。“盖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语戏妃。

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才弄，尔便欲嗔乎？忆有一屏风，合在，待访得，以赐尔。”屏风乃虹霓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长三寸许。其间服玩之器，衣服，皆用众宝杂厕而成。水精为地，外以玳瑁水犀为押，络以珍珠瑟瑟。间缀精妙，迨非人力所制。此乃隋文帝所造，赐义成公主，随在北胡。贞观初，灭胡，与萧后同归中国，因而赐焉。初，开元末，江陵进乳柑橘，上以十枚种于蓬莱宫。

至天宝十载九月秋，结实。宣赐宰臣，曰：“朕近于宫内种柑子树数株，今秋结实一百五十余颗，乃与江南及蜀道所进无别，亦可谓稍异者。”宰臣表贺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旷古所无无者乃可谓非常之感。是知圣人御物，以元气布和，大道乘时，则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异名，实造化之有初，匪阴阳之有革。陛下玄风真纪，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区而齐被，草木有性，凭地气以潜通。故兹江外之珍果，为禁中之佳实。绿蒂含霜，芳流绮殿，金衣烂日，色丽彤庭。云云。”乃颁赐大臣，外有一合欢实，上与妃子互相持玩。

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与卿固同一体，所以合欢。”于是促坐，同食焉。

因令画图，传之于后。妃子既生于蜀，嗜荔枝。南海荔枝，胜于蜀者，故每岁驰驿以进。然方暑热而熟，经宿则无味。后人不能知也。上与妃采戏，将北，唯重四转败为胜。连叱之，骰子宛转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赐绯，风俗因而不易。

广南进白鹦鹉，洞晓言词，呼为雪衣女。一朝飞上妃镜台上，自语：“雪衣女昨夜梦为鸞鸟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经》，记诵精熟。后上与妃游别殿，置雪衣女于步辇竿上同去。

瞥有鹰至，搏之而毙。上与妃叹息久之，遂瘞于苑中，呼为鹦鹉冢。交趾贡龙脑香，有蝉蚕之状，五十枚，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赐妃十枚。妃私发明驼使，持三枚遗禄山。妃又常遗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十一载，李林甫死。又以国忠为相，带四十余使。十二载，加国忠司空。长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小男肱，尚



万春公主。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尚承荣郡主。一门一贵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载，重赠玄琰太尉，齐国公。母重封梁国夫人。官为造庙，御制碑及书。叔玄皂又拜工部尚书。韩国婿秘书少监崔慕女为代宗妃；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为让帝男妻；秦国婿柳澄男钧尚长清县主，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阙，去即与妃同辇。华清宫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有莲花汤，即贵妃澡沐之室。国忠赐第在宫东门之南，虢国相对。韩国秦国，薨栋相接。天子幸其第，必过五家，赏赐燕乐。扈从之时，每家为一队，队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相映，如百花之焕发。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于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窥其车，香气数日不绝。驼马千余头匹。以剑南旌节器仗前驱。出有饩饮，还有软脚。远近饷遗珍玩狗马，阉侍歌儿，相望于道。及秦国先死，独虢国韩国国忠转盛。虢国又与国忠乱焉，略无仪检。每入朝谒，国忠与韩虢连辔，挥鞭骤马，以为谐谑。从宫女监姬百余骑，秉烛如昼，鲜装炫服而行，亦无蒙蔽。衢路观者如堵，无不骇叹。十宅诸王男女婚嫁，皆资韩、虢绍介；每一人约一千贯，上乃许之。十四载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乃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声，（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其年十一月，禄山反幽陵，以诛国忠为名。

咸言国忠、虢国、贵妃三罪，莫敢上闻。上欲以皇太子监国，盖欲传位，自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妃衔土请命，事乃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上幸已蜀，贵妃从。至马嵬，右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兵乱，乃谓军士曰：“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杨国忠割剥眈庶，以至于此。

若不诛之，何以谢天下。“众曰：”念之久矣。“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庶国忠诉事。军士呼曰：”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四合，杀国忠，并男暄等。上乃出驿门劳六军。六军不解围，上顾左右责其故。高力士对曰：”国忠负罪，诸将讨之。忠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伏乞圣虑裁断。“上回入驿，驿门内傍有小巷，上不忍归行宫，于巷中倚杖欹首而立。圣情昏默，久而不进。京兆司录韦谔（见素男也）曰：”乞陛下割恩忍断，以宁国家。“逡巡，上入行宫。

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乃曰：“愿大家好祝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帝曰：“愿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上睹之，长号数息，使力士曰：“与我祭之。”祭后，六军尚未解围。以绣衾覆床

，置驿庭中，敕玄礼等入驿视之。玄礼抬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围解。瘞于西郭之外一里许道北坎下。妃时年三十八。上持荔枝于马上谓张野狐曰：“此去剑门，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华清官日，乘马出宫门，欲幸虢国夫人之宅，玄礼曰：“未宣敕报臣，天子不可轻去就。”上为之回辔。他年，在华清宫，逼上元，欲夜游。玄礼奏曰：“宫外即是旷野，须有预备，若欲夜游，愿归城阙。”上又不能违谏。及此马嵬之诛，皆是敢言之有便也。

先是，术士李遐周有诗曰：“燕市人皆去，函关马不归。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燕市人皆去，禄山即蓟门之士而来。

函关马不归，哥舒翰之败潼关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即嵬马驿也。环上系罗衣，贵妃小字玉环，及其死也，力士以罗巾缢焉。又妃常以假髻为首饰，而好服黄裙。天宝末，京师童谣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至此应矣。初，禄山尝于上前应对，杂以谐谑。妃常在座，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育之，国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时虢国夫人先至陈仓之官店，国忠诛问至，县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为贼军至，虢国先杀其男徽，次杀其女。

国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杀之。已而自刎，不死。载于狱中。犹问人曰：“国家乎？贼乎？”狱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并坎于东郭十余步道北杨树下。上发马嵬，行至扶风道。道傍有花，寺畔见石楠树团圆，爱玩之，因呼为端正树，盖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间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

至德二年，既收复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还，使祭之。

后欲改葬，李辅国等不从。时礼部侍郎李揆奏曰，“龙武将士以杨国忠反，故诛之。今改葬故妃，恐龙武将士疑惧。”肃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潜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肤已消释矣。胸前犹有锦香囊在焉。中官葬毕以献，上皇置之怀袖。又令画工写妃形于别殿，朝夕视之而歔焉。上皇既居南内，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月满目。

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歌歇，闻里中隐隐如有歌声者。顾力士曰：“得非梨园旧人乎？迟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于里中，因召与同去，果梨园弟子也。其后，上复与妃侍者红桃在焉，歌《凉州》之词，贵妃所制也。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视，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留传者益加焉。

至德中，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于望京楼下命张野狐奏《

雨霖铃曲》。曲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亦为感伤。新丰有女伶谢阿蛮，善舞《凌波曲》，旧出入宫禁，贵妃厚焉。是日，诏令舞。舞罢，阿蛮因进金粟装臂环，曰：“此贵妃所赐。”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丽，获二宝：一紫金带，一红玉支。朕以歧王所进《龙池篇》，赐之金带。红玉支赐妃子。后高丽知此宝归我，乃上言‘本国因失此宝，风雨愆时，民离兵弱。’朕寻以为得此不足为贵，乃命还其紫金带。唯此不还。汝既得之于妃子，朕今再睹之，但兴悲念矣。”言讫，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贺怀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与亲王棋，令臣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

上数捭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獬子上局乱之，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臣巾上，良久，回身方落。及归，觉满身香气。乃卸头帟，贮于锦囊中。令辄进所贮袱头。“上皇发囊，且曰：”此瑞龙脑香也。吾曾施于暖池玉莲朵，再幸尚有香气宛然，况乎丝缕润腻之物哉。“遂凄怆不已。自是圣怀耿耿，但吟：“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舞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杨通幽自蜀来，知上皇念杨贵妃，白云：“有李少君之术。”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

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大海，跨篷壶，忽见最高山，上多楼阁。泊至，西厢下有洞户，东向，阖其门，额署曰“玉妃太真院。”

方士抽簪叩扉，有双鬟童女出应门。方士造次未及言，双鬟复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诘其所从来。方士因称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寝，请少待之。”逾时，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莲，紫绡，佩红玉，拽风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以还，言讫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钗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征其意，乃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金钗钿合，负新垣平之诈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

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上凭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爱，无自苦耳。“使者还，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内甘露殿，悲悼妃子，无日无之。

遂辟谷服气，张皇后进樱桃蔗浆，圣皇并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数声，有双鹤下于庭。徘徊而去。圣皇语侍儿宫爱曰：“吾奉上帝所命，为元始孔



升真人，此期可再会妃子耳，笛非尔所宝，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汤沐，“我若就枕，慎勿惊我。”宫爱闻睡中有声，骇而视之，已崩矣，妃子死日，马嵬媪得锦襪幼袜一只。相传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悲夫，玄宗在位久，倦于万机，常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绝逆耳之言，恣行燕乐。衽席无别，不以为耻，由林甫之赞成矣。乘舆迁播，朝廷陷没，百僚系颈，妃王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

梅妃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逊，世为医。妃年九岁，能诵“二南”，语父曰：“我虽女子，期以此为志。”父奇之，名曰采蘋。开元中，高力士使闽越，妃笄矣，见其少丽，选归侍明皇，大见宠幸。长安大内、大明、尖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几四万人，自得妃视如尘土。宫中亦自以为不及。

性喜梅，所居阑槛，悉植数株，上榜曰“梅亭。”梅开赋赏至夜分，尚顾恋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戏名曰“梅妃。”妃有《萧》、《兰》、《梨园》、《梅花》、《凤笛》、《玻杯》、《剪刀》、《绮窗》八赋。是时承平岁久，海内无事。上于兄弟间极友爱，日从燕间，必妃侍侧。上命破橙往赐诸王，至汉邸，潜以足蹶妃履，登时退阁。上命连趣，报言适履珠脱缀，缀竟当来。久之，上亲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宠如此。后上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矣。”妃应声曰：“草木之戏，误胜陛下。设使调和四海，烹饪鼎鼐，万乘自有心法，贱妾何能较胜负也！”上大悦。

会太真杨氏入侍，宠爱日夺，上无疏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尝方之英皇，议者谓广狭不类，窃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缓，亡以胜。后竟为杨氏迁于上阳东宫。后，上忆妃，夜遣小黄门灭烛，密以戏马召妃至翠华西阁，叙旧爱，悲不自胜。继而上失寤，侍御惊报曰：“妃子已届阁前，将奈何？”

上披衣抱妃藏夹幕间。太真既至，问：“‘梅精’安在？”上曰：“在东官。”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温泉。”上曰：女聊斋志异。“此女已放屏，无并往也。”太真语益坚，上顾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妇人遗舄，夜来何人侍陛下寝？欢醉至于日出不视朝，陛下可出见群臣，妾止此阁以俟驾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复寝，曰：“今日有疾，不可临朝。”

太真怒甚，迳归私第。上顷觅妃所在，已为小黄门送令步归东宫。上怒斩之。遗舄并翠钿，命封赐妃。妃谓使者曰：“上弃我之深乎！”使者曰：“上

非弃妃，诚恐太真无情耳！”妃笑曰：“恐怜我则动‘肥婢’情，岂非弃也！”妃以千金寿高力士，求词人拟司马相如为《长门赋》，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势，报曰：“无人解赋。”妃乃自作《楼东赋》，其略曰：“玉鉴尘生，凤奁香殄。懒蝉髻巧之巧梳，间缕衣之轻练。苦寂寞于蕙宫，但凝思乎兰殿。信标落之梅花，隔长门而不见。”太真闻之，诉明皇曰：“江妃庸贱，以谀词宣言怨望，愿赐死！”上默然。会岭表使归，妃问左右：“何处驿使来，非梅使邪？”对曰：“庶邦贡杨妃果实使来。”妃悲咽泣下。

上在花萼楼，会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赐妃。妃不受，以诗付使者曰：“为我进御前也。”曰：“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览诗，怅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是此始。

后禄山犯阙，上西幸，太真死。及东归，寻妃所在，不可得。

上悲谓兵火之后，流落他处。诏：“有得之，官三秩，钱百万。”

访搜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飞神御气，潜经天地，亦不可得。

有宦者进其画真，上言甚似，但不活耳。

诗题于上，曰：“忆昔娇妃在紫宸，铅华不御得天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读之泣下，命模像刊石。

后上暑月昼寝，仿佛见妃隔竹间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雾露状。妃曰：“昔陛下蒙尘，妾死乱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东梅株旁。”上骇然，流汗而寤。登时令往太液池发视之，无获。

上益不乐，忽悟温泉汤池侧，有梅十余株，岂在是乎！上自命驾令发视，才数株，得尸。裹以锦褥，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许。

上大恸，左右莫能仰视。视其所伤，肋下有刀痕。上自制文谕之，以妃礼易葬焉。

牛应贞牛肃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

年十三，凡诵佛经二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悞，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有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已而觉，问何故，亦不知。试令开卷，则已精熟矣。著文章百余首。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来答解。或称王弼、郑玄、王衍、陆机，辩论锋起；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采其文《魑魅问影赋》著于篇。

其序曰：“庚辰岁，予婴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羸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廖。感庄子有魍魉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魍魉问于予影曰：”君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包六艺，文兼百氏。颐道家之秘言，采释部之幽旨。

既虔恭于中馈，又希慕于前史；不矫枉以干名，不毁物而成己。

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烦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与子兮相亲。何不诲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伦？异莱妻之乐道，殊鸿妇之安贫。岂痼疾而无生赖，将微贱而欲忘身？今节变岁移，腊终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动暄气于梅柳；水解冻而绕轩，风扇和而入牖。固可触忧释疾，怡神养寿。何默尔无营、自贻伊咎？‘仆于是勃然而应曰：“子居于无人之域，游乎魍魉之乡，形既图于夏鼎，名又著于蒙庄。何所见之不博，何所谈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见。岂言谈之足晓，何节物之能辨？随晦明以兴灭，逐形骸以迁变。

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视阴，而迟暮之心可见。伊美恶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谴？且予闻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极昏兮默，达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时运之通塞。悔吝不能缠，荣耀不能惑；丧之不以为丧，得之不以为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赏芳春，责予之不贵华饰？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测？‘言未卒，魍魉惕然而惊叹而起曰：“仆生于绝域之外，长于荒遐之境；未晓智者之处身，是以造君而问影。既谈玄之至妙，请终身以藏屏。’”初，应贞梦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

麻姑麻姑，仙人，王方平之妹。汉桓帝时，方平降蔡经之家，曰：“汝当得度世，故求教汝。但汝气少肉多，未能即上天，当作尸解。”乃告以要言而去。经后忽身发热如火，三日肉消骨立，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视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后十余年，忽还家，语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复来，当作酒数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著远游冠，乘五龙车，前后麾节旌旗导卫，如大将军侍从。既至，从官皆隐。经父兄参毕，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顷，麻姑至，经与家人见之。年可十八许，顶中作髻，余发散垂至腰，锦衣绣裳，光彩耀目。坐定，自进行厨，擗麟脯，器皆金玉。

时经妇新产，麻姑见之，乃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许米来，掷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犹作少年戏也。”

姑云：“接待以来，东海三为桑田，蓬莱水又浅矣。”方平亦曰：“圣人皆言：海中将复扬尘也。”麻姑手似鸟爪。蔡经私念，背痒时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即知，乃鞭经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谓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麻



姑亦辞去。

裴航裴航，唐长庆中书生，因下第游于鄂渚，谒故旧崔相国赠钱二十万，遂挈归于京，因雇巨舟裁于襄汉。闻同载有樊夫人，国色也。航无由睹面，因侍婢袅烟而达诗一章曰：“向为胡越犹怀想，况遇天仙隔锦屏，傥若玉京朝会去，愿随鸾鹤入青冥。”

数日后，夫人亦使袅烟答诗一章云：“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京。”航览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达诗之旨意。及抵襄汉，夫人使婢挈妆奁不辞而去。航遍求访，竟无踪迹。后经蓝桥驿，因渴甚，下道求饮。见茅屋三四间，有老姬缉麻其下，航揖姬求浆，姬咄曰：“云英，携一瓿浆来。郎君饮。”航忆夫人诗有云英之句，正讶之，俄苇箔之下，双手如玉，捧出瓷瓿。航接饮之不啻玉液也。因还瓿，遽揭箔见一女子，光彩照人，航爱慕不已，因白姬曰：“某仆马甚乏，愿少憩于此。”姬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姬曰：“向睹小娘子艳丽惊人，姿容耀世，所以踌躇而不能去，愿纳厚礼而取之可乎？”姬曰：“老病只有此孙女。昨有神仙与灵药一刀圭，但须玉杵臼，捣之百日，方可就吞，若欲娶此女者，须得玉杵臼，其余金帛吾无用处耳。”

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臼至。幸无复许人。”姬曰：“如约。”航至京遍访玉杵臼，忽遇一货玉翁曰：“近有一玉杵臼，非二百缗不可得。”航乃倾囊兼卖仆马，方及其值，辄步骤独携而抵蓝桥，姬见大笑曰：“世间有如此信士乎？”

遂许以为婚，女亦微笑曰：“虽然更为捣药百日，方议婚好。”

亦于襟带间解药付航，航即捣之，每夜犹闻捣药声，航窥之，见玉兔持杵而舂，百日足，姬持药而吞之曰：“吾当入洞而告姻戚，为裴郎具帟帐。”遂挈女入山，谓航曰：“但少留此。”

逡巡，车马隶人迎航，见一大第连云，朱扉晃目，仙童侍女引航入帐就礼讫。航拜姬不任感荷！及引见诸姻戚，皆神仙中人。

一女仙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讫，女仙曰：“裴郎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汉乎？”航愧谢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云翘夫人刘纲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为玉皇之女史。”姬遂将航夫妻入玉峰洞中，琼楼珠室而居之，饵以绛雪琼英之丹，体渐清虚，毛发绀绿，神化自在，超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卢颢遇之蓝桥驿之西，备说得道之事，乃赠蓝田美玉十斤，紫府云丹一粒，颢稽颡请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虚其心。实其腹。‘“颢犹懵然，复语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虚实可知也。“言讫，忽不见。

许真君许逊，字敬之，号真君，南昌人，吴赤乌二年，母梦金凤衔珠，坠于掌中，玩而吞之，因是有娠而生真君。少小疏通，与物无忤。尝从猎射一鹿，中之而毙，鹿母惶顾舐之。因感悟，折弃弓矢，克意为学。博通经史，尤嗜神仙修炼之术。闻西安吴猛得丁义神方，乃往师之；悉受其秘，日以修炼为事。

时买一铁灯檠，因夜燃灯，见漆剥处有光，视之，金也。明日访售主，还之。晋武帝太康元年，举孝廉，辟为旌阳县令，吏民悦服。岁饥，民无以输。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砾成金，令人潜瘞于县圃。一日，籍民之未输者，使服力于圃。民锄地得金，用以输纳，遂悉安堵。又岁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拯治之。他郡病民相继而至，于是标竹于郭外，置符水于其中，使就竹下饮之，皆瘥。久之知晋室将乱，乃弃官东归。尝憩于柏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宝剑来见，真君异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日惟击剑自娱，真君知其剑仙也，卒获神剑之用。既而与吴君游于丹阳黄堂，闻谋姆多道术，遂同往叩以道妙。姆云：“昔孝悌王下降曲阜兰公家，谓兰公曰：”后晋代当有神仙许逊，传吾此道。‘留下金丹宝经、铜符铁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积有年矣，今当授子。’乃择日登坛，出孝悌王诸秘，悉传之。真君方心期每岁必求谒姆，姆即觉之，曰：”子勿来，吾即还帝乡矣。“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掷之，曰：”子归茅落处，立吾祠，岁秋一至足矣。“二君还，觅访飞茅之迹，遂建祠宇；每岁仲秋之三日，必朝谒焉。初，真君往访飞茅，偶憩真靖，见乡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云：”祭不腆，则神怒祸降。“真君曰：”怪崇敢尔？“乃召风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驱，毋用祭也。“又见人苦远汲，乃以杖刺前涸泽出泉以济之，虽旱不竭。

渡小蜀江，感江岸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戏画一松于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后江涨溃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坏。

真君往西安县，行过一小庙，庙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来，逃往鄂渚矣。”真君至鄂渚，路逢二老人指曰：“蛟伏前桥下。”真君至桥，仗剑叱之，妖蛟惊奔入大江，匿于深渊；乃敕吏兵驱出，遂诛之。时海昏之上缭有巨蛇，据山为穴，吐气成云，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气中者，俱为吞吸，大为民害。真君闻之，乃集弟子逐前至蛇所，仗剑布气。蛇惧，入穴；乃飞符召海昏社伯驱之，蛇始出穴。举首高十余丈，目若火炬，吐毒冲天。真君啸命风雷，呼指神兵，以慑服之，使不得动，乃飞步踏其首，以剑辟其颡。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挥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长数丈。甘君欲斩之，真君曰：“彼未为害，不可妄诛；一千二百五十余年后，为民害，吾当复出诛之。以吾坛前植柏为验，其枝拂坛扫地，是其时也。”

又预讖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出地仙八百人。此时小蛇若为害，彼八百人自当诛之。”

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虽灭，蛟精未诛，恐其俟隙溃郡城。吾归郡乎！”乃与甘、施二君归郡，周览城邑。遇一少年通谒，自称姓慎，礼貌勤恪，应对敏给。遽告去。真君谓弟子曰：“适来者非人，即老蛟，故来见试也。”迹其所之，乃在郡城江浒，化为黄牛，卧沙碛之上。真君剪纸化黑牛，往斗之。令施岑潜持剑往，俟其斗酣，即挥之。施君一挥，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直至长沙，化为人，入贾玉使君家。

先是蛟精尝慕玉之女美，化为一少年谒之；玉爱其才，乃妻以女。居数载，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孑然而出；至秋，则乘巨舰重载而归。盖乘春夏大水覆舟所获也。是秋空还，语玉云：“财货为盗所劫，且伤左股。”玉求医疗之，真君即为医士谒玉。玉喜，召婿出；蛟精觉，惧不敢出。真君随至其堂，厉声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浅；吾寻踪至此，岂容复藏？

速出！”蛟精计穷，遂见本形，蜿蜒堂下，为吏兵所诛。真君以法水巽其二子，亦皆为小蛟，并诛之。真君谓玉曰：“蛟精所居，其下深不逾尺，皆洪波也。可速徙居！”玉乃迁高原，其地果陷为渊。真君复还豫章，而蛟之余党甚盛，虑真君诛之，皆化为人，诡言曰：“仆家长安，积世崇善；远闻贤师许君有神剑，愿闻其功。”弟子语之曰：“吾师神剑，指天天裂，指地地折，万邪不敢挡。神圣之宝也！”蛟党曰：“亦有其不能伤者乎？”弟子戏之曰：“惟不能伤冬瓜葫芦耳。”蛟党以为诚然，尽化为葫芦冬瓜，浮泛满江。真君知为蛟党所化，以剑授施岑，履水斩之，无噍类。由是水妖屏迹，城邑无虞。明帝太宁二年，大将军王敦举兵内向，次慈湖。真君与吴君同往谒敦，冀说止之。时郭璞在幕府，因璞与俱见，敦喜延之饮而问曰：“予梦一木破天，君等以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

吴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君宜未可妄动。”敦色变，令璞筮之。璞曰：“无成。”敦怒，令武士擒璞，轨之。真君乃举杯掷地，化为白鹄，飞绕梁栋。敦一举目，已失二君所在。

后二君还至金陵，欲买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尔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视，吾自为汝驾之。”默召二龙挟舟而行，舟渐凌空。俄过庐山顶，至紫霄峰金阙洞，舟人拜求济度；真君教以服饵灵草，遂得辟谷不死，隐于此山。二君各乘一龙，以归旧隐。数十年间，不复以时事关意，惟精修至道。孝武帝宁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岁。

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职，并告以冲举之日，遂乘云车而去。



是月望日，遥闻天乐之音。祥云冉冉，羽盖龙车；从官兵卫，仙童玉女，前后导从，乃揖真君升龙车。真君与其父族侍从旰烈、与其母部侍从仙眷四十二口，同时白日拔宅升天，鸡犬亦随。百里之内，异香芳馥，经月不散。

刘晨刘晨，剡县人。汉永平中，与阮肇入天台采药，路迷不得返。经十三日，饮渴甚。望山上有桃实，共取食之。下山，取涧水饮，见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饭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色甚美，顾曰：“刘、阮二郎捉杯来耶！”刘、阮异之。二女欢然如旧，曰：“来何晚耶？”即邀归家。南壁东壁，各有罗帟绛帐。命侍女具馔，有胡麻饭、山羊脯，甚甘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酒，继弄丝弦笙箫，歌舞作乐。夜半，各就一帐宿，欢洽如胶。住久，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春，花艳无凋零，归思更切。

二女曰：“罪根未灭，使君等至此。”遂指示还路。及归，乡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寻觅不获。晋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赵飞燕赵后飞燕，父冯万金，祖大力，工理乐器，事江都王协律舍人。万金不肯传家业，编习乐声，亡章曲任，为繁手哀声，自号凡靡之乐，闻者心动焉。江都王孙女姑苏主，嫁江都中尉赵曼。曼幸万金，食不同器不饱。万金得通赵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妇人。主恐，称疾居王宫；一产二女，归之万金。长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赵。宜主幼聪悟，家有彭祖分脉之书，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辞，轻缓可听。二人皆出世色。万金死，冯氏家败；飞燕妹弟，流转至长安。于时人称赵主子，或云曼之他子，与阳阿主家令赵临共里巷，托附临。屡为组文刺绣献临，临愧受之。居临家称临女。临尝有女事宫省，被病归死，飞燕或称死者。飞燕妹弟事阳阿主家，为舍直。常窃效歌舞，积思精切，听至终日，不得食。待直资服疏，苦财，且颛事膏沐澡粉，其费亡所爱，其直者指为愚人。

飞燕通邻羽林射鸟者。

飞燕贫，与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鸟者于舍旁。飞燕露立，闭息顺气，体温舒，亡疹粟。射鸟者异之，以为神仙。飞燕缘主家大人得入宫，召幸。其姊妹樊女愿为丞光司亦巾者，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及幸，飞燕瞑目牢握，涕交颐下，战栗不迎帝。帝拥飞燕，三夕不能接，略无谴意。宫中素幸者，从容问帝，帝曰：“丰若有余，柔若无骨；迁延谦畏，若远若近，礼义人也。宁与女曹婢胁肩者比耶？”既幸，流丹浹藉。

女愿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邪？”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飞燕自此持幸后宫，号赵皇后。帝居鸳鸯殿便

房，省帝簿。女愿上簿，女愿因进言飞燕有女弟合德，美容体，性醇粹可信，不与飞燕比。帝即令舍人吕延福，以百宝凤毛步辇迎合德。合德谢曰：“非贵人姊召，不敢行，愿斩首以报宫中。”延福还奏，女愿为帝取后五采组文手藉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为卷发，号新髻，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衣故短，绣裙小袖，李文袜。帝御云光殿帐，使樊女愿进合德。合德谢曰：“贵人姊虐妒，不难灭恩；受耻不爱死，非姊教，愿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词舒闲清切，左右嗟赏之啧啧。帝乃归合德。

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白发教授宫中，号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帝用樊女愿计，为后别开远条馆，赐紫茸云气帐，文玉几，赤金九层博山缘合。女愿讽后曰：“上久亡子，宫中不思千万岁计邪？何不时进上，求有子？”后德女愿计，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女愿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女愿呼万岁，贺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赐女愿蛟文万金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号为赵婕妤。婕妤事后，常为儿拜。后与婕妤坐，后误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绀袖，正似石上华。

假令尚方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华。“以为石华广袖。

后在远条馆，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婕妤倾心翊护，常谓帝曰：“姊性刚，或为人构陷，则赵氏无种矣。”每泣下？恻。

以故白后奸状者，帝辄杀之。侍郎宫奴，鲜绔蕴香，姿纵栖息远条馆，无敢言者。后终无子。后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蕴香。婕妤浴豆蔻汤，傅露华百英粉。帝尝私语樊女愿曰：“后虽有异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阳华，其姑为冯大力妻，阳华老归冯氏，后姊弟母事阳华。

阳华善赍饰，常教后九回沉水香泽，雄麝脐内息肌丸。婕妤亦内息肌丸，常试若为妇者，月事益保他日，后言于承光司剂者上官妩，妩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羊花涂之，终不能验。真腊夷献万年蛤、不夜光珠，彩皆若月照，人亡妍丑，皆美艳。帝以蛤赐后，以珠赐婕妤。后以蛤妆五成金霞帐，帐中常若满月。久之，帝谓婕妤曰：“吾昼视后，不若夜视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闻之，即以珠号为枕前不夜珠，为后寿，终不为后道帝言。始加大号，婕妤奏书于后曰：“天地交畅，贵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为先人休，不勘喜豫。谨奏上二十六物以贺：金屑组文茵一铺，沉水香莲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结一盘，鸳鸯万金锦一匹，琉璃屏风一张，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绿毛狸藉一铺，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龙香握鱼二首，独摇宝莲一铺，七出菱花镜一奁，精金彊环四指，若亡绛绡单衣一袭，香文罗手藉三幅，七

面光雄肪发泽一盞，紫金被褥香炉三枚，文犀辟毒箸二双，碧玉膏奩一合。

”使侍儿郭语琼拜上。后报以云锦五色帐，沉水香玉壶。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赐我，死不知此器。”帝谢之，诏益州留三年输，为婕妤作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婕妤接帝于太液池，作千人舟，号合宫之舟。池中起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郾无缝衫，后衣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广榭上，后歌舞“归风送远”之曲，帝以文犀簪击玉瓿，令后所爱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风大起；后顺风扬音，无方长啸细袅，与相属。后裙髀，曰：“顾我顾我！”后扬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宁忘怀乎？”帝曰：“无方为我持后”。无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风霁。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怅然曼啸，泣数行下。帝益愧爱后，赐无方千万，入后房闼。他日宫姝幸者，或襞裙为丝，号曰留仙裙。婕妤益贵幸，号昭仪。求近远条馆。帝作少嫔馆，为露华殿，含风殿，传昌殿，求安殿，皆为前殿后殿。又为温室，凝缸室，浴兰室。曲房连槛，饰黄金白玉，以璧为表里；千变万状，连远条馆，号通仙门。后贵宠，益思放荡：使人博求术士，求匪安却老之方。

时西南北波夷致贡，其使者举菇一饮，昼夜不卧偃。典属国上其状，屡有光怪。后闻之，问：“如何术？”夷人曰：“吾术天地平，生死齐；出入有无，变化万象，而卒不化。”

后令樊女愿，弟子不周遗千金。夷人曰：“学吾术者，要不淫与谩言。”后遂不报。他日樊女愿侍后浴，语甚欢。后为樊女愿道夷言，女愿抵掌笑曰：“忆在江都时，阳华李姑，畜斗鸭水池上。苦獭啮鸭，时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獭狸献。姥谓姑曰：”是狸不他食，当饭以鸭。‘姑怒，绞其狸。今夷术真似此也。’”

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汗吾绞乎？”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赤凤始出少嫔馆，后适来幸。时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安庙；是日吹埙击鼓，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后谓昭仪曰：“赤凤为谁来？”昭仪曰：“赤凤自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仪裙曰：“鼠子能啮人乎！”昭仪曰：“穿其衣，见其私，足矣。安在啮人乎？”昭仪素卑事后，不虞见答之暴，熟视不复言。樊女愿脱簪，叩头出血，扶昭仪为拜后；昭仪拜，乃泣曰：“姊宁忘共被夜长，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今日垂得贵，皆胜人，且无外搏。

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后亦泣，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钗鸟钗为昭仪簪髻，乃罢。帝微闻其事，畏后不敢问，以问昭仪。昭仪曰：“后妒我尔！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龙凤。”帝信之，大悦。帝尝早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女



愿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

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邪。“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后骄逸，体微病辄不自饮食，须帝持匕箸，药有苦口者，非帝为含吐不下咽。昭仪夜入浴兰室，肤体光发占灯烛，帝从帟中窃望之；侍儿以白昭仪，昭仪揽巾使撤烛。他日帝约赐侍儿黄金，使无得言。私婢不豫约，中出帟值帝，即入白昭仪，昭仪遽隐避。自是帝从兰室帟中窥昭仪，多袖金，逢侍儿私婢，辄牵止赐之。侍儿贪帝金，一出入不绝，帝使夜从帟益至百余金。

帝病缓弱，大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慎恤胶，遗昭仪。

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裹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

宫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仪。

昭仪曰：“吾持人主如婴儿，宠倾天下。安能敛手掖庭令，争帷帐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呕血而死。

洛神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憩于双美亭。

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魂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魂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谬矣！”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

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

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澆，为昭明之精选耳！”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魂，今安在？”女曰：“现为遮须国王。”旷曰：“何为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王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耳！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闻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

？畏者，蛟螭辈也。”谈论良久，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昵洽，兰艳动人，缱绻永夕。旷曰：“遇二仙娥于此。

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筋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

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真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叹已遭。珠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匹，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

言讫，超然蹶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今遁世不复见。

有外山王明成祖文皇帝，既有天下，恶靖难诸忠，戮及十族；薄海疑惧，盗贼蜂起。帝窃患之，尝密使爪士，侦察四方；又手招疆臣，随时剿抚兼施，并许便宜行事。其英谋睿断，多史册未载。儿时闻野老言：帝初定鼎燕京，山东巡抚某公入觐，陛辞，帝赐画一轴。某公旋任，展视之。见所画大海汪洋，重峦叠山献，中有楼阁，似是宫殿，并无题咏款识。公朝夕思索画意，忽然有悟。麾下某游击，短小精悍，素习机警。公召至，屏去左右，出另纸仿画一帧，授之曰：“此中有绿林之豪，访之最确，汝其为我生致之。宜秘宜速。功成不吝厚赏，不则勿归也。”公令素严，某不敢辞，贸贸然袖画归。泣别妻子，至登、莱；孑身浮海，听其所之。值飓风漂舟，次一山下；舍舟裹糒上山，欲穷其境。经旬，见前山树木阴翳中，隐隐有楼阁形势，与画略肖。疾行十余里，至其处，见宫殿一所，巍然类王者居。门外白石铺地，洁无纤尘。壮夫百数十人，超距击刺，气象雄猛。

见某，叱问何来？内一人曰：“勿多言，第拘去，请夫人处分。”

遂以索反接其手，驱入四重门内，繫诸檐梧。某惴惴不知何处，自分身死异域，即亦不畏。俄闻呵殿声，传言夫人升殿，命将某带进问话。又入一重门，见大殿左右，武夫数十人皆躬擐甲冑，佩刀剑，屏息侍立。上坐一女子，年二十以来，珠冠绣袍，颜色姣艳，叱问：“何物奸宄，敢犯秘境，汝有几首，不畏死耶？”某伏地泣陈：“身系客商，遭风覆舟；无意误犯，罪该万死！”女子又问：“邦族？”某谓：“晋产。”女子喜曰：“我亦晋产，与汝有桑梓之谊，合是天意。”命左右释其缚，并令更衣授食，谓：“在此少住，俟主人翁来，筹送汝归。”

某顿首谢。左右导至客房，供给精美。惟见诸人行踪诡秘，无从诘其端绪

。时切忧疑，吉凶不能自决。一夜漏二下，将就枕，忽两婢秉烛叩门，传夫人命，召某入内室。见夫人频蹙危坐，某屈膝欲拜。夫人急止之，并赐隅坐。夫人问曰：“汝知此为何地？此间主人翁为何如人耶？”某对曰：“不知。”夫人曰：“主人某甲，固海盗之魁也。此山名有外山，人民多穴居，房舍甚少；物产丰饶，家给户足，向无统属。主人翁近以威胁之，令岁供赋税。

此山纵横四万余里，主人宫室凡三十二处，每处或岁一二至，或间岁一至。主人初号有外山主，近号有外山王。其人孔武有力，日行可二千余里。明能察远，身不在此，此间事纤未俱知；即君此来，当已备悉。“因问某：”究为何事？质言勿隐。“某窥夫人意不恶，遂以直告。夫人叹曰：”我家大同城内，父富有巨万。以春日郊游，被主人飞劫至此。

今年二十有七，已阅十一寒暑矣。他日君归，能为寄语父母，感且没齿。“某起立曰：”倘托夫人福庇，万一生还，敢不如命！“夫人曰：”主人去此年余，默计旦夕且至。汝见时，须道其实。主人尚质，稍涉虚言，恐察及隐情，则齷粉矣。切记勿忘！“嘱毕，仍命前婢送其归寝。亡何，西南风大作，闻众哗言：”大王行且至矣！“盖某甲制铁甲一领，能避五兵，上缀铁铃一百八颗，名曰铁铃甲。每披甲，顺风凌空行，五十里即闻其声，使人预知有备。铃颗重一十二两。摘铃击人，百步之外，百不失一，亦绝技也。时天色微默，新月东上，某伏暗地窥之。见铺毯张幔，灿列灯烛；夫人华妆，率众环踞门外。

但闻空际铃声琅琅，自远渐近。

约二刻许，一莽男子自空而下。紫而虬髯，眇目鸟喙。脱去铁甲，内着绣裤裆，足着吉莫靴，仗剑，昂然观众，略一点首，夫人率众环拜，欢呼簇拥入门。殿下鼓乐侷仞，肆筵设席。

某甲上坐，夫人跪进三爵，起坐左侧侍饮。少选，庖人进蒸豚；甲拔佩剑，齧切大嚼。徐问别后事，夫人唯唯以对。又问：“有远人来未？”夫人谓某月日有某至此。甲笑谓：“我固早料及之。”即命某来问话。某至，但长揖不跪。甲问：“汝居何官？”某忆夫人所嘱，直答曰：“忝官游击，殊不称职。”

又问：“汝来何为也？”曰：“巡抚某公，慕大王威名，欲一望见颜色；故使末将为致殷勤。”甲冷笑曰：“此燕藩之命，某公焉足知我？”某曰：“末将实奉某公令，不知其他。”甲曰：“汝胆亦非小弱，居然不远而至。岂谓我剑不利也？”某对曰：“某公将令素严，大王所知也。明知违令死，奉令而犯虎威亦死，等死也。违令其死速，奉令而乞怜于大王。倘怜末将之死，肯赐一行，以大王神威，行止可以自由，某公又将奈之何？且大王若去，某公方将结纳之不暇，岂敢有他图哉。果尔，则大王不过一举趾，而末将即可因



之不死；他日余生，皆出大王之赐矣。惟大王怜之！”甲沉思久之，曰：“汝且退，容细思之。”某拜谢而出，甲亦罢席。越数日，某见甲曾不述及前事，亦不敢促迫，姑耐候之。一日，忽闻甲大宴宾客，为某祖饯。某窃自庆。顷之，使者来召，某喜从而去。见甲冠服立阼阶，某至，笑执其手，迎入大殿。殿中凡设数十席，所谓三十二夫人，及部下谋士武夫，济济毕集。甲一一指姓道名，某俱与为礼。中一席，某坐客位，甲坐主位，余席按班环坐。

甲飞三巨觥相酬，甲饮讫，乃掀髯谓众曰：“我忝据此山十余年矣，本期与尔曹共图大事。今燕藩其署粗定，已洞悉我底蕴，我复何望？兹某巡抚使某来通殷勤，是必燕藩所指授。

已许同某一行，我其不归也矣。“夫人及众闻之，皆掩面而泣。甲曰：”我意已决，业许之矣。尔曹毋得多言！惟与尔曹约，此去如某巡抚执礼甚恭，则已；不然，我匝月必归，再作别计。或未知鹿死谁手？如匝月不归，诸夫人等，俱听自便；所环子女玉帛，尔曹可瓜分之。或入海，或入山，各自为计。

慎勿系念瞻顾，徒自取苦也。“众默默相视，不置一词，俱饮不尽欢而散。越日，甲召某登舟，并戒众勿送。

比至舟中，则大同之夫人在焉。甲指谓某曰：“是与君同乡，烦为寄语其父母，好好安置，渠所携金玉珠宝，一生吃着不荆”某姑漫应之，问甲：“共有几子？”甲谓：“诸夫人类生而不育，今有娠者尚八人，然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君亦何必多问也？”某深叹其豁达，于是相与沿途共览山川形胜。

甲喟然叹曰：“实不相欺，我初据此山，闻燕藩抗命，屡欲兴一旅之师，前往问罪。既思故王出亡，神器有主，一家之物，仍归一家。天命有归，岂人力所可争哉？”及将至登、莱，乃谓某曰：“计日达岸，烦君先驰报巡某公，须从我三事，可则行，否则止。”某请其说。则曰：“一，我登岸后，某公须率所属文武郊迎于五十里外。一，我此去即于巡抚署栖止，进署时，我乘舆，某公骑马作先导，洞开重门，由中道直入宅门。

一，饮食务极丰腆，每日须择好梨园，演剧侑觞，所需犒赏，不得少吝。只此三事，可则行，否则止。”某曰：“诺。”“达岸，即先驰报；寻复命，曰：”某公闻大王至，大喜；所约三事，无不惟命是听。“进署后，某公果执礼甚恭，曲尽绸缪。

甫匝月，甲忽谓某公曰：“闻诸公子甚佳，愿请一见。”公即令六子出拜。甲一一相之，曰：“某清贵，某方面；某民社；某部曹，某卿贰；惟四公子头角峥嵘，勋业在公之上。”指所佩剑曰：“此出自吴大帝冢中，当日六剑之一，所谓流星者是也。当以相赠。”公为称谢。甲笑谓四公子曰：“今夜与老

夫抵足如何？”公笑曰：“童子何知？合当遣事长者。”是夕，果使同寝。平明甲起，唤四公子曰：“为我谢尔翁，吾事毕矣。”

拔所佩剑曰：“请以相赠。”遂自刭而死，撒手以剑授公子；头虽断，而身不仆。四公子大骇，趋以告公；公喜，以礼殡殓之。据实入告，帝大喜；爵某公以国公，某游击超擢总戎，并予伯爵。大同夫人以父母命，归某游击。

后四公子，由词馆出入将相；以征虜功，封爵国公。余公子所官，亦俱如甲言。

吴生唐卢龙节度使李公，精星学推算，穷通寿夭，百不爽一。

有爱女美且慧，公推算当封夫人。非公侯之命，不许占风；故及筭犹未字也。有吴生者，固世家子。素游惰，而性儇巧；涎欲系援，又不敢遽通媒妁。密以百钱贿日者，为捏造一极贵之格，书于红笺。乘公出行。故犯卤簿。公怒叱虞候拘至舆前，厉声问故。生叩头曰：“小人以贫困不能自存，特占休咎于日者，谓贵不可言。自念一寒至此，何由发迹？缘俯观所评命纸，沉吟犹豫，不虞节钺忽临，致误冒犯，罪万死。”公索评笺，推之良然，颜色顿霁；详诘世族，大喜。命载之后车归，为薰沐更衣。问：“娶妻否？”对曰：“以贫故，尚未婚配。”公益喜，遂筮吉以爱女妻之。

一介措大，一旦坐享富丽，顿增骄蹇。左右之人，妒而且恨，交谮于公。久之，公亦察其无他能，阴悔而厌薄之。欲杀之，苦无其法。会吐蕃大入寇，朝廷忧之，诏各路节度使举将才。公遂抗疏，特荐婿吴生，固世家子，素习韬略，可胜将帅之任。疏上，召生告之。生知借刀杀己，然不敢辞；且佯喜再拜，深谢汲引。及御旨下，生拜辞公，内与妻诀。

女固贤淑，以父将不利于婿，心殊不嫌，乃勉生曰：“男儿志在四方，死生有命，此行安知非福？努力为之，不立功归，勿相见也。君其懋哉！”生曰：“诺。”既至戍所，谕部曲将弁，诘旦登场阅武；有不至者，杀无赦。至期，一一阅毕，各厚犒之。且笑谓诸将弁曰：“尔曹各有所长，果同心戮力，蠢尔蕃虜，何难殄灭。幕府少不更事，颇好驰马试剑；敢献薄技，以助诸君一笑！”僉曰：“唯唯。愿幸寓目！”少选，数健儿共舁一大刀至，约重千钧。生乃着戎服，跨骏马，持所舁大刀，下抑上扬，左荡右决，轻如挥扇，易若折枝。舞毕下马，毫不竭力。合营罗拜，欢声雷动，贺曰：“公神威，真天人也！”

生命以刀悬诸营门，择日搃伐。初，生阅武时，吐蕃潜遣谍者侦之。见生舞刀，大惊，舌舛几不能下，深夜，悄就营门举之，直如蚍蜉撼树，牢不能动。谍报吐蕃闻之，相顾失色，君臣筹议，以为不早自量力，强与交绥，是螳臂当车，徒自取死。急上表谢罪，岁岁朝贡，永誓不反。捷闻，朝廷嘉悦。以李

公所荐得人，晋左仆射，封代国公。以生征虜有功，授岭南节度使，封万户候；妻封凉国夫人。至是生得官归，遂为翁婿夫妇如初。

后女问生，始知前所舞大刀，以木片饰锡箔为之；又预如式铸千钧铁刀，使悬营门，故令其谍者侦报，以慑其心，而投诚输款也。

里乘子曰：或谓吴生一生工于用诈：始也以诈得妇，卒也以诈得功。亦何狡狴乃尔也。予谓必其命应如此，故天牖其衷，福至心灵。向使吐蕃之役，应变无谋，则翁将借刀以杀其婿，夫且不能终有其妻。匪寇婚媾，能不为生危乎？方入赘时，公虽信命，竟不免为人言所摇；赖女也能贤，安命不贰，安知非福？一言幸中，果尔塞上捷闻；朝中命下，翁既微宠，妻亦分荣。自是生得官归，遂为翁婿夫妇如初。

是盖有幸存焉。予旧过卢生祠，见题壁诗甚伙，类皆艳羨卢生得遇吕仙，作此一场好梦。予谓卢生若无封侯骨，何能入梦？因口占三绝，以调侃之。有云：“卢生自有封侯骨，才得邯郸梦一常”即此意也。武侯尝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天即命也。否则，命之不犹，而妄希非分。天下之百般奸巧，百般穷者，岂少也哉？况就用兵而论，所谓兵不厌诈。此事即采入智囊，亦奚不可？

卷四聂隐娘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年方十岁，有尼乞食于锋舍，见隐娘，悦之，云：“问押衙乞取此女教。”锋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铁柜中盛，亦须偷去矣。”及夜，果失隐娘所向。锋大惊骇。令人搜寻，曾无影响。父母每思之，相对涕泣而已。后五年，尼送隐娘归，告锋曰：“教已成矣，子却领龇”尼款亦不见。一家悲喜，问其所学。曰：“初但读经念咒，余无他也。”锋不信，恳诘。隐娘曰：“真说又恐不信，如何？”锋曰：“但真说之。”曰：“隐娘初被尼挈，不知行几里。及明，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寂无居人。猿狖极多，松萝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岁。皆聪明婉丽，不食，能于峭壁上飞走，若捷猱登木，无有蹶失。尼与我药一粒，兼令长执宝剑一口，长二尺许，锋利吹毛，令专司逐二女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

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处也。指其人者，一一数其过，曰：“为我刺其首来，无使知觉。定其胆，若飞鸟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刀广三寸，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人舍，以药化之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暝，持得其首而归。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



’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尼曰：’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曰：“汝术已成，可归家。‘遂送还，云：’后二十年，方可一见。’“锋闻语甚惧。后遇夜即失踪，及明而返。锋已不敢诘之。因兹亦不甚怜爱。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

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父乃给衣食甚丰。外室而居。数年后，父卒。魏帅稍知其异，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

如此又数年，至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召衙将，令来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卫至门，遇有鹊前噪，丈夫以弓弹之不中，妻夺夫弹，一丸而毙鹊者，揖之云：“吾欲相见，故远相祗迎也。”衙将受约束。

遇之，隐娘夫妻曰：“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夫妻拜曰：“合负仆射万死。”

刘曰：“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令与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刘问其所须。曰：“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请。忽不见二卫所之，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后月余，白刘曰：“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发，系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刘听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了。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此时亦万计杀之。乞不忧耳。”刘豁达大度，亦无畏色。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望空而踏，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精精儿已毙。”

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蠅螿，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刘如言。

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仆射无患矣。此人如俊鹞，一抟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自此刘转厚礼之。自元和八年，刘自许入觐，隐娘不愿从焉。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其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及刘薨于统军，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枢前，恸哭而去。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甚喜相见，依前跨白卫如故。

语纵曰：“郎君大灾，不合适此。”出药一粒，令纵吞之。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方脱此祸，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纵亦不甚信。遗其缯彩，隐娘一无所受，但沉醉而去。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

姁儿明季，东越尚书某公，年六十乞休归。筑适园于鉴湖之滨，亭台池沼与平泉绿野比胜。有女素娴，以中秋生，小字姁儿，姿妍性慧，公所钟爱。垂髫自课读书，通晓翰墨；惟选婿綦苛，故及笄犹未字也。同里奚生本旧家子，成童有声庠序。幼失怙恃，而家甚贫，寄居孀妗家，聊藉笔耕糊口。适园花木极盛，每春花开，公必招客宴饮，赋诗为乐。

知名之士，靡不毕至。尝赋白牡丹诗，惟生四首称最，中有四联云：“最好文章惟本色，是真富贵不繁华；美人原不须修饰，名士由来要率真。宜主淡妆脂不脚，太真新浴玉偏温。

风暖腻融瑶岛雪，月明浓簇玉田烟。“尤为公所叹赏，顾谓座客曰：”诸公所作固佳，如奚生蕴藉风流，别有寄托，未免推倒一时豪杰矣。“座客唯唯，金谢不及。宴罢，公以诸诗付姁儿甲乙，姁儿周览一过，亦拔生诗独冠一军，笑谓公曰：”此生的是金华殿中人，安有吐属名隽如此而长贫贱者？“公亦微笑首肯。自是悯生穷困，不时助以膏火，阴有东床之意。以凡事皆决于夫人，不敢遽宣于口，意俟奚生科名小就再议。姁儿雅窥公意，亦殊以为不谬；故每公欲周济生时，必怂恿而赞成之。公幼子年十三，方攻举业，苦无良师，欲延奚生课读，而嫌其年太少，商之姁儿。姁儿笑曰：”昔项橐七岁为圣人师，奚生长于项橐多多矣。况吾弟非圣人比乎，有何不可？“公笑曰：”诺。“遂延奚生课其幼子。

初，姁儿第知生才，而未见其貌。家塾在适园外西偏，姁儿绣楼傍适园东角。生课读之暇，恒携公子来园闲眺。姁儿自楼窗窥之，见生仪容俊伟，举止不俗，心益喜。生固早耳姁儿才貌双绝，又闻其评诗及怂恿之言，窃幸此身得一知己，我不可以负之。又念一寒至此，岂能妄覬系援？继又叹曰：“此生不娶姁儿，宁终鳏耳！有志者事竟成，彼刘文叔岂非人哉。”

同邑大冢宰某公，与公同年登第，权势赫赫，震耀朝野。公鄙其为人，交殊淡漠。其子某甲以荫典得指挥千户，家居，假父势鱼肉乡里，人多侧目。甲以丧偶托媒求姁儿为继室，公雅不欲；商之夫人，夫人歆其富贵，极口允诺。公争之曰：“甲虽一时富贵，其所行事，恐终难免于祸。”夫人怒曰：“甲与汝无仇，何得信口诅咒？且姁儿日长，似此门第错过，更许谁耶？”公曰：“奚生年少多才，定不久于贫贱，吾意欲将姁儿妻之可乎？”夫人唾其面曰：“汝蒞也耶？将爱女给乞丐，岂不畏显者笑耶？吾志已决，汝休饶舌。”遂

将姁儿许字某甲；以公有欲妻奚生之说，恐留奚生，有碍女声名，翌日遂辞奚生去。

公无可如何，惟有垂头浩叹而已。奚生即辞公出，仍住孀妣家。

知姁儿已字某甲，顿缺所望；镇日喃喃呖语，如失魂魄，眠食俱废。姁固无子，将依生以终。见生病状，殊切忧虑，不时就问所苦。生日加剧，自恐不起，遂将病源，备告姁氏，且谓：“此生不一见姁儿，死不瞑目。”姁慰之曰：“儿勿妄想。彼既字某甲，并世簪缨，岂复垂念寒？。以甥才华，何患不发迹？”

他日苟得志，又何患无美妇人哉？“生摇首曰：”姁言非也，姁儿我知己，非世俗巾幗可比。彼若知儿病，必蒙垂悯。但苦无人通消息耳。“姁儿之乳母王媪，与姁比邻，素甚契合。

闻生病，间来省问；姁不得已，以生所语告媪。媪叹曰：“以汝家郎君配我家小娘子，大好事耳。夫人愤愤贪富贵，许某公子，以凤偶鸡，诚可惜！姁不知我家小娘子，亦非寻常人物，此段姻缘，甚非所乐。容老妇见时试以郎君言告之。倘蒙垂悯，未可知；然不敢必也。可慰郎君，勿自苦，老妇自有以报命。”姁称谢，坚托而别。姁儿知奚生因己辞去，心殊不忍，又知夫人已将自己许某甲为继室。稔知甲固纨绔恶少，自念终身失所托，意忽忽不乐。某甲喜聘姁儿，早涎其美，以中馈需人为词，亲迎之期甚迫；委禽纳采，备极丰腆。夫人大喜，日督趣姁儿检点汝奁。姁儿本系爱女，一言一笑，皆能博堂上欢；近忽神情懒惰，日复一日，惭难维持，夫人颇深诧异。

乃命之曰：“男婚女嫁，人之大伦也。我为汝择配不易，今幸许某公子。此邑中第一等大绅士，其父气焰炙手可热，朝廷向用方殷，指日可望枚卜。不似汝父，老不长进，但图逸乐，遽尔乞休。即论某公子家道，岂止百万！汝嫁去便督家政，一呼百诺。似此大富贵，何尚郁郁不乐耶？若难舍我二老，幸在同邑，时可见而。为汝计，当无不乐也。汝日来欢少愁多，我殊不解，岂需何衣物而赧于启齿耶？盍为我言之。”姁儿不答。

再三研诘，卒蹙眉不发一语。夫人无奈，只得曲意谕慰而去。

他日姁儿晨起较迟，尚未晓妆，侍儿为具早膳，悉却勿用。蓬头对镜，脉脉若有所思。王媪适至，惊曰：“几日未见娘子，何忽清瘦若此？”姁儿叹曰：“我亦不解何忽若此，但觉此心毫无生人之乐。古人有言：忧能伤人。我其不能久于人世矣，奈何？”王媪曲为劝慰，因笑谓曰：“可贺！娘子喜期已近；某公子是吾邑第一等人家，指日娘子过门，荣华富贵，享用不荆不知老妇登门，尚可望见颜色否也？”姁儿不待言毕，即正色侧身向壁，怒容可掬。王媪自知失言，默坐移时，又问：“近日可否游园？园中有何花开？曾作诗词否



？作画否？弹琴否？” 姁儿但摇头不语，色稍霁。媪因言昨有某秀才携一古琴，玉轸金徽，据称是甚管夫人旧物，腹并有善画马之赵孟頫手刻多字。央老妇携至贵宅求售，以其索价太昂，又恐损坏，难以赔偿，故未将来。姁儿笑曰：“姆无论如何，早晚能将来一看否？” 媪笑曰：“可。” 因称綵走近姁儿身旁，低声笑曰：“尚有一可笑事，容宽老妇罪，方敢陈说，愿闻之否？” 姁儿笑曰：“有何可笑事，姆试言之，或可破闷，决不汝罪？” 媪曰：“可笑奚生的是书痴，不时自说娘子是渠知己，不可负之。”

此生除却娘子，誓不他娶。前自宅中辞出，渠镇日如失魂魄，眠食俱废，看来难以医治，渠言死不足惜，及生不一见娘子，断不瞑目。旁人多斥其妄。渠泣谓娘子非世俗巾幗可比，若知渠病，必蒙垂悯。但苦无人为通消息。老妇怜而多情，给其代为转达。天下竟有此种痴情之人，不真令人发笑乎？“姁儿闻之，始则涕泪满面，继则吞声哽咽。及闻赞其非世俗巾幗可比，却喜奚生真不愧知己。平日一片垂悯奚生热心，不觉一时感触，几至放声痛哭矣。媪见姁儿此状，果信奚生之言不谬。少间姁儿啜泣已，自以罗巾拭泪。媪复进曰：”奚生如此多情，无怪娘子垂悯。老妇明日薄暮送琴来，即暂屈奚生伪为奚奴，污面易衣，负琴而至，藉使一见娘子可乎？“姁儿不语，意似首肯。

媪会意，少坐兴辞。姁儿曰：“姆须识之，勿忘明日薄暮务将琴来，切勿失信，劳我盼望！” 媪点首者再曰：“诺。” 比归，具告奚生，生霍然兴曰：“我言何如？娘子命我死，且不敢辞，何况奴乎？” 日籀，媪令奚生以土污面，衣以须捷，授以琴，负之而趋，俨然奚奴。

由适园入，媪先见姁儿。问：“琴曾将来也未？” 媪点首，招奚生入。奚生置琴几上，见姁儿淡妆靓服，病容满面，而光采照人，罄折欲拜。姁儿急止之，命坐。怜其为己，不惜破衣垢面，不禁双泪承睫；顾素性英爽，寻即收泪，笑谓生曰：“君之痴情，妾已尽知之矣。以君之才，宁长贫贱？天下美人，胜于妾者甚多，何患不有嘉偶？妾自知薄命，日来心绪恶劣，慵如中酒，病颇绵拖，其不能久于人世也必矣。君幸努力自爱，好自为之，何必抵死与人争骷髅哉？” 生听姁儿言，泪下涔涔，方欲有言，忽侍儿报夫人至。姁儿大惊，急匿生复室中，自扶王媪出户相迎。夫人问几上何来一琴？姁儿谓是王媪将来求售者，彼称是管夫人旧物，儿尚未审定。夫人命将宋锦弢解开，就烛下谛审，见金徽玉轸，断纹甚好。又视其腹镌隶书两行云：“翳龙门兮无枝，妃玉轸兮冰丝；与子期兮静好，偕百年兮友之。” 旁行楷书署款云：“皇庆元年中秋，天水子昂为仲姬夫人铭于沔波馆。” 夫人赞曰：“铭字刻手俱好，的是魏公旧物无疑。魏公人品虽不免后人訾议，然究不愧一代才人。此物可留为妆奁之助，愿吾儿他日能效魏公夫妇足矣。” 顾谓王媪：“索价几何？我处付给。

”媪笑曰：“诺。”夫人又与姁儿哢哢絮语，久之始去。

漏已初下，宅门前后尽锁。姁儿问王媪：“奚生在此，将焉置之？”媪曰：“事已如此，娘子不用忧虑，可暂藏婢女房中，老妇再伺隙携出。”姁儿无奈，只得命诸婢同伴已宿，即以婢房暂置奚生。姁儿待侍女素宽，诸婢乐为之用，凡事多不回避。时公冢子已由词馆晋大司成，远官京郊闻妹已字某甲，心殊不嫌。素敦友爱，又以妹系两亲爱女，特遣妻杜氏归，为妹料理嫁事。杜本岐公嫡裔，明察刚断，胜于男子。到家数日，见姁儿情状，心窃诧异。又闻某甲所为多不法，亦甚腹非翁姑卤莽错配。偶至姁儿处，适奚生在婢房。开半窗外窥；见杜至，遽掩其窗。杜眼明，已瞥见之。

默谓姁儿素读书，以节义自许。何忽有此暧昧事？殊切惊疑。姁儿素与杜极相得，见杜至，立身含笑。杜执手慰问：“近日眠食如何？”姁儿笑曰：“不过尔尔。”杜见王媪笑曰：“我家小姑子好期在迩，未免难舍两大人膝下。汝来作伴解闷，亦大好，”姁笑曰：“唯唯。”杜见房中图书满架，案上一帙，恰是姁儿以乌丝阑手写蝇头小楷。自选唐人乐府，内夹近作一首，是拟李长吉《宫娃歌》。并次原韵云：“捧心一顾粉黛空，先施要宠压六宫；凝脂中酒白玉暖，莺儿教歌蝶拍板。欢娱不足忘朝昏，纤纤新月愁眉痕！烟波一舸谁曾见，好事诬同赋感甄。满溪香水枯春渚，响屐廊荒草铺路。不如老浣越中纱，白头不到吴中去。”杜氏阅毕，又信手一翻，是张文昌《节妇吟》，见通首丹黄。起四句密圈，上二句旁评云：“既知有失，似可不赠珠矣。偏赠珠以表其情。可谓痴绝。然不可不谓知己。”

下二句旁评云：“既知有失，似可不接珠矣。乃感其缠绵之意，暂且系之。”

可见人生不外一情。虽节妇一时亦难忽然拒绝，亦以知己难得也。“中四句单圈旁评云：”四句凑泊无理，良人既非庸流，尚贪与人絮语，有愧罗敷多矣。“末二句密圈旁评云：”赖有此耳，马到悬崖，不得不勒，然亦无可奈何时也。“总评云：”此妇已嫁，犹与外人殷殷通词，将置良人于何地？作者且以节字标目，可见古人之怨尝见。世有男才女貌，往往限于门第，而不能如愿者，处此境地，尤要确有把持。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司业此诗，大约有为而言，究不可以为训。“

杜氏读所拟近作，并细味评语；见姁儿立论正大，当不至于苟且，因借以讽之曰：“适读贤妹大作，为先施翻案极妙，不知果有说乎？”姁儿笑曰：“据《春秋》三传、《国语》，先施本不知所终，以有襄鸱夷沉江之说，后人便附会偕鸱夷泛五湖矣。即《洛神赋》而论，不过陈思脱胎宋玉《神女》、《好色》等赋，偶尔遣兴。留枕之说，荒谬不经。考阿甄与陈思年齿悬殊，况

魏文猜忌异常，陈思避嫌不暇，敢赋感甄乎？才人信口雌黄，可恨可畏！然二人亦自有暇可摘，如先施果是范大夫妻，即不当再事吴王；阿甄既为袁妇，即不当再适曹氏。大抵女子须要守礼谨严，稍失防检，即不免后人唐突，是不可以不慎！”

杜氏听姒儿所论，殊深欣佩，因又谓：“贤妹大作，命意之旨既闻命矣，敢问所评《节妇吟》，文昌以节许之名，果能称实乎？”姒儿笑曰：“此妇妙在多悄而不肯失身，守得身住，便是守得节祝”曰：“然则古人所谓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以此妇律之，毋乃过乎？”曰：“此为泛泛者言之也。若彼此亦既覩止，两相慕悦；外言无翼自能飞入，内言无翼自能飞出。

大抵声应气求，直如好友；虽男女异体，亦各忘形。既占同心，即期聚首；情之所钟，真如针芥相投。固结莫解，并非贪人欲之私贱等淫奔也。即有时情不能禁，偶越范围，必须用力操持，谨守分际。听夕覩面，俨对大宾。偶一失足，男则狂且，女则荡妇。老子云：“不见所欲，则其心不乱。‘是不可不慎而又慎也。’”杜氏听姒儿所言，已窥大意，不禁默默叹惋。

乃屏去侍女，悄谓姒儿曰：“贤妹好期已近，非愚嫂妄论，两大人择婿未免太失检察。奈何？”姒儿闻之，泪下如雨。杜慰之曰：“贤妹不必伤感。如何斡旋，愚嫂必肯效力！”姒儿见杜氏直抉其隐，默自惊异，不觉红晕两颊，益增悲哽。杜曲为劝慰，笑曰：“愚嫂归来，俗冗纷纭，家中房舍多未能到，未识贤妹住屋共几楹也？”姒儿谓卧房及婢女所居共八楹。杜氏故左右周览，信步至婢房前，反手试搴其帷，蓦见奚生，大惊。

回首问姒儿，此何人也？姒儿以杜前言有因，意已罄悉底蕴，当不媒蘖，乃腴腆直答曰：“此奚生也。”并具告崖末。且谓：“住此业经三口，无隙可出；如有苟且，神明共殛，惟嫂氏察之！”杜氏习闻奚生之才，及详度其仪容举止，的是不凡。默叹姒儿鉴赏有真，又恐因羞致变，乃慰之曰：“贤妹独具特识，如欲缔速好，久留在此，究非善策。宜速为计。”姒儿含羞答曰：“妹方寸已乱，惟嫂所命。”杜知姒儿之意已决，素稔王媪是姒儿心腹。独召媪至，附耳授计，趣其速归。又正色谓奚生曰：“妾为君事，煞费经营，君宜努力进取，为闺中人生色，切勿有负。”奚生感泣再拜，指天信誓。漏初下，杜计王媪已将车至，预遣去适园纪纲人等，悉召姒儿身旁奴婢至己房中。

命姒儿结束，略带金珠钗饰，由适园与奚生偕遁。姒儿故有四婢，长名木鸡，年十四，日听眉语，素解主人意，亦命俱去。

又以千金付王媪，留为二人食用之资。杜一一处分已，携姒儿手，叮咛赠语，姒儿挥泪，衿衽再拜而别。一时竟无一人知者。

漏二下，杜命稽察门户，严加頰键。漏三下，忽报姒儿住房火起，俄顷烈



焰炽天，举室惊慌，群争扑灭，而八楹已成灰烬。

幸间架不与他屋毗连，尚未延烧别院；惟姪儿未曾拯出，木鸡尸亦俱毁。公与夫人悲恸欲绝，杜氏再三劝慰，乃已。某甲方准备亲迎，忽得此信，大失所望，日惟沈溺勾栏，藉以排解。

亡何，而东楼之祸作矣。初，某甲藉父势，在乡何恶不作。曾直指使者巡方过此，叩马鸣冤者数百人。直指素有包老之称，阅词大怒，据实一一封章入告，并劾其父纳贿鬻爵数条，确有佐证。朝廷震怒，即日降旨，削其父子爵，远戍烟瘴充军，沿途不得逗留。所有家产，一概籍没入官。某甲在路，恶创溃发，寻毙。冢宰公老年恸子，兼以跋涉劳顿，未几亦殒。一家竟无噍类矣。姪儿既偕奚生出亡，自携木鸡，与王媪在穷乡买屋一所，竹篱茅舍，荆布自甘。王媪伪称为甥女，见者但诧其美，而不知其为女公子也。奚生仍居妗氏家，偶来与姪儿相见；亲如兄弟，敬如朋友，一言不敢狎褻。以感姪儿知己，惟恐有负；下帷攻苦，连战俱捷。廷试得馆选，授翰林院编修，乞假回籍完姻。是科主考官六人，公冢子已晋少宰预焉。以与奚生同里，谒见时倍觉亲洽，闻公旧有东床意，未免振触同怀之情。

悼念亡妹薄命惨死，又念某冢宰父子如此结局；妹若在，更难为情，反以早死为幸。当奚生旋里，少宰托带家书中，盛夸奚生才品俱优，自庆得人，且嘱公为之留意执柯。姪儿自奚生计偕北上，日闭门焚香，鼓所购管夫人旧琴，聊以消遣。

间或教木鸡下棋；或遇花开时，对花写书数笔；或作诗填词，以抒怀抱。一日读老杜《佳人》五古一篇，反复披吟，不胜感慨！忽王媪与木鸡从外联袂趋入，笑称贺喜，谓顷妗氏传言，奚生已授编修，乞假归娶，不日可到。姪儿闻之，心窃自贺。及奚生归，先使人报知姪儿。既谒某公，执礼甚恭，袖出少宰家书。公阅之不胜叹息。送奚生出，归与夫人言及少宰家报，意似怨夫人当日失计。杜氏在旁闻之，笑曰：“恭贺两大人，小姑固无恙，今某甲靡有孑遗，正好鸾胶重续，请勿嗟怨！”

公与夫人相视愕眙。杜笑言：“当日火灾。故己所为。”乃备述尔见缕，公与夫人大喜。先迎姪儿归，风示奚生遣媒纳聘，涓日合卺如礼。

双缢庙任迂叟，浙右儒生而无子，惟一女，名之曰宜男。饰雌为雄，聊娱膝下；延师教读，以充石麟。时有东邻之子白云娥者，其父耄年所得，虑其娇柔难育，为之贯耳披鬢，呼为云姐，附任氏之学。与宜男为窗友。时女年十三，男年十四；两小无猜，二情相洽。校书赌诵，互角聪明；女或胜之，则划云之面，相与嘲笑。适师外出，女之母与姑入塾，不识云之为男也，视其柳眉叠翠，杏脸舒红，与其女璧合珠联，争辉并耀。叹曰：“使宜男而果男也，使配

云姐，真一对好姻缘。”姑曰：“侬合为媒。”问：“云姐愿否？”母笑曰：“以待来玉。”云始知宜男之为女也，益比昵之。一日师讲《易》，至男女构精句，草草读过。女请问构精之义，师嗔之曰：“是非儿女之所宜问？”女曰：“圣经贤传，岂有不可对人言者哉？”师莞尔他顾。

云凝睇流盼，唤其阿呆，女更狐疑莫释矣。值师之友来约湖山之游，联袂而去。

女问云曰：“姐纵慧悟，未必能通《易》理。何哂我为？”

云曰：“难言也，秘密之旨，非效共形状，终不明晰。”女笑从之，携手入师卧室，共坐榻上。云拥女于怀，探手于裤，抚其琦葩初绽，莲瓣微开。女嗤嗤笑却之，曰：“与姐等耳，毋徒相扰。”云曰：“人各具体，奚能相同？”乃推女横陈，急卸其裤曰：“我教汝构精。”女拒之曰：“昭昭白日，姐不羞耶？”回手抚云，则红霞仙杵，触指翘然。女讶曰：“是何物也，我何无之？”云笑曰：“以有补无，斯谓之构，请尝试之！”

于是牡丹露滴，巫峡云停。女整衣起笑曰：“构精如是，无怪师之秘而不宣也。”从此师或不在，则玉山相并，雾鬓厮磨，抢韵联吟，递相赠答。云填《望江南》一阙投女曰：“香闺忆，忆昔乍亲卿：锦帐甫垂参喜惧，宝钗乱颤忍嚶鸣，此刻不胜情！”

女答之曰：“香闺忆，忆昔就萧郎：欲避羞难遮绮扇，最销魂处卸华妆，共入黑甜乡。”云叠赠曰：“香闺忆，忆昔闹阳台：春融柳舞莺梭捷，露沁花娇燕翦开，侬艳满情怀。”女复曰：“香闺忆，腼腆忆初朝：艳夺小桃嗔脾睨，样留新月倩郎描，另有一番娇。”欢娱易过，不觉腊去春回。女年加长，待字深闺，不复出就外傅矣。云亦还其本来，另寻师友。女作书投之曰：“同学妹宜男衿衽致启云娥哥哥足下：忆昔情融绛帐，暂得连镳；泣别萧斋，遽成分襁。缅维现身说法，秘传法象之微。

口角吟香，共斗香奁之句。方期此乐可常，岂意于今不再？况雌伏者顿尔鳧翔，雄飞者反嗟豹隐。我心匪石，能不黯然。伏愿速遣冰人，以践海誓。则半暇之劈，幸很全归；已破之舟，不致沦溺。萦萦俟诺，戚戚布函。伏祈采览！“云得书情急，恃宠撒娇，直告父母。父虽怒其不端，然事已如斯，转虑其子失所，遂倩密友即任翁之戚，敬备梟仪，往求凤卜。任曰：“西邻白翁固所素识，第伊仅有掌珠，那得配我假子？”媒曰：“其女实男子，伪作女妆。以期易养耳。”任曰，“即云姐耶？”

媒曰：“是也。翩翩美少，谅必中东床之眩”任曰：“不可，不可！云姐昔与我女同学，若与联姻，是无私有弊，玷我家声矣。”媒以童稚何知，决无他故之言，再三劝之。任怒，掉头而入。媒覆白翁。云不知也。尚欢欣鼓舞。

与女书曰：“同学愚兄云娥顿首启宜妹妆次：睽隔半年，相思两地。何期云间之鹤，忽堕瑶函；原上之，载衔嘉命。焚芸盥诵，顿慰调饥，来谕悉遵，冰人已遣。谅尊甫知我，必允好逑！伫盼河桥鹊影，正当授采之期；缱岭鸾声，拟上催妆之什矣。克敦旧好，再缔新欢；鼓瑟琴，重叠香闺之韵。宜其家室，应续化生之文。谅必卿为我喜，我为卿贺。书报宜妹知之。”时女已闻父决绝之言，饮泣数日矣。母知其意，反加詈也。得云书，恸绝复苏，覆书曰：“顷接琅函，深叨锦注；第君家柯使，徒抱空言。老父以迹涉嫌疑，遽尔决绝。云郎其未知之耶？从此机云池馆，鹤唳空闻；王谢楼台，燕巢靡托。此日青闺，已经蝶散；当年红粉，将属烟销。是固妾之命也！想云郎才似子桓，徒怀绛树；情同穆满，空忆赤乌。谅必同此悲愤耶！然以马卿之才，不患无文君之配；而妾则已非完璧，岂可二夫？故夜寝偶思，则涕泗被面；晨兴忽感，则爪指乱爬。嗟嗟失此于归，终成堕落。

如不弃粪土，敬订逾垣，面诉离忱，以表永诀耳。临风呜咽，授笔酸辛，云郎采览！“云得书，心乱如麻，泪零如雨。细问其母，犹含糊答应。知事之决无济也。俟蟾明之候，踏梯逾墙，已于檐头接入。相持对泣，泪继以血。女曰：”妾生不逢辰，之死靡他；既不能续前缘，当以魂依左右耳。惟愿郎君，新不忘故；时以杯羹呼名而奠，则九原如在矣。今邀郎来，知我死所。“遂指其床，已红丝结扣，悬于顶格。云曰：”生不同衾，死当同域，奚忍舍我？“抢先入扣，女往牵救，则抱女同登，双双毙命。次日，婢媪唤女，不应。掇户而入，瞥睹双悬，惊呼翁至，抚之俱僵耳。两尸互抱不解。唤白翁来，共鸣诸官。

判曰：“审看得白云娥与任宜男者，居本比邻，幼而同学。盈盈弱女，僭称冠带之雄；渺渺丈夫，反袭裙钗之饰，阴阳颠倒，堪嗟两老之朦胧；天地网，宜有双星之缱绻。继而琼田人去，碧海无归；借斑管以描愁，托瑶笺而请命。既以参氏媒妁，好逑称意之花，允宜凤舞鸾歌，竞唱定情之曲。而乃不容坦腹，徒悔噬脐。登简传心，愁甚衡阳之雁；捧书泣血，凄逾巴峡之猿。缟袂趋风，匹夫之志难夺；红颜赴义，匹妇之谅可悲。遽尔双璧同组，立绞鸳鸯之颈，循环合体，牢牵蛤蚧之身。虽事不可风，而节犹足鬪律设大法，例顺人情。因是殓以巨棺，俾作同工之茧；葬诸大陆，将生连理之枝。从此地下长眠，不羨人间短景。本县特以表圭璋之坚志，非徒艳花月之新闻。此讞。”断令合葬西湖之麓。风流花判，传诵一时。故土有往吊之者。乡愚不知，谓其有所祈祷，尤而效之，有求必应，趋之如市；竞于坟首立庙，香火大盛。至今庙貌犹新，其为发情止义之报耶。

妙女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



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莫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

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初昏迷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

言本是题头赖咤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世，已两生矣。赖咤王姓韦名宽，第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同游世间，寻索至此。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脏中秽恶俗气，乃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凤楼。其前生有一子名遥，见并依然相识。昨来之日，于金桥上与儿别，赋诗，惟记两句曰：“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时自吟咏，悲不自胜。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诸大仙及仆隶等，悉来参谢，即托灵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间，久蒙存恤，相愧无极！”其家初甚惊惶，良久乃相与问答。仙者悉凭之叙言曰：“暂借小女之宅，与世人言语。”其上尊语，即是丈夫声气；善伦阿母语，即是妇人声。各变其语如此。或来或往，日月渐久；谈谐戏谑，一如平人。每来即香气满室，有时酒气，有时莲花香气。后妙女本状如故。一日妙女吟唱，是时晴朗，空中忽有片云如席，徘徊其上。俄而云中有笙声，声调清锵；举家仰听，感动精神。妙女呼大郎复唱，其声转厉。妙女讴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畅不可言。其曲名《桑柳条》。又言阿母适在云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时，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吾代其患之。数日后，妙女果背上肋下，各染一肿，并大如杯，楚痛异常。经日，其主母见此痛苦，令求免之。

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呼天仙忏悔；其声清亮，与四方相应。如此移时，醒悟肿消，须臾平复。后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为尔白大郎，请兵救女。”

即如睡状，须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扫，添香净室。遂起支分兵马，匹配几人于某处检校，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

其婢即瘥如故，言见兵马形像，如壁画神王，头上着胡帽子，悉金钿也。其家小女子皆见，良久乃灭。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曰陈万。每呼之驱使，部位甚多，来往如风雨声。更旬时，忽言织女欲嫁，须往看之。又睡醒而说婚嫁礼，一如人间。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备纪。其家常令妙女绣，忽言今要暂去，请婢凤楼代绣。如此竟日，便作风楼姿容，精神时异；绣作巧妙，疾倍常时，而不与人言语，时时俯首笑。久之，言却回，即复本态，无凤楼状也。

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

须臾遂至，传语问讯。妙女忽笑曰：“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

此时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良久，乃去。有时言向西方饮去，回遂吐酒，竟日醉卧。一夕言，将娘于一魂，小娘子一魂，游看去。是夕娘子等并梦向一处，与众人游乐。妙女至天明，便问娘子梦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余，绝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唤我归，甚凄怆。言久在世间，恋慕娘子，不忍舍去。如此数日涕泣，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汝意须往，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告娘子曰：“某相恋不去。既在人间，还须饮食，但于某一红衫子著，及泻药。”如言与之，遂渐饮食。

虽时说未来事，皆无应。不知其婢后复如何。

王梦蛟长乐马某，操布业，妻许氏，中年无子，遂娶王姬。姬身具鳞甲文，其母梦长蛟缠体而生者，名之曰梦蛟，记其瑞也。

归马，年仅十六；未几，生一子，名铎，许氏阳为喜悦，而阴实妒忌，思有以中伤之。王识其心，故防卫惟谨，母子不片刻离也。一日，许谕洗衣。王怀子，持衣登楼，当窗以晾。许潜蹑其踪，自后推其母子坠楼，而作惊讶状。马闻之，趋救，王头面虽伤，其子端坐无伤。马察知其妻不能相容而畏之，遂成悸疾。其伙李某自远方贸布回，生平相与之至笃者。泣告以故，出妾与子，属之李。曰：“知己之托，敢当重任，但某无家室，何以安如夫人也。”马曰：“予筹之审矣，请以王姬侍足下，以存吾孤？”李推之不得。厚嫁之，带其子铎往。逾年，生一子，名之曰马；盖不忘其友之赠妾生子，以志其恩义也。未几，马某卒，而许氏亦颠沛死。李以马赠嫁之资，经营起家，富甲一邑。重聘延名师，以训二子，恩勤兼执。马铎得中永乐壬辰状元，其子李马亦发解。李夫妇大悦，分马铎以家资之半，俾归其宗。

铎泣辞曰：“若非继父，何有今？兹愿以空身守先人庐墓。”

李强与之。铎以财产为弟游扬名誉，且与改名曰骥，以避嫌疑。

戊戌，李骥亦状元及第。未几，李夫妇以寿终。铎欲黜其嫡母许氏，以王姬归葬父所。骥不愿，曰：“若依兄命，则弟为无母之儿，于礼不顺。”不得已，陈情于朝。帝命礼部议，曰：“王氏改嫁，义已绝于前夫，教子成名，理应隆以异数。况李骥不能无母，而马某本自有妻。论妇道之有终，应砭后葬，嘉英才之连育，请锡荣封。事出创闻，后不为例。”议上，封以长乐县君，谕祭葬。

白猿梁大同末，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悉平诸洞，采深入深阻。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

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

尔夕，阴风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悟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纆大愤痛，誓不徒还。

因辞疾，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筱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侵雨濡，犹可辨识。纆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

扞萝引纆亘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帔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

见人皆慢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纆具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余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

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纆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

诸妇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纆亦遽退。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骋力，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旁一岩曰：“此其食廩。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大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

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厕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竟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刃，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言绝乃死。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几案。

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久者至十年。

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



旦盥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镫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啖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然而逝。

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

夜就诸床鬪戏，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旨会利。然其状，即獠豸瞿类也。今岁木叶之初，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澜者久，且曰：“此山复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纡服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归，犹有知其家者。纡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纡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

娇红记申纯，字厚卿，祖汴人。也随父入都，八岁通六经，十岁能属文，天姿卓越，杰出世表，风情动物，不减于斯，故贤士大夫，多推举焉。宣和间，荐而不第，归；郁郁不自胜。家居月余，因适邻郡母舅王通判。信宿而至，则门枕碧流，目断千里，波涛汹涌，风景粲然，明灭远出，特起望外。生既至，因入谒舅，舅见之，遂引生至中堂。姪出见，生进拜毕，就位。

舅有一子，名善父，年七岁，一名含。舅因呼善父出拜，再命侍女飞红呼娇娘出见。良久，飞红附耳语姪，以娇娘未经妆为言。姪因怒曰：“三哥家人也，出见何害？”又令他侍女促之。

顷刻，娇自左掖出拜。双鬟绾绿，色夺图画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殊莹。生起见之，不觉自失。叙礼竟，娇因立姪后。生熟视之，愈觉绝色，目摇心荡，不能禁制。姪笑曰：“三哥远来劳苦，宜就舍少息。”因室之于堂之东，去堂二十余步。生归馆后，功名之心顿释，日夕惟慕娇而已。恨不能吐尽心素与款语，故常意属焉。舅姪皆以生久不相见，款留备至，生亦自幸其相留，冀得乘间致款曲于娇也。平常出入舅家，周旋堂庑，虽终日得与娇游从，未尝敢一邪言相及。生因察其动静，见娇言笑举止，常有疑猜不定之状，生知其赋情特甚也，求所以导情达意之便，而未能得。一夕，娇晚绣红窗下，倚床视茶糜花，久不移目，生轻步踵其后，娇不知也。因浩然长叹，生知其有所思，因低声问曰：“尔何于此伫视长叹也，将有思乎？将有约乎？”娇不答，良久，乃曰：“兄何自来此？日晚矣，春寒逼人，兄觉之乎？”生知娇以他词相拒，因应曰：“春寒固也。”

娇正视，逡巡引去，生独归室。自后，日聚饮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

邪，娇则凝袂正色，若将不可犯。生虽慕其美丽，然见其不相领略，以谓娇年幼情简，不谙世事，因不介意。一日，舅有他甥至，舅妗亦留之。至晚，舅开宴，申生预坐。酒至半，妗起酌酒劝他甥，舅将酣，娇时陪立妗后赞之，令溢觞。

酒至生，力辞。妗曰：“子素能饮，独不能为我开怀乎？”生辞以失志功名，且病，又已醉甚，不能复加。

妗未答，娇因参言其后曰：“三兄动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妗因辍瓶授觞，生再拜而饮，因喜不自胜。既毕，妗退步酌酒劝舅。申生之前，烛烬长而暗，娇因促步至烛前，以手弹烛，因流视语生日：“非妾则兄醉甚矣。”生谢曰：“此恩当铭肺腑。”娇微笑曰：“此乃恩乎？”生曰：“意重于此矣。”语未毕，妗因索水涤觞，娇乃引去。自此，生复留意。

一夕，娇独坐于堂侧惜花轩内，生偶至座侧，见娇凭阑无语，徙倚沉吟。时花槛中有牡丹数本，欲开未开，生因为二绝以戏之曰：“乱惹祥烟倚粉墙，绛罗轻卷映朝阳；芳心一点千重束，肯念凭阑人断肠。”“娇姿质艳不胜春，何意无言恨转深；惆怅东君不相顾，空余一片惜花心。”生援笔写此二诗，以示娇，娇巡檐展诵，倾环低面，欲言不言。正凝思间，忽听流莺数啭，如道人意中事，娇览之未毕，忽闻妗语声，娇乃藏之袖间，徐步趋归堂中。生怅恨久之，归室，殆无以为怀。因作一绝，题于堂西之绿窗上。诗曰：“日影萦阶睡正醒，篆烟如缕午风平，玉箫吹尽霓裳调，谁知鸾声与风声。”后二日，舅他出，娇窥生不在，直入卧空，见西窗有诗一绝，踌躇玩味，不忍舍去。

知生之属意所在，乃濡笔和其西窗之韵以寄意焉。诗曰：“春愁魇梦苦难醒，日迴风高漏正平；魂断不堪初起处，落花枝上晓莺声。”生归见娇所和诗，愿得之心，逾于平常，朝夕惟求间便以感动娇。然娇或对或否，或相亲昵，或相违背。生不测其意，莫得而图之。一日，舅妗开宴，自午至暮。酒敬，舅妗起归舍，生独危坐堂中，欲即外舍，俄而娇至筵所，抽左髻钿钗匀博山理余香，生因曰：“夜分人寝矣，安用此？”娇曰：“香贵长存，安可以夜深弃之！”生又继之曰：“篆灰有心足矣。”娇不答，乃行，近堂阶，开帘仰视，月色如昼，因呼侍女小慧，画月以记夜漏之深浅，乃顾生曰：“月已至此，夜几许？”生亦起下阶，瞻望星汉。曰：“织女将斜，夜深矣。”

因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娇曰：“东坡钟情何厚也？”生曰：“奇美特异者，情有甚于此焉。可以此诮东坡也？”

娇曰：“兄出此言，应彼此苦众矣，于我何独无之。”生曰：“然则实有也，不然则佳句所谓‘魇梦’者，果何物而‘苦难醒’耶？”言情颇狎，娇因促步下阶逼生曰：“凡谓织女银河何在也？”生见娇之骤近，？然自失，未及

即对，俄闻户内姁问娇寝未，娇乃遁去。次日，生追忆昨夕之事，自疑有获，然每思遇事多参商，愈不自足。次日晨起，生入揖姁，既出，遇娇于堂西小阁中，娇时对镜画眉未终，生近前谓之曰：“兰煤灯烬邪，烛花也？”娇曰：“灯花耳。妾用意积之，近方得之。”

生曰：“若是，则愿以一半丐我书家信。”遂首肯，令生分其半，生举手分煤，油污其指，因请娇曰：“子宜分以遗我，何重劳客耶？”娇曰：“既许君矣，宁惜此？”遂以指决煤之半以赠生，因牵生衣拭指污处曰：“缘兄得此，可作无事人耶？”

生笑曰：“敢不留以为贄！”娇因变色曰：“妾无他意，君何戏我？”生见娇色变，恐姁知之，因趋出，珍藏所分之煤于枕中。自后，生心摇荡特甚，不能顷刻少置。伏枕对烛，夜肠九回，思欲履危道，以实娇心而未获。一日，暮春小寒，娇方拥炉独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来，娇不起顾生，生乃置花于地。

娇惊视，徐起以手拾花，询生曰：“兄何弃置此花也？”生曰：“花泪盈晕，知其意何在？故弃之。”娇曰：“东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

兄何索之深也？“生曰：”已荷重诺，无悔。“娇笑曰：”将何诺？“生曰：”试思之。“娇不答，因谓生曰：”风差劲，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即席，与娇偶坐，相去仅尺余，娇因抚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威相凌逼也。“生恍然曰：”能念我寒，而不念我断肠耶！“娇笑曰：”何事断肠？妾当为兄谋之。“生曰：”无戏言，我自遇子之后，魂飞魄扬，不能着体，夜更苦长，竟夕不寐，汝方以为戏，足见子之心也。

予每见于言语态度，非无情者，及予言深情味，则子变色以拒我，岂可不解世事，而为是沽娇哉？谅孱缪之迹，不足以当雅意，深藏自闭，将有售也。后日一言之后；余将西骑矣。子无苦戏我。“娇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无言，妾知兄心旧矣，岂敢固自郑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终始，其如后患何？妾亦数月来诸事不复措意，寢梦不安，饮食俱废，君所不得知也。“因长吁曰：”君疑甚矣，异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济，当以死谢君。“生曰：”子果有志，则以策我。“娇未及答，俄然舅自外至，生起，因出迎舅，娇乃返室，不可再语。

又越两日，生凌晨起，揽衣向堂西绿窗内而立，背面视井檐，不知此时娇亦起，在隔窗内理妆矣。生诵东坡诗曰：“为报邻鸡莫惊觉，更容残梦到江南。”娇闻之，自窗内呼生曰：“君有乡闾之念乎？”生因窥窗语娇曰：“衷肠断尽，无可导意，只得归矣。”娇曰：“君果诞妾邪？既无意于妾，何前委罪



之深也？”生笑曰：“予岂无意，第被子苦久矣，然则若何谋之？”

娇曰：“今日间人众。无可容计。东轩抵妾寝室，轩西便门达熙春堂，堂透茶縻架，君寝室外有小窗，今日若晴霁，君自寝所逾外窗，度茶縻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罕花密，当与君会也。”生闻之，欣然自得，惟俟日暮，得谐所愿。至晚，不觉暴雨大作，花阴浸润，不复可期，生怅恨不已。因作《玉楼春》词，援笔书之，可写怏怏之怀。

词曰：“晓窗寂寂惊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诉，低眉敛翠不胜春，娇转樱唇红半吐。匆匆已约欢娱处，可恨无情连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挑尽残灯天未曙。”生晨起会娇于妗所，因共至中堂，以夜所缀词视之，娇低声笑曰：“好事多磨，理故然也。”

然妾既许君矣，当别图之。“是日。生侍舅从邻家饮，至暮醉归，且思娇早间别图之言，疑娇之不复至也，又沉醉睡熟。娇潜步至窗外，低声呼生者数次，生不之觉，娇怅恨而回。又疑生之诞已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缕发，书盟片纸付娇，娇亦剪发设盟以复于生。虽是极意慕恋，然终于无便可乘。一日，生收家书以从父晋纳粟补闾州武职，以生便弓马，取生归侍行。

娇顾恋之极，作诗送行。诗曰：“绿叶阴浓花正稀，声声杜宇劝春归？相如千里悠悠去，不道文君泪湿衣。”生得诗和韵以复，诗曰：“密幄重帏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归；文君为我坚心守，且莫轻拼金缕衣。”生终以娇“绿叶阴浓”之语为疑，又成一词寓《小梁州》以示娇，词云：“惜花长是替花愁，每日到西楼。如今何况抛离去也，关山千里，目断三秋，漫回头。殷勤分付东园柳，好为管长条。只恐重来绿成阴也，青梅如豆，辜负梁州，恨悠悠。”娇知生之疑已，亦以《卜算子》词复之，词云：“君去有归期，千里须回首。

休道三年绿叶阴，五载花依旧。莫怨好音迟，两下坚心守。

三只骰儿十九窝，没个须教有。“自后生从父以他故不果行。生居家，行住坐卧，饮食起居，无非为娇，兴念以致沉思成玻因托求医至舅家。数日，无便可乘与娇一语。至于饮食俱废，舅妗为之皇皇，医卜踵至，但云生功名失意，劳思所致，终不能知生之心。数日，病小愈。一日，舅出报谒，生因强步至外庑，方伫立，俄而娇至生后，生骇然。娇曰：“偶左右皆他往，妾得便，故来问兄之玻”生回顾无人，因前牵衣欲与语，娇曰：“此广庭也，十日所视，宜即兄室。”生与之俱及门，忽双燕争泥坠前，娇因舍生趋视，俄舅之侍女湘娥突至娇前。娇大骇，生乃引去。至暮复会中堂，娇谓生曰：“非燕坠，则湘娥见妾在君室矣，岂非天乎？”生然其言，而悒怏之心，见于颜色。一日晚，娇寻便至生室，谓生曰：“向日熙春堂之约，妾尝思之，夜深院静，非安寝

之地。自前日之路观之，足以达妾寝所。每夕侍妾寝者二人，今夕当以计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君至夜分时来，妾开窗以待。“生曰：”固善也，不亦危乎？“娇变色曰：”事至若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驹过隙，复有锤情如吾二人者乎？事败当以死继之。“生曰：”若然，余何恨乎？“是夜将半，生乃逾外窗达堂后，数百步至荼糜架侧，久求门不得，生颇恐。久之，寻路得至熙春堂。堂广夜深，寂无人声。生大恐，固疾趋入，见娇方开窗倚几而坐，衣红绡衣，下白丝裳，举首向月，若重有忧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因扶窗而入。娇忽见生，且惊且喜，曰：”君何不告，骇我甚矣。“生乃与娇并坐窗下，时正夜分，月色如画。生视娇。

体态艳媚，肌莹无暇，飘飘然不啻娥之下临人间也。娇谓生曰：“夜漏过半，幸会难逢，可就枕矣。”欣然与生相携素手，共入罗帐之中。解衣并枕间，娇曰：“妾年幼，殊不谙世事，枕席之上，望兄见怜。”生曰：“不待多言。”一晌欢娱，而娇娘千金之身，自兹失矣。欢会之际，不觉血渍生衣袖。

娇乃剪其袖而收之，曰：“留此为他日之验。”生笑而从之。

有顷，鸡声催晓，虬漏将阑，娇令生归室，因视生曰：“此后日间相遇，幸无以前言为戏，惧他人之耳目长也。妾，女子也，情牵事惑，殊乖礼法，幸垂明鉴，好为秘之。妾之托君，亦无憾矣。”生辞，愧喜交集。自后，生夜必潜至娇屋，凡月余，无有知者。岂期欲火所迷，俱无避忌，舅之侍女曰飞红、曰湘娥，皆有所觉，所不知者，娇之父母而已。娇亦厚礼红等，欲使缄口。第飞红辈虽觉之，而未之敢发。俄而，生以父书促归，既归，则寝食俱废，思欲娶娇为妇，乃作书达娇曰：“前日佳遇，倏尔旬余。魂飞杳杳，每形清夜，松竹深盟，常存记忆。

蒹葭之迹，得自托于兰蕙之旁，为幸大矣。幽会未终，白云在念，自抵侍下，无一息不梦想洛邙甫之风烟也。家事经史，非为不复措念，纵一勉强，不知所以为怀。

有亲朋见怜于大人前，致一语，天启其衷，俾续秦晋再世之盟，未审舅姘雅意若何。倘不弃庸陋，则张生之于莺莺，乌足道哉！

兹因媒氏有行，喜不自制，诉此以布腹心。幸相与媒之，临风以俟佳音，家居无聊，偶思佳丽夜别之言。缀《永遇乐》一词，并用录呈，亦以见此情之拳拳耳。新霜在候，善加保卫。“生写书毕，并录前所作《永遇乐》词。缄封私付媒媪。父母不知也。媒得书，即往见舅姘，且以生父命告之。舅为之开宴。次日，媒申前请，舅曰：“三哥才俊洒落，加以历练老成，老夫得此佳婿，深所愿也。但朝廷立法，内兄弟不许成婚，似不可违。前辱三哥惠访，留住数月。甚能为老夫分忧。老夫亦有愿婚之意，而于条有碍，以此不敢形言。

“媒氏再三宛转。

终不能得。至晚。再置酒款媒，舅命姁主席，娇时侍立姁侧，知亲议之不谐也，心生悒悒，但不敢形之言语耳。酒散，媒左右顾视无人，欲致生书于娇。适娇至媒前剔灯，媒因私语娇曰：“子非厚卿之情人邪？厚卿有手书。令我私致于子。”

娇竦然，微言应曰：“然。”泪坠言下。媒为之改颜，遂从身畔取书授娇，娇收置袖间，未敢展视。姁起，娇亦随姁入室。

次早，媒再请于舅，且以言迫之。舅怒曰：“此无不可，第以法禁甚严，欲老夫罪戾也？尔勿复言，此决不可。”媒知其不就，因告归。舅又命姁酌酒与媒为别。娇因侍立，私语媒曰：“离合缘契，乃天之为也。三兄无事宜来，妾年且长，岁月有限，无以姻事不谐为念也。”因出手书，令媒持归，以复于生。

媒既归，街舅不允之由，遂以娇书与生，生展视之，乃新词《满庭芳》一阕，娇制也：“帘影筛金，簟纹浮水，绿阴庭院清幽。夜长人静，消得许多愁。长记当时月色，小窗外，情话绸缪。因缘浅，行云去后，杳不见踪由。殷勤，红一叶，传来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间阻，恩爱成休。应是奴家薄命，难陪伴，俊雅风流。

须相念，重寻旧约，休忘杜家秋。“生览诵数遍，殊不胜情。每对花玩月，不觉泪下。初，生与成都府角妓丁怜怜者，极相厚善。怜敏惠殊俊，常得帅府顾盼；生方妙年秀丽，怜怜尤见倾慕。生自秋还乡里，怜怜屡遣人招生，生托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陈仲游，亦豪家子也，见生每置恨于临风对月之间，因拉生至成都舒怀，遂同至怜怜之家。生既入，怜不胜欢喜，杯酒话款曲，生但面壁，略不致意。怜怪之，委曲询生，终不言。怜意其碍于仲游也，乃留之竟夕，令其女弟伴姐侍仲游寝，而自荐于生。生不得已，因与同席，枕边切切诘生所以不见答之故，生乃具道与娇娘相遇之情。怜问曰：“娇娘谁家女也？”生曰：“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怜又问：“其质若何？”生曰：“美丽清绝，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风韵过之。”

怜因沉思良久曰：“既名娇娘，又且美丽若此，岂非小字莹卿者乎？”生燥然曰：“尔何由知之？”怜曰：“向者帅府幼子将求婚，酷好美丽，不以门第高下为念，但欲殊色，常捐数千缗，命画工于近地十郡求问，伺隙绘人家美女以献，凡得九人，此其一也。色莹肌白，眼长而媚，爱作合蝉鬓，时有忧怨不足之状。尝至帅府内室见之，因记其姓字，果然是否？”生曰：“子如亲见其人，即是此女。”怜曰：“宜子之视我如土壤，子之所谓真天上人也。妾常入视，伫目不能去，第恨不见其身。



今后至彼，愿求旧鞋丐我。“生诺之，明日遂同陈仲游同归。

抵家后，生因怅恨再期杳杳，伤感成疾，困卧累日。父母惊异，因令人询问生得病之由。生乃托以梦寐绝怪，将不能免，必须求善能驱役鬼神者，作法禳之。父乃命良巫祈祝，生密使人厚赂巫者，令向父母言此为怪物所凭，必当远避，方可向安。如其不然，生死未判。父母闻巫言，大惊惧，以为诚然。于是，议令生往舅家以避此难，择日起行。先期之二日，令人取覆舅家，舅妗许之。娇时在父母旁，闻生有来期，喜慰特甚。人回报，生亦欣快，随觉病差愈，父母以为得计。及期，生既戒行，病亦向安。于时，莺转簧声，百花竞发，园林锦绣，夺目争妍。

生至舅屋，及门，遇娇于秀溪亭。两情四目，不能自止。暂叩寒暄毕，生欲入谒舅，娇止之曰：“今日邻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宁玩赏牡丹，至暮方归。姑至此少息，徐徐而入可也。”乃与娇并坐亭上，娇因谓生曰：“君养摄不如平时，何故今复来此，何干也？”生疑其言，乃曰：“日月未久，何故忘予？自相离之后，坐不安席，味不适口，寝不着枕，行不重足，何止夜月屋梁之思。中间请命严君，冀谐媒灼，而天不从人，竟辜宿望。

春花秋月，风台雪榭，无一而非牵情惹恨之处。百计重来，以践旧约。今子乃有‘复来何干’之辞，予失计甚矣。“娇愧谢曰：”君心果金石不渝，妾何以谢君？“因相与欢。移时，同步入室。生至其旧馆，窗儿依然，向时所书诗曲，左顾右盼，濡染如新，生怅然自失。至晚，舅妗归，生拜谒甚恭，舅问生曰：”闻三哥有微恙，想二竖子遁矣。“生谢曰：”惟舅舅怜其微恙，庶得逃免。再造之赐，没齿不忘。“舅妗劳勉之。生就室，自后与娇情意周洽，逾于平昔。住数月，情益厚。生因忆丁怜怜之言，求旧鞋于娇。娇力谒生曰：”安用敝履为哉？“

生不以实告，娇不许。舅之侍女飞红者，颜色虽美而远出娇下，惟双弯与娇无大小之别，常互鞋而行，其写染诗词，与娇相埒。

娇不在侧，亦佳丽也。以妗性妒，未常获宠于舅。常时出入左右，生间与之语。娇则清丽瘦怯，持重少言，伫视动辄移目。

每相遇，生不问，娇则不答，戏狎一笑，则使人魂魄俱飞扬。

红尤喜谑浪，善应对，快谈论，生虽不与语，亦必求事以与生言。娇每见之，则有不足之意。

及生再至，红亦与之亲狎，娇疑焉。生久求娇鞋不获。一日，娇昼寝，生偶至其侧，因窃鞋趋出。方及寓室，以他事去，未曾收拾。飞红适尾生后，见生遗鞋，红乃疑娇所与者，因收之。生罔知所以，及归室索鞋，无有也，因怏怏于怀。及暮，娇问生索鞋。生曰：“此诚我盗去，然随已失之；谅子得之矣

，何苦索我耶？”娇乃止。盖飞红拾归，以付娇也。然娇以此愈疑生私通于红矣。一日，见飞红与生戏于窗外，捉蝴蝶，因大怒诟红。红颇憾之，欲以拾鞋事闻妗，未有间也。后遇望日，众出贺舅妗，娇在焉。飞红因语娇所履之鞋，扬言谓生曰：“此即子前日所遗之鞋也。”娇变色，亟以他事语舅妗，会舅妗应接他语不闻。娇因大疑生使红发其私，乃大怨望。自后非中堂相遇，不复求便以见生。女工诸事，略不措意，怨隙之心，行住坐卧皆是也。生亦无以自明。一日，生不意中漫于后园纵步，适于花下见鸾笺一幅，生取而视之，乃《青玉案》词也：“花低莺踏红英乱，春心重，顿成愁懒。杨花梦散楚云平，空惹起，情无限。伤心渐觉成牵绊，奈愁绪寸心难管。深诚无计寄天涯，儿欲问，梁间燕。”生披味良久，意谓娇词，而疑其字画颇不类娇所书，因携归置于室中书案之上，欲询娇而未果。

抵暮，西窗前有金笼养能言鹦鹉一只，甚驯，娇过其侧，戏以红豆掷之。鹦鹉忽言曰：“娇娘子何打我也？”生闻之，亟出室招娇。娇不至，生再挽之，方来。娇入生室，正疑思不言，忽见案上花笺，因取视之。良久，目申生不语。移时，生曰：“子何时所作也？”娇不答。生又曰：“何故不言？”娇亦不应。生力究之，娇曰：“此飞红词也，君自彼得之，何必诈妾？”生力辩，娇并无一言。徘徊良久，长吁，竟拂衣起去。生留之不可。自尔相会愈疏。娇终日熟寝，间一二日，才与生一见，见亦不交一言。凡月余，生不能直其事。

生一夕迳造娇室，左右寂然，惟见窗上有绝句一章云：“灰篆香难炷，风花影易移。徘徊亡限意，空作断肠诗。”生察诗，知娇之为己，且疑心之深也。乘间，语娇曰：“再会以来，荷子厚爱，视前时有加焉，迩日形似之间，不能不为子所弃，何今昔移志乎？”娇初不言，生再诘之，娇潸然涕曰：“妾自遇君之后，常恐力日不足。今者君弃妾耳，妾何敢弃君？”

抑君意既自有主，何必妾望矣？“生曰：”苟有二心，有如此日。“因指天自誓，以明无他事，且曰：”子何疑之甚也？“

娇曰：“君偶遗鞋，飞红得之；飞红遗词，君且得之。天下偶然之事，何多之甚耶？妾不敢怨君，幸爱新人，无以妾为念也。”

生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吾怪迩日见子若有忧者，人之情态，岂难识哉？子若不信前誓，当剪发大誓于神明之前。”娇乃回笑曰：“君果然否？”生曰：“何害？”娇曰：“若然，后园中池，正望明灵大王之祠；此神聪明正直，叩之，无不响应。

君能同妾企祠大誓，则幸甚也。“生曰：”如命，想明灵大王亦知予心之无他也。“娇乃约以次早与生俱游后园，临东池畔，遥望大王之祠，两人异口

同声，拜祈设誓，其词累千百，不能备载。誓华，携手而归。自后娇与生情好深笃，饮食起居，无不留意。生自此亦不与飞红一语。红察之，因大憾。一日，生因纵步至后园牡丹丛畔，忽遇娇先已在彼，遂与娇携手而过别圃。不觉飞红亦自后潜至，见娇与生并行，因促步返舍，语姁曰：“天气晴暄，可入后园，牡丹盛开，能一观否？”其实欲姁一行，袭败娇之踪迹也。姁可其请，遽命红侍，行至园中，瞥见生与娇行于此畔亭，左右俱无人，姁因大疑，因呵娇，生乃狼狈返室，惆怅不已。知为飞红所卖，故致为姁所觉，无以自释。越二日，生自知其迹不宁，乃告归。舅姁亦不留之。娇夜出，潜与生别曰：“天乎，得非命欤？相会未期，而有是事，妾独奈何哉？兄归，善自消遣，求便再来，无以疑间，遂成永弃，使他人得计也。”因泣下沾襟，生亦掩泣而别。娇又作《一剪梅》词授之。且曰：“兄归时展视之，即如妾之侧矣。”

言终而去。词云：“豆蔻梢头春意阑。风满山前，雨满山前，杜鹃啼血五更残。花不禁寒，人不忍寒。离合悲欢事几般。离有悲欢，合有悲欢，别时容易见时难，怕唱阳关，莫唱阳关。”

申生与娇别归，父母以生久在外，荒废书史，间岁功名之会，又复在眼，遂令生于书斋温习旧业。生与其兄纶虽朝夕共学，而思娇之念无时不然。夜则与兄异榻而寝，怅恨之词，或形于梦寐，恨不能御风缩地，一与娇会。至七月中旬，舅以眉州倅满，道经申生之门，因留宿于生家者累日。此时舅挈家以行，姁娇寓生家，相随不离跬步，兼飞红、湘娥诸侍女杂然左右，生与娇欲一言不可得。居三日，舅命戒行，车马喧阗，送者络绎于道。

姁与娇各登车，诸侍女相随先后。申生亦乘马相送，闯其便曳帘挽车，与娇语旧。娇泪下如雨，不能答。徐曰：“遇君之后，一日为别，不能堪处，况今动是三年，远及千里，一旦思君之切，安保其再能见君乎？但恐妾垂首瞑目，骨化形销，君将眠花卧柳，弃旧怜新，妾枕边恩爱，他人有之矣！”生曰：“明灵大王在彼，吾誓不为也。”娇曰：“若然，妾荷君之恩。死且不朽。”乃占诗一首赠生：“欲语征夫促去忙，临歧分袂转情伤；不堪千里三年别，恨说仙家日月长。”娇于袖中又出香一枚，上有金锁团凤，以真珠百粒，约为同心结赠生，曰：“睹物思人可也。得暇求便一来，毋以地远为辞。”言未竟，轩车催动，雾隐前山，晓月半沉，目送不及。生别舅姁辞回，凄然归于书室。间消永日，无不泪零，晨窗夕灯，学业几废。间为词章，无不寄与娇红之语，他不暇及。一日赋一曲，以示兄纶，皆寄其意于言词之外，未尝斥言也。词云：“春风情性，奈少年辜负，窃香名誉。记得当初，绣窗私语，便倾心素。雨湿花阴，月筛帘影，几许良宵遇。乱红飞尽，桃源从此迷路。因念好景难留，光阴易失，算行云何处。三峡词源，谁为我写出断肠诗句。目极归鸟，秋



娘声价，应念司空否？甚时觅个彩鸾，同跨归去？”兄见之，抚生背肩曰：“厚卿，以弟之才，当取青紫如拾芥，以显二亲，夫何流连光景。此词固佳，察弟之心，必有所主。秋期在近，且移此笔，鏖战文场可也。”

生但无言。盖生词微寓于娇相会之始末，至“乱红飞颈之句，则直指飞红媒孽之事。思恨之极，作为此词，其兄不知也。及至八月，与兄俱就秋试毕，即欲言归，兄纶谓曰：“三年灯火辛勤，决以此举，揭榜在近，何不少俟？”生曰：“兄学业高远，危中必矣；劣弟荒唐儻陋，孙山之外，不言可知。不欲久此，榜揭后，无面目回乡也。”兄再四挽留，生不得已，从之。

逾数日，秋闱拆号，生与纶俱在高眩兄弟联捧捷而归。次年又与兄纶同及第，兄纶受绵州绵山县主簿，生以弓箭升，且授洋州司户。兄弟归家侍次。时有卖登科记于眉州者，舅因阅之，见生兄弟皆及第，因大喜，归谓妗曰：“二哥、三哥皆及第，吾家宅相得人矣，但恨相去千里，不能亲贺。”逐遣人致书，且询问：“二甥荣授何官，如瓜期未及，能一来款我，以慰老夫忻喜之心否！”生得书与兄谋曰：“舅有命召，兄宜一行。”

纶曰：“父母在，焉可远游，委以家事？然舅妗所命，亦不可违，长孙克家，弟固当祝”于是，生欣然领命，即日治行诣舅任所。既至，舅见之，且贺且谢。须臾，妗娇毕见，且曰：“别后喜审吾甥兄弟俱擢危科，与有荣华。”生谦谢再三。又问二哥何以不来，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舅妗等问劳尽礼，妗终以生前疑似之故，馆生于厅事东边，去堂甚远。生亦远嫌，寻常非呼召而不入。纵或一至堂庑，未尝与娇款狎；或与娇偶然相遇，左右森立，但彼此伫视，不能出一言。生殊无聊，住十余日，欲告归。然终念远来，未曾与娇一语，闷闷不乐，徘徊久之。一日，生晨起入谒妗，妗未起，生因忽遇娇于堂侧，时且早，左右俱未起，娇亟出步前语生曰：“妾别兄久矣，思念之心，未尝少息。喜审近取高第，但恨命薄，不能执箕帚，以观富贵，为大恨耳。兄能不弃，不以地远来临，妾何以得此？

妾与飞红有隙，君所知也。

今妗以年尊多病，不暇他顾；而飞红方用事，跬步动容，无所求其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与兄一叙畴昔者，坐此故也。妾每见兄，必晨昏入谒；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兄每入必晚，今非兄早至，妾安能与兄一语也！“生曰：“我见事变如此，终日死坐，孤苦之态，不能备言。方欲于一二日间，图为归计；缘未及与子一语，故未忍去。今既若此，我虽在此，竟何益也？予将归矣。”“娇曰：“妾以今日之故，屈事飞红，尚未得其欢心。自今以往，当愈屈意事之，万一得回其意，则可与兄复如前日。兄果能留月余否？”因出袖中黄金二十两与生，曰：“恐兄到此，或有用度，衣服有不堪者，宜令左

右以工直持来，当与兄修治也。“生乃曰：”若果有可谋，虽僻处鬼室，千日亦何害？“顷之，人渐众，生遂出。愈无聊赖，时绕户吟咏，以写怀抱。生在舅家，自秋及冬，岁将暮矣，慕恋之心，终无以自遣。每以明烛，倚床独坐，夜半方就枕。所居室东边，有修竹数竿，竹外有亭。前任州官有子妇美而少，因得暴疾，遂至不起，殁于亭中。经岁后，移归乡里，然精诚在亭中。每为妖祟以迷少年，生不知其详。一夕，方掩门而坐，将及二更许，忽闻窗外步履声，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为怪。

顷之，叩窗甚急，生出视，则见娇娘独立窗下，曰：“君何不惧，候君久矣。”生不知妖，欣然与之入室，曰：“子何以得此来？”答曰：“舅妗熟寝，无有知者，故来相就。”将旦，告去。嘱生曰：“此后，妾必夜至，兄无干不必至中堂。或入，偶相遇，不必以言相问，恐人有所觉也。妾或与君语，幸无见答以狎邪之言，妾必有为，君宜引去不对，则人将谓君无心于妾，庶可释疑也。”生曰：“子若夜必一至吾室，吾入何干！”

言讫遂去。自后妖夜必至，凡月余，人莫知之。生常经数日方一入中堂，左右问之，以他事对。或遇娇，则远望引避。娇自生再至，益屈己以事飞红，平日玩好珍奇之物，红一开口，则举而赠之。锦绣绫罗，金银珠翠，惟红所欲，人皆呼之为红娘子。红见娇之待己厚也，渐释旧憾，与娇稔密，娇结之愈至。

时小慧年已长，见娇屈意事于红，语娇曰：“娘子，通判之女，贵人也；飞红，通判之妾，贱者也。奈何以贵事贱，此小慧日久所不能平者。”娇因叹曰：“我之遇申生，尔所知也。红与我有隙，屡窘挠我。今生远来已久，我不能与之一叙间阔者，盖阻于此耳。苟不屈己以结红之心，或者与生胥会能保其无语乎？我不自爱而屈事之者，为生设也。”因吟诗一绝云：“雨勤春寒花信迟，痴云碍月夜光微；披云阁雨凭谁力，花开月圆且待时。”吟毕，因泣下。

慧曰：“娘子芳年秀丽，禀性聪明，立身郑重。向时游玩花园与湘娥并行，娥不让，先登楼梯，娘子怒以告夫人。夫人不治，儿不食者两日，其负气有如此者！前年罢官西归，驿舍床帐不备，重以绣茵，周以罗帏，犹思其不洁；焚沉薰麝，夜半方寝，其爱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众所共知，亲族聚会，申请，再四，终不肯出一声，其重言有如此者！今既委千金之身于申生，若弃敝屣，而又下事飞红，丧尽名节，此妾之所大不晓者。况娘子诗词清丽，文章华赡，名闻于时久矣，当今少年才子咸愿一见而不可得，苛求婚姻，岂不能得一申生也！又兼申生一第之后，视娘子颇似无情。今虽在此，呼之而不来，问之而不对，谅必有他意也。

娘子何自苦执如此？“娇曰：”尔勿言，天下岂复有如申生者乎！以生之才美，必不负我，必得生而后已。“慧知娇眷恋申生之心如铁石，乃亦谄事飞红。红后感娇之结已备至，尽释前憾，喟然谓娇曰：”娘子尽日以来，憔悴特甚，若重有所思者，何不与红一言？红受娘子之恩厚矣，苟有效力，当以死报。“娇但流涕不言。红固叩之，乃曰：”我之遇申生，尔所知也，他何言？“红曰：”此易事。姁年尊，终日于小楼看经；堂室之事，娘子主之。果有所图，敢不唯命！“娇郑重谢之。

自此，红常与娇为地，求以见生。然生每夜遇妖之后，以为真娇之来，累十余日不入中堂，精神昏倦，终日思睡。娇眷恋之极，情不能已，与红曰：“我别申生，动经一载之余。今咫尺天涯，对面如此，我何以堪？”言已，忽仆于地。红扶之而起，良久方苏。红见娇失意，惧姁有疑，乃诳姁曰：“娇娘子多苦寒疾。”姁信之，故娇虽憔悴，不疑也。红一夕至娇所，娇方掩泪独坐，殊不胜情。红因曰：“娘子如此，而申生如彼，此岂有人心者！妾近见申生，屡以实情告之，往往不顾。且其神思昏迷，况彼所居之地，名娼艳女甚多，想年少不能自持，它有所耳区，宜乎寡情于娘子，何自苦乃尔。

试一索之，便可知生之所为矣。“娇见生之相弃甚也，因红语亦疑之。至晚遂令小慧及红房下小侍女兰兰夜出伺生起处。慧与兰兰同至生室前，见窗内灯明，慧因穴窗细视，见生与一女子对坐，颜色态度与娇娘无异，因私相叹骇。归室，则见娇与红并坐于室。慧曰：”娘子适至生室乎？“娇曰：”我与飞红同遣尔去，我二人坐此，未尝动，尔安得妄言。“慧、兰同声曰：”适来申生与一女子相对而坐，绝似娘子。若此，则彼为何人也？“娇、红大骇。良久，红曰：”旧闻此地多有鬼魅，谅必此类惑之，宜其待娘子恹然也。“因欲与慧、兰等再出视之。时夜深，门守甚严，不复可出，遂止。明晨，娇诈以姁命召生入室，不过；再四召之，方来。小慧前导至后室，见娇独坐，生傍徨欲去，娇即前挽生袖曰：”君且勿去，将有事语君。“

生不得已乃坐。娇曰：“君近日何相弃？妾之待兄亦至矣，一旦若是，岂平昔所望于兄者？”生不答。娇又曰：“兄每夕所遇者何人？”生曰：“无之。”娇曰：“不必隐讳。”生谓诈已，乃左右顾盼，切切曰：“子令我勿言，何窘我也？”娇曰：“妾有何事，令君勿言？”生大骇，因曰：“左右有人乎？”娇曰：“无之。”娇又曰：“妾自别君之后，迄今将两岁矣。兄此来，妾亦何便得与君款密？何尝嘱君勿言？”生曰：“子何反复也？子自前月以来，每夜必至我室，嘱我勿言，惧飞红之辈生衅也。子今乃有是说，何故？”娇曰：“妾实未尝一出。君之室所居穷僻，久闻其中多怪，谅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飞红之后，已得其欢心，日夕使人招兄，兄不至；纵一



来，与兄谈话，兄又不答。日夕不知所谓，将谓兄有异心。夜来使小慧、兰兰伺兄起处，乃见一女子，形状如妾，与兄对坐。此非鬼祟而何？故今日召兄实之耳。君不信，则召红证之。”乃潜使人呼红。红至谓生曰：“郎君何弃娘子也？”

因具道昨夕之事，生骇然汗下浹背，罔知所出，乃谢曰：“非子眷眷不忘，则我将死于鬼祟手矣。第恨两月以来，负子恩爱之情，其何以为报？”因大恐，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犹在中堂。

红乃以娇谋，止以生为鬼所惑告妨疑之曰：“安有是理。”

红欲实其言，至一更许，令生且出室，生惧不敢往。红曰：“第往彼，妾将有为也。”因戒生曰：“今夜二鼓，妾与姁来观。如彼来，妾与娇远望，恐见其类娇，则生疑矣。如索君，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勉强许之。至二更初，鬼果来，生虽与之对坐，心惊股栗。未定间，红、姁已至窗前，果见一妇人，姁欲细视，红惧其事发露，因大抚窗趋入，鬼果不见。生初闻娇之言，且信且疑；及红抚窗，鬼遁灭迹，生方大悟。姁因询生曰：“适为何人？”生愧谢曰：“不知其鬼也，愿姁救我。”

于是姁与红谋，移生入中堂。舅知之，广求名师符水，以与生饮。

生后卧病累日，亦寻向安。自尔，生起居，皆在宅内。娇亦不以向日相弃介意，欢爱如平日。或至生室连夕，姁亦不知也。又两月余，姁以病死。娇哀毁殊甚，几不堪处。生见舅家事纷纭，乘间告归。娇因谓生曰：“昔日之别，不谓复有今日。

幸欣再会，奈何罹此祸变？哀毁之中，不暇与兄款曲，暂归宜再来也。

“因长吁曰：”数年之间，送兄者屡矣，知相别后，能念妾勤心否乎？“生无言，但掩泪为别。

明日辞舅，归至家中。父母闻姁之亡，皆惊动嗟泣。明年六月，舅满任回，再过生门，迎宿留住数日。自姁之死，飞红专宠于舅，因宛转为娇媒。因与舅曰：“夫人不幸先逝，善父年少，家事无人主持，何不拉三哥同归经理？且其瓜期未及也。”

舅欣然之，欲拉生去，生父不欲。生闻之，心切意喜，因乘间嘱红俾舅再三拉之。舅如言，力与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行，遂同到舅家。住两月，舅即为再调任计，谓生曰：“家中事绪繁多，小儿幼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与维持。俟有美赴之期，当竭力助行。”生诺之，舅遂行。

生厚赂舅之左右，莫不欢悦。生因与娇绝无间隔。院宇深沉，帘幕掩映，玉枕相挨，鸾凤并翼。或时朱阑共倚，举盏飞觞，嬉笑呕吟，曲尽人间之乐。逾半载，舅以举员未足，再调利州倅以归。左右得生之赂，加以事大体重

，无敢言及之者，唯于舅前为生延誉。舅归之后，见生经理其家，事事有伦，知生之才，能干有余。又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遂悔向日背亲之谋。间使红委曲问生。一夕，生方与娇闲坐，红趋至拜贺曰：“郎君、娘子，平昔之愿谐矣，敢不贺？”红询之，红曰：“舅又有结好之意，使妾审订郎君，惧郎君之不从也。”娇曰：“天果不违人耶？”因大喜，明灯达旦，忘寐。是夕，红反命于舅曰：“生意无不可也。”遂立媒遣之生家，生父母亦允许，且曰：“此固所愿也。”择日遣聘。

丁怜怜者，自生别后，久之，一入帅府，至西书院，所书美人，犹在壁上。帅子坐其旁，怜怜仰视久之。帅子问曰：“天下果有如此妇人乎？”怜曰：“有之。”因指娇像曰：“闻此子已入画者，未能模写其一二。足极小，眉极修，词草翰墨，无能出其右。以此女实之，想其他皆然。”帅子喜曰：“我将求婚此女。”怜曰：“无用也，闻此女久有外遇，恐非全身。”帅子曰：“得妇如此，幸已甚矣，此不足问。”怜悔失言，力解不获。帅子遂令亲信恳告其父，求婚于王。王时倅眉州未回，故无言及此者。逮王再调归家待次之日，帅遂遣来求婚。王初拒之再四，帅逼以威势，赂以货财，不得已遂许之。

娇夜持帅书至生室，告曰：“前日姻约复败矣。帅子求婚，家君迫于权要，许之矣，兄何以为计？”生曰：“事在他日，当徐图之。”娇自是见生愈密，然一相遇则惨惨不乐。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则闻者动容，或至流涕，虽与生至相得，未尝对生一歌。生或潜听，娇觉之则又中辍生每以为嫌。至是，生不请，自歌词《一丛花》云：“世间万事转头空，何物似情浓？新欢共把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逢媒妁无凭，佳期又误，何处问流红？欲歌先咽意冲冲，从此各四东。愁怕到黄昏，窗儿外疏雨泣梧桐，仔细思量，不如桃李，犹解嫁东风。”歌未终，黯黯然泪下如雨。生平生嗜好有不能致者，娇广用金玉，售以遗生。一夕，家宴罢，至就寝，生被酒未能卧，娇秉烛侍侧。

生从容问曰：“尔来眷我，何遗厚也？”娇曰：“始者妾谓可托终身于君，今既不如所愿，事兄盖有日矣。虽尽此身，何足以谢？”生大感恻。居数日，娇忽卧病，不得与生会者仅二月。一日，舅出谒，生厚赂左右，欲一见娇，左右扶娇至生室之侧，生迎与相见，呜咽不语。良久，娇乃曰：“乐极生悲，俗语不诬。妾病不能扶持，生愿不谐，死亦从兄，在所不惜也。”

语竟，倚生之怀，似无所主。左右惊扶而入，久之方醒。生亦至此闷闷，作事颠倒，语言无实，目前所为，旋踵而忘。舅甚怪之。秋八月，帅子纳币促亲期，舅许之。娇病少瘳，因他事怒小鬟绿英，绿英怀恨，乘间以娇平日所为之事，从实告舅。

舅怒审实于红，将治之，红给曰：“小娘子读书知礼义，岂不知失身之为

大辱？且重厚少言，爱身若珠玉，择地而行，待时而动，相公所知也；况申生功名到手，举动不妄，堂庑之间，不命之入不敢入，未尝与娇一语戏狎。倘有是事，妾岂不知也？或者小人之言，未宜深信。且亲期在近，不宜自为此不美也。”

舅方宠任飞红，信其言，不复再问，只加防闲。申生度势不可留，乃告娇曰：“今日之事，舅知之矣，行计不可缓也。子亲期去此止两月，勉事新君。吾与子从此诀矣。”娇怒曰：“兄丈夫也，堂堂六尺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忍乎？妾身不可再辱，既已与君，则君之身也。”

因掩面大恸，生方悟，去留未决。俄得家书，报父有疾，遣仆马促回。生使人候娇，不得已。入谒舅告别，舅时坐中堂，娇闻之，出立舅后，回目伫视，不能出半语。舅曰：“子归后，府君无恙，宜再来。娇娘亲礼在即，家事纷纭，无执干者。”

生辞曰：“令爱亲期已近。甥归侍亦须累月。

又瓜期将及，动是数年，重会未可知也。舅宜善自爱。”

生因再拜。舅曰：“娇娘在近出室，子来朝未定，未必相会。”

因呼出别生。娇闻语洒泪不能止。惧舅见之，不敢前，背面遁去。再四呼之，不至。生遂别舅而归。娇自生去，日夜悲泣，未尝览镜，芳容顿改，幽艳暗消，杨柳迷烟，梨花带雨；或见梁燕双飞，征鸿独叫，则凄惨不自胜也。近半月，病愈甚，将不能起。红乃潜书促生来，使与为诀。生得书，以无故不敢告父母。乃夜遁潜至娇之门，住两日，舅亦不知也。生时舣舟岸下，冀一见娇后即归。盖虑父母之知，必获重责。明日，舅送旧守出于郊外，时红乃与娇私出。即上生舟，娇执生手大恸曰：“即不来矣，恨无以报兄。不幸迫于父母之命，不能终身以相从。兄今青云万里，厚择佳配，共享荣贵，妾不敢望也。妾向时与兄拥炉，谓：”事不济，当以死谢。‘妾敢背此言耶？兄气质孱薄，常多病，善摄养，毋以妾为念。’因出断袖还生曰：女聊斋志异。”谢兄厚恩，复思此景，其可再得乎？“哭愈恸，红亦泪下。

久之，红惧有他变，诈语娇曰：“舅将至矣，宜速登岸。”娇含泪口占一绝为别云：“合欢带上珍珠结，个个团圆又无缺；当时把向掌中看，岂意今为千古别！”生得娇诗词，揖别归舟而去；红扶娇登岸，但见舟人拨棹。苹浪翻风，彩鹢急飞，征鸿易断；目力有尽，江山无穷。生归，枕席上无不流涕。娇之佳期已逼，乃托感疾佯狂，蓬头垢面，以求退亲。父迫之，娇引刀自裁，左右救之，得不殒。因绝食数日，不能起。红委曲开谕之曰：“娘子平生俊快，岂不谙晓世事？帅家富贵极矣，子弟端方俊拔，殆过申生。娘子不自开怀



，保身自重，何苦如是耶？且闻媒者之言，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饥渴，其他皆所不问，娘子何自弃也？况申生归后，亦已议亲贵族。彼盖亦绝念于此矣。”因图帅子之貌以献曰：“得婿如是，亦无负矣。”娇曰：“美则美耳，非我所及。事止此矣。吾志不易也。”红又诈为娇旧遗生香，下结以破坏只钗，谓生遣遗娇，因言已结他姻之意以相绝。娇见之泣下，曰：“相从数年，申生之心事，我岂不知者？彼闻我有他故，特为此而开释我耳。”因取香细认，觉其虚，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遇申生，终又背而之他，则我之淫荡甚矣。既不克其始，又不有其终，人谓我何？红娘子爱我厚矣，幸勿多言。我固不爱一身以谢申生也。”遂不复言。舅闻而亦怜之，但曰：“业已成矣，无可奈何。”遣红辈百端为之开释，终莫能悟。娇遂吟诗二首，寄与申生别云：“如此钟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头非；汪汪两眼西风泪，犹向阳台作雨飞。”“月有阴晴与圆缺，人有悲欢与会别；拥炉细语鬼神知，拚把红颜与君绝。”间隔数日，娇竟以忧卒。生接寄来诗章方晓，而娇之讣音随至。生茫然自失，对景伤怀，独坐则以手书空，咄咄若与人语。因赋《忆瑶姬》以吊娇娘，词曰：“蜀下相逢，千金丽质，怜才便肯分付。自念潘安容貌，无此奇遇。梨花掷处，还惊起，因共我拥炉低语。

今生拚两两同心，不怕旁人间阻。此事凭谁处？对神明为誓，死也相许。徒思行云信断，听箫归去，月明谁伴孤鸾舞？细思之，泪流如雨。便因丧命，甘从地下，和伊一处。“生兄纶见此词尾句，知其语不详，因再三慰解。追羨无已，殆不能堪。

又于壁上题诗一绝，以别父母，诗曰：“窦翁德邵如椿古，蔡母年高与鹤齐；生育恩深俱未报，此身先死奈虞兮。”生题诗毕，索娇所自赠香罗帕，自缢于书窗间，为家人所觉救免。兄纶与生之素识皆来劝解之。且曰：“大丈夫志在四方，弟年少科高，青云足下，而甘死儿女子手中耶？况天下多美妇人，何必如是？”生色变气逆，不能即对。徐曰：“佳人难再得。”

因回顾二亲叮咛曰：“二哥才学俱优，妙年取功名；且及瓜期，前程万里。显亲扬名，大吾门户，承继宗祧，一夔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又顾兄纶曰：“双亲年高侍养，纯不孝，不能酬罔极之恩，惟兄念之。”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饮食；日渐羸，竟奄奄不起。父母大恸，即日驰书告舅。舅得书，飞红辈知之，举家号泣。舅因呼红痛责之曰：“往时问汝，汝何不实告我？稔成事变，以至于此，皆汝之咎。”红不能对，因伏地请罪。久之，舅意稍解，乃曰：“事已如此，不可及矣。两违亲议，亦老夫之罪也。”因痛自悔。又谓红曰：“申生丰仪如许，才学又如许，正昔人所谓‘我见汝犹怜，况老奴乎？’生前之愿既已违之矣，与死后之姻缘可也。”红曰：“然则如之何？”舅

沉吟半晌曰：“我今复书，举娇柩以归于申家，得合葬焉。”

歿者而有知，其不怏怏于泉下也必矣。“红曰：”然。“

于是复书，以此言告于生之父母，许焉。越月，得吉日戒严，遂舁娇柩以归生家。舅书自悔责，且谢两背姻盟之非，仍遣红来吊慰，营办丧事。又月余，询谋金问，乃合葬于濯锦江边。

葬毕，红告归。抵舍之明日，因与小慧过娇寝所，恍惚见娇与生在室，相对笑语。娇谓红曰：“丧事谢汝远来营办，吾二人死无憾矣。我自去世，即归仙道，见住碧瑶之宫，相距蓬莱不远咫尺。朝欢暮宴，天上之乐，不减人间，所愿足矣。惟是亲恩未报，弟年尚幼，一家之事，赖汝支吾。善事家君，无以为我念。明年寒食，祭扫新坟，汝能为我一来，彼时又得相会也。”

语未终，红且惊且喜，仓皇告舅。舅复与往寝所物色之，则无所有矣。惟见壁间一词云：“莲闺爱绝，长向碧瑶深处歇。华表来归，风物依然人事非。月光如水，偏照鸳鸯新冢里。黄鹤催班，此去何时得再还？”舅见此词，不觉哀悼。所留字迹，半浓半淡，寻亦灭去。舅与红辈皆惊异，嗟叹而已。越明年清明日，追思红见娇之事，呼仆命骑往诣坟所。洒酒奠泣之际，唯见双鸳鸯飞翔上下，捕之不得，逐之不去；祭奠之毕，倏然不见。后人故名“鸳鸯冢”云。

。

孙壮姑乙巳之岁，山左大饥，盗贼蜂起，胶东为甚。小康之家，俱不自保。昌邑有标客孙良，技勇绝伦。有女壮姑，悉传其术。

时因道路梗塞，闲居授徒。大姓之虞暴客者，争以重金为聘，良悉纳之。乃分其徒为十余部，各遣一队以护大姓。而良周巡不息，盗贼不得肆志，咸憾之。昌邑钱尹，吴人也；捕得巨盗，诬指孙良为魁。械之至，良极口呼冤曰：“小人御盗，非为盗者。”尹曰：“盗何仇而指汝？”良曰：“邑中之巨室，彼窥伺已久，得小人捍卫，至今不得逞志，彼欲冤死小人，以遂其吞噬也。”尹察之信，竟诛盗而释良。良感甚，愿献女为妾。

尹笑曰：“解释诬枉，令尹之职，何足言恩？且法不得妾部民女，汝休矣。”良涕泣而去。未儿，钱尹因公被劾，将回吴下。

宦橐甚充，宵小私议窃发。良知之，谓尹曰：“凶年之后，道路难行；小人老矣，不能随护。民女虽陋，智勇具足；请侍左右，以备非常。”尹鉴其诚，纳之。其女年未二十，而貌甚英武；遂与南行。

车仗数十，仆从如云，小伙不敢举事。盗法：探有充实可劫者，或众寡不敌，则知风下程，并伙而谋，获财均分；故发益迟，则盗益众，是时钱已去五六百里，至鲁界之郎月镇。

觅宿地，得旅店后屋三楹；墙垣高峻，周匝仅容一门出入。

尹喜其完固，必欲居之；壮姑知非善地，然已卸装矣，勉从之。谓钱尹夫妇曰：“妾睹此宅，似为谋禁客商之所，夜或有异；主君与夫人请卧观之，幸毋高声！妾有以处若辈。”尹虽唯唯，然未知其能，甚战栗也。于是安尹夫妇于东室。

呼二婢伏西室，曰：“唤汝则出。”取夷灯之脐凸碧琉璃者，置窗隙院中，明似月光。乃易短袄皮裤，鞋尖置铁，腰掖利刃，灭烛跃登中门之颠，踞匡以俟。漏三下，内外俱寂。旅主马铁头，盗中之巨擘也。密集群寇，择其能者皆操白刃，自后垣登屋；余盗伏于四隅，以防逸出。先命一人下探之，久而不回。马曰：“内多妇女，谅入安乐窝矣。”继命二三人下，亦如是。马曰：“真不了事！弱息数辈，尚烦乃公自往；若遇大敌，行见尔曹雌伏矣。”遂跃入院，四无人声，月光中视屋门已闭；甫拨关欲入，额颅中伤甚，重如泰山压顶然，仰跌丈余。旋飞一人坐胸前，马举刀欲砍，被掣两肩窝，而两臂软，刀自掷去。又被掣两胯，而两腿废，身不能转动。始闻娇声唤婢，两女举烛至，视之，一幼妇耳。哀祈之，壮姑微哂曰：“我见来势猛，知是能手，果恶奴也！汝为寓主，谅害行旅不少，本欲杀却；如此庸奴，徒污我刃，且留汝为作恶者戒。”

遂命一婢取药来。壮姑以刀割铁头脸上肉，缕缕成条；以药揉之，血立止。时天已曙矣，仆从叩门请，壮姑以足踢马臀，拔关而叱曰：“速去领尔徒尸！在东墙下积薪内也。”从容启尹夫妇，登车而行。

马被踢，则手足已复旧，抱惭而窜。自此脸上皮条，终不复合，丝丝悬挂，若世俗所画狮子然。

邬生邬荣典，字少华，任城儒家子；年十七，尚未婚。时正夏五，移枕席置小斋，一老仆作伴，喜岑寂也。一夕溽暑，令人思襍襍。因遣仆宿外舍，自起拂榻拭几，剪烛烹茶。视皓月一窗，不禁遐想，背灯危坐，口吟一绝云：“明月此时好，美人何处来？相怜惟有影，绮户为谁开？”诗就，曼声吟咏。忽一丽人冉冉至，年约十五六。广袖长裙，乌鬓翠黛，目盈盈若秋水；裙下露莲瓣，翘翘若解结之锥，殆画中也。邬惊询曰：“卿鬼耶？”曰：“否。”“人耶？”曰：“否。”“然则狐耶？”笑曰：“郎志在美妇，妾志在情郎；偶听高吟，知情之所钟。故冒嫌学私奔之红拂，郎何必哓哓询踪迹。”曰：“卿有名乎？”对曰：“宾奴。”“有字乎？”曰：“樊稚。”邬不甚了了，第握纤纤手，则柔胜于萑，令人魄荡。相与谈论，慧舌生香；旁及词章，藻思耀采。邬爱且服。听玉漏丁丁，墙外之柝四下；促其解衣，则飞红上颊，约以明宵。野鸡四啼，仓皇遽遁。翌果挑灯，自携衾枕至；备极华丽，人世所无。遂与绸缪，而痛楚莫胜。女曰：“妾身犹不雕璞也，乞郎徐徐，幸勿狂暴。”事已



，视清簟落红，真犹处子。邬益怜爱，因以臂代枕，口吟一词云：“郎可怜，妾可怜，一对鸳鸯一对鹑。”

今宵哪世缘？莫流连，且流连，生怕钟鸣欲曙天，情人隔一边。“

女喜曰：“郎真有情也。妾虽自荐，然得此错爱，死可不憾矣。”

即和其词云：“风谁家，月谁家，妾岂当门卖笑娃？情深念转差。香辟邪，玉辟邪，夜雨摧残一树花。郎君郑重些。”天晓，自摘耳上两金环赠邬，曰：“以此作定情物，然慎勿示人；恐飞短流长，彼此不利。”自此来无虚夕。一夜正偎拥，忽有斑白叟破门入；面靛裂，发蓬飞霜，髯如戟，叱女曰：“小妮子太不识羞耻。”既而指邬曰：“污人清白，风狂儿不当杀却耶！”

邬惊怛无地，以被蒙首，口噤不能言，惟齿牙震击作奇响。自被隙微窥，女郎则俯首却立，靛靛可怜。正疑惧间，老人呵叱益厉。忽仆在外舍，反侧匡床间，声札札，二人遂渺。次夜，邬扃户，眠不熟；而女已袅娜在床侧，娇羞惨淡，默无一言。

邬执其手问：“昨宵老叟，属卿何人？”曰：“老父也。”曰：“卿家大人，险将小生惊煞。然我两人之情分，岂即尽于此乎？”

匝月恩爱，已逾寻常，某愿为卿死不悔也。“女嗟叹久之，始云：”郎何痴也！以郎表表，何难得玉台艳偶，而乃犯险阻争异类哉？且家君素严，翌即迁他郡，妾来永辞，愿郎自爱，毋以妾为念！“邬失声大哭，女以袖中中红巾拭泪已，亦泣曰：”妾原图永好耳，不意怒触高堂，殃及君子，义难复聚。愿以所赠赐还，非重物也，恐郎他日触目伤心耳。天如鉴怜，则镜可圆，而剑可合。妾去矣，千万保重！“言已顿首。听户外修竹风敲，如摇环，举篋视金环，已不知于何时携去。然邬由此玉体羸败，念念不忘。任城有女巫阿翠，目能见狐，且知狐所在。邬因邀而问之，曰：”若其好着淡黄帔，薄罗衫，面团团如月，一笑两颊生微涡者耶？“曰：”然。“曰：”是非他，骆氏小素也。

“邬始恍然悟：昔告之名字，乃暗切而不肯明言者。阿翠请生作简，愿任作寄书邮。数日来报云：”小素匆促不及裁笺，着传语奉复郎君，前缘实荆恐径自别去，苦郎相思；故幻此形状，俾郎君心死。乘便寄丹砂一粒，可以却病痛。

“

邬视药小而红，香甚，一服疾果瘳，而思女之心亦释。

袁姬浙东江山船，有栏杆、头亭、蕉叶白等名，其陈设也华而洁，其饮饌也精而新。船各蓄美姬二三人，甫及笄者，谓之“同年妹”；齿少长者，谓之“同年嫂”。大抵桐庐、严州人居多，“同年”固桐、严之讹也。各姬有亲生者，有购养者。

儿时即延师教之度曲，管弦檀槽，靡不精晓。凡仕宦客商登舟，饮食起居

，皆若曹伺奉，无须厮仆。其目听眉语，类能曲如人意。往往客子被其迷惑，资罄身殉，在所不惜。故初登其舟者，无不各有戒心。以予所闻，顾生袁姬一事，则诚千载不易得之遭也。顾生，江东人；少年俊美，抱翩翩元瑜之誉。传食于公卿间，往来钱塘江，时乘袁翁之船。翁有养女阿翠，年才破瓜，色艺冠时，生爱恋綦殷。会杭州太守聘司记室笔札，有暇即往就姬。凡栉沐饮啄，皆自为姬执役，历久不厌。如是者二年有余。生情日密，姬则淡漠遇之。每欲留宿，辄拒不纳。旁人多为不平，即袁翁与媪，亦窃窃怜生，而怪姬薄情。姬不之顾，而生亦不以为蒂芥也。

明府某公，任侠好义，素与生友善。以爱生才而怜其太痴，愿出千金，为姬脱籍。生大喜，商之翁媪，诺之。转以问姬，则抵死不肯。说之再三，始勉强应诺；并与翁媪约，亲迎之次日即归宁。凡舟中己之妆奁什物，毋许动移。叮嘱谆谆，翁媪极口许诺，然后兑金署券。至亲迎之次日，姬请遵约归宁，下午即返。薄暮，城门已頽，足音杳然。生竟夜徘徊，起坐太息，目不交睫。诘旦，急往寻其舟，已挂帆不知何往矣。眺望江水渺漫，烟波无际，懊恼如焚，忿欲蹈流而死。继念徒死无益，姬他日琵琶别抱，更可无忌，不如忍息以侦察之。乃嗒然若丧，走语明府某公，求为画策。公劝生曰：“既姬不愿，亦姑置之，譬龙鸟野性难闲，终思飞去。

以君之才，自有嘉偶。况烟花中人，有情者少，亦何必恋爱不割，而自贻伊戚哉。“生殊不以为然，遂独买舟沿江踪迹之。后至严州城外，见垂杨下袁舟舫焉。姬方倚门，与翁闲话；睹生至，返身遽入，若不相识。生登舟与翁媪寒暄已，呼姬，不答，恚恨莫遏，狂叫谁让。姬四顾他语，置若罔闻。生无可奈何，遂具状诉诸郡守。郡守素耳生名，拘姬至讯之；姬哢哢强辩。郡守问生究竟，意欲何如？生出券呈验，坚求合璧。郡守如判，飭令姬归，并反复开谕，以后当与生和好，无再参商。

姬既归舟，怨恨之情，形于词色。翁媪从旁规劝，亦谓当赘生于舟，免招物议。姬摇首不语。劝譬再四，始与生言定：两舟相并，每夜自携衾枕过生舟就寝，日则仍回己舟。生不得已，曲从之。自是肃肃宵征，抱衾与衽周，夙夜必偕，习以为常。相居半载有余，琴瑟静好。翁媪窃慰，以为从此可白首鱼水矣。

一夜，月白风清，漏二下，姬察袁舟人已睡熟，乃遍悄呼生、舟人起，戒勿高声。自于裙底出匕首一柄，长尺有半，白如霜雪，又出白金二百两，指谓众曰：“公等若听妾言，请以此金相酬；不则请伏刃而死，于汝舟亦有所不利。愿公等决焉！”

众相视错愕，莫知所指。金谓如能效力，敢不如命，但请相示。

姬袖刃，低声告曰：“若然，请公等纳金，悄将前后缆解开，切勿惊觉邻舟；乘今夜风利开帆，向杭州速发。抵岸向不吝重犒。”舟人如言解缆，将帆拽满，兼程驰抵杭城。姬大喜，问生城中有赁屋否？曰：“有。”姬乃厚犒舟人。急召人担负什物，偕生入城。笑谓生曰：“妾今日方是君妇。”生问：“何谓？”曰：“后自知之。”先是生舟夜发，昧爽袁舟始觉；翁媪忿甚，急张帆追至杭州。入城见姬，责其背逃之罪。姬谓：“嫁夫随夫，何谓背逃？翁媪倘念旧好，请勿赘言，后日尚可往来。不则从此斩断葛藤，两为陌路矣。”翁媪以姬明决，悔恨之极，欲讼官。以前既凭媒署券，后又经郡守判断，更难翻覆，乃白眼瞪视，垂头默慨者久之。不得已，甘言强笑，订盟而别。盖姬平日私蓄固有万余金，嫁生断难携带，必如此作为，使翁媪不觉，然后两舟便好陆续携运。若稍露声色，则防察必严，丝毫莫取矣。其机甚警，而其心亦甚苦哉。姬寻出金，为生纳资县令。所在悉著政声，盖由内助之力居多焉。

爱儿舒城田舍翁某，年四十，生一女，名爱儿。以中年所出，甚珍爱之。爱字于同里之农家子，谓相距密迩，便于往返。亡何，翁妻卒，女才十龄，即育于嫂氏。以憨稚贪于嬉戏，嫂甚厌恶之；往往相对恶谑，并以语恐之，曰：“若已十龄，不为嫫媿，尚自可束好弄。闻若婿与若齿相若，其势已甚伟，将来齿日增，更不知若何？日后若嫁去，吾甚为若危之。看若犹能嬉戏否？”嫂平居与女相对，辄道及此。以谑语出之，或有时又以庄语出之；甚至故作颦蹙状，若以为是真为女仅虑也者。爱儿闻之既熟，甚以为惧。不数年，女已及笄，往嫁有日，嫂犹时以为言。爱儿默自计曰：“诚如嫂言，吾命休矣！奈何？”又自幸距家不远，脱有为，姑遁归再作计较。

未儿，桃夭期届；冰人在门，彩舆将发。嫂固不喜爱儿，今当吉期，故以不祥之语咒之，便揽女手，佯为悲泣而送之曰：“阿姑须珍重自卫。但愿人言不实，则我与若相见犹有日；假使其言不谬，若此一去，吾将见若出，而不能再见若人也。呜呼伤哉！呜呼哀哉！”爱儿闻之，甚感嫂氏之多情，倍益？怯。

是夕合卺后，众宾既散。新郎虽农家子，年才弱冠，亦甚温存腴腆，至夜将阑，乃低声促女曰：“寒夜难耐，与卿睡休。”

爱儿正怀疑惧，忽闻此言，如九天之发霹雳，不觉震惊，汗流浹背；低首面壁，默不敢声。少选，新郎又前褰女袂，再四敦迫。爱儿计不能免，不得已，解衣入幔新硎初试，其利可知。

爱儿谨志嫂言，深自防卫，才一着体，已自难御，益信嫂言有征，抵死支拒，不使遽尽其器。而新郎欲焰正炽，势难中止；女不得已，给之曰：“尔我夫妇为日正长。奴今适有小恙，一俟全愈，惟君所欲；断不敢再事推却，以逆



君意。”新郎闻而怜之，遂为罢战。女喜获免，窃幸再生。伺新郎睡熟，托以溲溺，潜开后门；将窜归谋之嫂氏，转达于翁，愿长侍膝下，没齿不嫁，以全性命。天明，农家子醒，意女溲溺，呼之不应。

急着衣起覘之，阒其无人；惊呼家人，皆兴，知开后门窜走。

急遣人往翁家问之，云昨方吉期，何得遽归？彼此惊讶，难测其由；惟嫂氏心知有异，默笑不言。是夜大雪盈尺，共视其雪迹寻之。道旁故有一智井。群议暮夜独行，雪光迷眩，保无失足堕落，益缒一人下井窥视。果有一尸，大骇，意必是女。

拽起视之，非女也，乃僧也；凶顶劈裂，血痕犹新。

众人相覘，乃深骇愕；知难隐匿，遂牵连而诉诸官。穷极研讯，卒无朕兆，历久车葛，不能剖决。越五年，翁有族子至豫经纪，路过一市，忽见爱儿在此当垆贯酒。怪为面似，迫审良然。默识其地，归以报翁。即自驰往视之。女方在门首梳发，见翁至，大惊。翁前持抱，泣曰：“儿何至此？累吾实甚！”女亦泣。既诘至此之由，女具告之。盖随某乙来此，贯酒营生，颇称小有。翁佯为大喜。俄顷乙至，女使拜父，居然称翁婿焉，情甚亲昵。问讼事结未？给以早结；农家子已别娶多年，今抱子矣。乙乃放心。

翁乃讽女宜偕乙归里。女谋于乙，乙以为无事，遂治装偕女归。

翁既到家，即密诣县上状，遣隶拘乙至；讯得颠末，其案乃结。

先是爱儿夜窜时，雪迷失路，堕智首井，呼救；某寺僧晨出募斋，闻知女子，大喜，正将缒绳下拽。某乙故里中无赖，夜博方毕，过此见之，遂与僧同拽起；悦女之色，欲挟以私奔。虑僧败露，乘其不意，取扁杖当头力劈，僧痛楚仆地，乃拖入井中。然后以言胁女，偕遁至河南，竟成夫妇。官乃断以乙抵僧罪，爱儿仍归原夫，以嫂氏谗语起衅，令批其颊，以示薄惩。

人皆称快。厥后，嫂氏两颊因搥成创，终身脓腐，臭不可迤，邻里鄙其为人，都置不齿。爱儿既仍归农家子，夫妇重聚；皆知为嫂氏所骗，伉俪倍笃。由此衔嫂入骨，毕世不与通庆吊。

谢翱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绘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亦巾；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

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

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馔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悲。”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谯。”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笺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

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撤帐亦巾，命烛登车。

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笺中。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怅望，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鸟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经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恋不能忘。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